

长剑相思

沈邱四恶老 肆虐临淮关

火烘烘的太阳垂挂在西半边天上。

天是红的，地也是红的，好像是眼睛所能看见的一切，都沾着了“红”——红得每个人心里都发了“毛”。

地里的庄稼大半都枯死了，剩下还没死的，黄焦焦地搭拉着，放眼看过去，所见都是龟裂的田陌，赤地千里，竟然没有一丁点儿的绿意！

“十足是荒年哪！”谢老九眯缝着两只大眼说，“天灾人祸，这一回八成是活不了啦！”

“哼！”麦七爷似乎不大得劲儿，连话都不愿多说，“活不了你不会刨个坑儿把自己活埋了……你死了还不是臭一块地，倒可惜了这身上的肉，白便宜了野狗！”

“哧！谁教你说的！”

谢老九自嘲地笑着，端起面前的茶碗“兹兹！”地吸了两口，咂着嘴，才发现只剩下茶叶没水了：“他娘的……毛尖儿，毛尖！你小子……上茶呀！”

毛尖儿过来了，十六七岁大的小伙子，赤着膊，光着两只毛腿，人瘦肚子倒挺大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

手里提着白铜大水壶，壶是够大的，就是没有水。

“九爷您多包涵……”举了一下空壶，毛尖儿龇牙一笑，下面的话可就省了。

“喝！”谢老九睁着大眼珠，叫道，“没水了？开茶馆的不卖茶，这倒是他娘的新鲜事儿，你小子得给我说说清楚，要不然……”

“要不然怎么样？”

麦七爷由躺椅上坐起来，接上了碴儿：“六十开外的年岁，小个头儿，瘦得像烧鸡！你还能怎么样？别他娘的不知足了。”麦七爷抖着早已湿透了的丝绸子小褂，露着两排肋骨，“也不拿眼瞧瞧，这么大的四个字，你是没看见？”

旱烟袋杆子连指带敲的这么一比划，谢老九才算是看见了，可不是吗？黄纸黑字清清楚楚的写着四个大字——

“荒年歇市！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姓谢的脸上怪不得劲儿的，“才贴上去的吧，怎么早先没有看见呢？”

“早就贴上去了！”毛尖儿陪着笑脸道，“只是几位老客人来了，不能不照应，七爷你多多包涵，早先五口井出水，这会子只剩下了一口，水还不足。”

大茶壶哗唧唧的摔得直响，水伙计龇着牙陪着笑，道：“掌柜的说了，三位的茶钱一概免收，算是小店的奉送，招待不周！”

“哪里话，你们李掌柜的太客气了，你下去吧！”

麦七爷挥挥手，毛尖儿哈着腰退了下去！

所谓的“三位”，自然还有一位。

麦七爷、谢老九情不自禁的都注意到了偌大的茶座上，可不光是这么两个人，除了麦、谢二位之外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也不能算是外人，他们原是认识的——关先生。

认识他的人，都这么称呼他，姓“关”的只是随着第一批逃荒的人下来

的，来了以后别的人走了，他却自个儿留了下来。

年纪轻，人长得体面，能诗擅文，听说还是个举子，大家伙一商量，认为人才难遇，这里正需要这么一个人，可就把他给留了下来。最近姓关的更在麦家祠堂大院里设了馆，名副其实地当起先生教起学来了。

有学问的人到哪里都受敬重，关先生也就无可无不可的在这里留了下来。

挽着白纺绸的汗褂，悬着右手，关先生正在写字，写的是一部《羯磨疏隋绿记》，蝇头小楷隶书体，一笔一划都不含糊，极见功夫！

这是答应附近石头岭出云寺出云和尚的一件善功，一卷手抄《羯磨疏隋绿记》足足写了一个月还没有完工，碰巧这茶馆主人李掌柜的是位笃信佛学的居士，时常往寺里走走，自然而然的就跟这位关先生交成了朋友，所以没事的时候，关先生也喜欢往这里走走，麦七爷迈着他的八字步，走到了关先生座头，低头看了看他的经文，一时赞不绝口：

“嘿！还真有你的！这笔小字真比上皇帝的折子还工整，大热天，可真难为你了！”

“七爷你夸奖了。”关先生依旧在写他的字，“闲着也是闲着，写写字打发时间！”

麦七爷是麦家的帐房管事，麦家是临淮地方的首富。大概是沾着了一房远亲，所以他也姓麦，肚子里多少有些墨水，所谓惺惺相惜，对于关先生也就格外的敬佩。

“唉！这种天……哪！”麦七爷苦着那张黄脸道，“再旱下去，大伙谁也挺不住了！”

“敢情——”

接话的是李掌柜的，黄胖黄胖的，摇着大芭蕉扇子由里面出来。

“七爷，不知您听说没有，颍州府那边更厉害，光饿死就有好几千，今天早上来的人说，小孩子都被杀吃了，人吃人啦——这是什么世界？”

麦七爷愣了一下，瞪着两只眼道：“怕就怕这个，到底是来了……”

谢老九也踱了过来，脸上吓得变了色：“这种事我听我爷爷说过，那一年也是咱们这地头上，说是人吃人，女人和小孩都不敢出门，草根树皮都拔光了……不过五六十年的光景，又来了，我看咱们这地方一定是闹旱魃了，得快请道士来念咒捉妖才行！”

“妖不妖的倒不去说了！”李掌柜的愁容满面地说道，“有时候人比妖还要厉害，谁要是把这几个祸害头子给除了就好了！”

“怎么？”麦七爷又是一呆，“掌柜的你是听见了什么风声？”

谢老九也吓傻了，忙道：“什么？你是说沈邱的那四位主子？可有了什么动静？”

“岂止是那四个，多啦——”

李掌柜的一个劲儿叹着气：“刚来的消息，顾家桥的王家叫人给端了，上上下下四十多口子全被杀光了！”

“啊唷……”麦七爷失声大叫道，“你说的是王大人那一家子？那可是我们东家通家之好……谁？是谁能有这个胆子呢？王家有的是能人，有钱又有势，怎么会……”

李掌柜的苦笑道：“详细情形我可不是不知道，只知道不是沈邱那帮子人干的，说是老少两个人，南边下来的，可有真功夫！”

关先生正在写字，听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悬着腕子定了下来，也听上了。

麦七爷嘴张得老大，半天都闭不拢：“这……是从何说起？天灾……人祸……日子往后可怎么过？王大人是归乡的朝廷命官，居然都遭了难，还有什么人能免得了？老天……我这就回去给我们东家好好商量商量……”

谢老九直着眼睛道：“麦大爷可是该出面了，火就要烧到眉毛了，再不想办法，大伙可都活不了啦！”

麦七爷可是说走就走，穿好了衣裳，铁青着脸，朝着李掌柜的、关先生拱了一下手，匆匆离开走了。

谢老九挤着一双火红眼，看着麦七爷离开的背影，摇摇头道：“临淮要是一闹，他麦家第一个保不住！首富嘛，不找他们找谁？”

李掌柜的挺了一下他的大肚子：“这话也难说，古人说的好—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？天灾已经躲不过了，再加上闹人祸……嘿嘿！日子怎么过？”

谢老九摸着脖子又傻了：“这么说，咱们还是收拾收拾快跑吧！”

“跑？跑到哪里去？”李胖子苦笑着道，“卢州？蒙城？定远？比这里闹得还凶，人家还往这边跑呢！咱们有家有小的，你说往哪里跑？哼——只怕在半路上就叫人给捉住杀了！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吧！”

谢老九冷着脸道：“瞧你这么说，只好等死了？”

“一动不如一静，就乖乖地躲在这里吧！”

李掌柜的冷冷笑了一声，接下去说道：“照我说，麦家倒是不怕呢，倒是我们这些人才最叫人担心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你还不知道？”李掌柜的扇了一下芭蕉扇子，“第一，他麦家有钱有势，官府护着他们，第二，麦大姑娘那一身本事，谁不知道？听说是在九华山学的武，他们家人又多，光护院把式就十来个，差一点的江湖强盗，谁敢去碰这个钉子？”

谢老九点着头道：“就是嘛，所以咱们可全得仰仗麦家的大……”

说话的工夫，只听见外面传来一阵阵凌乱的脚步声，李、谢、关三个人情不自禁地向外望去。

龟裂的田陌上，正有大批的逃荒饥民，扶老携幼地缓缓向这边移动着，隔着一片旱田，瞧见有人攀上了道边的榆树，抢食着所剩下的半枯树叶，有人涌向早已经枯死的麦田里，抢抓着天死的麦穗！

一个老婆婆狗也似的由麦田里窜出来，吹搓着手里的麦子，把半握黑色的麦粉，抹在道边可能是她孙子的小孩的嘴里，那小孩子看起来是那么的瘦小枯黄，光着屁股，全身没有四两肉，却拖着一个与他身材极不相衬的大肚皮！

到处都是知了的鸣叫声。

天是红的，地是红的！那样的一色朦胧，人的感觉便只剩下麻木与沉沦了！

关先生由麦家上房出来。

麦七爷送到门口，连连抱拳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，要不是先生帮忙，这些帐我三天也搞不清楚！我们老爷另有事情向先生请教，这就请花厅用茶吧！”

关先生微微一笑，抱拳告别了麦七爷，此时早有一个书童上前道：“关相公这边请！”

麦家是临淮关地方的首富，屋宅华丽巨大自不在话下。关先生随着这个

书童一路穿厅过屋来到了后院花厅，中途见数十家奴正在跟随一名师傅习武，舞刀弄棍，叮当乱响，一副大敌当前的样子！

麦大爷官印玉阶，早年为官也不过只做到一个员外郎而已，

由于祖上有点儿钱，退休以后仍能享受，儿子麦琪在四川做外官，这样，虽是居家赋闲，却也与官场脱不了关系！

关先生一脚迈进了后花园，麦玉阶已闻讯由花厅内迎了出来。

瘦削的身材，似乎还不到六十岁的年纪，这个年纪就退休，看来似乎是早了一点。

“关先生么？怠慢！怠慢！”

一面吩咐侍茶，一面把关先生迎进了花厅。

双方似乎是第一次见面，互道久仰，一番客套之后，麦玉阶便道：“听说关先生在这里设馆，早就想去拜会，实在是忙！这些日子，地方上又不平静，所以也就很少出门！”

关先生点点头，未置一词。

“今天请先生来，全系老七的推荐，除了请先生帮忙料理一下帐务之外，主要还是想借重一下先生的高才……”

“麦先生有事就请直说吧，在下当量力而为！”

“好！”麦玉阶竖起了两根手指头，“两件事，第一件因知道先生高才，最近地方上不太平，你是知道的，想请教一下防守之道！”

不等对方答话，麦大爷又说出了另一件，“第二件，我有一个练武的女儿，大概关先生你是听说过了！”

关先生微微点头，表示听说过了。

麦玉阶微微一笑：“这个丫头最是让我头疼，她由九华山回来也有两三个月了，女孩子家不喜欢针线女红，一天到晚拿刀动剑的，总不是个办法！”

关先生一笑道：“令媛得自异人传授，一定武技杰出。远近知名，也是难能可贵了！”

麦玉阶叹息一声，摇摇头道：“这就是最让我担心的事，老弟让你见笑了，咱们到底是诗书传家呀。当然，话说回来，逢着今天这个年头，学点武倒也不是坏事，只是——到底不能把文事给废了呀！”

这才言归正传：“先生的文采我久仰了，如果不嫌弃，我想请先生即日就搬过来，到我这里住下来，以后好好教教我这个顽皮的女儿，这两件事，还要请先生你破格答应才好！”

关先生道：“老先生言重了，在下虽念过几天书，粗通文事，但比之老先生仕优而宦，相去实在太远，还谈不上什么安邦之计。这第一件，老先生以保家卫乡之事见询，我就惭愧帮不上什么忙！”

麦玉阶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也罢了，至于教小女读书的事情，你也就不必再推辞了！”

“这件事在下就更为难了！”关先生道，“在下承贵地士绅推重，以子弟相托，如果应先生之请，来府上为令媛伴读，势将要辞去馆务，数十学子将为此荒废学业，在下便为人话柄矣！”

麦玉阶怔了一下，脸上微现不悦道：“这么说，关先生你是不肯屈就的了？”

关先生站起来一揖道：“老先生海涵，非在下不为，实不能也！”

麦玉阶淡淡地道：“只是我已经与小女说好了，难得她肯回心转意，愿

意从你读书，这么一来岂非……”

关先生微微一笑道：“府上贤士甚多，在下仅区区一介寒儒而已，再者萍飘之身，不日或将远去，为此耽误了令媛的功课反倒不好，老先生万请见谅，勿罪才好！”

麦玉阶呆了一阵，遂苦笑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岂能相强。既然关先生这么说，这两件事就作罢吧！还没请教先生大名是？”

“雪羽。”关先生站起来躬身告辞，遂转身步出。

麦玉阶低低念着“关雪羽”这三个字，未免有些怅惘，凭他的名望和身份，居然也有办不通事情的时候，倒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。

关雪羽告辞了主人，离开花厅，方自穿过了眼前这片花园，忽闻人声喧扬，眼看着一枚碗口大小的链子锤，拖着长长的一截锁链，直向他当头飞了过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

关先生猝然警觉之时，那只流星锤已距离头上不足三尺，莫说是被这只流星锤砸着活不成，就是被锤上丈许来长的那截链子沾着也不是玩的。

关先生猝惊之下，右腿向外快踏一步，不容他有所施展，却有一人已极其轻快地闪身来到了他的跟前。

身到，人到！人到，手到！

“噗！”一掌已按在了关雪羽的右胯骨上。

随着这人的一声娇叱道：“闪开！”掌势向前一吐，关雪羽的身子“哧！”地给冲出了八尺开外。

似乎是来了个凌空筋斗，鹰飞兔滚也似的，一个滚翻已出去了丈许开外。

不知是这一掌的劲儿巧，还是关雪羽的身法妙，总之他这一翻确是美极了，身上寸肤未伤，甚至于衣服都没有沾着半点泥沙。

眼前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！

高挑的个头，细细的腰，眼睛是出奇的亮，又圆又大，直直的瞅着他，脸上似有余悸，更有几分娇嗔。一只手掂着流星锤，另一只手叉在腰上，想骂人却嘴下留情，模样儿透着可爱，看上去大概也就是十八九岁！

不知是谁先叫的好，四下里跟着都起了哄！

练武的人都跑了过来，都道是麦大小姐好本事，关相公命大，七嘴八舌的诉说着，没留意当事人的两个人都一声不吭地各自走了！

临淮关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太平的地方了。

四面八方的灾民一拨接一拨地涌过来，大街小巷、客栈、饭店，甚至于道观庙宇，只要是能住人的地方，都挤满了人，甚至于有人露宿街头，衣衫褴褛，疮痍满目，令人为之触目惊心！

事实上临淮关本身也在闹饥旱，一连三年的歉收，俟到今天，早已是精疲力尽，正所谓“泥菩萨过江”——自身难保，再也无力救济别人了。

有天灾必有人祸，这像是铁的定律，临淮关也不例外！

用一夕数惊来形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，并不过分！数一数也会令人胆战心惊。

“桐油大王”丁大年是第一个身遭不幸的人，一家八口无一幸免，全死在刀口之下，家财荡然无存，加上了一把无情之火，只烧得片瓦无存。

紧接着是“五福林”饭庄子的老板常三春，这一家子的遭遇奇惨，上上下下二十四口人，仆役厨杂，被杀了个精光。这年头也许再也没有比放火更

容易的事了，常家也不例外，像丁家一样，也遭一把火，死了的二十四口人，连棺材钱也都省了，来了个“火葬”，干净利落得很！

以上两件事接连发生之后，全城震惊，众相奔告，惶恐终日，余悸未去的当儿，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新闻大事。

有两淮第一钱庄的“正通实银号”忽然遭了难，银号被洗劫一空，远近千里内外的大批存款现银，全数本利无归。

银号主人包正通和他的三房妻妾惨被杀害，包正通本人被大卸八块，尸悬于钱庄正门，路人围睹，门庭若市，这个案子牵动官府，已惊动了省方，于是以金刀震九州阮大元为首的皖省名捕头四人，连夜快马来到了临淮！上面的交待，本案务必于半月之内破案，解押元凶正犯归案！

阮大元受命之后，连同着手下精锐三人，快马来到了临淮后，脱下了号衣，摇身一变为寻常百姓，下榻在北郊的“醒春居”客栈！

生平经手的案子何止数百，却没有任何一件比眼前这个案子更感觉棘手，阮大元第一次心生寒意，对破案这档子事不存信心！

今夜，虫声异常噪耳。

三杯老酒下肚，阮大元两只眼都红了——他生就的好酒量，有“千杯不倒”的记录，人家是借酒消愁，他却是借酒提神，越是有有什么困难大事，他越要喝两盅。

长长地叹了口气，阮大元看着身边的拜弟排云翅王子亮冷笑道：“这件事太过于扎手了，弄不好咱们哥儿四个也许就栽在这里！一世英名都泡了汤！”

排云翅王子亮哼了一声道：“大哥也别太泄气了，事在人为，最起码咱们有公文在身，必要的时候，可以借重守备衙门的神机营！我就不信这些强盗有这个胆量，敢正面跟官府作对！”金刀震九州阮大元看了他这位拜弟一眼，略似有些惊讶的神情道：“你接办过的大小案子也不少了，应该很有些经历了，难道眼前的情形你还看不出来？”

王子亮怔了一下，道：“哦？大哥你是说……”

“哼哼……你还想借重神机营？”阮大元咧了一下嘴，“就凭你我这个身份？不错，是有公文在身，谁听你的？靠他们破案，你就不用想了！”

王子亮道：“最起码这附近州县三班捕快，还得买我们的帐！几个毛贼还能有多大气候？以我看全不过是几个灾民穷极无聊闯下的祸害！”

阮大元冷冷地道：“你真的这么以为？哼，往后瞧吧！”

话声方落，只见风门“呼啦！”一声被拉开来，由外面轻快利落地闪进了一个人来。黑瘦的身子，四十左右的年纪，两只眼睛炯炯有神，一身黑色绸质长衫，腰间扎实得很，明眼人一眼可就能看出里面藏着家伙！

在皖北地面上，提起神眼杜明这个人来，大概不知道的人很少！这个人办案子确是精明独到之处，所以阮大元用交情拢住他，把他也拖了下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阮大元满怀希望地打量着他，“可摸出了一点线索没有？”

神眼杜明一声不哼地坐下来，斟满了一杯酒，一仰而尽！空气顿时感觉出十分沉闷。

“情形不妙！”杜明圆睁着两只眼，“沈邱的四个点子听说都来了！”

王子亮冷笑道：“我就知道这四个老小子闲不住——好！咱们就碰碰他！”

阮大元没有理他，只是看着后来的杜明：“候老三呢？”

一掌红侯迁也是老捕快了，一向在定远当差，阮大元特别把他也给挑上，

除了王子亮外，四个人三处当差，合起来就是三个衙门的力量，以他们四个平素的经验，联合侦缉办案，这还是头一回，从中可以看出来这件案子是如何蒙上方重视而势在必破了。

“他已经缀上了，”杜明道，“我脸熟，曾经跟他们照过盘儿，不大方便！”

阮大元点头道：“很好，知道是他们四个就好，只是这四个老小子扎手得很，就怕咱们人力上不敷分配！”

杜明道：“这一点我也想到了，我看老哥你得出面，和守备衙门的神机营取得联系，非得借重神机营的铤子（火枪）不可！”

阮大元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也只好如此了！”顿了一下，他遂转向王子亮道，“事不宜迟，守备衙门那方面，你比我熟，反正是拿公文照令，能来多少人我们不争，你这就辛苦一趟吧！”

王子亮痛快地答应了一声，站起来就走。

阮大元唤住他道：“可千万小心，神机营来的人一律要穿便衣，火器尤其不能露出来，你一切费心了！”

王子亮点头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我这就走了！”即转身步出。

神眼杜明说道：“除了这四个老小子以外，看来可疑的人物还多的是，很可能所有黑道上的人物，都来这里集中了！”

阮大元摸着下巴，无可奈何地道：“那还用说吗，我来以前就知道，这一次的差事不好当，弄好了，咱们哥四个成名露脸；万一弄砸了，我看只怕连人头都保不住了！”

杜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慎重地道：“老哥说的也是，谁叫我们吃的是这行饭呢！也只好尽力而为了！”

阮大元拧着一双灰白色的眉毛道：“这件事莽撞不得，我们也只能猜想，这些血案是沈邱来的四个祸害干的，到底确不确实，还得弄个清楚，要不然可是自己找麻烦！”

杜明点点头道：“老哥说的是！”

阮大元道：“明天麦家赈粥，去的人少不了，也许有人不怀好意，我们过去瞧瞧！”

杜明说道：“好主意！我们混进去瞧瞧！”

阮大元冷哼一声说：“麦玉阶是这个地方的首富，这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，往后看吧，下一个就该轮到他了，咱们该给他传个口讯，要麦玉阶小心着点！”

杜明摇摇头，一笑道：“姓麦的也不是傻子，他会不想到这一点？再说我来时早已打听清楚了，麦家有的是江湖能人，他的女儿麦小乔，据说是九华山上一位异人的传人，武功高不可测，你只想想看，比他财弱的人都遭了难，独独他没有事，就知道他是有恃无恐了！”

阮大元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往下看吧，就快轮到他们了！”

杜明苦笑道：“但愿不要被你猜中才好，要不然我们几个人可就别想再混下去了。”

阮大元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沈邱的四个老魔头忽然出现，绝不是好事，我们得好好盯牢了！”

话声才住，即见风门“呼！”地拉开来，一个人踉跄着身子走进来。

阮大元看得一惊道：“老三——你怎么了？”

来人细高的个头、长脸、浓眉，身着皂色长衫，只是左肩窝处显然挂了彩，现出一片血渍！

“挂了个小彩，不碍事！”

一面说，来人——一掌红侯迁，半侧着身子随即坐下来，杜明忙为他斟上了一杯酒。

侯迁喝了一口，脸上现出很痛苦的样子。

“好险，差一点就回不来了，这四个老小子可真不是容易对付的！”

神眼杜明说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侯迁一面脱衣服，揭开伤处，只见左肩窝处斜着有两处伤口，每一个不过只有寸许来长，只是看上去颇深，一时也不知是被什么物件所伤！

杜明一怔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侯迁咬牙往里面吸着气道：“暗青子伤的，是乔老二赏给我的！”

乔老二外号是铁指开山，姓乔叫一龙，在沈邱四老之中，名居第二。其他三人分别是银冠叟吕奇、天麻谢山、要命鲍无常。四个人无不手狠心辣，在皖北地方恶名昭彰，人畏如虎，不要说百姓闻名丧胆，官府也不敢轻易招惹。

一听是铁指开山乔一龙所伤，阮、杜二人都为之一怔，阮大元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么说，你跟他们照了盘儿（见面）啦？”

侯迁摇摇头道：“那还没有，我蒙着脸，天又黑，谅他们也看不清楚！”

说话间，只见他咬牙忍着切肤之痛，一双手指已插进伤处，向外一弯，叮叮两声，落下了两枚制钱。杜明忙把备好的金创散为他敷上，一面为之包扎。

阮大元已经将一对钱镖拈到了手上，就着灯光一打量，只见那制钱也有四个字，写的是“铁指老乔”四个古篆，钱镖大小与当今通行的制钱相仿佛，只是沿刃的一圈，打磨得异常锋利，白森森的甚是可怖。

阮大元一声不哼地把这一对钱镖上的血渍擦干净，收到了怀里，随即目注向侯迁，等待着他的说明。

侯迁道：“四个老家伙窝在北帝庙，手下人很多，没办法进去，我看见他们骑马出去了，才敢接近。谁知道庙里还留的有人，是我抽身得早，伤了两个小盗，才夺开了身子，就这样还被乔老二赶出来，赏了我两枚青钱。好险，要是他当时取我一双招子（眼睛），八成是躲不开，现在已是一个瞎子了！”

阮大元说道：“他们手下一共有多少人？”

侯迁想了想道：“我看总有二三十口子！”

杜明冷笑道：“不用说，这些个血案，全是他们干的了！我看等王子亮所请的神机营一到，咱们就把北帝庙给整个的包围上，给他们来个四面围剿，一个也不放过！”

阮大元冷眼看着他，苦笑道：“事情能像你所说的这么容易就好了，今天晚上是不行了，要不然，我得亲自瞧瞧去！”

侯迁伤已裹好了，一面思忖着道：“这件事我看不能操之过急，大哥的意思怎么样，我以为明天一大早，先给这边衙门里递个消息，派下三班捕快，乔装成三教九流的人物，不分日夜，暗地里把北帝庙给死死的围住，若发现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便赶快通知我们，待时机一成熟，我们这边才动他们！”

阮大元点头道：“好！就这么办，对付他们这些人，也只有不动声色，

我看我们这边人手还不够，得尽快召集，除了这四个老小子之外，别的人也不能放松。这两天我到处走动，发觉到其他可疑的人也为数不少。这些人居心叵测，专门趁火打劫，这里事情已经够多了，可不能再节外生枝！我们得事先提早加以注意！”

杜明连连点头道：“不是你提起来，我还几乎忘了，有关顾家桥王大人那桩子血案，就传说是老少两个新手干的，这一点大哥可有什么耳闻没有？”

阮大元冷笑道：“谁说没有？不过目前困于传言，还不能确定，总之这一趟差事可不好当，弄不好丢差事是小，恐怕咱们几个的命都得贴上！”

神眼杜明皱着眉头道：“现在最头痛的是人心不稳，稍微有点钱的都想走，所谓一动不如一静，一招摇可就给了歹徒下手的机会！”

阮大元点点头道：“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提醒了我，我要的一份本地富户名单，不知你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杜明道：“详细的名单，要过两天才能够抄下来，我手头上现有一份，只是不全——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即由身上掏出了一个牛皮纸卷儿，他打开来，其上零星的注明着一列姓名和住址。

阮大元接过纸卷儿来看了看，总共是十二人，其中三个已打了红叉，是为丁、常、包等三家罹难之户。

十二富户的首户即为麦玉阶，第二位记载的是南城的李彦方——

阮大元一惊道：“芝麻李原来也住在这里？”

杜明道：“他本来就住在这儿，李家在临淮关发迹已有三代的历史，生意是越作越大，这一次大旱，他们李家和麦家，每人都拿出了三千两银子，作为赈灾之用，倒也难得！”

阮大元微有所警觉地道：“我竟会疏忽了他，事不宜迟，明天我们先去麦家，然后就去拜访他。”

恶贼下素帖，索万两黄金

天空还是灰蒙蒙的颜色，才不过有上那么一点点明亮的样子，麦家门前已挤满了人，长龙排出去少说也有半里地长，而且陆续的还有人来，队伍越排越长！

每月逢五日，照例是麦家开仓放粮，赈粥的日子。今天是八月初五，正逢放赈日，贴出的红纸，写明了每人粥一碗另馒头两个，对于众多饥民来说，真是天大的好消息，莫怪乎消息一经传出，附近的灾民就扶老携幼全都来了。麦家特地在大门外搭了一座席棚，厨房就设在棚子里，三个大火灶上，热腾腾地蒸着馒头，熬着粥，七八个小伙计忙得团团打转。

人太多了，八方杂处，良莠不齐，打架生事自是难免。一些无赖混混掺杂在人群里惹是生非，更是时有所闻。对付这类事，麦家也作了准备。今天由麦家帐房麦七爷负责主持，他特地挑选了三名年轻力壮的护院，真要有人惹是生非的，讲打，麦家也不含糊。

席棚的两扇大门，缓缓地打开来，人群像潮水也似的忽然涌了进来。

麦家的二管事苗武大喝一声，手持齐眉棍横着向前一推，大声道：“各位乡亲听着，大家遵守秩序，先来先进，拿了就走，一人一份，不可贪多，谁要是乱来，不但拿不到吃的，还得送上衙门打板子治罪。”

他人高体大，加以自幼年起在麦家就练过功夫，这一亮相，立刻生出了吓阻作用，乱嚷的人潮立刻被压了下来。

一个老婆婆同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妇人，连滚带爬地扑了进来，那妇人的背上还背着一个小孩子。老婆婆手上捧着砂锅，激动地叫着：“老爷们行行好吧，我们婆媳快三天没吃饭了……要饿死了！”

年轻的妇人更是眼泪涟涟地道：“我们昨天就来了，在外面坐等了一夜……”

麦七爷喷出了一口烟，关照分粥的伙计道：“每人算双份的！”遂向那对婆媳说道，“小心别撑着，在这里吃饱了再走吧！”

婆媳二人嘴里千恩万谢，感动得简直要跪下来磕头，一个伙计立刻把她们引到了大桌子旁坐下来。

接下来是一个满脸风霜的瘦黄汉子，睁着一双大而失神的眼睛，空着两只手，只是频频苦笑！

分粥的伙计奇怪地问他道：“你的碗呢？”

瘦黄汉子目光发直地道：“她们婆媳三天没吃饭了，俺黄通七天水米未曾打牙，却强行了六百五十里——”

一面说伸出了两只手，合成一捧，向着分粥的伙计道：“身无长物，麻烦这位兄弟，就到这里招呼吧！”

那个伙计吓了一跳，道：“你……你疯了么？”

稀饭锅开得哧哧作响，一勺粥下去，怕不把这汉子双手烫得稀烂？

莫怪乎分粥的伙计心惊，在场各人无不被这黄脸汉子失常的举止吓了一跳，一时众皆哗然。

分粥的伙计，只是拿着粥勺发愣！

那汉子苦笑着道：“怎么？这里还有规定，一定要有锅有碗，才给粥么？”眼前人影一闪，二管事苗武已来到了跟前！

“朋友，我看你是存心来找碴惹事的吧？既然没有家伙，你就先到一边

凉快凉快吧！”

嘴里说着，苗武一伸手抓住了对方手腕子。

他自幼习武，又练过三年横练功夫，素有大力之称，满打算对方一个饥民瘦汉，能有什么能耐？还不是随手就倒，哪里知道情形却并非如此。

随着苗武的手势向后一带，固然是力道惊人，可是眼前的那个黄瘦汉子，却有如打进地层的一根石桩，竟然丝毫不为所动！

苗武一惊之下，二次运力，向后一带，但依然如故！心头一凛，这才知道眼前来人，敢情大非寻常！

黄瘦汉子叹息一声，苦笑道：“俺久闻临淮麦家仗义疏财，义结天下，这才急行六百里，前来投奔。今天看来。为求一饱尚不可得，也不过是徒有虚名耳，也罢，算俺黄通白来一趟，贵当事既然吝于施舍，黄某人不敢打扰，这就告辞了。”

说罢向着眼前的苗武揖了一揖，转身就走。

“慢着！”

唤住他的，显然是主持赈粥其事的麦七爷——他是旁观者清，自信老眼不花，苗武刚才那一手固然不动声色，却是瞒不过他的眼睛！眼前这个汉子何许人也，倒也不可轻视！

“这位朋友请了！”

麦七爷放下了旱烟袋杆子，拱拱手来到了眼前，上下打量了对方几眼，心中着实纳罕！

那汉子一身黄茧布衣衫，年岁当在二十七八，岁当赤荒，连年歉收，脸上带几分菜色，倒也不足为奇，只是显诸在这个人身上的那种风尘气息和目神里的那股子倔强，却令麦七爷不可轻视！

麦七爷轻轻一咳，抱拳道：“黄朋友既是多日未曾用饭，何不吃饱了再走？”回头招呼一声，“来人，拿大碗侍候！”

在麦七爷力请之下，那汉子慨叹一声，道了声惭愧，这才随着麦七爷来到了一隅坐下来。须臾间，粥食齐备。

黄通看了桌上一眼，咕噜空咽了一声，脸上情不自禁地现出了饥饿的表情！

“不瞒贵管事说，七天七夜不着水米，这还是头一回，俺就不客气了！”

一面说，伸手拿起了一个馒头，三口两口就吃了个精光，第二个馒头也是一样，接下去端起了粥碗，只听见呼噜连声，满满一大碗小米杂粮粥也吞了个干净。

麦七爷点头示意，大盘馒头，大碗稀饭又端了上来，也许是苗武的惺惺相惜，外加咸菜一碟，对于一个受施的饥民来说，这可真是格外的恩宠了。

“这——”黄通不胜汗颜地道，“这就不敢当了！”

麦七爷点点头，微微笑道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岁月饥年，没有好的招待，惭愧，惭愧。黄朋友请尽量用吧，别的没有，稀饭馒头还多的是！”

黄通点点头，苦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俺就不客气了！”

接下去是一阵风卷残云——大馒头又下肚了四个，稀饭共喝了四碗！

姓黄的再要伸手去拿第七个馒头时，忽然目注棚外，叹息一声，收回了手，一笑道：“我已吃饱了！”

麦七爷看得真切。凭着对方的食量以及显示的目神，只怕再有七八个馒头，也照样下肚。忽然停止了进食，必有原因！

“黄朋友不必客气，一餐饭又值几何？你就敞开了吃吧！”

黄通摇头道：“不不不，吃饱了，吃饱了……”说话时，瘦黄的脸上现出一种悲悯表情，透过隐约的泪水，他打量着眼前的灾民。

“没有吃的人多得是，俺黄通不能独饱，一饭之恩，今生不敢稍忘，这就告辞了！”

说罢向麦七爷推桌站起，深深一揖，便待离开！

“黄兄留步！”

麦七爷上前一步，面现诚挚地道：“我家主人求贤若渴，在下老眼不花，黄朋友你分明身怀武功，刻下四方干旱，哀鸿遍野，朋友你又往哪里投奔？不如暂时屈就一下，容在下回禀家主人，就在敝宅住下来，朋友你意下如何？”

黄通睁着一双大眼睛，在麦七爷脸上转了一转，黯然一叹，说道：“七爷这几句肺腑之言，黄通再要拒绝，便是故作矫情了，无奈目下尚有急事一行，最快也须七日夜方可转回，那时如果贤主人尚有见爱之意，在下便暂时留下来，尽力报答便了！”

麦七爷顿时大喜道：“这样甚好，黄朋友请稍留片刻，在下去去就来。”

黄通忙抱拳一拱，面现疑云地坐了下来。

麦七爷不及半盏茶时便又转回，手上拿着一个布袋，内里胀鼓鼓的装满了什物！

见面之下，麦七爷满脸堆笑道：“我家主人果有见爱之意，只是有官方贵客在座，不便分身，特嘱在下转告朋友，那边事情一了，即请转回。这里备有干粮一份，饮水一袋，零钱少许，另有快马一匹，就在户外，黄朋友你这就上路吧！”

黄通呆了一会儿，苦笑道：“原来贵家主人果然是义气中人，在下方才多有冒犯，尚请原谅，大丈夫知恩必报，东西我收下了。黄通此去，多则十天，少则七日必定转回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俺拜受了！”

说着接过了胀鼓鼓的布袋，往肩上一搭，便转身大步踱出。麦七爷、苗武在后面跟送，不料黄通面对着大片灾民望了一阵，忽然面色有异，转身向着树荫下走了过来。

麦、苗二人见状心知有故，忙自跟了过来。

苗武道：“黄兄莫非还有什么放心不下之事么？”

黄通迟疑了一下，讷讷道：“在下初临贵地，这里一切尚不熟悉，不知尚称太平否？”

麦七爷怔了一下道：“你是问这里有没有闹强盗土匪？”

黄通点点头，麦七爷长叹一声道：“唉！这就别提了，日子简直越来越不好了，连番的打家劫舍，死了好些人了——噢！老兄何故问起？”

黄通顿了一下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贵上有见于此，想必有所准备了？”

麦七爷又叹了口气，点点头道：“这话说来就长了……黄朋友有事这就快去吧，但盼早去早回头，敝处或许多有借重，我也就不多送了！”

说罢，拱了一下手，正待同着苗武告退！

黄通忽然在后面唤住他道：“七爷慢着——”

麦七爷奇怪地打量着他道：“黄朋友有事只管吩咐，不必客气，只要能帮上忙的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”

黄通苦笑了笑，摇摇头道：“七爷错会意了，在下七日夜未曾好睡，现

下腹中一饱，反倒精力不继，只想借贵处一张靠椅，略微打上一个盹儿，待精力稍一恢复便即告辞。”

麦七爷一笑道：“我当是什么大事！原来如此，就请跟我入内，好好睡上一觉再走不迟。”

双方对答之际，黄通一双眸子有意无意地总似在注意着什么，当下三人步入席棚。

黄通径自走向方才的座处，坐了下来道：“不劳费心，在这里坐一会儿也就是了！”

麦七爷正要劝他进入内宅，忽然间却为一阵乱器的声音所吸引，敢情是有人在惹是生非了。

一个叫高明的伙计气急败坏地跑过来，向着苗武他们道：“七爷快来看，这家伙是存心找事来了！”

麦七爷向着座上的黄通点头道：“失陪！”同着苗武匆匆来到前边。

一片乱器之中，只见麦家的护院刘长泰，不知怎地，忽然自人群里被人给抡了起来，“啪嚓”一声摔在了一张长桌上——这一摔之力过于强猛，以致整个桌面全都塌了下来，桌上的馒头滚了一地。

众灾民一阵呼啸，纷纷扑倒地上，抢食馒头，席棚里秩序顿时为之大乱。

苗武大惊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

麦家家人护院，十数名一拥而上，好不容易，才把眼前这阵子混乱情势给镇定了下来——

麦七爷惊心之余，自然忘不了肇乱之因，注意的焦点，即落在了那“始作俑者”的身上。

四十左右的年岁，中等身材，一身土夏布汗衣褂，看上去全身没有四两肉——这家伙翻着一对白多黑少的眼睛珠子，也正在打量着麦七爷。

有眼睛的人，刚才都看见了，这家伙刚才活摔麦家护院刘长泰那一手功夫，硬透着古怪高明！

当时情形是这样的——

刘长泰想把他摔出去，不想两只手方一接触到对方身上，只见这个人伸了一下手，似乎是用了一手巧劲儿，刘长泰偌大的身子，就像空中飞人也似的摔了出去。

如此一来，麦家的另外两位护院可就不敢贸然出手了，大伙一股脑儿地团团把他围住，打是不敢打，却又生怕把他放跑了。

麦七爷与苗武已来到了跟前，众人自然让开了一条路。

眼前这个人一点也不紧张，两只白多黑少的眼珠子，滴溜溜继续在麦、苗二人身上转着，老长老长的那张瘦削马脸上所显示的，只是看不起人那种鄙夷的笑。

——一丝穿棚直下的阳光，正照着这人的脸，可就让人很清楚地看见了他脸上的那一道暗红颜色的刀疤。

比之上一次黄通事件，似乎不可同日而语了，明眼人一看就明白，这家伙是找碴儿来的。

虽然明知道如此，麦七爷也不愿失了规矩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麦七爷回头看着身边的伙计高明，“不会办事的狗才！”

“嘻嘻！”说话的竟是对方那个刀疤汉子，“一点也不错，一个个狗仗

人势，老子看不惯，代主人出手，先教训教训他们！”

麦七爷心里可是老大的不高兴，脸也一沉道：“尊驾是——”

他身边的伙计高明上前一步，愤愤地道：“七爷别信他的，这家伙分明是上门惹事来的，给他粥和馒头他都不要，说什么要布施几两银子……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苗武插口道，“也不是庙里的和尚，布施什么银子？”

“嘿嘿！只有和尚才能化缘，要银子么？”

来人露着一嘴被烟熏黑了的牙齿，带着一脸暴戾和不屑的神情说道：“老实说，这算是瞧得起你们——哼哼……”

这几声冷笑，笑得人的心眼儿里直发毛——

“六十年风水轮着转——这是老天爷帮忙，姓麦的发了几辈子的财了，如今也该倒下来了。”

那是一口听来刺耳的赣南口音，嘴里说着，这人那一对白眼珠子不时东瞟西看，像是在察看麦家的家业到底有多大。

一听这话，苗二管事的可就火了。

“反了，你想怎么样？你还能抢……抢？……”

“唉，算了！”

麦七爷忽然阻止住苗武，所谓“光棍一点就透！”来人的意图，已经昭然若揭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处事老练圆滑的麦七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。

“尊驾贵姓？”

“不敢！”来人闪着那对白眼珠子，耸了一下肩，“有个姓多年不用了，你也就别问了。”

苗武真恨不能扑上去照脸上就是一拳，偏偏麦七爷好涵养，聆听之下竟然没有发作！

“好说，好说——”麦七爷皮笑肉不笑地抱了一下拳，“适逢荒年，早已谈不到收成，这几年我们东家已不比从前，开仓放粮，赈粥，不过旨在服务乡里，有饭大家吃……尊驾既不屑这区区粥饭，想必是缺少回家的川资，这样吧。”

微微一顿，这位麦家帐房才又接下去道，“听尊驾口音，像是外地来的，我这里有纹银半锭，就算七爷助阁下回乡的川资吧——”

一面说，麦七爷立即由身上取出了小半锭银子，约莫二两来重——这个出手在他看来，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了！

他这里双手送上，来人“嘻嘻！”一笑，接过来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可真是大方！”

一面说，只见来人双手一搓，张开手来，那半锭银子已成了滚圆滚圆的一锭银珠。

目睹者无不大吃了一惊。

这人紧接着双手一按，张开来，那锭银珠，却又变了样——变成了扁扁的一片，忖思着，他这两只手掌上如果没有千斤的力道，外加上炉火纯青的气功，万难臻至！

苗武是练武出身的，自然知道这手功力的厉害，一时吓得脸上变了颜色。

对方这人玩了这一手绝活儿，冷森森地笑了笑，那只握银子的瘦手，一阵子搓动，手中银锭，立即又变成了一撮细小的银渣子，纷纷洒落在地面。

麦七爷直看得脸色发青，既惊又气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太欺侮人了……”

一面说，脚下由不住通通一连后退了几步——

麦家的两名护院尚三雄与王猛一个亮出了护手棍，一个探手抽出了匕首，作势从旁扑上。

人群里一阵子哗然，都当是要动手了，纷纷让开了来。

“你这是在打发一条狗吧！”这个青皮少肉的汉子一面抖出了一张桑皮纸，“我这里有一张单子，贵管事的拿过去瞧瞧，转交给老麦——”

一面说，顺手一幌，这张纸飘然而起，敢情不偏不倚，轻飘飘地正好落向麦七爷面前，后者情不自禁地伸手托住。

麦七爷只向纸上看了一眼，已由不住神色大变，再看下去，禁不住全身发抖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，把他给我拿下来！”

尚三雄、王猛早已作好了准备，麦七爷一声喝叱之下，两个人同时扑身上前。

尚三雄是一对护手棍，王猛是两把小匕首，一个奔上一个奔下，骤然出手，电闪而至！

刀疤汉子一声怪笑道：“好！”

——两只瘦手猝分之下，身子骨轻巧地滴溜溜打了一个转儿，“噗噗！”两声，已分别抓住了两个人的手腕子，紧接着来了一个“大鹏展翅”，尚、王两个人一声惊叫，双双腾空而起，就像分飞的一双燕子，作两下里摔了出去。

这人圆瞪着两只白眼珠，直盯向麦七爷道：“就凭你们这两手三脚猫，还想在我面前递爪子？差远了——嘿嘿，今天出门时，我家主人关照，就是信交到了，要你家交下个凭证。也好，我就取出你这老小子一双贼眼回去交差！”

话声出口，这个人肩头轻晃，有如清风一阵，“呼！”地一声已到了麦七爷身前。

倒是说干就干，随着这人一只鸟爪般的怪手起处，施了一手双蛇出水式，两根手指疾点如电直向着麦七爷一双眼睛上点挖了过去。

这个突然的动作，简直大出各人意料之外。

麦七爷简直傻了眼，眼看着这人的一双手指几乎已经触及自己的眼皮，就在此危急一瞬间，眼前人影猝闪，一个人疾如电闪地已来到了近前。

好快的身法。

随着这人的猝然现身，石火电光般地已介入他们两者之间——这个人敢情是个大行家，身形未经站稳以前，一只右手已在探出。

说来也是有趣，白眼珠的刀疤汉子一出手就向麦七爷眼睛珠子上招呼，这个临时现身的人，以其人之法反治其人，同样地向对方眼睛上招呼！

“哧！”两股尖风中，一双指尖，已向对方阵子上点了过来。

眼前情势是，刀疤汉子如果真的要取麦老七的一双眼珠，那么他自己很可能也逃不开这猝然现身的第三者之手——结果是他自己的一双“招子”也将难保，正所谓“现买现报”。

聪明人是不会吃这个亏的。

刀疤汉子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只得硬生生地把出手之势收了回来……

他当然不甘心受制于人！乘着收手之便，五指箕开，施了一手“按脐力”，陡然力聚五指，直向着来人——第三者面门上击去。

猝然现身的这个人，当然不是好相与的！

撒手、吐掌，看来与刀疤汉子一般的灵巧，紧接着两只肉手立即迎在了一块儿——

双方的力道都用得够猛，却又似谁也不愿把招式用老了，一触即分，“刷！”地左右向两下分了开来！

由于事发突然，直到这一霎，大家才看清了第三者——那个猝然加入的人是个甚么长相！

一身黄茧布长衣！浓眉、黄脸——不正是麦七爷刚才赠食送客，临去又回在一边睡觉的那个叫黄通的瘦汉子么？

麦七爷、苗武这一忽然发现，心里既惊又喜——惊的是对方的忽然介入；喜的是毕竟没有看错了人，看来这个黄通果然身负奇技，大可应付来人，尤其是这当口的突然介入，解了麦七爷的一时之危，更为难能可贵。

刀疤汉子一下子拉长了脸，满面惊罕的表情，那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事——麦家竟然会藏有如此高明身手的能人，这便不得不令他刮目相看了。

四只眼睛对看之下，有如磁石引针，眨也不眨一下。“朋友，你出手太毒了！”黄通冷冷地说，“有我黄某人在，就容不得你在这里撒野逞凶！”

刀疤汉子一对白眼睛珠子闪闪冒着凶光，那副狰狞样子简直像是要把对方生吞下去。

“相好的，你是要蹚这趟混水？”

“还没这个意思！”

“谅你也没这个胆子！跟麦家沾亲带故？”摇摇头冷笑道，“那也犯不着！”

“那是我的事！”黄通冷冷地道，“你今天认栽了吧！回去捎个信儿，劝你主子打消这个念头吧！”

“哼……那也行，你得先露一手儿给爷儿们瞧瞧！”话声微顿，这个刀疤汉子身子已斜着急切而进——人到手到，手到力到！

箕开的五根手指，活像是五把钢钩，直向黄通前心上抓来，尖锐的指力在手指未能接触到对方肌肤之前，先就透衣直入，显示着这个人手指上的力道！

黄通自然知道对方不易打发，然而既然已经插手管了这件事，就不能半途而废，也只得勉力而为。

就在这人钢钩似的五指几乎要碰到黄通的衣边时，黄通陡然击出右手——这一掌是贴着小腹向上猝然提起来的。两只手掌“噗！”地合在了一块儿。

紧接着双方的身子簌簌一阵子疾颤——这人咆哮一声，左手忽然疾出如电，直向着黄通咽喉上戳去！

黄通甩首滑足，“嗤！”一下由对方足前滑过，虽未被对方指尖所中，却是擦面而过，看情形是险到了极点。

两个人合在一起的右手在这一霎间倏地分了开来！

动手过招，讲究的是制敌以先机。

这人在一式“分花手”失误之下，已自知失了先机，紧接着施了一式“浪卷旋风”，有如翩跹猝起的大雁，身子诚然是够快的，然而黄通眼明手快，在这节骨眼上，尤其不会轻易放过。双方的身形看上去几乎是一般的快——像是重叠过空的一双大禽！

席棚里如何容得下这般身手！骤然间卷起了一片狂风，胆小的人忍不住都失声大叫了起来！

——叫声未歇，两个人已双双落地！

黄通直挺挺地站在地上——他左足虚点，气定神清，显然是有再次出手的准备——

对方那个人却高高落在白木长案的角边上，弯着一条腿，双臂平伸，脸上表情极其狰狞，却隐隐显现出一种灰色，额头上已现出了黄豆大小的一滴滴汗珠子！

“好朋友，搁着你的，今天我认栽了！”这人由鼻子里哼出一股长气，故作从容地道，“报上万儿来吧，我们结了亲，散不了啦！”

黄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徐徐道：“不辞风霜行万里，眼看黄河盖顶来！”

那人陡然为之一惊，禁不住肃然起敬地抱一下拳：“尊驾原来就是鼎鼎大名的‘万里黄河追风客’黄——”

黄通不待他说完，即插嘴道：“知道就好，相好的，我已对你破格留情了！”那人自悉对方身份之后，确实吃惊不小——然而他亦不是弱者，尤其是不敢坏了身边那位主子的名头——

“嘻嘻……好说，好说，”这人牵强地笑着，“姓祝的今天败在你这成名的侠客手里，虽说是面上无光，倒也没有怨恨。还是那句老话，麦家的事你少管，无论如何，这个梁子你结下了。”

话声甫落，姓祝的已飘身下地——身上固然有伤，他却偏要逞能，一点也不现出来。

黄通肩头轻晃，翩如白鹭，已拦在了他身前。

姓祝的一翻白眼珠，后退一步，凌声笑道：“黄大侠这是不叫我走路？”

黄通抱拳道：“岂敢，足下身手不凡，黄某险胜半招，不敢托大，祝朋友也报上个万儿吧！”

姓祝的冷冷怪笑一声，声如怒鹰地道：“黄大侠这两句话，真比骂我还厉害——好吧，既然如此，祝某人有两句知心话见告——”

黄通道：“洗耳恭听！”

姓祝的冷冷一笑道：“今天你赏了我一掌，只怪姓祝的学艺不精。刚才我已说过，你我已结了亲，这个梁子解不了啦！只是麦家的事，祝某人仍要劝你，你少管！哼，说一句不怕你黄大侠见怒的话，只怕你也管不了！”

黄通寒下脸来，频频点头道：“这就很承情了，祝朋友你报个万儿吧！”

姓祝的冷森森笑道：“败将不敢言名，再说姓祝的今天是为当差，吃人家的饭！”

“那么请教贵主子的大名——”

“黄大侠你是一定要打破砂锅‘问’到底的了？”

“人去留名，总不枉你我二人幸会一场！”

这句“人去留名”显然触了姓祝的神经，他脸变得铁青，点了一下头道：“黄大侠苦苦逼我说出，不敢不遵，但只怕我这一说出，尊驾与敝主人便将难免一见了！”

这“难免一见”实在是“结上梁子”的意思。

黄通很明白这个道理，只是“箭在弦上”不容不发，他已无能脱身。

冷笑了一声，黄通道：“我足领盛情，你说吧！”

姓祝的点头道：“我家主人也同尊驾一般，忌讳别人直呼其名，江湖上倒也有两句诗歌影射他老人家——”

“洗耳恭听！”

姓祝的嘴角牵出了一丝神秘的冷笑，随即缓缓向外步出——

在场各人目睹他如此身手，哪一个敢与招惹，黄通不阻拦，便再无一人敢以挺身而出，一时纷纷闪身让开，眼看着这个姓祝的蹒跚身影，步出棚外！

他脚下边走，嘴里边歌，唱的是——

“夜来细数坟头鬼，金鸡三唱早看天！”边唱边走了。

在场各人都不明白他唱的是些什么，当然更难以琢磨出两句诗歌的含义——唯独黄通例外，他竟然呆呆怔住了！

大伙忽然间发觉姓祝的走远了，爆发出一阵子骚动。

麦家的二管事苗武闪出来道：“那个老小子溜了，黄大侠可要留住他？”

他竟然也称呼黄通为“大侠”了。

一时间几十张嘴便都开了腔，有人叫着要去报官，有人责备黄通不该把对方放回去，这叫“放虎归山”，再想擒他可就难了。

黄通只是频频苦笑，他一声不哼地由一旁拿起刚才麦七爷给他的布袋子搭向肩上，转身步出，一直走向老槐树下拴住的那匹马！

麦七爷一声不哼地跟了过来。

“黄大侠你救了我麦丰的命，也解了麦府一次大难，我给你磕头——”说着就要跪下。

“不敢——万万不敢！”

黄通一只手拉住了他，麦丰可就跪不下去了。

“黄大侠——”

“七爷不要这么称呼我——就叫我黄通吧！”

“喔喔……不敢，不敢……我就称呼你黄先生吧。”黄通勉强地点了一下头，算是同意了。他的脸色一直很沉重，心里像是压着一块千斤巨石。

“请转告贵宅主人，尽早提防。”

“这……”麦丰敢情还不明白，“真有这么严重？”“比你想的还严重得多。”

说了这句话，黄通已翻身上了马背。

麦丰扣住了他的马缰绳，暂时不让他走。

“这……黄先生，你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一点？……”一面说，麦丰回过身来，连连挥手，把四五个看热闹的人撵开，才又回过身来，向着黄通苦笑：“是……哪道儿找上咱们了？”

黄通点了一下头。

“是哪道上的？”

“哪一道都不是！”黄通语音冰冷，“却比哪一道都厉害！”“这……老天……爷！”麦丰的嘴张得老大，“他总得有个名和姓吧？”

“当然有……只是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！”顿了一下，黄通才又接下去，“不但你不知道，这里只怕没一个人知道……”吟哦着，他略一犹豫，目注向这位麦家帐房道：“也许你家姑娘有所耳闻……”又摇摇头，“不……她太年轻……无论如何，请你们姑娘这几天不要出门，她总还算是一把手，比起官府那帮子酒囊饭袋要强多了！”

麦丰一个劲儿地点着头——也只有点头的份儿，心里却不禁在犯着嘀咕——她一个姑娘家还能有什么大能耐？——只是对方既这么说，他也只好听着。

“刚才那个姓祝的曾经交给七爷一张素帖！”

“啊——不是你说，我倒忘了！”

一面说，麦丰匆匆由衣袖里取出了姓祝的交来的那张素帖！黄通接过素帖在马背上展开。那是一张在桑皮纸上用红笔书写的字帖，细读之下，竟是一首打油诗，写的是——

“黄金万两命一条，
算算一共有多少？
秋分白兔实可爱，
引得金鸡振翅来！”

没有上款称呼，却在尾句之下盖有一个朱砂印迹，竟是长尾展翅的一只雄鸡。

黄通读罢神色益见沉重，久久不发一言。

麦丰眼巴巴地道：“前两句我省得，不是一万两黄金买命一条吗？后两句我可就不明白了！”

黄通叹息道：“说得已经够清楚了，‘秋分白兔’指的是八月十五月圆之夜——末尾那句‘引得金鸡振翅来’，便明说了对方要亲自来府上提取了！”

麦丰顿时一惊道：“这……是这个意思吗？”

“错不了！”黄通发愁地道，“今天几号了？”

麦丰屈指一算道：“四号……啊……不，五号了！”“还有十天的时间，确是够紧迫的了！”黄通在马上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，“此事不便声张，否则有不测之灾，只宜暗中进行，快快禀报你家主人，着手准备一切吧！”

麦丰惊得半天才合上了嘴：“这个人准是疯子，我家老爷就算有两个钱，就是变卖家产，也难凑黄金万两之数呀，我是帐房，再没有比我更清楚的人了，三两千也许能凑出来，这万两黄金，简直是做梦……咳咳……这是无论如何也凑不出来的，这不是存心活摆治人吗！”

黄通冷笑着摇摇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此人生平行事，手狠心毒是出了名的，说一不二！麦七爷，你就赶快通知你家主人，仔细盘算，商量对策吧！”

麦丰点点头道：“也只好如此了……”忽然垂下泪来道，“黄先生，你可要设法救救我家主人一命呀！”

黄通先是一怔，随即点头道：“大丈夫言出必践，七天之内我必定转回，至于是否能救得了你家主人，却是没有把握……总之，我必当尽力而为就是了！”

麦丰听了他这个口信儿，情知他们武林侠义道中最重诺言，料必当无反悔，无论如何，总算于万般绝望之间，得有一线希望，心里也就略现轻松！经过这么一耽误，黄通是非要走不可了。

在马上抱了一下拳，黄通双腿一夹马腹，胯下驹希聿聿长啸一声，即绝尘而去。

麦丰只是看着他渐远消失的背影发呆，忽然身后传来苗武的声音道：“黄爷走了么？”

说着，他已匆匆来到眼前。

“走了！”麦丰心情沉重地说道，“不过，他答应七天后再回来……唉……今天，要不是逼着他，简直是不堪设想！”

“七爷，快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嘴里说着，苗武匆匆拉着麦丰进席棚，又转到麦家大门，用手向着门上指了一下道：“叻——你看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黑漆描金的大木门上，竟然印上了一只金羽展翅雄鸡，其模样竟是与那封素帖上所印的一般无二。麦丰心里有数，想必是方才乘乱之时，那个姓祝的留下来的，只是不知道此举又有什么含义！

苗武道：“这又是什么玩艺呢？擦也擦不掉！”

麦丰叹了口气道：“就让它留在这里吧！”

言方到此，只见麦玉阶匆匆步出，向着麦丰走来，苗武便不再多言，垂手侍立一旁！

麦丰拱手道：“东翁来了……”

麦玉阶眼睛四下转着道：“那位黄壮士呢？”

“已经走了！”麦丰道，“东翁有事要差遣他么？”麦玉阶怔了一怔，摇摇头道：“那倒没有，只是想见识一下罢了，走了也就算了！”

麦丰即把方才黄通仗义勇为，击退姓祝的一段经过，大致说了一遍。待他说远，麦玉阶惊得呆住了。

这件事来得突然，也正击中了他内心的要害。这些日子他所最担心的正是这件事。刚才公门的几个来客正在谈这件事，想不到他们才一走，立刻便发生了。

麦大爷的脸忽然变白了。

“糊涂！”他注视着麦丰厉声道，“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来告诉我一声……还有，既然这样，便更不该把这位黄朋友放走……你！唉！糊涂，糊涂！”

麦丰被主人责备得脸上怪难看的，怔怔道：“那一刻东翁正有客人，再说也不便惊动……”

“好糊涂的东西！”

还想再狠狠地骂上几句，看看附近的家人，麦玉阶把话吞在了肚子里。

“东翁请息怒！”麦丰解释道，“那位黄先生临走之前说过，七天之后，他必定转回……看样子是不会错的……”

“唉！”麦玉阶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冷笑了一声，没有说什么，心里却不这么认为——是么？有马有钱，他还会回来？你简直是在作梦！

听麦丰说到大门上的那个洗刷不掉的标志，麦大爷信步走过去要看个清楚。麦大爷一走过来，站在门前的一干闲人全都走开了。

端详着门上那个标志——展翅金鸡，麦大爷心里一下子变得更沉重起来了。他虽然不清楚这个标志有什么含义，但是却可以确定是一门江湖黑道人物的信号！

看着，想着，麦玉阶再一次陷入了沉思，直到麦丰恭敬地呈上来人交来的那张素帖，麦大爷才像是忽然由梦境中醒转过来。

“黄金万两命一条，算算一共有多少？秋分白兔实可爱，引得金鸡振翅来！”——当然，他并没有念出来，只是每一个字都清楚地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然后，他用一种疑惑的眼光看着麦丰，后者不愧是他的心腹之人，立刻就明白了麦玉阶的意思。

“刚才那位黄爷说了……”他趋前小声地向主人解说着“秋分白兔实可爱，引得金鸡振翅来”这两句暗语的寓意，麦玉阶这才明白了。

“哼哼，好大胆的强盗！这是公然上门抢劫，反了！反了！还有王法没有了！混帐的东西，可恶，可恶！”

一连骂了好几声混帐、可恶，却也难以抒出内心的仇恨。麦丰苦着脸道：

“这件事黄爷还说过要东翁赶快设法防范，八月十五的日子可是近了！”

麦玉阶沉声道：“这件事不许声张，你关照下去。另外，你这就拿我的名帖到衙门去一趟，找一位省里下来的阮捕头，就说我请他们过府一谈，你这就去吧！”

麦玉阶虽然如今已不在官场了，可是早先做过京官员外郎，算是有四品的功名，儿子在四川干着外官，又是临淮地方的首富，所以算是这地方最有身份的人物，凭他一张名帖不要说一名公门捕快，就是当今府县正堂，也得移樽就教！

麦丰答应着，匆匆接过了名帖立刻就走了！

怀着满腔的心事，麦玉阶回身步入大门，家人忙把门关上，暂时隔开了乱嘈嘈的人声。

站在廊子里，看着院内盛开的黄菊和一簇簇紫色的海棠球，两个花匠正在泥土里挖掘着残留在地下的水仙、秋牡丹、郁金香等的根球，以备贮藏来年再用！虽然是十足的大旱荒年，麦家总算侥幸之幸，宅子里的三口大井，还没有枯死，水量虽然不足，一家人倒还够用，只是却不能再用来浇花浇草了。想一想开得如此美好的花树，立刻就得面临着枯死的命运，不免怅然。再想回来，多少人命都无以继，徒恋花草，那才是作孽呢！

麦玉阶哪里还有心情观赏这些，整个的心都被方才那件突发的事给弄乱了，脑子里混沌一片，只盼着那位来自卢州府的大捕头金刀震九州阮大元快点来，好为自己拿个主意！听差的打起了细竹缕花的湘帘，麦玉阶迈进了花厅——正在窗前学做针线的大姑娘麦小乔，赶忙站起来叫了声爹，收拾着就要离开。

“嗯，你在这里？”——像是有好几天没看见她了，这时看上去，自己这个女儿出落得更标致了。

一袭水青绫子窄腰长裙，衬着她亭亭玉立的身材，雪白的皓腕上，佩带着绿油油、亮晶晶的一只翠镯子，真是我见犹怜。

麦玉阶长长吁了口气，在一张藤椅上坐下来，打量着自己的女儿，心情像是开朗了一些！

大姑娘一面把针线收在筐箩里，怪不好意思地向父亲笑道：“是娘逼着我学的，七大婶子的手巧，昨儿个跟她描了两个花样子，正学着做呢！”

听说女儿居然学起女红来了，这倒是一件新鲜事。

嘴里一连赞了两声好，麦玉阶笑着走过去，想好好瞧瞧，大姑娘赶忙把描绣了一半的活儿抓起来，藏在身子后面——

“您可不能瞧！人家不会绣嘛。”

“你这孩子，爹都不能瞧了，拿出来给我瞧瞧！”

“不嘛——您又要笑话人家！”

说着一个转身，滴溜一下子就跑了，身后那根大辫子甩起了老高，却被她爹顺势抓在手里。

麦小乔叫了一声，回过身子撒娇地叫道：“爹——人家不来了，您欺侮人！”

看着女儿这副娇憨的样儿，麦玉阶愁云暂去，由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“都说你练了一身好功夫，瞧瞧，爹只一伸手就抓住了你的辫子，这要是跟人动手打架还得了么？”

——麦玉阶一面说，手上用力把小乔的辫梢攥紧了，想瞧瞧她怎么脱身。

麦小乔身子一转，正过身子来，一只手已扳在了辫子上，只不过那么抖了一抖——

“你撒手吧！”

一股巨大的力道透过辫梢，麦玉阶只觉得那只紧攥着的手手心里一阵子发热，力道之猛不容他不立刻松开手，要不然似乎这只手就别打算要了。

惊愕之际，麦小乔已夺出了辫子，笑嘻嘻地站在一边。“好！真有两下子，”麦玉阶继而笑道，“爹今天总算见识了，佩服，佩服！”

麦小乔扬着眉毛，向着父亲得意地挤了一下鼻子，正要转身离开。

“慢着！”麦玉阶忽然叫住了她，“我几乎忘了，你过来……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看！”

说话之间，他十分索然地坐了下来，由身上取出了刚才麦丰交给他的那张桑皮纸素帖。

麦小乔放下手上的针线活儿，走过来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“你打开来看看就知道了！”

小乔接过那张素帖，十分疑惑地缓缓打开，一眼看到纸上那个鲜明的展翅雄鸡印记，接着，她默默地把那四句打油诗句念了一遍，眼睛里充满了惊异与震撼——

“爹——这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我正要告诉你！”麦玉阶面色凄苦地道，“我们家马上就有一场大难了！”于是把刚才麦丰告诉他的事向女儿诉说了一遍。麦小乔只是静静地听着，眼睛里充满了震惊！

良久之后，她才微微点了一下头：“这个人我知道——”“你是说——”麦玉阶下意识地用手指了一下印在桑皮纸上的那个展翅雄鸡的印记。

麦小乔缓缓地点了一下头，牙齿轻轻咬着下唇，脸上现出如谜的神思！

“不过我还不确定是不是他！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一个极厉害可怕的黑道人物……”

说了这句话，她忽然发觉父亲脸上的惊悸，立刻把话顿住，只是却不能不继续说下去——

“爹，我离山的时候师父特别嘱咐我，要我小心一个人，这个人外号叫金翅子，又称夺命金鸡，出身辽东，武功高强，据说手狠心毒，杀人无数。他原是一派武林宗师，立门辽东，后来因为开罪了官府，剿了他的家，封了他的门。这个人一怒之下，才落草为寇，专做杀人放火的坏事，辽东地方被他闹得翻天覆地，现在又来到中原。”

麦玉阶听得脸色发青。

“老天！难道他就是你所说的这个人？却又为什么会找上了我们……”

坐在椅子上，麦玉阶那副模样简直就像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，想着即将到来的这个大难，心里一急，真差一点昏了过去。

“爹，你也用不着发愁，好在还有十天的时间，我们得尽快设法——”

才说到这里，家人在门外报告道：“阮大爷来了！”

“阮大爷”就是金刀震九州阮大元——来自省城卢州府的名捕头。他上午同着杜、侯二人已经来了一趟，刚回去就接着了麦大爷的名帖，又匆匆地赶了来！

一听说阮大元来了，麦小乔自动避向里面，这边听差的打起了湘帘，即

见麦七爷同着阮大元、神眼杜明二人匆匆走进来！双方乍见，阮大元大声道：“说来就来，可就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大人你受惊了！”

麦玉阶早先为官，曾有过四品的顶戴功名，沿照官场的习惯，阮大元仍以大人见称。

双方落座之后，麦玉阶向麦丰道：“你已经跟他们二位都说过了？”

麦丰点点头道：“都说过了！”

阮大元向着麦玉阶抱了一下拳道：“大人不必焦虑，这件事卑职刚才已经盘算过了，现在卑职的拜弟已去神机营请讨火铳，有了这个东西，咱们就不必害怕他们，从今天起这位杜兄弟以及另外六名捕快，就暂时在大人府上住下来，大人请放宽心！”

麦玉阶叹息了一声，抱拳道：“仰仗，仰仗，这就不敢当了！”

微微一顿，麦玉阶随即问道：“有关这只金鸡，阮头儿，你可知是怎么一个典故呢？”

阮大元皱着眉道：“不瞒大人说，有关这个人的传说，卑职也是最近才听人说起，卑职判断，顾家桥王大人那一家子血案，很可能就是他干的！”

提起了顾家桥，麦玉阶打心眼儿里生出寒意，轻轻地“啊！”了一声，就没有再吭一气了。

阮大元轻咳了一声，眼睛看向他的同伴，随即又道：“倒是我这位拜弟，出身辽东，对于此人曾有过耳闻。喂！兄弟，你就把这人的这一切，大概的跟大人报告一下吧！”

神眼杜明应了一声，向着麦玉阶抱了一下拳——

“这个人姓什么，卑职还弄不清楚……”他神色十分沉重地道：“恐怕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辽东地方只称呼他是金翅子——”

这三个字入麦玉阶耳中，不禁心里为之一动——可见得女儿判断不差，果然就是那个要命的主儿！他嘴里重复着金翅子这三个字，心上像压了铅块般的沉重！

神眼杜明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个人在辽东横行一时，官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受他害的人太多太多了，欠下的血债，少说也有七八十件！”

麦玉阶道：“难道官府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？”

杜明摇摇头苦笑不言。

一旁的麦丰插口道：“这人是怎么样？多少年岁了？有多少党羽？”

杜明道：“这可就不知道了，有人传说他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，可是也有人说他只是四十来岁。不过在下二十几年前在辽东绥署当差时，他已横行多年，可见得年岁是不轻了。至于谈到他手下一共有多少个人，更是众言纷纭。有人说他只是来去一人，有人又说他是父子二人，那意思是说他还有一个儿子，像今天代他下书的那个姓祝的，以前倒是没有听人说起过！也许是以后才收下的！”

麦玉阶叹息一声道：“家门不幸，遭此横祸，除了仰仗二位大力之外，老夫别无良策了！”

阮大元欠身道：“麦大人，您太客气了，这是卑职分内应为之事，自当效犬马之劳！”

几个人又商议了很多应付之策，足足耽搁了一个时辰，阮大元才独自告辞。自当日开始，神眼杜明以及陪同而来的六名捕快，就在麦家住了下来。

对于金刀震九州阮大元来说，他实在栽不起这个筋斗。顾家桥王大人那

件案子就差一点令他去职降罪。如果眼前麦家再有不测，他这个皖省第一名捕，可就别想再干下去了。丢职事小，这一世英名可就付于流水。基于此，阮大元怎敢掉以轻心？势将奋力以为之了。

飞贼受挫折 蒙面人解围

难得的一阵风，给这盛暑干旱的夜晚带来一些清凉！

只是在此灾害频临的岁月里，欢乐已似乎是遥远的事了。风只给人以无限萧瑟的感伤而已！

这阵风来得好怪——其势甚强，陡然俯向大地，带出了一阵隆隆声响，小一点的石头子儿，连同地面的沙土，在风势的劲头儿里，纷纷扬向当空，哗啦啦扑打在瓦面上、窗棂上，听在耳朵里，可真是怪吓人的！

约莫是二更时分——正是二更时分！

数一数更漏的点子，两声大锣带着两声梆子点儿，习俗上这就称谓是“二更二点”。

戴着四指宽边的铜沿平顶头盔、一身灰布短裤褂的更夫——马立，他干这行子行当已经有十来年了。经验老道的人，只要看看天色，就已经知道是什么时辰了，闭着眼睛也能绕城一圈，保险没错儿！

最近因闹旱灾，各处都不太平，鸡鸣狗盗的小毛贼多得是，是以上面特别交待下来，要打更查堂的特别小心留意，每名更夫特别配同两名持械的悍役，打更连带着巡逻抓贼，一举数得。

有了两名武装陪同，马立打起更来可就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，腰上挂着酒葫芦，每敲两下然后停下来哼上两句！要不然跟身后的两名捕役聊上两句。

两名捕役一个叫曹剑，一个叫王大任，前者施刀，后者用的是虎头钩。曹剑擅施飞镖，王大任施展的是流星飞弹，可是厉害！

三人一行穿过了石板铺，就是西子门大街，一路上别说是人了，连狗都没有一条。

前行了二里地，可就是李家大院了。

青石铺的门前走道，还立着两个大石头狮子，门檐下面，悬着两只大红纸灯笼，上面各自书写着一个“李”字——这就是本地的大富户李老善人的家了。

说是李老善人也许知道的人还不太多，可是如果提起芝麻李来，可就是尽人皆知、无人不晓了。

尤其是自从地方上闹了旱灾以来，芝麻李慷慨疏财，赈米赈粥，整个临淮地方也只有他与麦玉阶有此善举，提起来最为地方上所敬重！

是以李老善人的府上也就格外要受到保护和照顾了——习惯地，每晚上打更来到这里，马立总要坐下来歇上一会儿，今夜自然也不例外！

“来吧，伙计！”他对曹剑与王大任说，“坐下来歇歇，喝上两口！”

说着，他首先上前几步，就在李家的石头台阶上坐下，曹、王二位也坐了下来。

天空挂着大半轮明月，整个天色一片皎净，连一丝儿云彩都没有，倒是这一阵子风一个劲儿地吹，地面上飞沙走石，刮在人脸上很不是滋味。

三人为了避风，移坐在石头狮子后面。

马立把酒葫芦递了过去，哥儿几个一人灌了一口。

“这可是十足的凶年啊！”马立苦着脸道，“老天爷这叫作活摆治人，没吃的没喝的，人能活得下去吗？”

也不知是酒喝多了，还是眼睛花了，话声才歇，即看见一条影子大雁似地掠向李家的东边院墙上。

马立顿时怔了一下。

“哟——哪来这么一只大鸟？”

话声才歇，这只鸟又出现了。

好快的速度，霍地拔地而起，足足有三四丈高，却是向这边院墙里落了过来！

——那可不是大鸟，倒像是一个人。

这一次，该是曹、王两个人吃惊了。

“不好，敢情是有贼了！”

说话的是曹剑，一面说已把一口太岁刀抽了出来，他这里刀身刚出鞘，即听得身后传过来一声轻微的冷笑！静夜无声，这声冷笑听得十分清晰！

三个人一惊之下，全都不由自主地同时转过头来！

嘿！真是作梦也想不到，敢情就在距离三人不足两丈的地方，赫然直立着一个人。

这一下，真把三个人吓得不轻！

刚才一路行走过来，何曾见过什么人来，不过是转瞬之间，面前怎会忽然多出了一个人来，三个人六只耳朵、六只眼睛，竟然会没有一个人听见看见，不可能说不是怪事一件——难道这家伙不是人，是鬼么？

一想到是鬼，直惊得马立打了一个寒颤，身上的汗毛都直竖了起来！

曹剑的钢刀在手，自是胆力较壮，当下一紧手中刀，正要发话，对方那个人却已先自发话了。

“你们三个人最好给我直直地站着，想要活命就不要出声，要不然，哼哼……老子宰了你们！”

一口沉浊的湖北官腔话，加上那一双闪烁着凶光的眼睛，显示出这个人狠手辣，的确是有股子“瞪眼杀人”的威风。

月色之下，这人一身灰白长衫，瘦窄的一张脸，却留着一绺子山羊胡须，风势里袂飞须扬，倒是一副潇洒模样，只是他当然绝非这类潇洒人物，从他那双闪烁着凶光的三角眼里即可判知！

听了他的话，三个人吃了一惊！

马立先是忍不住道：“你是谁？你们是想干什么？想打家劫舍？”

那人冷冷一笑道：“老小子你猜对了，咱正是这个意思，手上一时发紧，想跟那姓李的要点钱花花！”

曹剑钢刀在手，早已跃跃欲试，一听对方这个口气，敢情真是上门打劫的强盗，这还了得！自己职责所在，岂能被对方一句话就给唬住了？

想到这里，曹剑一面用胳膊肘子轻轻地碰了一下身边的王大任，紧接着脚下用力一踹，“呼！”一声，蓦地扑了过去！

那人在曹剑身形乍然扑出的一霎，上肩忽然向着右侧方转了半转——这当儿曹剑的身子已虎也似地扑到了眼前，既然明白了对方打家劫舍的意图，曹剑可也就手下绝不留情，身子一扑上，掌中刀顺水推舟，直向着对方那个羊须怪客当头顶上直劈了下来！

这人身形半移，其实早就摆好了架势，曹剑的刀势一到，他双手同时递出，其势如电，只一下已按住了对方的双肩！

——落掌、转身、出手！

三个动作连成一式，只听见“呼！”地一声，曹剑偌大的一个人，竟然连人带刀一并给抡上了半天，“噗！”一声摔向墙角，“哗啦啦”钢刀亦复

出手，这一摔的力道极其猛劲，曹剑连声音都没出，登时就闭过了气，昏了过去。

这一手快到极点，只把一旁目睹的马立及王大任吓得打了一个寒颤！

王大任一惊之下，本能地向前一个疾扑，来到了对方灰衣怪客右侧，一只特大号的虎头钢钩，由下而上，向着对方上身直卷了过去！

灰衣怪客像是自负极高，眼睛里压根儿就没把对方这三个人看在眼里。那双直立在当地的脚步，甚至连移动也不曾移动一下。

眼前王大任的虎头钩由下而上，倒卷起一片长虹，眼看着将伤及对方面颊，灰衣怪客冷哼了一声，一只右手霍地向上抡起，一个反力之势，已紧紧地捏住了对方虎头钩的刃口背面。

王大任用力一夺，只觉得对方力道十足，简直动弹不得。他既惊又怒，却也不想对方既然有如此力道，当然不是寻常之辈，凭自己这两下子，如何配与对方动手？

心里一怒，虎头钩既然夺不下来，脚底下也不能轻易地放过了他，右足一转施了一招醉踢莲花，“叭！”地一脚，向着对方面门上直踢过去。

那人只是晃了一下脑袋，王大任这一脚便落了个空。这可是出腿容易，收腿难了。王大任一腿落空之后，再想收腿可是万难了。

灰衣人似乎对擒拿式摔跤很有一手，一出手即拽住王大任的腿肚子，看来几乎是与曹剑的情形一样，随着他单手向外一翻，王大任连手上的虎头钩也不要了，整个人忽悠悠地飞了出去。

这一次摔得比前一次可要高多了，落下的方向显然对准了那只石头狮子，如果摔上了，王大任再想保全住这条性命，可是万难！

一旁注视的马立，看到这里吓得“啊！”了一声，不用眼看，想也能想得出来，肉身子撞在了石头上，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。如果是脑袋瓜子碰上了，准保是当场开花，脑浆迸裂。

就在这要命的一霎，一条人影由斜刺里窜了出来。

这一次非但是马立吃惊，就连那个灰衣怪客也吓了一跳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！

这人出来的身法，真可当得上“绝快”二字。像是鬼影子一样，只是那么闪了一闪，已抢先落在了那具石狮子前面。

落地，长身，紧接着双手同出，只那么轻轻一托，已把空中直坠下来的王大任接到了手上，然后轻轻转手，把王大任放在了地上，后者虽然没有被摔着，却也吓得面无人色。

各方目光聚集之下，才看见了那个随后现身之人的模样——长长的身子，一身夏布长衣，想是不愿意现出本来面目，特意在口鼻上下扎有一块方巾，掩饰了他的真面目，所能看见的只是那一双大而有力的眼睛。

“朋友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招呼你的并肩子（黑道语同伴之意），赶快走人吧。”

他语气不徐不疾，每个字都极有劲道，充耳而来，对方想要不听都不行。

灰衣人自从对方乍然现身接人之一霎，已看出了他的不同凡俗，心里顿时一惊，这人既是蒙面现身，显然不欲人识，不知他的出身来路如何，在黑道规矩上来说，对方这种横为插手的作风，最是犯了同行之大忌，黑道语谓“踢盘子”，对当事者是奇耻大辱之事。

灰衣怪客自负颇高，以他昔日在道上之名声，这个脸他可是实在丢不起。

“哼哼……”冷笑了一声，灰衣人打量着对方这个人，“相好的，你报个万儿吧，想蹚混水，得拿出点什么才行！”

蒙面人点点头道：“你们沈邱四老的名号我听过，阁下大概就是要命鲍无常吧。凡事见好就收，你们哥四个这半年干的什么勾当，明眼人可是瞧得清清楚楚，够了，该歇歇手了。”

灰衣人被对方当面指出了名号，确实吃惊不小，对方既然明知自己的身份，而竟然横加插手，可见是有恃无恐，倒不可加以忽视了。

被称作要命鲍无常的人发出了阴森的一串笑声，他两手前攀，一双足尖频频企动着，想是在蓄积着一种内功力道，只听得他身上发出了一连串的骨响声息：有无异相，当可证明他功力之深湛。

蒙面人一声不响地注视着他。

要命鲍无常之所以得了这么一个外号，起因于他的惯于杀人，目下情形，似乎已经失去了缓和的余地，若非知难而退，他只有与对方放手一搏之途。

陡然间，鲍无常身形转动，有如旋风一阵，“呼！”地来到了蒙面人跟前。

蒙面人早就等着他。

鲍无常身子斜倚过来，其速之快，出人意料之外，就在身子半转之间，一只右手已霍地抡起，五根手指箕开着，直向着蒙面人胸膛之间猛力直插了下来。

蒙面人凹腹吸胸，身子向后霍地一坐，鲍无常的这只手紧紧擦着他的衣边落了个空。

一式走空之下，鲍无常陡地拔手而起，旋风也似地转了半个圈子，来到蒙面人的左侧方，这一次改右而左，两根手指头上其力万钧，施了一招二龙夺水，直向着蒙面人那双炯炯双瞳上力戳了过去。

这一次蒙面人便不甘心只守不攻了。

随着蒙面人的颈项向后一个仰翻之势，只见他单单以左脚脚尖着地，身形有如一只陀螺般地一个疾转，“刷！”地已来到了鲍无常身后。

那一式出手真是快到了极点！

夹着一股极其猛锐的劲风，蒙面人一掌直向鲍无常后背上猛力按了下去。

要命鲍无常可也不是弱者，深知对方这一手的厉害，旋身递掌，“噗！”地两只手迎在了一块儿。

蒙面人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，右手微微向外一振，鲍无常那只手虽然已经接住了蒙面人的手，只是吃力颇重，此刻却无论如何也当受不住蒙面人的再次加力，随着他的手势力振之下，鲍无常霍地腾身飞了起来——

只是由其起势的姿态上看来，显然失去了控制，像是轻轻歪斜着一径飞落出两丈开外，落下的姿态，尤其不自然，一连打了两个踉跄，才把身子拿桩站定，明眼人一看也就知道，他受伤了。

此刻的鲍无常看起来已失去了原有的潇洒，透着明亮的月色，只见他上胸起伏频频，他却紧紧地咬着牙，闭住嘴，强把一口真气忍在肚子里，仿佛是一开口说话，即将血涌气泄。

蒙面人并没有赶尽杀绝的意思，只是用一双凌厉的眸子注视着他，强烈地暗示着对方，要他“知难而退”。

要命鲍无常稍定之后，总算把一口真气压住没有泄出来，这才冷哼一声。

“朋友你报个万儿吧，姓鲍的只要有三分气在，咱们总还能见着面的！”

“我姓关——”蒙面人缓缓地吐出了这三个字，“姓鲍的，如果我没看错，足下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在里面，是你招呼他出来还是我招呼他出来，只凭你一句话了吧！”

言下之意像是“还是你招呼他出来的好！”

要命鲍无常嘿嘿冷笑了两声道：“不敢劳驾！”说着手中取出了一枚胡哨，正要吹，蒙面人霍地冷笑，道：“不必了。”他像是忽然有所发现，冷冷地接下去道，“我想这位朋友已经来了。”

说时，蒙面人倏地转过身来，面向着李家两面高墙沉声叫道：“足下可以出来了。”

话声甫落，一条人影倏地自院墙里拔起来。这人身法好快，称得上起势如鹰，一经腾起足足拔起来有四五丈高，才歪斜着向院墙外飘身而落。起得快，落得也快——起势如鹰，落下如雁——偌大的身子落向地面之时，竟然没有带出来一点点声音，足见此入轻功造诣之佳了。

待到他身子落定之后，各人才看清了这个人五尺来高的身材，黄焦焦的一张瘦脸，像是有几根七上八下的胡子，朝天鼻，三角眼，好一副狞恶相貌——其实这只是一个所见的轮廓，更丑的是他还有一脸大麻子，只是天黑看不见而已。

这人穿着一身宽敞的黑色纱质短衫，一双袖子高高卷起，前胸的排扣敞着，却在腰上紧紧扎着一根丝绦，其上别着四五口寒光耀眼的飞刀。

来人正是“沈邱四老”中，排行第三的天麻谢山，出身四川，早年即为当地出名的飞贼，手狠心毒，较之要命鲍无常犹有过之。

双方乍见之下，天麻谢山首先发出了一串阴森森的冷笑。“鲍老四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我都知道！”谢山那一双小眼闪闪有光地盯向蒙面人，“是有人看着眼红，要硬揭咱们哥儿四个的招牌，那也行，得拿出点什么来瞧瞧才行！”

显然，他竟然还不知道要命鲍无常的败阵负伤，话声里充满了凌厉不驯。鲍无常原想出声警告，只是他深知这位拜兄的脾气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，非得拿出点什么来让他服气才行，眼前情形势必要一战之后，方能再论及其它了。

要命鲍无常虽然深知对方蒙面人功力深湛，似不可测，自己拜兄可能不是其敌手，但是基于本身对蒙面人的仇恨，下意识里恨不得能让自己拜兄与他拼个死活，多少可以泄却心头之恨。也就是这一点私心作祟，鲍无常没有出声制止，时机一失，眼看着已是箭拔弩张之势。

蒙面人冷峻的目光，缓缓由鲍无常脸上扫过，对于他的沉默，颇感奇怪，既然对方这样当面地叫起了阵来，也只有接下来了。

“天麻”谢山一双三角眼瞬也不瞬地盯着他，脸上显现着微微的冷笑，对于他短暂的沉默，已有不耐。

夜风兀自飏飏地吹着。

几片干枯的桐叶在风势里滴溜溜地打着转儿，环境一刹那变得如此宁静。

天麻谢山双手后背着插入短衫之内，再听得“叮当！”一声脆响，手上已多了一双奇形兵刃“乾坤圈”。双圈一大一小，整条为精钢所打制，迎着月色闪闪有光，却有一圈凸出的白刃，沿着圈面拉下去，可以猜知其具有杀伤的威力。谢山双圈在手，冷森森地发出了一阵子笑声——“相好的，废话

少说了，你先亮家伙吧！”嘴里这么说着，他双足已缓缓地移动开来，随着他移动身子，地面上的落叶唰唰一阵作响，只见他上肩霍地一闪，人已向着蒙面人正面扑来。

蒙面人在他身子袭来的一霎，似乎并不慌张，仅仅竖起一只右手，向外一封。

不要小看了这轻轻的一封，其中却包含了许多难以猜测的微妙在内。

天麻谢山身子尚没有临近，立刻就已体会出其中的凌厉，不敢贸然以身相试，陡然间又自退了开来！

蒙面人冷冷一笑，却把那只探出的手，缓缓放了下来。“谢山，你要跟我动手，还差点劲儿，”蒙面人极其从容地说道，“不信你就试试。”

话声才辍，谢山已第二次扑身而来。

这一次谢山改由上方袭下，身子陡地拔地直飞，由空中直扑过来，手上乾坤圈施了一招“拨风盘打”，夹着两股极为猛锐的劲风，双双直向着蒙面人头顶直落下来。

这一手极其快速，以其所发出来的劲道，慢说是肉身人头，就算是一堵青石，也能给震碎了。

蒙面人显然有惊人之技。

雷霆万钧的攻势之下，只见他双手倏地一合，蓦地向上穿起，看来的确是险到了极点，恰恰穿进对方乾坤双圈之间，霍地向两下一分，已然将对方双圈拨了开来。

这一手说来费事，其实却快若电闪，其间惊险真正称得上刻不容缓！

随着蒙面人倏地分开的双手，天麻谢山手里的一对乾坤钢圈已被两下分开来。

这可真是快到了极点，谢山的一对乾坤圈方自被左右分开，对方的一双铁掌交合着，已自向着他的脸上击来，力道之疾猛，前所未见。

以此刻情形而论，谢山身悬当空，将下未下之际，想要躲开眼前这一式杀着，殊为不易，毕竟他功力不弱，尤其是一身轻功已至炉火纯青地步，眼前情形，随着蒙面人的一双铁掌之下，只见他凌空的身子霍地向后一个猛翻，活似一只翻天的巨鹰，已然飘身于丈许以外。

蒙面人那等凌厉的攻心一击，居然会走了个空。

伤虽没有伤着，却是足够惊心，落地之后的谢山，只吓得脸色苍白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在此险招里，竟然没有受伤，实在算得上是万幸了。

蒙面人精湛的一双眸子，直直地注视着他，微微冷笑着点了一下头道：“你的轻功不错，只是不会再有下一次，你还要试试看么？”天麻谢山紧紧咬着牙道：“胜负未分，岂能轻易饶过了你！”说着，他身子猝然转动，“唰！”地已来到了蒙面人侧方，不等对方有所反应，足下点劲，疾若饿虎般地再一次向着蒙面人身前扑了过来。蒙面人身子陡然间为之一个倒拧，月光里，像是一缕轻烟似的拔了起来，天麻谢山那么疾快的扑势，竟然会扑了一个空。两个人一经错开，恍惚中已是丈许以外。天麻谢山鼻子里怒哼了一声，沉肩甩劲，借着反身之便，已自发出了一口飞刀，“哧！”一道银光，直线划出，直向着蒙面人前胸飞到。蒙面人右手直起，只凭着指缝之间的空隙，一下子已把这把飞刀夹于指缝之间，个中惊险简直难以想象！天麻谢山的伎俩，当然不只如此。就在这当口，他的第二口飞刀也已出手了。这口飞刀是采取迂回前进之法，陡然间，自斜刺里弯出，直向着蒙面人胸前飞来！几乎是同时

之间，谢山又发出了他的第三口飞刀，一点银光直向对方咽喉，其速之疾，大有后来居上之势，这一回飞刀之出手，在暗器手法中谓之“弓箭式”，是一种极难练习的手法，观诸眼前谢山的出手，显然是不易之事了。

蒙面人右手指缝里原先夹着对方第一口飞刀，这时见状手势轻振，指缝里这口飞刀“哧！”一声脱手而出，“砰！”一声脆响，已和直飞而来的第三口飞刀迎在一块儿，空中爆出了一点火花，双双坠落在地。与此同时，第二口飞刀已自旁侧迂回飞来，蒙面人脚步前跨，右手飞扬，借助于指上的功力，曲指轻弹，“当！”地一声，已将来刀弹飞于丈许之外。

三口飞刀虽有前后之分，而在蒙面人来说却只是拳手之间俱已消除平息，其神态之悠闲，临事之沉着，显示出他的武学大家风范。

天麻谢山在三口飞刀相继落空之下，已是忍无可忍，怒啸一声，腾身而前——落下来的身子，一连在地面上抢了三步，已来到了蒙面人正前方，一双乾坤圈双双抡起，用“双斧劈山”的凌厉招式，直向着蒙面人正面力劈而下。蒙面人施了一招“老子坐洞”，俟到对方双圈已临眼前才慌不迭地向着侧面一闪，陡然间他的右腿凌空飞起，空气里“叭！”地爆发出一声炸响，这一脚直向着对方脸上直踢了过去。天麻谢山的招式已用老，眼前情形已不容他少缓须臾，当下力挫双圈，整个身子向左面旋风也似的转出。蒙面人却已不容许他这么施展，忽然间他身子闪向当空，就在这个快速的起势里，他的一只手已拍向天麻谢山背上。“噗！”地一声像是力道不轻！借着这一拍之力，蒙面人鹤也似的翩然越起，随即轻飘飘地落出丈许以外。天麻谢山脚下通通一连抢出去好几步，兀自未能拿桩站定，随着他一阵子大咳之后哇地喷出了一口鲜血！“好小子……你……”紧接着又喷出了两口，随着他跟跄的脚步，“噗通！”坐倒地上！手里的双圈呛啷啷脱手撒出。连伤带气，一口气接不上，竟自昏了过去。

一旁的要命鲍无常忽地闪身而前，护在了天麻谢山当前——“姓关的，够了！”鲍无常一面说，铁青着一张脸，向着蒙面人抱了一下拳，徐徐地转过身来，走向天麻谢山身边，弯下身子把他捧在两腕之上。虽然是败军之将，这个脸可也丢不起，鲍无常的一张脸，霎时间变成了惨灰颜色——

“金砖不厚，玉瓦不薄，今天晚上，我们兄弟在好朋友你的手里折了万儿，这笔帐咱们搁着慢慢地算吧，后会有期，再见！”

说罢脚下用力一顿，已带着天麻谢山纵出了丈许开外，姓关的蒙面人一声冷叱，说道：“慢着。”

鲍无常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你想怎么？”嘴里说着，心里可是着实吃惊。对方如果此刻心存歹毒，有赶尽杀绝之意，自己兄弟二人便只有死路一条，休想能活着离开。

所幸，姓关的并没有这个意思。在鲍无常惊惧的眼光里，只见蒙面人缓缓走向一旁，弯下腰来把地上的一对乾坤圈拾起来。“别忘了这对家伙，拿去。”说着，只见他手势微振，一对钢圈忽悠悠已脱手而出，直向着谢、鲍二人身前飞来。

鲍无常双手抱着谢山，更无余手来接飞来的这对双圈，心里大吃了一惊，正待闪身跃开，只听得当啷作响声中，一对乾坤圈已自好好地套在了谢山伸出的手腕之上。这等出手，简直随心所欲，有如神助，鲍无常目睹之下，不禁看得呆了。

姓关的蒙面人身形略闪，电也似的来到了二人身前。

鲍无常只疑心他变卦，要向自己出手，惊得马上向后疾退了一步，寒声道：“你？”

蒙面人冷着声音道：“回去给我带句话，告诉姓吕的，让他见好就收，要不然，哼哼，要是再碰在我的手里，可就不会像今天这么便宜。”

鲍无常怔了一下，怪不自然地道：“听口气，怎么，你与吕老大有过交情？”

所谓“吕老大”指的是银冠叟吕奇，乃是对方四人一帮之首，蒙面人一开口提到了他，显然彼此曾经有过交往，鲍无常心里不无奇怪。

蒙面人摇头道：“那倒是不会高攀！不过姓吕的如果不健忘，应该还会记得，你只告诉他说，三年多以前在川北，我们见过，我对他算是相当客气了。”

鲍无常咬着牙点头道：“好吧，话我是一定带到，至于是不是能如阁下心愿，就此离开，鲍某人还不敢确定，咱们后会有期吧！”

说罢，鲍无常一双凌厉的眸子，转过来又向着一旁站立的马立等三人看了一眼，冷笑了一声，身形躬伸之间，有如箭矢也似的射了出去，只是交睫的当儿，已消失无踪！

马立等三人原为鲍无常惊得心慌意乱，及至蒙面人的出现，先后慑服了鲍、谢二人，这才宽心大放！待到鲍、谢二人落荒逃走之后，这才想到了眼前的蒙面人，正要向其拜谢救命大恩时，才发觉那个蒙面人也失踪了。可真有来无影、去无踪的人。三人明明记得一霎眼之前，他还就在面前，不过是交睫的当儿，随即无踪，三个人六只眼睛，六只耳朵，竟然没有一个是管用的，不能不说是怪事一件了。

暴敛猛如虎 盗匪四处起

麦家祠堂内设有一座草堂。过去这个地方是负责看守祠堂的老刘以及他的家人所居住的地方，后来因为地方公议，要设馆教学，临时把它改成了学殿，老刘全家只有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取代老刘住进来的，就是那位最有学问的关先生了。他名字叫关雪羽，的确是很雅致的一个名字。“人如其名”。差不多的时候，关先生都爱穿着一件清爽的白夏布长衣，永远都是斯斯文文，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说不出的裘带风高。

关先生的确学富五车，来了才不过短短几个月，这里的不少子弟，已然深受其惠，自动地送上束脩，即使在如此干旱的季节里，仍有不少的学生家长轮流送上茶水食物，这就使关先生很难为情地只得在这里继续住下来了。

关先生管教学生很严厉，那也只是在课堂上，放了学以后，他却立刻又变得很和蔼了，无论是大人小孩，都很乐意去亲近他。

穿过麦家祠堂的祖宗殿，迈过小小一条甬道，就可看见一排竹篱笆墙，那个学馆就设置在那里了。

草堂一间是教书上课用的，紧邻着一间舍房，那才是关先生下榻之处，虽是十分简陋的一个住处，自从关先生来了以后，内内外外却整理得很是清洁，尤其难得的是竹篱上的牵牛花，居然并没有全数都干死，望之仍然颇有绿意。

月色下，关先生踏着轻快的步伐，一路行走过来，穿过了祠堂的祖宗殿，一径来到了后院……

忽然他停下了脚步。

像是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，可不是么？他记得很清楚，自己出来的时候，学殿和房间里的灯，他是亲手熄灭的，而现在居然灯光还在亮着。

灯光是由那间上课的教室里射出来的。

这就更奇怪了，那间教室的钥匙一向都是由他保管的，谁又能开门入内，而且还点着了灯。夜已经很深了，半夜三更的谁有这个雅兴？

关先生远远地端详了一阵，继续向前行。这一次他脚下放得极轻，几乎没有带出一点声音来。

课堂内的灯光明暗闪烁着，待他走到了门前，才发觉那教室的柴扉似是半开着，显然是有人进去了。关先生再一次停下了脚步。

他似乎听见了一些声音，那是有人轻轻在翻动着书本的声音。

此时此刻，居然有人在此夜读，倒是前此未有过的事情。略微定了一下神，关先生即信步上前，推门进入。可不是么，正有那么一个人在据案夜读——坐在老师座位上的一个学生。那是一个标致的人儿——一身墨绿衣裙，秀发披肩，娥眉淡扫，面前虽然放置着一部书，她的眼神儿，实在却并不在书上。

其实打关先生第一次停下脚步来的时候，她就已经知道有人来了。

四只眼睛很自然地已经接触在了一块儿。关先生显然出乎意料之外，因为坐在自己书案上的这个人，并非是自己的学生之一，竟然是那位麦家的大小姐——麦小乔！

如此深夜，想不到她竟然会忽然来到了这里，不能不谓之怪事了。

“原来是麦姑娘！”关雪羽向着她抱了一下拳，“如此深夜姑娘有何见教？”

“那可是不敢当。”

麦家姑娘讪讪地由位子上站了起来。

“请既然请不动，说不得我这个懒学生，也只有上门来求教了。”微微一笑，却又绷住了脸，轻轻嗔道，“对不起得很，没有得到老师的允许，我就擅自进来了。”

关雪羽道：“姑娘你不用客气，这地方原是你们麦家所有，你大可自由来去。倒是我来得鲁莽，打搅了姑娘的文兴，这就告罪了。”一面说，关雪羽拱了一下手，即转身欲去。

“请慢走一步！”麦小乔像是冷冰冰地说了这么一句。

关雪羽道：“姑娘还有什么见教？”嘴里说着，他已缓缓地转过身来。

麦小姐微微一笑道：“也许是我的话说得太直了，得罪了你，你生气了？”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岂敢，姑娘，夜已深了。”

麦小乔一笑说道：“夜深了又怎么样？你难道不知道我有高来高去的本领？我来去自由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谁也别想知道！”

关雪羽低低地“嗯！”了一声，一时倒引起了对她的好奇，麦家小姐身负奇技的传说，他来此之前已经听说了，再说上一次在麦家花园也已经见识过了。

“姑娘身手，我上次已经瞻仰过了，如非是姑娘即时解救，我几乎为贵家护院误伤，多谢！多谢！”

一面说，深深向麦小乔打了一躬。

麦小姐侧过身子福了一福，算是回敬了对方一礼！

“你太客气了，”麦小乔说，“我看关老师你不但文章斐然，好像身手也很不错，大概也练过武吧！”

关雪羽怔了一怔，遂微笑道：“姑娘何以见得？”

麦小姐一双灵活的眸子在他身上一转，讳莫如深地笑了笑：“我不会看错的，我只是奇怪像你这样文武全才的奇人，怎么会来到临淮这个地方？”

“天下大旱，临淮尚能苟且偷生，难道这个理由还不够充足？”

“表面上听来好像是这样，但是对你这样的高人却不尽然，天下大旱，也不过是北边几省罢了，比这里好的地方多得是……”

麦小乔顿了一顿没有再继续说下去！

“这么说，姑娘是在下逐客令了？”关雪羽一派斯文地道，“是因为在下有所冒犯？”

麦小乔摇摇头说：“千万不要误会，我可是没有这个意思，今夜冒昧来访，的确是向你请教功课来的！”

“嗯……”关雪羽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，暗里却在盘算着，她竟然向我请教功课来了？是武功还是文课？如系文课倒也罢了，如果讨教武功，却又如何是好？

关雪羽正在思索着，麦小乔已微笑着道：“昨天我读到孟子与梁惠王篇中，有一段不大明白，要请教高材！”关雪羽这才放下下心来。

麦小乔道：“当中有一段，孟子问梁惠王：‘杀人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’曰：‘无以异也。’又说：‘以刃与政有以异乎？’曰：

‘无以异也。’这几句话要向你请教！”

关雪羽微微点头道：“姑娘你几句话问得很好。我想姑娘是在责备当今朝廷视饥民灾荒于不顾，一任赤地千里，遍野哀鸿，而无动于衷是吧？”

麦小乔轻叹一声，苦笑道：“正是这个意思。关先生你是有学问的人，你看看眼前这种情形，又能支持多久呢？现在皖省半境，已无寸草，而江南半壁，”却是稻米丰收，听说朝廷强征暴敛，缴收得很是厉害，为什么却任我们这几省灾民陷于饥饿而不顾呢？”

关雪羽黯然地点头说道：“姑娘心在百姓，实不愧侠义本色，这就是孟老夫子所说的‘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殍，此率兽而食人也’，看来天下将起兵凶，大难将要临头了！唉！”

麦小乔一惊道：“你是说明朝天下就要完了？”

关雪羽摇摇头，道：“不！它的气数还没有尽，看来这个烂摊子还要拖上一些时候……民穷而反，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不甘心受苦挨饿的百姓，都铤而走险而为盗贼，这就是为什么各地有这么多强盗的原因！”

麦小乔点点头道：“我明白了……”

关雪羽情不自禁地在一张木板凳上坐了下来，似乎暂时不想离开。

麦小乔一双剪水眸子，视向关雪羽道：“这次我离开九华，一路所见，到处都是盗匪，这些人杀人放火，无所不为，关老师你这么一说，倒像是罪不在他们，而是官逼民反了！”

“我不是说这个意思，”关雪羽冷冷地道，“那要看他们是怎么个反法了，反朝廷贪官则可，若杀无辜的百姓，使他们雪上加霜则不可，姑娘既然习得这么一身本事，这番道理，你自然是明白的了！”

麦小乔看了他一眼，点点头道：“这正是我所想的，今天晚上冒昧地来看你，听了这番话也算不虚此行了！”说到这里，她离座站起，似有离开之意，却又停下来，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在关雪羽身上转了一下，脸上微微现出一些笑靥。“那么，你的来意，是否也不是如此？”微微一顿，她脸上现出一抹桃红，“还有……这关雪羽可是你的真实姓名？”

关雪羽微微一笑：“你看呢？”

“这么说……我猜对了！”麦小乔道，“关需羽并不是你的真名字。”

关雪羽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我只是这么怀疑罢了！”她淡淡地笑着，“一个人隐姓埋名，必然有他非常的理由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关雪羽微笑了一下，未曾置答！

“好了，我不再问这件事了！”麦小乔低头寻思了一下，面若寒冰般道，“有一件事，我要向你请教，不知道你可曾注意到了？”

关雪羽深邃的眸子在她脸上转了转，已似乎猜出了她想要问的，“姑娘说的是尊府大门上的那个标志？”

麦小乔黯然点了一下头：“画的是一只展翅雄鸡！你也注意到了？”

“我看见了，画得很好！”关先生微微点头道，“这几天外面都在传说这件事，说是什么金鸡帮的人……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过！”

麦小乔摇摇头：“不是的，不是什么金鸡帮，那只是一个人的外号！”

“一个人的外号？”关雪羽缓缓站起来转向墙角矮几，由瓦壶里斟出半碗清茶，端起来双手奉上。

“姑娘请用茶。”顿了一下，他讷讷道，“这茶叶很好，去暑生津，只是凉了一点！”

麦小乔道了谢，接过来轻轻呷了一口，点点头含笑：“茶叶果然是好味道，我还是第一次尝到！”

提到了茶，关雪羽似乎兴致很高：“这种茶名叫‘三心茶’，是幽灵和尚送给我的，饮下去有清心降火之功，只可惜没有了，要不然姑娘倒可以拿回去一些尝尝！”

麦小乔微微一笑道：“你说的是幽灵寺的那个老方丈？我好久没见过他了！”

关雪羽含笑道：“就是他！”

“你们也认识？”

“几面而已！”关雪羽说，“因为抄经，与他结下了善缘，有时候闲着无聊，也偶尔上山去找他下几手棋，只是每一回都败在了他的手下！”说到这里他微微笑了，露出了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。

然而麦小乔对这些并不十分感兴趣。脸上隐现着一片轻愁，她想把话题转回到那只“展翅金鸡”身上，可关雪羽偏偏不给她这个机会。

“姑娘可喜欢下棋？”

“会一点！但不太精！”

“今天太晚了，改天倒要向你讨教一二！”

谈到了下棋，他意兴豪飞，接着又说了一些有关心得，麦小乔不得不听着！忽然一笑道：“那好！改天我来请教一下，今天确是太晚了！”一面说，她放下了手上的茶碗，站起了身子。

关雪羽道：“姑娘这就要走？”

“天不早了……”说着她移步而前。

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以令尊之昔日为人，是不应该有什么凶险报应的！”

麦小乔已来到门前，听见他这么说，倒是微出意外，她很想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心里的隐忧，毕竟双方交往不深，不便贸然出口。

忽然，她接触到了对方炯炯有神的那双眼睛，透过这双眼睛，似乎带给了她一种莫名的慰藉，一种震撼。“谢谢你……”她微笑着掠了一下头上的长发。

关雪羽没有留客的意思，麦小乔也不便多呆。对她来说，也许此行虽没有达到她预期的收获，反倒像是失落了些什么似的！在关雪羽炯炯的目神里，她忽然潜生出一种奇特的感觉，一颗心竟自在噗噗地跳着，脸也变热了。总之，这一切都是奇妙的。

当她再次回头的时候，关雪羽兀自站在门前，身后衬托着摇曳复昏暗的灯光，人影子长长拉在地上。这一霎，他给麦小乔的感觉是极其硕壮强大，不再仅仅是一个读书士子的那般“文绉绉”的感觉。

为什么？她可是说不清！

由暗处打量着明处，即使只有盏昏暗的灯，也已经够醒目清楚的了。

真奇怪，对于眼前的这个姓关的，从她第一次及第一眼看见他的那一霎，就留给她一个很深刻的印象，明明是一个平凡的读书人——一介寒儒，偏偏却又有异于读书人的那一种特殊的气质及风采，也就在那一霎，这个人给她留下了印象。

现在，当她立在沉沉的夜色里，再打量他时，那个潜在的印象，却更加深了。

“等一下！”关雪羽低声地招呼着她，“我送姑娘一程！”

“嗯……”麦小乔讷讷地说，“用不着！”

声音低得连她自己都好像听不大清楚，她原想说“用不着客气”，可是居然“言不由衷”地停住了。

关先生回身步入。

麦小乔站立在原处！

附近传过来几声凄惨的狗吠声，也许是饿狼吧。据说狗和狼都是这样的，当它们最饥饿最孤独的时候，会发出这种凄厉的啸天长吠声！

地下的枯叶在风里滴溜溜打着转儿，麦小乔这才发觉到，四下里一片宁静，各家的灯光，早都熄灭了，她复又听见由远而近传来的梆子点声，四更四点，敢情马立那个老小子又活灵活现地打起更了。

麦小乔不觉皱上了眉毛，她可不愿意让人家看见，黑天半夜自己一个大姑娘在外面溜达，更何况身边还多了个男人。

想到这里，她赶忙往前面暗影里凑了凑，就在这时，一片灯光闪过，关雪羽已站在她面前。

蓦然惊看，那人恰好在灯火阑珊之处。

麦小乔几乎吓了一跳。

手里提着棉纸灯笼，关先生颌首道：“来！”

说罢转身前导，岔入竹间小径。

麦小乔原想待他现身之后，道声谢，自己独自走了。对方这么一来，不容她多说，只得跟了上去。

在两行修竹对拱里，关雪羽踽踽独行，步履很快，似乎一点也不顾虑身后的麦小乔跟不上。事实上，麦小乔早已经跟上来了。

明月，繁星，澄空皎洁，何必再多上这么一盏碍手的灯？

然而麦小乔马上就明白了。对方这盏灯正在于显示他的磊落胸襟，很有点“不欺暗室”的意思。明白过来，眼前这个人就更可敬了。

竹梢子在风势里摇动着，却没有一丝儿凉意，人们并不会因为这阵风而稍有“旱象解除”的喜悦，反倒担心别是这阵子怪风，把好不容易聚集的云彩给吹散了。

践踏着地面上的干枯竹叶，麦小乔只觉得行速甚快，忽然心里一动，这才发觉到，敢情自己已经在施展着“草上飞”的轻功身法。虽然如此，较之前行的关雪羽，兀自尚有一段距离。

这个突然的警觉，令她暗吃一惊——这证实了自己早先的猜测果然不错——对方果然身上有功夫，只凭这身轻功，就罕能有人所及！

一只手平持着灯笼，另一只手轻轻牵着长衫下摆，关雪羽步履间一派轻松，看似无奇，步伐并不快，只是前进的速度，却快得惊人，直到麦小乔发觉到自己已施展了全力，兀自不能追上与他平行时，干脆她就站住不再前进了。

关雪羽的脚步竟然也停了下来，一盏灯高高挑起，大片光华映向麦小乔足前。

“由此前行，便是旧校场，府上也就不远，我就不远送了！”

麦小乔身形闪了两闪，忽然来到了他面前。她身法至为巧快，简直像是出巢的燕子。即使这样，当她身子方自站定，却发现关雪羽已移身七尺以外。

麦小乔最自负的便是一身轻功，然而今天却显然落于人后。眼前这个关雪羽真有些邪门儿！她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的轻功竟能到达如此境界，所谓“静如山、动如风”，“来去不染纤尘”，大概便是对方这般境界了。

她的惊诧与感觉，毫无掩饰地现之于目光，直直地看向对方。”你……真会装！”麦小乔忍不住夸赞道，“好俊的一身轻功！”

关雪羽微微笑了，没有着声。

“哼——”麦小乔半嗅着，道，“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从那天你来我们家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！你敢情是真人不露相呀！”

关雪羽道：“姑娘慧眼……但请心照不宣！”

麦小乔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！”

“感激不尽！夜深了，请回去吧！”

说话之间，远处的更声又自传了过来，仍然是四更四点，原来关雪羽走的是偏僻小径，打更的马立走的是大路，殊途同归，不久便会相逢。

对方既然已显露了身手，麦小乔正待乘机刺探，却又不愿意为人闯见，只得道了声谢，转身自去。走了几步，回身再看，关雪羽连人带灯，俱已无踪！竹间小径里微风轻起，片片竹叶随风打着转，此时此刻，真有几分夜的惆怅了。

风依然还在刮着，地面上的灰沙，一层层的被刮起来，刷啦啦打在窗户纸上。吊在殿檐下的两盏气死风灯，已经被吹灭了一盏，剩下的一盏，也被风吹得左右打闪，时而在高高荡起，时而滴溜溜打转。

当风迂回着掠向庙前长廊时，发出了像是吹哨子那般尖锐的声音，呼啸来去，其势可观。

仔细打量过天麻谢山、要命鲍无常两个人的伤势之后，吕奇的脸色透着纳罕，缓缓坐下来。

铁指开山乔一龙，一手掌着灯，一双眉毛紧紧皱着，回过头来向拜兄银冠叟吕奇冷冷一笑。“看来这件事透着玄，全身上下连个掌印都没有！这叫什么玩艺？”

吕奇鼻子里冷冷地哼着，一声不吭地由案头上拿起了旱烟袋杆，按烟、点火，很费了些事才吸着了。

一口口的浓烟由嘴里喷出来，他那双原本就不大的眸子忽然收成了两道缝，却于细小开合着的眸子里闪烁出灼灼精光，显示着这个沈邱四老老大——皖北黑道上翘楚人物的“瓢把子”，绝非浪得虚名，遇事够沉着，心思够缜密，绝非等闲人物。

日子久了，彼此的习性大家都摸得很清楚，就像是眼前，吕老大一吸上烟，眼睛一眯，八成儿准是遇上了难题，碰上了“扎手”的事。

事情的发生原因，原本就透着了些怪。

要命鲍无常，抱着拜兄天麻谢山，一口气来到了下榻的庙里，一进来就嚷着口渴，各人喝下去几口水，不容多说一句话，便双双沉睡了过去。

哥儿俩原是去李家打探虚实，便于日后下手行劫，忽然转回来变成了这个样，当然有原因。谢山胸衣和唇边还带着血，一看就知道曾经大口吐过血，哥儿两个都负了伤，那是毫无疑问，眼前的悬疑便在于此。

“瓢把子你看呢！”乔一龙纳闷地道，“别是中了毒吧！会不会是什么人下的毒手？”

“死不了。”

沉闷了半天，才吐出这么三个字，吕奇冷冷地说：“不像是毒，倒像是受了掌伤！”

乔一龙摇摇头：“不像，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痕迹可寻，什么掌这么厉害？”

“这你就外行了！”

吕奇“突！”地一声，吹出了烟烬：“据我所知，就有两种掌法，伤人不着痕迹！”

乔一龙怔了一下，正想出口询问，却听见榻上的二人之一发出了呻吟之声。

即见要命鲍无常翻了个身子，嘴里念着：“水，水……”

乔一龙端起了碗，正要过去喂他，吕奇止住了他。二人一并来到了床前，却见谢、鲍二人并头而躺，脚色赤红，谢山伤势似乎更较鲍无常为重，只是看上去，两个都像是已经醒转过来，只是在低声呻吟着。

银冠叟吕奇似乎由于方才的一番思索，已经略有所得，此时见状便不迟疑，只见他倏地抡起手上旱烟管，“噗噗！”两声，分别在谢、鲍二人前胸“心坎穴”上点了一下！

此处穴道关系至大，为全身三十六处重穴之一，一经点中必死无疑，眼前二人犹在伤痛之中，何能再当此一击？一旁观看的乔一龙目睹及此，禁不住吓了一跳。

谢、鲍二人原在伤痛呻吟之中，忽然受此一击，全都情不肉禁地发出了一声惊呼，双双睁开眼睛来。

说来奇怪，这一点之下，非但没有要了二人的命，却反倒把二人的痛苦减轻了，立时不再继续呻吟，却由两张渐渐由红转白的脸上，滚落下大颗大颗的汗珠。要命鲍无常眼珠子向着床前二人转了一转，霍地挺身坐起来。

乔一龙此刻已明白吕奇何以要施展这种重手法的用意。这时见鲍无常意欲开口说话，突地出手扣住了他右手脉门，摇摇头示意他不要出声。

鲍无常心里明白，点头答应，即觉出透过乔一龙的这只手掌，递传过来大股热流，一霎间，已传遍全身。乔一龙这才松开五指，转向天麻谢山，当下如法炮制，这才退身落座。

吕奇乃自点点头道：“你们可以说话了！”

要命鲍无常长长地发出了一声叹息，望着二人苦笑道：“栽了……咱们认栽吧！”

乔一龙厉声道：“是怎么回事，你倒是说清楚了！”

是时，榻上的天麻谢山发出了一声冷笑，脸色更是狰狞。

“栽？哼……咱们走着瞧！”紧紧咬了一下牙，谢山瞪着一双三角眼，只是冷笑不已！

银冠叟吕奇灼灼目神，盯着鲍无常，阴森森地道：“对方是谁？”

鲍无常摇了一下头：“天黑，他还蒙着脸，看不清楚，好像岁数不大。”

接着他又发出一声长叹，遂把所发生的一番经过道出，空气顿时显得异常沉闷。

“说实话，这是我行走江湖以来所遇见最扎手的一个人……”鲍无常脸上似有余悸，“是有两下子：就算我和谢老三一块儿上，也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乔一龙转过脸，看向吕奇道：“看来你说的不差，果然是为掌力所伤，什么掌法这么厉害，竟能够打散老三的铁布衫功夫却又不留下一点痕迹？”

在鲍无常诉说这番究竟时，银冠叟吕奇一直没有出声，像是陷于沉思。

听了乔一龙的活，他没有回答，却把一双闪烁着精锐的细细目光注视着鲍无常，冷冷地道：“这个人年岁不大吧，你可听出来他说话是什么口音？”

鲍无常想了想说：“像是有点南方的口音！”

银冠叟吕奇怔了一怔，脸色微变，衔在嘴里的烟嘴儿一时都忘了拿出来。鲍无常忽然想起道：“我差一点忘了，这个人与你过去像是有过什么过节！”

吕奇冷冷地哼了一声，烟从鼻子里蛇也似的钻出来，他几乎已经猜出是谁了。

一旁的铁指乔一龙却是透着纳罕，直看着吕奇，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吕奇这一霎像是陷入了沉思，一双细长的眼睛转向鲍无常：“你说下去！”

鲍无常喘了口气，样子像是很累。

吕奇冷冷地道：“不用急，死不了，你们的伤我能治，包在我身上了！”

乔一龙性急地道：“到底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
鲍无常倚着墙把身子坐正了，一张脸蜡也似的黄，冷笑道：“他要带句话给瓢把子，叫我们马上离开这里……”轻咳了一声，他喘息着道，“……说是三年前，在川北……川北……跟瓢把子你曾经见过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已喘成了一片，再也接不下去了。

银冠叟吕奇一声不吭地吸着烟，回忆起三年前川北的那件事。

那是件不为外人所知，极其痛心和不光彩的往事，至今想起来，还有些失魂落魄的感伤。一口口的烟徐徐由他嘴里喷出来，脸上表情几乎像是完全麻木了。

乔一龙，谢山，鲍无常谁都不是傻子，称得上都是老江湖了，眼前情形一看即知，不用说这是吕老大生平罕见的一件丢人现眼事情。除非是吕奇自己道出，不然谁都不便多问。

“水……”床上的谢山嘶哑着嗓子道，“乔老二你就行行好，给我弄一碗、一碗……”

乔一龙看向吕奇，意思在征求他的同意。

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，吕奇点头道：“给他们水……不要紧！”

一面说，他把烟袋杆子插在腰上，烟也不抽了。

“你们中的是‘无形掌’，看样子对方倒是真的留了情，要不然……哼哼，可就难说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他已来到天麻谢山跟前。谢山把乔一龙端来的一满碗热茶饮了个干净，脸上一颗颗麻子都其红如血。

吕奇寒着脸，翻开了他的眼皮看了看，哼了一声，又探手扣住了对方的脉门。过了一会，他松开手冷笑道：“只伤了些肺气，不碍事，养几天就好了。”当下又同样看了一下鲍无常，点点头道，“一样的，也是伤了肺气，比谢老三还轻！”微微一顿，他转向乔一龙道，“这种‘无形罡气’你可听说过？”

乔一龙神色一惊，颤声道：“他们中的是无形罡气？这就难怪了……难道来人是出自‘七指雪山’？”

提起这个怪异的名字，乔一龙显然吃惊不小！

吕奇冷冷地摇着头道：“很难说，还拿不准，但愿他不是的……”

“江湖上除了七指雪山那个神秘门户以外，谁还会这种功夫？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！”

吕奇冷冰冰地道：“青燕峰的‘燕’字门人物，辽东道上的那只老金鸡也都会这门功夫，也许名称并不一样，可是其理则一！”

乔一龙打了一个寒颤，缓缓点了一下头：“这就对了，来人敢情是辽东

下来的……难道是金翅子？”

吕奇又摇了摇头，冷笑道：“要是金翅子本人，他们两个还能活着回来？”

这倒是毋庸置疑，传说中的那只老金鸡，可是手狠心毒，只要出手，就绝不会留下一个活口。

“来人确是留了情！”吕奇黯然地说道，“绝不是老金鸡，而且，我们还见过他……”

这可就又扯上三年前，在川北的那件旧事了。

包括受伤的两个人在内，三个人六只眼，全部集中在吕奇脸上，倒要听听是怎么一回事。

银冠叟吕奇嘿嘿冷笑了两声，看着三人道：“说来也许你们都难以置信，到如今为止，我还没有摸清楚他是谁。”

乔一龙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大概是三年前万柳塘那件事吧！”

吕奇怔了一怔，略似奇怪地道：“你怎么会知道的？”

乔一龙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这件事，到今天为止，我还想不通。凭着瓢把子你那身功夫，几乎无往不利，每次回来，油水全部公开。偏偏三年前由四川回来，一个子儿也没见你的，接着就是一场大病，整整半年没有出去。”天麻谢山、要命鲍无常听到这里，也都记起了这件旧事，几只眼睛全都盯在吕奇的脸上。

对于吕奇来说，三年前的这件旧事，确是他生平引以为奇耻大辱之事，自以为事过境迁，不提也就罢了，想不到事隔三年，仍然还得公开。发出了一连串的冷笑声，吕奇那一张青皮寡肉的脸，看上去其色苍白，显然这是他一件痛心的往事。

“你说得不错！”吕奇冷冷地道，“三年前我确实是栽了个大筋斗，买卖没到手还不说，差一点连老命也赔了上去！你们现在大概也明白了，那场大病其实并不是病，是伤！”

两道灰白的眉毛不时地合拢又分开，显然这件旧恨一直都在他心里。

“这可真是应了‘强中更有强中手’那句老话了，你说咱们哥儿几个眼皮子底下一向瞧得起谁来着？”说到这里，这位一向自负为皖北地方黑道第一把高手的“瓢把子”，竟然也情不自禁地现出了气馁，他的目光随即转向榻上的谢、鲍二位，“比起我上一次来，你们两个可幸运多了！当然，”吕奇接下去道，“对方手下留了情，你们算是捡了两条命！”

他依然话里多有保留，未曾透露三年前所发生的那件事的细节，不过也差不多可以猜知一个大概，乔一龙等三人心里自然明白，也就不便打破砂锅“问”到底，再追问下去了。

“这么说，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？”乔一龙脸色忿忿地道，“光棍不挡财路，这位朋友未免太绝了一点吧！”

吕奇耐着性子，先向榻上的谢山、鲍无常告诫了一番调伤之道，一声不哼地过去倒了一碗茶坐下来。

乔一龙见他吭一声，心里更是气不过，大声道：“怎么办？咱们就眼看着被人骑在头上，老大，你倒是说一句话呀！”

他又转过来，向鲍无常怒声道：“这小子姓什么？”

鲍无常想了一想，点点头道：“好像是姓关！”

“关？”乔一龙摇摇头，“没听过这么一号！喂，瓢把子，你看这件事

咱们怎么办？”

吕奇惨惨地冷笑着：“这件事很简单，摆在我们眼前的，只有两条路，第一，甘拜下风，马上走人，走得越远越好，第二，哼哼……”

乔一龙一拍桌子道：“跟他干啦！”

吕奇冷笑着打量了一眼这个性情火暴的拜弟，叹息地道：“你还是忍下这口气的好。”

天麻谢山在榻上长叹了一口气，忽然想起了方才动手过招的经过，自己与对方比起来，简直一天一地，讲到动手，凭自己一身能耐，竟然连对方的身子也沾不上，不由得为之气馁！

“咱们认了吧！”他冷笑着说，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早晚我们还会见着他的！”

乔一龙转身看向鲍无常道：“老四，你说呢？”

要命鲍无常沉默了一会，摇摇头叹息不语。

乔一龙冷笑一声，又转向吕奇，大声道：“老大，你说吧。

你是咱们瓢把子，要是就这个样认栽，哼，以后可就什么也别谈了。你就说一句话吧！”

银冠叟吕奇叹了口气道：“再等等看吧，你不甘心，说不定他还放不过我们呢。”

活声方歇，却似由院子里传过来一丝异音，虽说声音不大，却已使四个人为之一惊！

铁指开山乔一龙原来就压着一肚子的斜火儿，不知道怎么发泄才好，聆听之下更不迟疑，身形略闪，已来到了门前，陡地拉开了风门，足下一顿“嗖”地纵身而出。

鲍无常忍着身上的不适，一咬牙挺身站起了，谢山伤势远较他为重，欠了一下身子，竟然无法下床。吕奇伸手按住了他：“你们给我好好呆着，天塌下来都有我呢！”

风门再开，乔一龙去而复返，带进了大股的风，桌上的两盏灯，顿时熄灭！

“瓢把子，咱们……完了！”

乔一龙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摸着黑抽出了他的“紫金刀”。吕奇抓起了他轻易难得一用的兵刃“蛇形剑”，双双闪身门外。

当空是一轮皓月，流光四射，即使没有灯，这附近的一切也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乔一龙在前面带路。忽然他站住脚，指着前面暗处站立的一人。

吕奇眨了一下眸子，打量着这个人，认出来是自己手下的一个弟兄飞天蝎子张元化。

两个人先后闪身，来到这人前面。

张元化的身子有如泥塑木雕一般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瓢把子，咱们是遭人暗算了！”

乔一龙一面说，“吧嗒！”一声，亮着了手里的火折子。眼前这个张元化，就看得更清楚了。张着嘴，瞪着眼，脸上青筋暴露，敢情是被人给点了穴了。

身子一动也不动。妙在张元化一双脚为之竖起，只有足尖着地，竟然立地下倒，这种情形似乎只有一种可能，即当时他正预备腾身跃起，在即将纵

起的一刹那，被人点了穴道。

当然，被人点了穴的滋味一点不好受，以至于从他半张的嘴里淌下来半尺来长的一道哈拉子（口涎），那双眼珠子兀自在骨碌骨碌乱转一通！

火光闪烁着，二人就着光打量着他的脸，只见对方前额正中心两眉间有一个不深不浅的小小穴孔，其间嵌着一枚小小银丸。

吕奇倒抽了一口冷气道：“好厉害的暗器打穴手法！”

乔一龙是暗器高手，一手“捻指金钱”方圆百里内外罕有敌手，然而当他目睹着张元化眉间所中的这枚小小银丸时，竟然不禁暗自吃惊！

妙在张元化所中暗器的这个部位“祖窍”，为人体最致命的要穴之一，一经点中，必死无疑。观诸眼前的张元化，显然还是活的，妙在这枚小小银丸所加诸的劲道，敢情恰到好处，浅一分则不足，深一分则丧命，只在这“适中”位置，当可足足显示出来人的高明手法了。

一阵风吹过来，张元化身子由于只有脚尖着地，由于他身形所保持的位置，很难平衡，看来如“风摆残叶”却偏偏立地不倒！这其中显然又另有一番学问了。

乔一龙真力内聚，一伸手，直向对方张元化的背上拍去，施展出“气炸”手法，想为对方解开穴道。

银冠叟吕奇方自看出了一些眉目，见状大吃一惊，待欲阻止，已是不及！

只听见“波！”一声，乔一龙的手掌已拍在了张元化的后背之上。中掌的身子，一阵子大摇，忽然脸上现出了一阵极为痛苦的表情，紧接着即见由其眼耳鼻口七孔之内，分别淌出了一缕鲜血！

真力一散，张元化的身子也就“噗通！”倒了下来！

“啊……这……”乔一龙简直吓傻了，一面俯下身来，火光照处，张元化面如金靛，试试口鼻，气息已无，敢情是死了。死人谁都见过，必然是僵硬僵硬的。张元化的尸体却是软软的，有如一摊烂泥！

“这……是怎么回事？”乔一龙看着吕奇，只是发呆！

吕奇心里何尝不希罕？只是他到底见多识广，眼前这种情形，倒也并非无闻，心里越加的知道，今夜自己可是遇见了厉害的对头了。“哼，咱们再瞧瞧去！”说完这句话，吕奇已腾身而出，向着“大殿”纵去。

大殿里窝藏着他们此次同行的十六位兄弟，已死的张元化只是其中之一。

乔一龙眼尖，忽然又看见了一些什么。

嘿，第二个直立不倒的人影。

可不是，和前面死去的张元化一个样，直直地站着，敢情一样地叫人给点了穴了。

张元化是一双脚尖着地，这个人却是一副“夜战八方”姿态，跨着弓箭步，手里的“鬼头刀”才抽出一半，还有一半在刀鞘子里，一副咬牙切齿模样，就这样叫人给制住了。

和张元化一样的这人也是两眉之间嵌着一枚小小银丸，其深浅模样，一如死者张元化，脸上青筋暴跳，一双眼珠子怒凸着，在眶子里骨碌转个不休。

吕奇一声不吭地打量着他，乔一龙也不敢再轻举妄动。这人姓周名天，绰号鬼影子，与张元化一样，同为吕奇等四人一伙之得力手下。

情形很明显：鬼影子周天与飞天蝎子张元化二人一伙出来放哨，不幸双

双都叫人给点了穴。

吕奇紧紧咬着牙，嘴里不吭声，心里哪能平静得了，只是还能勉强沉住这口气罢了。

铁指开山乔一龙哈哈一笑，正想揽臂把这个周天夹起来同行，却被吕奇制止住——

“慢着，”吕奇向着他摇摇头，“还是让他站在这里好了，走！”

二人双双来到庙堂大殿。

里面还散着微弱的灯光。自从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响马强盗来到这里以后，连菩萨也遭殃，一袭黑布遮住了金碧辉煌的菩萨金身，神案上的长生供奉、香烛，全数一扫而光。十几个充满邪气的汉子，就在这里住下了，夜来鼾声如雷，汗臭熏天，菩萨有知，也含恨天上了。

吕、乔二人快步来到殿堂，还没有进去，就已经发觉到不对了，双双停住了脚步。

除了莫名其妙的这阵子风，带过来一些干枯的树叶，小石头子儿霎时移向地面的刷刷声之外听不见别的声音。

十几个大汉没有一个打鼾的，也算是怪事。

两扇殿门，吱呀着敞开了又合上，敢情是虚掩着。看到了这里，吕奇几乎已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。轻轻发出了一声叹息，随着吕奇掌挥处，两扇殿门顿时敞了开来。

殿门方开，吕、乔二老已双双抢身而至，为的是里面果真有敌人，在措手不及之下，也不能对二人猝施杀手，况乎两个人纵进来的身子，一经入内，倏地向两下分开，身法之快，仿如出巢的一双燕子。

大殿里原就有几许阴森，怪怕人的。灯光本来就暗，再加上这些“活鬼”一点缀，可就更吓人。瞧瞧吧，十几个大小伙子，有趴着的，站着的，蹲着的，有伸胳膊的，有抬腿的，有光着脊梁的，还有裤子才穿了一半儿的，就像是戏台上“十八罗汉”刚刚出场亮相的那个模样，数一数，十四条大汉，一个不少，敢情没一个会动弹的，都叫人给点了穴，活僵尸似的，都给定住了。

最令人吃惊的，还有一个吊在半天空的！

这家伙一手攀梁，一手拿刀，活像是一只长臂猿猴，妙在他那只手正好攀在大殿横梁上，有如挂钩也似地挂在了天空。人还活着，但这个罪可就受大了。这番模样，有如“十刹恨海”里的“众家生相”，乍然入眼，真由不住连身上的鸡皮疙瘩都给吓了出来。

吕奇、乔一龙这两个刀口舔血、杀人不眨眼的黑道魁首，看到了这景象，竟然都为之面色惨变，吓得呆住了。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十四条汉子，不论是怎么一个姿态：半天空吊着的，在地上的，背着身子的，仰着身子的，趴着的，站着的……谁也不例外，每人前额两眉间的“祖窍”地方，都嵌着一枚小小银丸。

由于出手劲道不大，半嵌半露，在微弱的灯光之下，闪烁着点点银芒，像是一串小星星。

“噢……………”

银冠叟吕奇半天才吐出了一口热气儿，乔一龙更是半身发凉。

所谓“行家出手，剃刀过首”，剃头刀子由头上刮过去，该是一个什么滋味？自然是令人提心吊胆。两个血里半生打滚的黑道人物，在目睹这一幅

“众生相”之后，自然心里再清楚不过。不用说，自己那两手功夫，无论如何，在眼前是再耍不开了，这个架可就难打了。

大殿里光影婆娑，原就有几分阴森，再加上这番陪衬，更是吓人。强自镇定了一刻，吕奇才缓缓迈开步子，乔一龙也跟着醒了过来。两个人在“十四生相”之间穿行了一遍，彼此对看着停下了脚步。

所得到的结果是，这十四个人都还活着，毫无疑问是被人点了穴，致使原因却又必然与每人前额所中的那枚小小银丸有关！

由于有了方才飞天蝎子张元化致死的经验，两个人自然不敢对眼前这些手下再轻举妄动。

“瓢……把子，”乔一龙像是闪了舌头，“这算是怎么……回事？咱们……”

吕奇方要答话，虚掩着的两扇楠木殿门，忽然“吱呀！”一声又敞了开来。这一次可不是被吹开的。一个人就在殿门方启的同时，现身眼前。灰白的一张尖削脸，吊梢眉，青皮寡肉，个头儿偏高了些，身上那袭衣服却又偏短了些，露出了青白青白光赤赤的那截瘦腿，大脚板上踏着一双芒鞋。此时此刻，这个人忽然显身，可真叫“邪门儿”，纵然不是鬼，也当他是鬼了。乔一龙打了个寒颤。吕、乔二人一左一右，再一次施展“燕子双飞”的身法，向两下里分了开来。吕奇落上了神案一角。乔一龙却闪身在一尊菩萨身后。吕奇的兵刃“蛇形剑”已掣在了手上。“相好的，这叫什么家伙？格老子，你倒是说说清楚！”心里一急，吕奇把四川的家乡土话都掏了出来。

眼前这个尖脸汉子，阴森森地笑着，一双小眼睛骨碌碌在两个人身上转着。“你们大概就是这里的头儿了？”声音很古怪，像是踩着鸡脖子似的，是个“左嗓门儿”。他眨了一下眼睛，又接着道，“谁姓吕？”

吕奇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点头道：“老夫……就是！”

尖脸人阴森森地一笑，露出了白森森的一嘴牙齿，“好得很，我们找的是你！”眼睛接着向乔一龙一转，“那么你就是乔一龙了！”

乔一龙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不错，足下是……”

尖脸人鄙夷地向着乔一龙瞧了一眼，并没有答理他，一双绿豆眼随即又转向吕奇，耸了一下肩膀，“没什么说的，你们两位跟我来一趟。”说完话，自己二话不说扭身向外走出。

吕奇、乔一龙彼此互看了一眼，心里大是纳闷。对方却已踱出门外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是眼前唯一的一条线索，不盯着他盯谁？吕奇、乔一龙互看一眼，显然大有用心，当下双双快步跟出。

尖脸汉子似乎认定了对方非跟着自己走不可，头也不回地一径向前行，吕、乔二人不得不加快了脚步。他们是老搭档了，像配合出手这一类的事，根本用不着事先商量，方才互相对看一眼，已取得了默契。尖脸人迈步在前，他们两个人却是左右各一尾随在后，惟恐遭到对方的暗算，虽说是跟着，却不敢靠得太近，双方间隔着丈许左右的距离，一旦动起手来，可有缓和之机！

步出了大殿，踏过了一条长长的水磨砖甬道，来到了一片院落。

远远地，看见了那里悬挂着的一盏六角风灯——这盏灯的式样十分别致，不像是庙里原有的。

巧织天星掌 慑服两剧盗

这是一处偏院雅舍，向为本庙方丈所居住。自从庙里失去了香火，地方上闹旱灾，庙里的和尚受不了没有布施的日子，纷纷走散一空，到别的庙里挂单去了，只剩下老方丈独自一个人还呆在这里。老和尚法号“一鸣子”，今年七十多了，因为一个耳朵聋了，所以才取了这么个法号。除了他以外，还有一个火房里烧火的头陀，人家都管他叫“瞎头陀”，其实他只不过是瞎了一只眼而已。

这一聋一瞎含辛茹苦地居住在这里，真是十分难得了。

吕奇、乔一龙一路跟着前行的那个尖脸怪人来到这里，心里颇感奇怪，不知道对方把自己二人引来老方丈处又是作何打算？渐渐地，越来越远，看得更清楚了。月光由干枯了的丝瓜藤架上穿射下来，照见了两个人——聋方丈和瞎头陀。吕奇心里更是大惑不解。可是当他再走近一些的时候，一番疑惑便不由顿时为之瓦解冰消。敢情那两个和尚，同自己手下兄弟并无二致，也都叫人给点了穴了。

尖脸汉子一径前行，来到了精舍当前，回身向二人看了一眼道：“候着！”即大声向舍内报道，“回凤姑娘，姓吕的跟姓乔的都带来了。”

“叫他们进来吧！”声音够亮、够脆，显然发自少女！

尖脸汉子答应了一声，回过身来向着二人龇牙冷笑道：“你们可听见了？我家姑娘传你们进去呢，可小心着点……”

吕、乔二人这就更糊涂了，糊里糊涂地被带到了这里，对方尖脸汉子这么一吆喝回报，自己二人简直成了“人犯”了，两个人心里那份不自在可就别提了。

已经是一头雾水，够解不开的了，忽然又加进来一个“凤姑娘”，这就更不着边际了。

“哼哼！”吕奇不甘受辱地连声冷笑着，一时却又不知用什么话来反驳对方，既然已经来了，就见见这个“凤姑娘”是何方人物。

尖脸汉子上前一步，伸手把竹帘打起，斜过眼道：“二位请吧！”

吕、乔二人交换了一下目光，乃自迈步向禅房步入。吕奇在前，乔一龙在后。就在吕奇的一只右脚方自跨进门坎儿时，迎面蓦地传过来了一阵子压迫之感。紧接着迈入进来的乔一龙立刻也感觉到了。

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，像是冲体而来的一阵强风，偏偏却没有风的形势，只是一种静势之中的压力——强大的压力。

吕、乔二人半生在黑道里打滚，什么打杀的阵仗没有见过？偏偏眼前的这番感受，却是有生以来第一遭，前所未见，不禁大是惊惧！当然，随着这阵子无形力道的强大压迫感觉之后，紧接着他们就看见了眼前的那一位“凤姑娘”。

在他们两个的想象里，这位凤姑娘说不定是如何一副凶悍模样，事实上却是大谬不然。对方敢情是一个极具姿色的美貌少女。

这间禅房里虽然燃点着一盏纱罩青灯，但是光很暗，这位姑娘偏偏又坐在背光的角落里。身上穿着一袭淡色长衣，这位姑娘留有一头长长的秀发，黑亮如漆，用一条金色丝带紧紧扎着，甩向前肩。她眉长目清，鼻直唇红，端的是一副美人坯子，只是给人以“冷艳逼人”的感觉。

面对美人的一霎，很多人都会想入非非，然而这位姑娘却别具有一种不

容你邪思的气质，尤其在她注视着你的时候，除了“恐惧”之外，不容你有所遐思。

那阵子凌人的无形力道仍然继续着，显然发自对方这个姑娘坐处。

吕奇、乔一龙虽然不识这是一种什么功力，但是凭他们在江湖黑道上多年打滚的经验，却可以断定出这是一门厉害的内气功力，至于是不是他们方才还讨论过的“无形罡气”可就有待证实了。

吕、乔二人一上来就震于对方的气势，失去了主动，此刻面对着这位凤姑娘，已是锐气尽失，自知无能为力了。

“凤……凤姑娘么……”

期期艾艾地说出了这几个字，吕奇和乔一龙情不自禁地拱了一下手，便彼此对看着，静待对方发落。

“你们的情形我大致都知道。”凤姑娘说，“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死路，一条是活路，就看你们决定走哪一条了！”一面说，她那双闪烁着精光的眼睛，静静地由吕、乔二人脸上转过，冷艳的面颊上竟是不着丝毫表情。距离她所坐的那张红木座椅前不远，有一张方几，几上搁着一口修长的剑，剑锋虽未离鞘，却已含有凌厉的杀机。

一上来就被对方莫名其妙的问话弄糊涂了。吕奇于咳一声，抱拳道：“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还请说清楚一些……”已经够清楚的了，你是聋子吗？我问你们是想死还是想活，这还不明白？”

吕奇碰了个钉子，心里大不是滋味。

乔一龙忍不住哼了一声，寒声回答道：“想死是什么，想活又是什么？还请说明。”

长发姑娘说：“想活就乖乖地听话，要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；想死就简单得多，只要说一句，我担保你们走不出这间禅房！”

相处片刻，无所异动，吕、乔二人的胆子可就大多了，聆听之下，乔一龙忍不住“嘿嘿！”地冷笑起来。他才笑了两声，即见对面冷艳姑娘娥眉乍挑，一声清叱道：“该死！”

随着这声清叱，纤手猝扬，不过是虚晃了那么一下，却传出了“叭！”的一声脆响，乔一龙脸上已着了重重的一掌！

虽说是“隔空”而发，这一掌的力道可是不小，乔一龙身形一踉，差一点坐在地上，黄脸上立刻肿起老高，清晰的现出了五道指痕印子。

乔一龙生就火爆性情，平素最是自负，当着拜兄面前，这个脸他可是丢不起。由于方才来时已存了仔细，暗自在掌心里已扣下了一枚金钱，见面之后震于对方的威势，始终不敢轻举妄动，现在当面受辱，便自顾不了许多。借着踉跄的身势，只见他身子倏地向外侧一翻，右手扬处，借助拇食两指搓动之力，“嘶！”的捻出了一枚金钱！

正如同他这枚金钱上所铸的“铁指老乔”四字一样，乔一龙这一手捻指金钱上确实功力不弱。

在那一声尖锐的破空声里，这枚金光闪烁的钱镖，已飞到了长发少女脸前。危机一瞬间，即见对方素手倏扬，“铮”然作响声中，那枚亮光闪闪的大号金钱，已拿在了她的一双纤细玉指之间！乔一龙一惊之下，这才发觉到自己“恶运当头”，于是把一心横，横竖是一死，干脆与对方拼了。当下怒吼一声，右脚力点之下，施了一个虎扑之势，霍地直向着长发少女身前扑来。他身子乍冲前进之时，才感觉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。由于对方少女一上来所

发出的无形气招，仍然并没有撤离，不动还不能十分觉出，这一前袭，才发觉出阻力极大，把他前扑的势子，大大为之缓和。这么一来，便给对方从容出手的机会。

随着这位凤姑娘纤指指处，传出了尖细的一丝异音，有如一缕银丝那般光华闪了一闪。“铁指开山”乔一龙来得猛，停得也快。他原是一个虎扑的势子，双手十指箕开，待以自己所擅长的“铁指”功力，向对方少女双肩上抓去，不想一双手才探出了一半，即为对方绝世手法所制。

随着长发少女纤指指处，乔一龙身子霍地定在了当场。那一丝银光，敢情发自长发少女晶莹透剔的指甲之内，不偏不倚正中在乔一龙前额眉心之间，就和先前所见各人并无二致！

长发少女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，对于乔一龙那般凌厉的扑杀之势，显然无动于衷。

一旁目睹的银冠叟吕奇却吓呆了。

事实证明了一切，那满院满屋的“活死人”，一个个泥塑木雕的造型，敢情都是出自此人的杰作。

一个年纪轻轻的妇道人家，竟然能有这般不可思议的功力，简直令人“震惊”了。

长发少女冷峻的目光，这才由乔一龙的脸上缓缓移向吕奇，后者在与她目光接触之下，好似陡地从梦中惊醒过来。“啊——”吕奇为之后退一步，惊惶地道，“姑娘，这又为……何……”

长发少女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你的这位朋友连同你方才所看见的那些人，都已被我的‘巧织天星’手法点了穴道。这种手法，当今天下，除了我父女之外，还没有听说过有谁能够解救得开！”

“巧织天……星手法……”这个奇怪的名字，吕奇是第一次听说过，神色上更见希罕。

“你不知道么？”长发少女起先觉得有些奇怪，可是随后也就明白过来，她点点头道，“怪不得……”却也没有说出“怪不得”这三字的原因。

“那么我告诉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长发少女的语气略见缓和，但神色依然冷若冰霜。“这是一种至今仍不为中原武林所知的手法，”长发少女吐字清晰地道，“你不要小看了那一粒小小的银丸，上面却注满了我所加诸的内家真力，银丸只要一离开他的身体，也就是这个人丧命之时。”

吕奇在一阵惊吓之后，总算明白过来了。“哦……我明白了……”吕奇沉着脸道，“姑娘是说这些人所以还能够保持着站立的姿势，全因为姑娘所出的银丸之内的真力所维系，一旦银丸一失，也就是真力涣散之时，自当丧命黄泉，是也不是？”

长发少女淡淡地道：“对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接着她冷冷一笑，接下去道：“你既然明白这个道理，我就再告诉你，这些银丸至多在这些人身上一维持十二个时辰。时间一过，银丸会自落，这些人也就非死不可，如果有人妄图解救，一经着力，他们也必七孔流血而死，这一点你当然也会明白的。”

吕奇没有吭声，也当然明白，刚才手下张元化七孔流血而死，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
长发少女冷峻的目光，再次逼视了过来。“怎么样，我就等着你的回话了，”她冰冷冷地说道，“是死是活，全在你的了。”

银冠叟吕奇当然不是傻子，对方少女这般身手已经说明了一切，除非自己真的想死，否则还有什么好说的。吕奇当然不想死，虽然活着也是很窝囊。“哼哼……”他冷笑着，脸色如土，面上浮满了一层虚汗，尴尬地道，“还有什么好说的，姑娘就吩咐吧。”

长发少女那张美丽的脸上，微微有了一些笑容，掀起的唇角，显示白洁的牙齿。

吕奇虽非好色之人，却也由衷地感觉出对方的“美”——惊人的美。

他一生睹人多矣，女人也见过不少，如就记忆所及，却没有一个能与眼前这位“凤姑娘”相提并论。然而，这也只是一霎间的感觉而已，当他转念到对方那般冷酷的身上，举手间制人以死命的杰出手法时，便再也引不起遐思之兴了。

“我早就知道你不会想死的！”凤姑娘抬起一只纤纤细手，摸捋着她甩向前肩的发束，“只是你的眼神却告诉了我你别有所思。”

“是么？”吕奇声音压得特别低，似乎生怕一出声，就能让对方看破了行藏似的！他又存着什么心？

“我知道！”长发少女锐利的目光，针也似地盯着他，“你的武功远比你手下这些兄弟高明得多，对于我你还不大服气，想要找机会出手报复，可是？”

吕奇不由为之一惊，摇摇头道：“老夫不敢！”

“不要口是心非，这样吧……”

长发少女微微收拢了目光，注视着面前的他：“你可以试试，我保证不伤你就是了！”

吕奇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这——老夫不敢！”

“不要紧，我让你三招，三招之内，我不但不还手，而且我不会离开这张椅子的！”

“这……姑娘说的可是真的？”吕奇禁不住心动了。他有一套厉害的手法——“闪电手”，厉害就在头三招，偏偏对方姑娘正好就让三招，倒是机会难得，聆听之下，不禁为之心动！

“当然是真的，”长发少女声音异常的平静，“可是只三招，你记着！”微微一笑，她接着又说，“你也不会再有第四招出手的机会！”

“哼！”吕奇抱了一下拳，“这么说，恭敬不如从命，老夫冒犯了！”话声一落，他陡地腾身而起，双掌箕开着，鹰爪似的十根手指头，直向着对方长发少女头顶上力抓了下来。

既名“闪电手”，当然是以快速而著名！

银冠叟吕奇一出手便见不同，这一手“大力金刚爪”，一旦为他抓上了，哪怕是石头也能立成粉末。

长发少女冷冷地哼了一声。

吕奇的双手看着已触及了对方的发梢，就在这一霎间，长发少女当然将身子偏了一偏，下身不动，仅仅是骨盆以上，整个上躯的移动！

吕奇招式已经用老，再想收手已是不及。“呼！”疾劲的掌风里，他的两只手擦着对方的发际落了下去！吕奇鼻子里怒哼一声，接下去双足下落。对方既已说明了明让三招，便无后顾之忧，是以这第二招“十字摆莲”施展得便更为紧凑。足下向前用力一挺，吕奇的两只手交叉着向当中一揽，这一手较前一式更为厉害，双方相隔的距离是如此之近，长发少女既是有言在先，

不离开身下坐椅，倒要看看她如何躲得过这一式贴身的杀手！

事情竟是如此的微妙！

对于眼前这位“凤姑娘”来说，似乎没有办不到的。随着吕奇猛然兑挤过来的双手，长发少女身子霍的向后一仰，硬硬地将脊梁折了过来！吕奇的这一手“十字摆莲”，可就又走了个空！吕奇不待招式用老，一发现有变，霍地改横为直，接下去的“野马分鬃”一式，更是力道十足！吕奇数十年所练内功精湛，这一式“野马分鬃”里揉合着“碎马功”，指掌相接之下，长发少女全身皆在其力道控制之下！然而，他立刻就觉出发自对方少女身上的劲道，不容他期功过甚，两股力道交接之下，发出了“砰！”地一声脆响，吕奇的一双手，已禁不住高高地弹了起来，劲道之猛，与吕奇下击之力显成正比。如此一来，吕奇显然可就有些吃受不住了，等于自己向自己全力一击！说来确是匪夷所思！

总算吕奇身手不弱，借着穿身而起的一个快速势子，他的两只手已搭向空当横梁，力道之猛，使得手上梁柱子发出了咯吱吱一阵子响声。

却在这时，一口冷森森的宝剑，已经逼在了他的咽喉上，他的眼睛，同时之间也接触到了对方长发少女的那充满了冷酷杀机的一双眼睛！

吕奇倏地怔住了。

事实上对方少女那口剑距离自己甚远，只是冷森森的剑气，却显然发自对方剑尖之上，在彼此距离七尺之外，直直地射向吕奇咽喉部位！

当然，此时此刻，长发少女如想杀吕奇是易如反掌，只消顺势向上一送宝剑即可。然而她显然还不想这么做，她并不想就此杀了他！

就在吕奇一惊之下，耳听得清脆的一声金铁交鸣，长发少女那口长剑已插入鞘中，显然只是给予对手一个警告，警告吕奇三招已过，不可妄动。

宝剑入鞘，吕奇也就在半空中飘身落下。

四只眸子再次交接之下，吕奇端的锐气尽失，再也无能也无胆轻举妄动了。

长发少女用冰冷的口气说道：“你可服了？”

吕奇一张脸，涨得通红。他生平虽然也曾经几次败仗，只是比较起来，这一次却令他最感羞愧丢人，若非有所顾虑，真恨不能一头撞死算了！

然而，即使没有那些顾虑，“死”也不是容易决定之事，所谓“自古艰难惟一死”，“好死不如赖活”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又有哪一个甘愿寻死！

一鼓作气之后，却没有死成，银冠叟吕奇便“惜”起“命”来了！

长长地发出了一声喟叹，他什么话也没说，脸上无限气馁。

“说吧！”他已完全屈服了，“你为什么还要留我这条命？”

长发少女冷冷说道：“当然有理由，因为我要你活着！这道理很简单，就好像我如果要你死，你一样也活不了，你明白不？”

问了等于不问，吕奇心里的懊丧可就不用提了。

“这么说，姑娘对老夫这一干人，是有所差遣了？”

“那也不一定！”一面说，长发少女已缓缓由椅子上站了起来。

吕奇一时呆若木鸡，心里是“十五个吊桶打水”——七上八下，简直弄不清对方究竟是在闹什么玄虚。既然留着自己这一干人的活命，当然是有用，却又不直说，这算是怎么回事呢？

长发少女由椅子上抓起了那口长剑，显然意欲离开。

吕奇见状可就忍不住道：“姑娘请留步。”

长发少女站住了身子，微微嗔道：“你和你的手下各人，今后不许离开这北帝庙一步，有什么事时我自会叫人来通知你们！”

“这……”吕奇苦着脸道，“解……药呢？”

长发少女一笑道：“我还以为你忘了呢，接着——”话声出口，陡地一物由她手上飞起，直向吕奇面上飞来。这一次吕奇存了仔细，双手一拍，已把来物夹在掌间——敢情是一个雀卵大小的粉红色纸包。

“这……”吕奇讷讷道，“只有这么一点？”

“已经足够了！”长发少女冷声道，“泡在茶里，一人只能用一滴……”

“一滴？”

“不错！”她的口气冷峻，“多一点可就要了你们的命。你要记着，不是吃，是点在眼睛里。”

吕奇由不住打了一个寒颤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可是像这样的解毒法儿，却是他自出娘胎以来第一回听过，也算是奇闻异事了。

“承情之至！”吕奇忽然想起，上前一步，抱拳道，“还没请教姑娘大名……刚才姑娘似曾提到了尊大人，令尊又是……”

长发少女轻轻哼了一声，摇摇头道：“你不必知道这么多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顿住，却又展颜一笑，露出了洁白整齐的牙齿。

“我的名字是很不吉利的！”她挑动着那双细细的长眉道，“谁要是知道，谁就得死！”

吕奇为之一怔。

长发少女道：“这个天底下知道我真正名字的人，大概不出三个。”吕奇忙问：“他们都还活着？”

“不错！”她接下去道，“可是他们大概也都快死了！”

“可是，你，凤姑娘？”

“对了，”长发少女点了一下头，“这就是你仅能知道的，只管叫我一声凤姑娘就是了，别的你就别管了！”

吕奇算是一方之霸了。除了当年在川北吃过一次亏，终身难忘之外，眼前是仅有的一次。

奇怪的是，对方这个姑娘年纪轻轻，除了武功高不可测，耐人寻味之外，最奇怪的是，她似乎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功能，令人望之生畏。这种感觉透过她的一言一笑，于无形之中自然令你生出警惕，在她杀招频动之时，似乎无须借助行动来表达，你也能猝然间领略尽致，因为这种以无形威仪服人的情况，却是他以前所不曾领略过的。

随着凤姑娘前进的身子，那扇禅房的门霍地自行敞开了来——先时领着吕、乔二人前来的那个尖脸汉子就站在门前！迎着凤姑娘步出的身子，尖脸汉子执礼颇恭地弯下了身子。凤姑娘的眼睛却没有注视着门前的一老一少两个和尚——老方丈“一鸣子”和那个瞎头陀。一个弯着腰，一个拧着脊梁，双双都叫人给点了穴！“唉！罪过，罪过！”凤姑娘看见了他们，才像是忽然想起来，居然把他们两个忘了。尖脸汉子龇牙笑道：“不劳姑娘费神，这两个秃和尚就交给小的吧，碍手碍脚的，送他们回姥姥家去算了。”

“胡说，”凤姑娘嗔道，“人家是出家人。咱们杀的人已经够多了，就为我积点德吧。”

尖脸汉子躬下身子口中忙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“怎么处理他们呢？”凤姑娘眼珠子转了一转，“这个地方留不下他们

了。你招呼着，等他们醒了以后，每人给五十两银子，叫他们走路吧。”

“是——”尖脸汉子又应了一声，正待转身，凤姑娘又皱了一下眉说：“这样也不好。”

“是呀，”尖脸汉子上前一步，“万一他们嘴上不稳，说出了咱俩……”

凤姑娘轻叹一声扬了一下眉毛，想到了她此行所负的使命，不容她心存慈悲，也就狠下心来。

“你……你就看着去办吧！”

“是，姑娘，”尖脸汉子苦笑着，“你就放心吧，老爷子既然叫小的一路侍候着姑娘，那就错不了。”

凤姑娘终于硬下心来，点了点头说：“那你就张罗着布置一下，还告诉姓吕的，叫他们好好听话，咱们错待不了他们，要是……”

“你放心吧，天可是够晚了，姑娘……你……”

“不关你的事，我出去走一走，就回来。”

尖脸汉子还想再说什么，看见姑娘那凌厉的眼神儿，即不敢再多说了。

拔刀防巨寇 揭秘震群雄

四位名捕之一的排云翅王子亮终于不辱使命地回来了，跟随他一起回来的另有一小队神机营的枪手。一共是十二人，却只有六杆子火药抬枪。

金刀震九州阮大元的意思，本来希望能有二十枝枪，却只请来了六枝，距离他所要求的差了老大的一截，心里不觉有所失望。话虽如此，可总比没有好，尤其是在此要紧关头，不啻是添了一支生力军，想想也就乐开了！天上的月亮越来越圆，也就是说距离八月十五的日子越来越近。

阮大元最最担心的还是麦家，是以枪一到，他立刻调派了其中八人，也就是四杆火枪，同着王子亮、侯迁，押着枪来到了麦家。

麦玉阶听到了消息，自然高兴极了，特别备了一桌酒席，在后园八角亭款待他们。

客人方面，四大名捕：阮大元、王子亮、杜明、侯迁全都到齐了，另外八名枪手远来是客，虽身份不高，麦大爷还是赐了他们每人一个座，由东府的六名护院陪同，在亭子里另开一席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麦家上上下下，都像是罩上了一团乌云，一心惦记着八月十五这一天的来到。日子越来越近，每个人都像是等候死期宣判的犯人，再加上天干地旱，年头不对，叫他们怎么乐得起来。此时此刻，主人摆下了这两桌酒，虽说是“黄连树下弹琴”——苦中作乐，到底却也有“振奋人心”的意思，何况家里多了四杆火枪，总是值得高兴的事。得乐且乐，人生几何！

麦大爷今天的心情特别好，一连喝了六七盅酒，还没有醉意。麦丰麦七爷的酒量不能跟他主子比，只喝了三盅可就有些语无伦次了。只见他歪斜着身子，一路走下座来，手执酒壶，亲自为四大名捕一一添上了一杯。“这一杯……我麦丰代我家大爷，敬各位一杯，我是先干为敬。”说着脖子一仰，把手上酒喝个精光。四人当然不是无种，哄笑声中，一把酒干了。“七爷你是海量呀！”侯迁一面奉承着，又为他斟上了一杯：“难得今天麦大人高兴，咱们就放肆了，哈哈！”

麦玉阶停下了酒杯，含着笑道：“各位今天就尽兴吧！”一面却皱下眉头，看着麦丰道，“你不行了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！”“大……爷……你太……小看我麦老七了……”仿佛是舌头都变短了。

大凡喝酒的人都有一个通病，醉了死不认醉，当然“借酒装疯”的人也不在少数。麦丰算是属于前者，虽不至于“借酒装疯”，却多少有点“以酒壮势”的味道。这半年多以来，人人心情愁苦，难以开怀，难得今天晚上有这么一个“苦中作乐”的机会，麦丰可不愿轻易错过，酒入愁肠，话可是不打一处来。“我麦七跟随着大……爷您少说也有近三……三十年了……你大……爷又几曾看过我麦七……醉过……”一面说，麦丰咕噜一声，把满满的一大杯酒又喝了个精光。一时间，大家伙全都连声为他叫起了好来。

麦大爷面色一沉，认为他有失体统，原想叱斥他几句，可是他觉得眼前这个情况，不便扫兴，长叹一声，也就由他去了。

金刀震九州阮大元总算够仔细，瞧出了麦玉阶心里的隐忧，当下双手捧杯，由位子上站起来，向着麦玉阶道：“大人你放心吧，后天就是十五了，那个老公鸡不来也就罢了，要是他真敢到大人你的府上行劫，嘿嘿，说一句放肆的话，管教他来得去不得……”各人见阮头儿都这么说，一时相继喝起彩来。阮大元即畅饮一口道，“为释大人的忧心，卑职先干为敬。”接下去

一仰脖子，把酒饮尽。各人俱知他今天晚上酒喝得最多，却是丝毫没有醉意，确是好样的，于是爆雷般地喝起彩来。阮大元举掌擦了擦口角的残酒，抱拳向麦玉阶道，“卑职今天所以在大人面前胆敢夸下海口，可不是信口雌黄，那是有恃无恐……这就请大人您瞧瞧火枪的威力，添点余兴，就当是给大人与在座各位一个下酒的菜吧。”说到这里，阮大元转向另一桌唤道，“张头儿，可都准备好了？”

张头儿姓张名照，是“神机营”的一名“把总”，谈不上什么官职，却由于那个年头火枪这玩艺儿够新鲜，弟兄们每人一件鲜红的号衣，后心上斗大的一个“火”字，使人望之生羨，于是乎，能在“神机营”补名当差，确是够气派。每月初五、十五、二十五三天照例往校场出操打靶，不知道吸引了多少百姓，那种差事，照例额外有赏，称得上是肥差事，莫怪乎那些手下弟兄，一个个肥头胖耳，吃得都长了“膘”了，再下去只怕连操都出不动了。这一趟王子亮能把他们请了来，当然私底下有暗盘交易，麦大爷这边，先就有一份赏赐，财迷心窍，哪里还会把什么“老金鸡”这号人物看在眼里？为了安麦大爷的心，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一切，要在酒筵中露上一手，一来显显能耐，要麦大爷放心，再一方面也便于日后讨价还价，要姓麦的往外多掏银子。这时候阮大元一招呼，张照隔座儿高声唱了个喏，一 100 面走下位来，向着对面桌前的麦玉阶躬身行了个礼，大声说道：“大人赏光，卑职们斗胆在大人筵前献丑了。”

麦玉阶倒是没有想到有这么一手，他心里原是对火枪的威力存有疑惑，只是不好当面说出来败人兴头罢了。难得对方主动要在筵前表演，这是再好也不过的事情了，当下便由不住连声道起好来！

大伙一听“神机营”的人要在现场表演火枪，自是皆大欢喜，一时纷纷道起好来。

即见张照吩咐一声，座上的兄弟立时站出四人，把早已备好的两杆火枪抬了出来。张头儿又与在座的麦府管家商量了一阵，麦府管家立时离座，传下话去，空出了西边花园的一面，不许人走近。四名火枪手兴致勃勃地退下了火枪的枪衣，露出了白木杆儿的枪身，接下放上火药枪子儿，只等着火绳子一亮着了，便将发出。

阮大元趋向主人身边笑嘻嘻他说道：“大人请看，这第一枪是表演——枪毙活人。”当然所谓的“活人”并非是真的“活”人，只是活动的人而已。号令一出，即见一人快速的自一根光秃秃的旗杆上升起了一具草人。那草人仿照常人，穿着衣裳，号令一出，即向杆上快速升起。随着张照的号令一出，即见这边火光乍现之下，发出了轰然一声巨响，火硝烟屑里，已将那具稻草人轰击得肢体破碎不全。

一名护院即将那个支离破碎的稻草人推向主人座前，麦丰一手接过来，向麦玉阶展示道：“大爷请看……哈哈……嘻嘻……脑袋瓜子……都搬了家啦。”

麦玉阶看那草人，头颅已失，少了一臂不说，身上竟然有如蜂窝般地满是弹孔！看到这里，麦大爷情不自禁地现出了笑脸。麦丰更是哈哈大笑道：“大爷……您老大可放心了，那只老公鸡……他不来算他命大……若来了……他……是一百个也活不了。”笑着笑着，身子一歪可就躺下了。

有人赶忙把他扶起来。麦七爷嘴里嚷着没醉，还要再干三杯，麦玉阶吩咐给他灌醒酒汤。阮大元却趋前问道：“大爷再看这个，我们算是那只老金

鸡打天上来吧……嘿嘿！”

随着张照的手势一挥，即见一名弟兄忽然打开了一具木笼向外一扬，一阵劈拍振翅之声，即由笼子里，飞出了十数只斑鸠。这些野斑鸠乍一出笼，随即冲天而起，待向四面散开之际，四名火枪手已扣动了火枪，只听得“轰轰！”两声大响，出笼的斑鸠，还不容在空中散开，即为散枪子击中，纷纷跌落在地。

麦玉阶看到这里，由不住连连点头称赞，一时宽心大放，在座各人自也无不喝起彩来。

阮大元抚掌笑道：“大人请看……哈哈，就算那个老金鸡真是一只会飞的金鸡，他也是难逃一死……这些斑鸠就是证明！”排云翅王子亮也附和着道：“这些枪手都是百中选一的好手，眼快手准，弹不虚发——”才说到这里，只听得有人高嚷着道：“有刺客！”

麦大爷一惊之下，随声望去，即见一条人影子，仿佛正由西边花架子那边拔空而起。眼前时分，黄昏已过，正交初夜，惨然的暮色里，渗进了一些夜的朦胧。是以，这个人的突然来临，活似一只大禽。

显然人声方起时，他正跃身入院，此刻，在各人目睹之下，已临身眼前，身法之巧快，确属轻功一流身手！在各人惊呼拿贼声中，这条人影子，已第二次拔空身起，疾若流星般地向着众人饮宴的凉亭面前飞身而来！

阮大元一惊之下，喝叱了一声：“大胆！”紧跟着“呛啷”一声，掣出了他的那口“金背砍山刀”，虽然目前还用不着他出手。

那位神机营的“把总”张照比他反应更快。可不是吗，人在枪在，这个刺客早不来晚不来，单单挑上这个时候，不是自己找死是什么？随着张头儿的一声断喝，眼前火光乍亮，轰然一声大响，唰啦啦——大片的火枪枪子儿，已向着当空那只“大鸟”射击了过去！

由于方才才表演过那一手“枪击活鸟”的绝活儿，谁也不会怀疑眼前这一枪的威力。

想象中，毫无疑问的，“枪出人落”！那个人准定会就空跌落，自然是“伏尸当场”，连死的模样儿大家也是再清楚不过——全身都是血，一身都是血窟窿，就像蜂窝那般模样。然而，事实却又如何？

随着这声嘹亮的枪声之后，空中那个影子，陡地一个翻腾向后反折了丈许，直向着先时他起身的那个藤萝花架子上坠落下去。

高人夜造访 互相论金翅

金刀震九州阮大元捕头的火枪队正在表演火枪绝活儿之际，麦府冲进来一名刺客。他们举枪向刺客射击。满怀信心的人，由不住先已呼叫了起来，以为刺客定被射中。包括麦大爷在内，谁也不会认为这一枪会虚发，那么，这个人落下来可就别想再起来了。

他们可猜错了，就轻功身法速度上来说，这人果然是好招儿的。一落，一起，几乎是同时之间——事实上那人哪里是真的中枪下坠。这个落势只不过是另一次起势的先趋，对于手中端着火枪的那几个弟兄来说，称得上是一次“障眼法”，目的在松弛一下他们“再发”的情绪而已。是以，就在这条影子甫一下坠的同时，紧接着他随即又一次腾身而起。也许是力道用得太过猛，整个花架子发出了“啪嚓！”的一声爆响，这个人竟是手足齐施，借助着手脚上那一弹之力，再次拔了起来。“呼！”——一飞数丈。这一次其势更快更疾，在空中半俯着身躯，四肢齐张，活像是一个“大”字！已来到了一堵假山石之巔。

火绳子一亮，接着又是一声轰然大响。

然而来人却似已事先发觉到了有此一枪。就在枪声未响前之一霎，这个人的身躯已借助着右足一旋一弹之力，先已由假山石上弹了起来。好快的一个起身势子！“噗噜——”长衣带动着风势，发出了疾劲的声音。人们猝然见此，几乎都呆住了。紧接着是一片惊惶失措的乱器声。群声未住，来人那蹩跼的身形，已自空而降，来到了亭子前。

是时，两名火枪手，扬枪待放。这人身躯向前一欺，五指探处已夹住了白木的火枪枪管，用力向回一带，另一只手却顺势劈出，发出了雄劲的掌力。握枪的枪手，若是不松开这只手，势将就要被对方手掌所伤，不得已只有舍枪图命了！

亭子里众口齐呼——

似乎连对方是什么样人都没看清楚，阮大元职责所在，顾不了许多，怒叱一声，身躯往前一个快扑，已来到了对方跟前，掌中刀“怒斩狂涛”，呼的荡起了大片刀光，直向着对方来人腰上挥了过去。来人在迷离的夜色里，显示着颇高的身材，似乎穿着一袭黄色长衣，背上还背着些什么，虽然有这些累赘，他的身法可是一点也不含糊。阮大元那么猛厉的一刀，居然会落了个空。“呼——”这人猝然拔起的身子，有如星丸跳掷。阮大元的金背砍山刀，竟然擦着他的脚底滑了过去。紧接着衣袖再卷，这个人才由阮大元头顶上翻了过去，翩翩如平沙落雁，已落向亭角一隅。众人这才看清了他是什么长相。一身黄茧布长衣，瘦高瘦高的个子，黄脸，散发，“病太岁”似的，却沾着那么沉重的风尘之色！像是生病的那张倦脸上，一片汗渍，不知道赶了多少路，身上沾满了灰沙，乍看之下，真像是戏台上的三花脸儿。

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，这张脸是陌生的。却有一个人，一眼就认出了他来——“老天……爷……”说话的竟是麦家护院武师之一的苗武。只见他三脚两步迎出来，向着那人疑惑地张望着——“那……不是黄爷吗？”

一言惊醒梦中人，已经醉躺下了的麦丰麦七爷一个骨碌由位子上挺身站起。睁大了那双昏花眼，咧着嘴，麦七爷认了又认，顿时连酒都醒了一半——“可不是……黄通……黄爷吗？我的奶奶，你老可是来了……”

阮大元、王子亮等哥儿四个，抄家伙的抄家伙，提板凳的提板凳，原来

是要大干一场，一见眼前这个情况，双方敢情是熟人，这个架八成儿是打不成了。大伙的眼睛都盯向来人——别说不信邪，就有人的身子骨比枪子儿还快，要不怎么来人身上一点也不见伤！非但如此，更妙的是，连枪都到了对方手上。八个火枪手彼此对看着，都怔住了。四大名捕也愣住了。

这可真叫是现卖现报——活现眼，刚刚在麦家主子面前夸下海口，现过了宝，想不到马上就穿了帮。也难怪一个个面上无光，泥菩萨也似地怔在了当场。

麦丰的眼倒是没看花，来人果然正是去而复返，人称“万里黄河追风客”的黄通。他那一日走前，曾撂下了一句话，七天后必返，算算时间，一天不多，一天也不少，正好是第七天，果然转了回来，不失为君子一个。麦七爷这么一招呼，主人麦玉阶总算是明白，他眼见来人如此神威，真有说不出的惊喜，此时此刻，能有这么一个人全力协助，真是令人振奋。“啊啊……”喉咙里发出一连串的招呼声，麦玉阶匆匆步下位来，一直走向来人，抱起了双拳，但眼睛却看向麦丰。麦丰的酒算是全醒了。“大爷！”他为主人引见道，“这位就是上次跟你老提起的那位黄通黄先……生！”“是是……久仰了……”

“岂敢——”黄通一时间似乎难以平下心头之火。可不是吗，要是刚才身子骨欠机灵，不用说，早就丧生枪下，这是从何说起。嘴里客套一句，凌厉的眼神，直直地逼视向麦丰。

麦丰忙不迭代为介绍道：“黄爷——这就是我家主人麦大爷。”

黄通点了一下头，面色略平，向着麦玉阶抱了一下拳：“黄某失敬。”一面说，他即把手上的那杆长枪，转递向麦丰，冷冷地道，“这……”

麦丰哈哈一笑，接过来道：“不知者不罪，自己人，误会，误会！”这才转身向着阮大元等四人笑道，“四位上差也许还不认识，这位是黄通黄义士，一身本事各位刚才也看见了，也就不需要我再多介绍了……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哈哈，自己人！”

阮大元不愧是官面上的人物，照说对方这人才一现身，已经损了自己的名头，在江湖规矩来说可就结下了不大不小的一个梁子，只是，眼前看在居亭主人的份上，可也不便发作。再者，对方那身功夫，正如麦丰所言，哥儿几个可都瞧见了，显然是大有来头，这类人物端的是不易招惹。听了麦丰的话，阮大元哈哈一笑，上前一步，抱拳道：“失敬，失敬，我等不识高人来到，黄爷还请勿罪！”王子亮、杜明、侯迁等三人见状全都抱拳报姓名，向对方告罪见礼。

黄通苦笑着道：“在下不敢！”——见礼之后，即退在一边。

麦玉阶上前亲执其手，摇了一下，深深感慨道：“黄兄一诺千金，见危援救……麦某敬仰之极，如蒙不弃，请入座共饮一杯……来呀，侍候黄兄入座！”

早有人答应了一声，侍候杯箸座位。

黄通深深一揖，也就不再客套，随即坐下来。

麦玉阶遂又招呼着张照等另一桌坐下，添酒回灯，重开筵席。一巡酒敬过后，麦玉阶转向黄通抱拳道：“黄兄一路风霜，这是从哪里来？”

“豫省陈州——”说时家人打上了手巾把儿。他告了谢，接过来擦了一把，白面巾上立刻留下了黑渍，摇摇头苦笑了一下，便不好再擦下去！

麦玉阶见状，遂吩咐道：“与黄爷打洗脸水——”

家人应声待去，却被黄通拦住——

“使不得——在下可不敢造孽……”随即不客气地接过来方才的面巾，好好地把脸手擦干净，看看那方面巾，已是污同墨染！

“黄兄一路前来，可知灾情如何？”

“唉……惨不忍睹！”他只说了四个字，脸上即现出一片戚色——“不瞒主人……远近千里，灾民流离，情况已到了人吃人的悲惨世界……比较起来，这临淮一地，算得上是托天之佑，算得上是富庶之处了！”

听他这么一形容，众人俱是神色黯然，低头不语。

麦玉阶慨叹一声，惨然道：“我已联络了本省抚台，上折多次，惟到今天，还不见朝廷有什么赈灾的措施……再要拖下去，便不好了！”

阮大元道：“照目下的情况看来，大人实在不必再在这里支撑下去，还是早作打点，迁地为良的好！”

麦玉阶微微摇了一下头，苦笑道：“阮头儿你有所不知……小儿如今在四川做官，也曾差人要我到他那边住些时候，只是我却是舍不下这地方……”

麦丰亦叹道：“我家主人是舍不下这里的人，打算与他们共度危难！”

麦玉阶点了一下头，正色道：“我正是这个意思……人人都知道我是临淮地方的首户，有我在这里撑着，还能勉强维持着一个局面，我如果一走，这里保不住也就要大乱了……”

黄通十分留神地聆听着，听到这里，目注麦玉阶道：“麦大爷，你今后的打算是——”

“不瞒黄兄，”麦玉阶苦笑道，“我这里还有隔岁的存粮十囤，定期发放，也许勉强还可支持几个月，据我所知芝麻李那边情形也差不多。只要我们两家不倒，应可支持半年，那时候也许情形或有不同，最起码朝廷也应该有些作为了！”

“只是……”麦丰苦着脸道，“灾民越来越多，早晚也有接济不上的时候！”

麦玉阶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谁说不是？只是又能如何？也只有干一时是一时了！”

黄通慨然说道：“听君一言，已见肝胆，黄通此番投奔，总算得遇明主，如有差遣，万死不辞，东翁在上，请受俺一拜！”他倒是说拜就拜，突地离开座位，向着麦玉阶深深拜倒在地，一时举座惶然。

麦玉阶凄然叫了一声“黄兄弟”，亲手把黄通扶了起来，一时悲从中来，泪痕点点夺眶而出。

这一幕现场景象，着实是把在座各人看得感动不已！

重回座上的黄通，又是一番气势形态——他已决心献身麦家主人，对于当前的第一危机却不能不有所关怀。

“东翁，后天便是中秋了，但不知对于来敌，可有什么防应之策？”

这句话立时把各人带到了现实景况，每个人心头都为之一惊！

麦玉阶对黄通的千金一诺，临危受命十分推重，不觉便改了称呼——“贤弟来得正好！”他目光转向座上四大名捕道，“这四位著名捕役，便是参与其事而来，现在再加上贤弟，料是有恃无恐了！”

黄通一双精光内蕴的眸子，——由四名干捕面上掠过，凭着他深湛的江湖阅历，干什么的，吃几碗饭的，以及有什么能耐的，几乎是一看即知！

四大名捕固然还不是“酒囊饭袋”，但是距离黄通心目中的能人义士，那还差得远！他不便当面浇麦玉阶的冷水，却亦不敢心存乐观，一时浓眉微蹙，黄脸上现出了一片愁容。

麦七爷忙道：“黄爷有所不知，四位捕爷请来了神机营的火枪——哈——这一次可就不愁了，那只老公鸡不来则已，他真要是敢来，管教他肉包子打狗——有来无回！”

提到了“火枪”，黄通情不自禁地把目光转向那几个家伙看了一眼——这玩艺的厉害，他刚才尝过，总不至于马上就忘了，但是，似乎依然不能让他兴奋起来！

“贤弟——你看这番布置，可能对付得了来人？”麦玉阶关心大局，始终保持着慎重的态度。各人的一双眸子，也都向着黄通集中过来。

黄通这才点点头，目注向阮大元抱拳道：“既是共策群力，在下便当知无不言了！”

阮大元方才已领教了来人的厉害，虽然“黄通”其名不曾听过，却也不能太轻视。“哪里，哪里——黄兄说哪里话。我们这里正在共商对策，黄兄弟你这一来，不啻猛虎添翼，有什么话，黄兄弟你就直说吧！”

黄通点点头道：“好——兄弟想知道，这里共有多少火枪？”

“这个——一共六杆！”阮大元一笑，道，“枪数虽然是不多，却也足够使唤……黄兄弟意下如何？”

黄通微微摇了一下头！一只酒杯在他手指盘弄之下，在桌面上滴溜溜地直打着转儿——他显然有满腹的心事，却是郁郁不乐。“唉……”他那双眸子抬起来，直直地向阮大元注视着：“阮兄可曾知道来人的底细？”

阮大元愣了一下：“你说的是老金……鸡？”

“不错……在辽东地方，知道他的人都称呼他是‘金翅子’……阮兄以前可曾听说过这么个人呢？”

阮大元点点头道：“我知道他叫‘金翅子’……不过除此之外，也就不知道别的了……倒是我这位拜弟出身辽东，对此人多少有个耳闻！”说罢，遂转向在座的神眼杜明道：“你说说吧！”神眼杜明尴尬的一笑，看看这位拜兄一眼，实在是自己知道得有限，跟他也差不了多少，他却老爱要自己说，还能说些什么？

“那好极了！”黄通的眼睛，又转向杜明，抱拳道：“杜师父请道其详！”

杜明干咳了一声，搓着两只手——“这个……实在说，兄弟知道得有限……只知道他外号叫‘金翅子’，在辽东作案累累，后来官府调动大军，他才转了地盘……这个……”搓着手，龇牙一笑，杜明尴尬地道，“我所知的就是这些了！”

黄通目光转向其他各人，征询地问道：“各位之中，谁对此人知道得更多一些？”

却是没有人吭声！

出乎意外地，倒是主人麦玉阶干咳了一声，讷讷道：“贤弟问到这个‘金翅子’的出身，愚兄倒是听小女说起一些。”

黄通点点头道：“东翁请道其详！”

大家都知道麦玉阶有个女儿，在九华山习技，武技了得，听主人这么一说，俱都留神倾听。

“据说此人曾是武林一派宗师，号称‘金翅子’，又称‘夺命金鸡’，

因事开罪了当地官府，被官家封了他的门，他才一怒之下，落草为寇，在辽东杀人无数，引起当地黑白两道人物的围剿，这才站不住脚，来到了中原内地……”他苦笑了一下，目注向黄通道，“小女也仅仅知道这些，却不知是否属实！”

“这已经很难得了！”黄通轻叹一声道，“有关这个‘金翅子’的传说，武林中确很少有人道及，实在是这个人生性怪异，极难招惹，武功又高，谈起他来，都对他敬鬼神而远之，这么一来，他虽作了许多血案，到今天为止，对他底细清楚的人，竟然是少之又少！”

阮大元道：“黄兄弟你呢？”

黄通道：“俺知道他一点——此人居心叵测，下手奇毒，而且生性怪癖。他这一次来到中原，势将要引起一番动乱，只是没有想到他竟会选择了这里！”

各人被他这么一说，俱是面现愁容，作声不得。

麦玉阶微微顿了一下，含笑道：“莫非以黄贤弟你这一身功夫，也不是他的对手？”

黄通苦笑了一下，讷讷地道：“东翁错爱了……只怕比起他来，在下还有些不及……”

各人方才都眼见了他的神威，想不到他却自承不是金翅子其人的对手，聆听之下，一时尽皆嗒然！

阮大元“哼”了一声，冷冷地道：“黄兄弟未免把这个老贼说得过于可怕了，难道说咱们手上有了六杆火枪，还怕他不成？”

黄通冷笑了一声：“阁下的火枪，兄弟方才已经领教了，以兄弟所见，只怕制他不住！”

大家顿时心里雪然。

事情用不着多说，火枪之威既然也不能制伏黄通，金翅子的武功高于黄通，也就毋庸多说了。

阮大元、张照等数人似有不服，却也不便多说。黄通看看各人表情，想到了即将面临的后天，不免忧心忡忡，却也不能就此扫了各人的兴，尤其不应自丧斗志，当下即改变了口气，耐着性子与各人共商对策，研究出了一套应对之策。

一席酒饭，直吃到月上中天，才算结束。

是夜，黄通被安置在麦家偏院的一间静室住下来。他因为一夜急行七百里，确是不胜困倦，加以晚筵席上多喝了几杯酒，是以一倒下来，便睡着了。

三更时分。阵阵寒风由半敞着的窗框里袭进来。床上的黄通昨宵倦极，居然衣带不解地和衣就卧倒睡着了，这时吃寒风一袭，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，陡然自梦中惊醒，挺身坐起。夜幕深垂，万籁无声！但只是残灯半盏，静静地放在桌案一角摇晃着，那副样子像是随时就要熄灭。黄通摇摇头，为之哑然失笑！

他为人机警，武功精湛，讲交情，重气节，是以年岁不大，却在武林中挣下了一席之地，在北边，尤其是西北道上提起“万里黄河追风客”这个绰号来，确是有相当威望，足使黑道上闻名丧胆，宵小远遁。然而，以他这等声望，名重一方的奇侠，却不辞千里之外，投奔麦家充当一个所谓“清客”，自是非其所愿，说起来，当然是有原因的，只是黄通把它当为一件痛心之事，不愿提起罢了！

冷风继续地袭进来。他觉得遍体飕飕，冷得他直打颤，举手额头，摸到的竟是一掬虚汗，同时间喉头刺痛，干得生疼。这些发现，禁不住使他暗自吃了一惊，一个念头由心底升起——“不好——难道我竟是要病倒了？”早不病，晚不病，单单挑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这可不是好玩的，一念之兴，不禁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。转过身来发现到案头上，主人居然周到地为自己备下了饮水。厚厚的棉套子，包扎着红瓷的瓦壶，里面满满的一壶热水，这敢情难得，足见盛情了。黄通一连饮了两碗，才止住了奇渴的感觉。

两碗热水下肚，感觉上是舒服多了。他随即双腿盘膝床上，暗自运功调息，一股内力运在腹下丹田，顿时潜升起无比暖意，渐渐周身火热，汗粒滚滚而下，病势立刻大为缓和。就在这时，他感觉到一阵奇异的力道，忽然逼近过来。以黄通这类深精武功之人，自然立刻就警觉到是怎么一回事，不由得暗吃了一惊，陡地睁开了眼睛！

一个修长的人影子，敢情就站立在他身前不远。

一身宝蓝薄绸子长衫，头上扎着方巾，背上背着放书的篮子，篮子里还插着一琴一剑——典型的一副读书人模样——所谓的“琴剑”一肩，就是这个模样。

“啊——你——是谁？”

以黄通这等武功之人，亦不禁为对方这等“神不知，鬼不觉”的身法，吓了一跳！说了这句话，他竟然惊得呆住了！

门锁未动，窗棂半敞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若说是来自窗扇——自然这是唯一的可能，那么来人除了具有极精湛的轻功之外，另外还须具有不可思议的“收肌卸骨”之术——对黄通来说，这两样功力都未能望其项背！一霎间，他假设对方是鬼魅——却少了附体的阴森气息，再说容貌，也丝毫不像！浓重的书卷气息，却又掩不住他那雄武的内涵英风，混刚毅于斯文之中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造型吧。黄通一惊之后，久久不能平息！

两双眸子互相对视着，形成了片刻的寂静。

黄通这才体会出，那阵子奇异的力道，敢情发自对方身上，显然是上乘的内家功力之一种，以黄通之卓越见识，居然一时之间，猜不出是什么家数！当然，他亦不甘示弱，随即腹部运功，将本身内家力道向外逼出。两股力道方一交接，对方敏感地将放出的力道迅速收回！黄通却不敢如此大意，非但不敢收回，反倒加运了一成功力，向外缓缓逼出！蓝衫人当然有所体会，后退了一步，脸上并无怒容，却是十分沉重。

“你此刻身体不适，不便施展功力，这又何苦？”语音清脆，像是南边的口音，但并不纯，听来不徐不疾，十分悦耳。

黄通被对方这么一提，不觉有些汗颜。可不是吗？对方果真要是有害害自己的意思，也不必等到现在了，就凭他神不知，鬼不觉地来到了自己身边，要想加害自己，谅必自己是无法躲开！这么一想，黄通由不住暗地里打了个冷颤，随即将逼运而出的护体元气缓缓收回。

“足下是谁？”强自镇定着，黄通缓缓地道，“午夜潜临，形同鬼魅，岂是丈夫行径？”

这人点点头，缓缓地道：“责的也是，只是贵处防备森严，我不想惊动外人，事出非常，尚请黄兄你多多见谅！”

黄通一怔道：“你我素昧平生，怎知俺姓黄？”

蓝衣人莞尔一笑，更加重了几许斯文——

“不辞风霜行万里，眼看黄河盖顶来……阁下大名响彻黄河……焉能有所不知！”微微一顿，他随即接下去，“如果我没有看错，足下大概便是鼎鼎大名的万里黄河追风客黄天保了？”

黄通陡地一惊，竟然着声不得！原来“黄天保”才是他的真实姓名。早年行走西北道上，结怨太多，此次身入中原，便改名“黄通”，已经隐瞒甚久，料是不为外人所知，却没有想到竟为对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一语道破，怎不令人大生蹊跷？一惊之下，杀机顿起！“嘿嘿……足下好亮的招子！”一面说话时，黄通的一双手，已由两膝上，缓缓移开来……明人不作暗事，即使面对面的出手也得先给他打上一个招呼——“这么看起来，足下是冲着俺黄某人来的了，你报个‘万儿’吧！”

蓝衣人摇了下头，却说道：“我姓关——”说时，他那双瞳子里精光闪烁，显示也在暗中聚集功力——黄通一经发觉，便不再迟疑——

“关——”黄通摇摇头，“这个姓可没听过……咱们以前见过？”

姓关的摇摇头。

黄通冷笑道：“那么黄某人是与阁下结有暗梁子了？”

“也没有！”

姓关的一面说，身子向一旁移了一些，为的是那地方宽敞一些，一旦动起手来，可有较富余的地方转动，这些看在黄通眼睛里，便不再置疑。

“好吧，看样子阁下决计要跟我动手了？”

对方蓝衣人微微点了一下头。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可是黄通却已经不再给他这个机会——其实黄通早已经蓄势待发，眼前把握着一刻良机，陡地自坐榻上弹身而起！室内动手自然不比室外宽敞！

黄通身子一经腾起，可真是轻若鹰隼，看上去整个背部几乎与屋顶碰在一起，却只是那么紧凑地擦边而过，“噗噜噜……”在空中一个疾翻，怒鹰似的已来到了蓝衣人背后。由于对方显然是“个中高手”，黄通当然不敢手下留情，一经转过身子，右掌向外一抖，用“金龙抖甲”的一招，陡然直向蓝衣人背上抓去！这一掌包藏着精湛的内力。就算对方使用“金钟罩，铁布衫”的功夫，也能够给他打散了。

姓关的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，在极见紧迫的一霎，只见他下肩，反肘——“叭！”两只手掌猝然迎在一块儿！黄通乐得伸量一下对方的内力，两掌交合之下，他陡然间把内力向外一吐，满以为凭着自己精湛的功力，使对方万难当受！

事实竟是大谬不然！

两只手掌甫一交接之下，紧接着却又向两下里分了开来——这一来可就分出了功力高下！

蓝衣人落地生根，便是直挺挺地站在当地动也不动一下，黄通可就没有那么自然了，只见他后退的身子一晃，二晃，三晃，每晃一下退后一步，一连三晃，也就后退了三步！三步之后，才拿桩站稳！

非但如此，眼看着他那张黄脸，骤然间飞起了一片红云，这股上冲的逆血，力道极猛，一霎间像是要破皮冲出，却又为黄通内家功力紧紧吸住，眼看着他在一阵耳赤目红之后，头上的逆发，一根根都为之站起！

蓝衣人如果真有意思伤他，现在便是最佳的出手良机，但他却没有这个意思。他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他。

黄通终于度过了险境！渐渐地他即恢复如常，怒血平下之后，现出了他

原本带有倦容的一张黄脸。“足下好厉害的‘九转真功’，黄某自出道以来，只听传闻，这还是第一次见过！”一面说，他怅然抱拳，道：“在下自愧不如，足下如果有杀害之意，这就请便吧……”说完这两句话后，怅然发出了一声长叹，满以为对方必当毒手相加，自己败了，固然不惜一死，可恨的是死非其时，心里焉能不无遗憾！

蓝衣人原本就没有加害之意——聆听之下，他摇了一下头，道：“黄兄功力练到如此地步，已十分难得了，这个天底下，能够受得住我‘九转真功’的人，只怕并不多见，你也就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了！”

黄通陡地睁大了眼睛：“何必说这些无用之话，俺黄某人技不如你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你不是冲着俺来的么！就请给个痛快吧！”

蓝衣人冷冷一笑道：“就算我为你而来吧，却并没有取你性命之意，再说你我无冤无仇，叫我如何下此毒手！”

黄通后退一步，扬眉说道：“这么说你——”

“唉！”蓝衣人微微含笑，道：“你现在还死不得呢，麦家老小，还要你大力救助，你又如何死得？”

黄通又是一惊，两只眸子直直地瞪向对方，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。

蓝衣人一双眼睛在他身上转了一转，点点头，温和地道：“眼下不是长谈的时候，不瞒你说，我与黄兄说来还称得上是同路之人，意在除暴安良——”

黄通陡地精神一振。

蓝衣人接道：“只是敌人过于厉害，却不得不多加小心……”一面说，他即缓缓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“哦——”黄通这才恍然道，“……这么说，在下莽撞了……足下……请道其详吧……”这可是“为道不孤”，猝然间听说，来了如此一个得力的帮手，黄通由不住信心大增——只是对方那个蓝衣人竟似较他更为持重，并无丝毫喜悦的表情！黄通这一霎更是百感交集，自问走南闯北，多年来向无敌手，却不料此番竟是遇见了高人，只一招，已令自己为之心折，可见得武功一道，确是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”，端的自满不得！所幸听对方口气，还是同路之人，若是敌人一伙，这时焉能还有命在？他这里不胜感慨，只顾自伤，一时无言以对！

蓝衣人一双精华内蕴的眼睛，仍然注视着他——“黄兄武功的确高明，只是……以黄兄所见，是否能是来人的对手？”这般单刀直入，开门见山的问句，却是黄通始料非及，聆听之上，不禁心头为之一震！

“足下问得很好——听足下的口气，似乎对于来人认识颇为真切，可否赐告其详？”

“你弄错了，”蓝衣人摇摇头道，“这个人是出了名的老狐狸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！”

黄通正感觉到失望，对方仍有下文未完——“只是，我对他却也并非一无所知——事关至要，所以不揣冒昧，今夜前来造访！”蓝衣人这才诉出了来意：“黄兄不可不有所戒备！”

“啊——”黄通黯然点点头道，“承情，承情！有关老贼金翅子的事，关兄……知道多少？”

蓝衣人的神色甚是沉重地道：“此人姓‘过’，据说是出身长白一门，武功却自成一家，高不可测！”

“啊……”黄通一时惊心不已。长久以来，江湖上对于金翅子这个怪人的传说，还仅限于自己所知的一点皮毛，此刻自对方蓝衣人嘴里所道出者，显然未之闻也！焉能不令他既惊且佩？一时之间，他重复着对方所道出的那个曾有所闻的门派：“长白门……长白……门？关兄说的这个门派俺听说过……此一门武功，似乎已失传武林了，不是足下提起只怕终此一生，俺也不会忆起，想不到金翅子竟是长白门的出身……这就难怪了！”

蓝衣人喟叹一声，缓缓道：“也许黄兄还有所不知，长白门武功，对于大多数的武林门派都具有克制之功，这才是最厉害之处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忽然中途停住，偏头向窗外看了一眼——黄通一惊道：“怎么……”

蓝衣人微微一笑，站起来道：“显然是贵宅主人到了！”

黄通心中一怔，暗忖自己听力向称灵敏，何以竟全未曾听出，心正疑惑，即见窗前人影略闪，一个长身玉立的绿衣少女，已然立足窗前。原来她先时藏身对面后檐，距离尚远，虽然如此，仍未能逃过蓝衣人观察之中。

“对不起，午夜打扰，主人如不见拒，我这就进来了！”语音清脆，几句话更是说得落落大方，显然是向着黄通而发！

黄通虽不知来女何人，但看其身法，显然大有可观，绝非凡流，他早知此间居亭主人有一爱女名唤小乔，九华习技方归，察言观态，料必就是此女无疑。当下抱拳道了声：“岂敢，姑娘自便吧！”

语声方歇，室内轻风一阵，对方绿衣少女已站立面前，起落之间，至为轻灵，敢情是轻功一流身法，心中好不佩服，遂抱拳道：“想必是小乔姑娘了，失敬，失敬！”

来人正是麦小乔，因为听说黄通甚多事迹，甚是敬佩。由于隔日即是中秋，大敌当前，想来商讨一番对策，不料恰逢关雪羽在座，使她大为惊异！她虽与雪羽有过接触，但是对方其身份犹是讳莫如深，亦不便追问过紧，实在说，这个人在她心目中仍是一个待解的谜团，唯一可以确定的即是对方显然对麦家没有怀有敌意，这一点也最为重要，使麦小乔放心不少！麦小乔因知关雪羽身负奇技，不便过于接近，正在考虑是否现身而出，却被对方看破，只得现身纵出。

聆听之下，麦小乔面现薄羞，向着黄通微微含笑：“黄兄不必客气，你的事家父多次说起，今晚上也亏了你现了一手，叫那些衙门口当差的人长些见识，要不然他们还当这个天底下没有人当受得了他们的火枪呢！”

黄通欠身道：“姑娘过奖——这位关先生……”他不知身旁的关先生与对方姑娘是否相识，这一提起，麦小乔即笑向关雪羽看了一眼道：“真是巧得很，想不到会在这里看见了你！”

关雪羽道：“姑娘万安！请坐下说说吧！”

黄通虽然今日才来，但既有投奔之意，便不能算是客人，况乎眼下来到下榻之地，自己便是主人，当下忙即搬过一张坐椅，请小乔落坐。

麦小乔喜见关雪羽在座，自是乐意向他讨教，便不客气地坐下来。

关雪羽看着她微微点头含笑：“姑娘来得正好，我正打算离开黄兄这里，就便去看望一下姑娘，这倒是省事了！”

麦小乔那双乌油油的眼睛，在他身上转了一转，含笑道：“这就不敢当了。”

她目光敏锐，一眼就发觉对方关雪羽的行装有异，不禁娥眉微皱，奇怪地道：“咦——你莫非要走么？”

关雪羽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为此来向姑娘辞行！”

麦小乔呆了一呆：“哦——这太突然了，为什么？”

关雪羽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目前临淮关正是多事之秋，即将大乱，避秦之计，还是早走为妙！”

麦小乔一惊道：“莫非有人找到了你所居住的地方，还是……”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都不是，姑娘不必多疑……”微微停顿了一会儿，他随即又道：“我们还会见面的——你也不必多问，一切日后自明！”

麦小乔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心内一片茫然。

黄通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关雪羽方才所言之事，这时听言，生怕他就此离开，忙向麦小乔道：“这位关朋友的身手，正是盖世无双，在下实难望其项背，在下方才正在向他请教有关眼前大敌当前应对之策！”

麦小乔强作微笑点头道：“是么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难得姑娘在座，看看是否有什么高见！”

麦小乔轻轻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关先生的面前，又岂有我置身之地？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罢了！……”

黄通聆听之下，心里微微一动，觉出这位麦姑娘话有棱角，却不知因何而发，再看对方关先生，像是毫无所知的模样，微微一笑，目光即转向自己——“黄兄，方才我们谈到了哪里？”

黄通“哦——”一声道，“先生说到了金翅子的出身，以及长白门武功特色——”

听到这里，麦小乔亦不禁为之动容，毕竟这件事，关系着眼前麦家的命运。

关雪羽点点头道：“有关这个人的传说，似乎只是如此我唯一要告诉你及姑娘，并且要你们提防的是这人的一门特殊功夫……”

麦小乔与黄通都为之一震，所谓“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”，能够在战前了解到敌人的出手，对于己方自是大有助益！

“这门功夫实在太可怕了！”以关雪羽这般盖世身手，想不到在提及这门功夫时，亦不禁为之色变，足可想知其威力惊人了。四只期望的眼睛，全都注视着！

关雪羽喃喃接下去道：“黑手功——长白门的失传绝技，你们可曾听说过？”

黄通轻轻啊了一声，点头无语。

麦小乔道：“我知道——你说的是‘黑手穿墙’……我听说过！”

“正是这门功夫！”关雪羽点头道，“是被传说为当今失传武林的四门绝功之一，除了他以外还不曾听说过任何人尚能施展！”

黄通点点头，轻叹一声道：“在下昔年在西北居住时，曾经由一名隐士嘴里听说过……”

关雪羽微有所惊，道：“一名隐士，这人姓什么？”

“姓……”黄通仰起脸来，想了一会儿才讷讷道，“姓……啊——是姓姜！人家都管他叫‘姜隐君’，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奇人！”

关雪羽微微怔了一下，一霎间脸上闪过一片惊喜，只是这个人到底与眼前无关，聆听之下，记在心中，暂时没有追问。

麦小乔一心只留意着所谓的“黑手穿墙”功夫。聆听之下，惊惶地道：“你是说，这个金翅子会这门功夫？”

“我正要告诉你，”关雪羽慢吞吞地道，“金翅子本人我是没有见过，可是他的大名我确是久仰。这个人最拿手的便是这门‘黑手功’，出手取人心脏，每试不爽，是以江湖上传说，凡是败在其手下的，多为‘无心’之人，是一个既阴且狠的可怕人物！”

麦小乔呆了一呆，即含笑着向关雪羽道：“我只当你对金翅子这个人一无所知，却不知你对他了解得这么清楚……”言下之意，颇似对于对方前此的藏拙有所不满。关雪羽自然听出来她言下之意，微微一笑，未曾置辩。

黄通自从悉知金翅子精于“黑手穿墙”功夫后，心情却显得十分沉重，一直在沉思之中。他一直希望关雪羽再能多说一些什么，只是看来他似乎仅悉及此，别无所知了。

关雪羽果然别无所言，由位子上站起来道：“我走了！”说着，目光向着黄通转了一转，才向麦小乔点头道：“姑娘保重！”

麦小乔缓缓地由位子上站了起来，想要说些什么，终因黄通在座不便启齿，神色戚然地默默又坐了下来。

关雪羽向着二人抱了抱拳，遂由几上拿起了他的随身之物，待要步出——

黄通赶上一步说道：“俺送关先生一程！”

关雪羽一笑道：“何必客气！”

虽然这样，他却也没有坚持，一任黄通自开门扉，送他步出院外。

月色如银，照耀得这附近景致分明！

黄通赶上一步，情深真挚地说：“今日会见先生，实属三生有幸，俺与先生真谓‘相见恨晚’，今夕何夕，我不知还有缘分再见先生，聆听教益否？”一面说，正身弯前，深深向着关雪羽拜了三拜，便待离开。

“等一下！”关雪羽忽然叫住了他！

黄通面色戚然道：“先生还有什么关照么？”

关雪羽呆呆地看着他，微微苦笑了一下，点头道：“你我确是相见恨晚……不过来日方长，还有的是时间，怎道今夕何夕？黄兄说玩笑话了！”

黄通喟然一叹，道：“先生有所不知，俺这一次千里投奔，并非偶然……唉唉唉……”

说来话长，一时也无从说起，虽说是惺惺相惜，到底相知不深，有一些话还是不便出口。顿了一下，他才向着关雪羽抱拳道：“今夜受聆雅教，正是俺梦寐欲知之事，后晚对敌，当能有所防患，果真不死，他日当与阁下有相见之日，麦姑娘还在相候，这就不多送了。”

“且慢！”关雪羽再一次叫住了他，却是只管目注着他，迟迟不出一言。

黄通只当他有话要说，见状不禁有些费解。

决定一件事情，有时候并非易事，尤其是涉及本身利害得失之时，更不容易。关雪羽正是为此有些难定取舍，终于，他作了一个选择：“黄兄……我这里有一件东西，暂时借你一用……”

说着，他从身边行囊内取出一个体积不大的黑皮口袋，像是鼓膨膨的，也不知里面装着什么。

黄通双手接了过来，只觉得入手甚轻，一时为之茫然道：“这……里面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是一面护心宝甲！”

“护心宝甲！”黄通显然为之吃了一惊，可是紧接着，他就立刻又明白

过来，不禁脸色大为惊喜。

“这……”黄通连连点头道，“俺明白了，隆情厚谊，永存肺腑，多谢了！”

关雪羽慨然道：“有此宝甲护心，便不愁金翅子毒手加害，穿着时务必贴肉，外置常服，便不会为其发现！此物得自我‘燕’门家传，黄兄你要仔细施用，不可为外人所知，否则……必罹杀身惨祸！”

这一“燕”门家传，不啻暴露说话之人真实身份，只是言者无心，听者亦无意，两方面都没有留心这句话。否则以黄通之阅历，自然立刻就能认出对方真实身份！

黄通原在发愁后日中秋之会，尤其担心的是金翅子的“黑手穿墙”功力，现在有了对方这件护心宝甲，自是忧心大去。当时至为感激地道：“俺记住了，大恩不言谢，日久见人心，俺回去了！”

关雪羽轻轻一叹，道：“以你武功，配以宝甲，原可立于不败之地，只是据我所知，这个金翅子实在厉害，即使有我在旁策应也不见得就……”

黄通一怔，心中暗自奇怪，对方口气，似乎也欲介入其事，只是他既未曾明说，自己也不便出言询问，更不能以此相请。这类拼命之事，除非自身心甘情愿挺身承当，任何人也不便以此相强。是以尽管心里一动，也没有出言询问。

关雪羽看了一下月色，点点头，道：“我这就去了，迟了恐怕来不及了，请关照麦姑娘多多保重，我——”原想多说几句，话到唇边又忍住了，拱了拱手，身形陡地腾起，有如飞云一片，交睫的当儿，已是十丈开外。月色里，似见他落身于一棵高大的松树尖端，不过是沾了一下脚尖，第二次拔身而起，便已是无影无踪。

黄通近看他纵起身法，双肩一平如水，竟是丝毫不动，只是这足尖下盘用力，知悉轻功极流身手，自己虽以轻功见长，自问却无此能力，心中好不佩服！再看对方借与自己的那个护心宝甲，不过是巴掌大小的一个皮袋而已，由于关雪羽曾关照不可出示于人，当下小心地收入怀内。

他这里方自收好，只觉得面前人影乍闪，麦小乔已现身眼前。

黄通招呼道：“姑娘来了？”

麦小乔四下看了一眼，怅然道：“他走了！”

黄通道：“刚才离开，姑娘有什么事么？”

麦小乔悻悻地摇头道：“算了！”

二人遂转回室内。落座之后，黄通感慨道：“这位关先生武功之高，为俺平生仅见，实在是一个异人……”

麦小乔冷冷一笑道：“有些人身具异功，却是畏惧强敌，见义不为……”

说到这里她忽然停住了，苦笑了一下，道，“难道他会是这种人？哼，真希望我没有看错他才好……”

黄通摇摇头道：“关先生眉目间正气逼人，不像是姑娘所说之人……”

麦小乔翻眸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又怎么知道——哼！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如果他真如黄兄你所说，就不该在这个时候离开——”轻轻一叹，脸上浮现出一份伤感之色，她落寞地垂下头来：“我还以为他……唉，我竟会错看了他！”

黄通怔了一下，忽然想起道：“刚才关先生离开之时，好像曾经说过，他还要回来，也许他有意暗助府上一臂之力，可不愿事先告知也不一定！”

“ 是吗？ ” 麦小乔苦笑着说道， “ 果真如此，他也就不会走了，我不会这么认为…… ” 摇摇头，她面色益冷地道， “ 算了，不要再谈他了，今天晚上来看黄兄，一来是面谢你的见义勇为，再方面是来请教后天的对敌之策！不知你可有什么对敌高见么？ ”

“ 姑娘夸赞了！ ” 黄通浓眉微皱道， “ 姑娘即使今夜不来，在下明日亦当会禀明令尊，亲自拜访，面商机宜。 ” 说到这里，临时顿住，张目左右看了一眼。

麦小乔一笑道： “ 你大可放心，这里没有闲人！ ”

黄通道： “ 这样甚好……以在下之见，后天夜里，金翅子老贼，必然自来临，府上虽有神机营的火枪防守，一来数目太少，再者金翅子武功太高，只怕难以防阻，姑娘你意如何？ ”

麦小乔点头，道： “ 谁说不是！几杆火枪也只能吓吓寻常百姓，遇见了真正有本事的也就没有用了！ ”

黄通道： “ 以在下所见，两位令亲，现应先行避居别处，等过了此一风波之后再行转回！姑娘以为如何？ ”

麦小乔摇摇头道： “ 这件事我早就跟爹爹说过，行不通。第一，我父亲不欲嫁祸于人，如果他们二位老人家逃开，势将连累全家满门上下。第二，逃过了今日，又怎能断定逃过明天？再说如今时间也来不及了！ ”

黄通想了一想，也确属实言，不觉点头道： “ 姑娘说的也是，虽然如此，府上地方甚大，即使到时，令尊不得不出面应付一二，令堂也宜事先择地藏匿，不宜为来人探知的好！ ” 麦小乔点头道： “ 这件事我也与母亲商量过，她老人家虽不愿独自躲藏，但却也由不得她了，到时候由我护侍左右，一切再见机行事吧，只是父亲那一面，却要全靠黄兄大力周全了！ ”

黄通道： “ 在下正是此意！ ” 说到这里，他慨然叹息了一声，又道， “ 姑娘请放宽心，俺必当竭尽全力保护大爷安全，万一不敌，也只有以身相殉了。 ” 说到这里，一时面有戚容，令人大生感动！

麦小乔一时连眼圈都红了： “ ……黄大哥，你言重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存轻生的念头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只要人活着，总有希望，请你务必要答应我！ ” 一片真情流露，说时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，点点滴滴，滑腮落下。

黄通想不到这位姑娘竟是至情中人，见状呆了一呆，甚是感动地道： “ 黄通记住了姑娘金玉良言，不敢轻言牺牲就是……夜深了，明日再从长计议吧！ ”

麦小乔站起来道： “ 好吧！黄大哥跑了一天路，累了，还是早些休息，明天父亲还要与你商量好些事情呢！ ” 说完，她即步出室外。

黄通跟出来，只见麦小乔向着自己微微一点头，身形略闪，已掠出了三数丈外，随即消失于夜色之间！

黄通打量对方姑娘的身法，虽不能与关雪羽等量齐观，却也不同凡流，与自己竟也只是伯仲之间。他久仰这位姑娘在九华习技，学得一身了不起的功夫，今日总算眼见，麦玉阶有这么一个女儿也实在足以告慰了。返回房中，在灯下，他打量着那件 “ 护心宝甲 ”，见是形同黑缎子一般地一件薄薄背心，当然绝非丝缎，入手柔软不皱，却又具有弹韧之力，体积既小，分量又轻，既非金属，又非丝帛线麻，实在瞧不出是何物所织。如非关雪羽事先告知，他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，这么小小单薄的一件东西，竟有 “ 护心防体 ” 之功！心中实在好奇，即脱下上衣，将这件宝甲穿上，试着用右掌在上面一拍——

他初次不敢用力，只是轻拍一掌，只听得“波！”地一声，这一掌竟像是击在了羊皮筏子上一般，居然为之反弹了起来，妙在肉身竟似未觉，黄通不由得大是惊喜，第二掌随即加了三成力道，当即一掌重击下去！和上一次没有两样，耳听得“波！”地一声脆响，整个身子为之大震了一下，差一点由座位上倒了下来。那只右手为之高高弹了起来，再察自身，除了掌下时遍体一热之外，竟是毫无所伤。细推其原理，分明是把加诸的力道，由“点”向全面扩散开来，是以虽有震动，却无伤害之力，再加上其本身的弹韧力道，自然把猝来的力量大大化解开来！

这一发现使黄通极感兴奋，大敌当前，竟然多了这么一件防身至宝，实在是意想不到的助益！为了测验这件护心宝甲是否兼有防刀之功，他即取出一把匕首，试向衣角上轻轻一戳，耳听得铮然一声，声如裂玉，竟然未有所损，心里一喜，第二次加重了力道，再刺下去，这一次由于力量甚大，刀尖下处，先是“铮！”的一声，紧接着“咔！”的一声脆响，那口匕首的刀尖，竟然断折为二！经此一试，黄通乃大感放心，不再多疑。因恐宝衣失落，干脆就穿在身上睡觉，心中一稳，再加上连日来昼夜奔波，固是倦极，心中略安，一枕甜甜便即沉沉入睡。

老僧卜神课 佛偈动侠情

破晓时分，关雪羽已来到了县北百二十里外的石头岭上。岭高千仞，上方下尖，尤其难行，远远看去，有如一把雪亮尖刀，插立云天之间。

石头岭上极高处仁立着一所古刹，便是远近知名的出云寺了。

如照常规，登山入寺有一定的道路，凿石而级，牵索为引，步步登临。最快的脚程，也得耗上整天的时间。关雪羽舍此不图，走的是偏峰捷径。他轻功极佳，步险过涧，有如康庄大道，日出之前，便已经来到了顶峰的出云寺前。出云寺之所以为名，当在“出云”二字。

上“白”为“云”，下“白”为雪，出云寺恰恰夹在这二白之间，看起来自有其顶天立地一番气派。所谓“高处不胜寒”，不必待到寒风凛冽的冬季来临，石头岭在入秋之后，便已经开始落雪。今年大旱，不见落雪，但在顶峰，尖端也有少量积雪，却也足够将出云寺点缀一番。

几只寒鸦低飞盘旋在寺前老松之间，地面上散满了落叶，风自天上来，贴着峰上的雪面刮下，真有股子冷劲儿，寺门是永远开着的。

为了防御冷风的直袭，入门处架有四四方方的一面隐蔽墙，墙后是放生池，此时此刻，水面上却已经结了薄薄的一层冰，平滑得像是一片水晶琉璃！

践踏着一径残枝败叶，关雪羽径自来到了庙前。

天也不过才有上这么一丁点儿明意，两盏油纸灯笼，摇曳着婆婆昏暗的黄光，那光景儿，显然透着十分凄凉！

出云寺的和尚敢情已经起来了，迎着薄薄的一天微曦，共分为两列，正在操练晨功——像是一套拳法！一共是十八人，这就是除却出云方丈以及两堂职司之外，庙里仅有的和尚了。

关雪羽的忽然出现，顿时使得操练中的和尚为之吃了一惊，全都停住了身手！

一个年轻和尚随手穿上了袈裟，怔了一下，缓缓走过来，一直来到了关雪羽身前，才恍然认出了来人是谁，立刻展开了笑脸。

“呀，这不是关施主吗！你老这么一大早就上山来啦！”话声才落，即见一个颀长留有黑色长须的和尚，由里面快步而出，远远向着关雪羽打了一个佛讯，躬身说道，“贫僧奉方丈之命，在此恭候，施主请随我后殿去吧。”

关雪羽微微一笑，合十一揖，以佛礼答谢，道：“老和尚端的是无所不知，我还只当他坐关未醒，此番白来了一趟呢！”

这个黑须中年和尚法号“至法”，乃是出云寺的主持和尚，看来与雪羽像是认识。

聆听之下，即见他展开笑颜道：“方丈原本坐关，直到昨日傍晚时分才行醒转，晚课之后，方丈指示贫僧，说是先生今日日出前后必将到寺，有事相商，要贫僧在此恭迎，果然应验，倒是贫僧迎接来迟，尚请海涵。”

关雪羽颌首道：“看来老和尚功夫更甚昔日，诚乃吾佛恩典，你不必客气，请前头带路吧！”

至法和尚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即转身步入。

关雪羽复向前来的少年僧人告了扰，这才跟随着至法和尚向廊道步入。

眼前一片漆黑，只有一根油松火把，劈拍响着的在远处燃着，油烟子袅袅升空，化为青白色一条巨龙，竟不为风势所散，倒也奇怪！

这条长廊伸展甚长，上为茅草，下铺石块，支柱皆为多年坚厚桧木所筑，

年代久了，其色如釉，闪闪而有光泽，整个长廊看上去朴实无华，却是古意盎然，雅极了。前行的至法和尚，步履轻灵，神态安详，望之即知身上的功夫不比寻常！穿过了长廊、正殿，来到了后山石室——这便是出云和尚的修炼坐关之处，平日本寺弟子，不得到特别的允许，是不能随便进出这里的。

石室背山而辟，根本就是凿壁而成，门前耸峙着一对石翁仲，插有一盏高挑纸灯，地上的石块一路蜿蜒伸展而出，排得很具艺术眼光，三三两两一直延伸到石室尽头。

关雪羽来这里，已是常客，与出云和尚更是交非泛泛，这里的一切都很清楚——就拿这些地上的石块来说吧，如非深知其奥妙者，便万万难以行走，敢情其中大有名堂，不知内情者一步妄自踏上，便将自讨其苦了！

至法和尚来到这里，停下了步子，回身合十，道：“先生自己进去吧，贫僧该去关照前面的早膳了！”

关雪羽道了谢，容得至法转身离开后，他才转向后面石头禅房，喟叹一声道：“老和尚别来无恙否？又来打扰你的清静了！”他这里话声方住，即听得正面石室内，一人浩叹道：“一兔横身当古路，苍鹰才见便生擒，后来猎犬无灵性，空向枯桩旧处寻。阿——弥——陀——佛——”

关雪羽微微怔了一怔，憧憬着老和尚的四句禅机，却是似解非解，他微微一笑道：“老和尚，你又在跟我打哑谜了！”一面说，他踏步而前。

老和尚石室前，排列着数十方石块，三三两两，颇为有趣，关雪羽前后四地走了半转，停下来笑道：“咦？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？我半年不来，敢情你又换了名堂不成？”

室内的老和尚却笑应道：“原是故日三生石，旧靴逢雨沾新泥，三片桐叶随风转，五处燕子剪新衣。”

关雪羽正在打量地上石子，聆听之下，哑然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就是了！”前行三步，身形后挫，心里默然念着一个“奇”数，雪衣轻振，已飘落室前。却听得室内和尚赞赏之声道：“小子半年未见，竟是又长进了不少，看来我这里已没有东西再能留难你了，你固前程远大，却来寻我做甚？”

关雪羽“哈哈”一笑，推门而入。其实，哪里有门，只是三数串竹叶垂帘而已。随着关雪羽的手势，竹叶应手而启，关雪羽当门而立。室内虽然燃着一盏青灯，只是在黎明的微曦之下，已显得微弱，兀自“笃笃”有声地在竹叶上摇曳不已。这里光线不亮，却足以辨物，一几一案，俱在眼前。出云老和尚披着一件蓝棉布的旧袈裟，盘坐在蒲团上，他身材原本高大，即使坐着，却也较诸一般常人为高！长眉，苍发，脸上皱纹不少，只是并没有十分老态。此时他面向长窗，脸上显着一抹微笑。“餐六气而沉澹兮，漱正阳而含朝霞。天逢大旱，如今这个也不好寻了……”打量着当前的年轻人，老和尚由衷的欣喜。眯缝着两只长眼，他频频点头道：“这么早就来了，还没有用过早饭吧？”

关雪羽一笑道：“一经紧赶，失魂落魄，只怕老和尚你过时不候，哪里有时间用膳，和尚你是明知故问了！”一面说，他那双光亮的瞳子，在室内四下搜索着，嘴角绽着轻笑：“怎么，大方丈有什么好吃的，要赏赐我这个可怜人吗？”

出云和尚笑起来了，偌大的年岁了，居然牙齿很好。满嘴白牙，竟然一个不少：“小子，我看你是明知故问，这里的一点家私，哪还能瞒得了你的法眼？怎么，还要我亲手送上吗？我看你是没有这个造化！”

“没有这个造化我也就不来了！”果然他像是无所不知，左右打量一眼，径自步向头里案前，竹案上盖着一片芦席，芦席下面是一个竹筐箩，里面有好东西。关雪羽微微一笑，老实不客气的就享用了。

一个剥了皮的光头大首乌，却是新鲜得很，轻轻一捏，竟像是挤得出水来——黑黑的顶门之下有一圈淡红色的颈项，竟是一只“粉头乌”，难寻得很，药铺子里有得卖，却是价钱吓人。

关雪羽一时大为惊喜，拿起来就咬，一咬之下，才想起了有些不妥，侧目视向和尚。

出云僧摇头笑道：“痴儿，痴儿，岂不知‘见光失灵’么？原是留给你的，吃了吧！”

翻了一下眼睛，关雪羽想说一声“谢”，想到了老和尚的这句“见光失灵”，也只有闷着声，匆匆几口把一只足足有四两重的“粉头乌”吃了个干净！

老和尚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每一次看见他的时候，老和尚心里都充满了慈爱，也都会情不自禁地生出几分“念尘”之感，也许是他的修行还不够吧，还不能修到真正的“四大皆空”，再不就是他的尘缘未了，他们之间也许是有缘分的吧？

一个大首乌入了肚，嗓子眼干干的，像是噎得发慌——不要吃，还想要点喝的。筐箩里另外还有半截盖着盖儿的竹筒子，里面盛着半筒子汁液，关雪羽端起来晃晃，笑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喝了吧！”大和尚笑嗔着，闭上了眼睛，像是饱经世故的老爷爷，对付调皮的孩子们的那个神态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竹节里的玩艺儿，已被雪羽喝光了。“都喝光了？”

“喝光了！”问得爽快，答得更干脆！

带着几分腼腆，关雪羽在老和尚对面坐下来，长长吁了口气，像是吃饱了：“现在舒服多了！”

“舒服多了？”老和尚喃喃地道，“忙了我一个更次，算是便宜你了！”

“不好意思！”关雪羽一笑，道，“下一次轮着我孝顺你便了，一卷‘伽蓝逢雨经’，我是抄定了！”

“这也罢了！”老和尚微微点着头，一双眸子，只是骨碌碌地在他脸上转个不休！

关雪羽还在回味着刚才的饮料，由于常饮，一尝即知，他细细回味的数着：“天门冬，地黄，黄精，枸杞子……掺着‘子露’成汁——不对……还像是多出一样东西！”

“算你聪明！”老和尚哼了一声，“给你五个数目，猜不着即是朽材。”说数就数，一、二——“三”还没有出口，关雪羽这边已报出来了：“是了，是‘四角菱’吧！”

老和尚看了他一眼，像是在说：算你答对了！只是他的那双眼睛，仍然在关雪羽脸上转着，慢慢地，和尚脸上已失了原有的笑容。“说吧，你今天来看我，有什么重要的事？”

“算是被你猜对了，”关雪羽道，“早知道，半年以前就该听从了你的话，离开了临淮关——如今……”

“如今看来倒也不晚！只是你肯不肯罢了！”微微一顿，老和尚摇摇头，又说了一个“难”字！

耳边上忽然响起了一阵子嗡嗡声，朦胧中隐约可见一只苍蝇，在室内绕着，随即扑向窗棂子，尽自撞个不休。

出云老和尚一声喟叹道：“蝇爱寻光纸上钻，不能透处几多艰，忽然撞着来时路，始觉生平被眼瞞……”顿住了话头，老和尚竖起了一根食指，施展“乾坤一阳神指”之力，向着纸窗上一点，赫然作响声中，已在桑皮纸上开了铜钱般大小的一个窟窿，算是为了那只无眼苍蝇开了求生之路，顿时穿飞不见踪影！是时朝阳新出，窗户中映出浅浅的一抹红光。室中二人，顿时沐浴在清晨红日，无限光彩生机里……

关雪羽像是呆住了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？”老和尚打量着他——总是提醒着自己，这样难得少年，不容他有所失足，然而“事有定数”，却又是“强求不得”，且随他去吧。这么想着，老和尚倒是不再忧虑了。

关雪羽恍然像是有所微悟，转看向老和尚道：“你看我……还能退出来么？”

“你能么？”老和尚问了一句，一双眸子直直地向他逼视着。

“我……只怕不能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……”关雪羽叹息一声，摇摇头冷冷地道，“人情，道义……总之，我……不能！”

“这就是了！”老和尚慨然叹息一声，道，“不瞒你说，观诸你此刻眉眼，只怕眼前有一步大难……唉……”

“老和尚你怎么说……”

“痴儿……痴儿……”出云和尚讷讷地道，“你燕字门三代争胜，铁血钢骨，无一为情所困，何以到了你这一代上，竟然这般窝囊了，敢是一蹶不振了！”

几句话说红了关雪羽的脸，虎然作势地由位子上站了起来……却也只是怒视着对方和尚，发作不得。

可不是么，虽然未必赶上与“燕”字门三代都论得上交情，就雪羽所知，打从自己祖父辈上，就与这个和尚有过来往，如非他是出家人，咳嗽一声，硬要占上“爷爷”的辈分，却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。

“哼哼……怎么，我说这话你还不服气么？”出云老和尚一双蒲扇大手，在头顶上搔了几下，“小燕儿……我给你算个卦吧！”“出云神卦”，可不是吹的，关雪羽从小就知道，只是老和尚不轻易为人算就是了。倒是“燕家神算”天下知名！

“你燕家神算固然是颇有盛誉，只是碰见自己人，却有些碍事——不比老和尚的这一手，嘿嘿……不由你不信！”说着，他这就起卦了。

只是几个黑白棋子儿，唏哩一声摊开来。端详着，老和尚的脸色可不不大好看——“我说是吧，阿弥陀佛！这是一局险卦呀——”

“你说清楚一点吧！”

“说清了就不灵了，险，险……好险呀！”老和尚这一连三个险字，关雪羽可有些沉不住气了，伸出手把棋子儿弄乱了。

出云和尚两道长眉蹙在了一块儿，微微摇摇头道：“真教人难以相信，小燕儿——凭你这样的身手，竟然还会……这就叫强中更有强中手……”

关雪羽转过身子来，走向窗前，伫立了少顷，就手推开了窗门，逼人的

红光，立刻大肆渲染了进来。“这个人，老和尚你应该知道！”他回过身子来，望向出云和尚，“长白山的那只老金鸡……飞来了！”

老和尚脸上，仅有的一丝笑容也消失了：“这就难怪了……”

“难怪什么？”

“小燕儿！”老和尚坐正了身子，道，“告诉我，你是否显露了身份？我是说，可有人知道，你是‘燕字门’的出身？”

关雪羽摇摇头：“除了你以外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！”

老和尚道：“你能肯定？”

关雪羽肯定地点了一下头，道：“我现在是从母姓……”

“那是姓关了？”

“不错——关雪羽！”

“关雪羽……燕雪！”老和尚念着这两个名字，除了一字相同以外，实在没有什么关联！

“隐得好！”老和尚点头道，“以你母亲那一身能耐，配得上你燕家了，姓关也不丢人！”

“老和尚，你问我这些干什么？难道我‘燕’家在武林中还结有厉害的冤家不成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哼哼……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”

“你——”关雪羽往前边踏进了两步。

像他这等身怀绝技的人，举手投足，俱见功夫，一经着怒，内力便会情不自禁地自然现出。此刻却也不例外。随着他前进的身势，那股子无形的力道，直袭当前，劲道之强，把老和尚一绺子山羊胡子都吹歪了。

“呵呵……好小子……好小子……”老和尚一个劲儿地眨着眉毛，单手直竖，干脆宣起了佛号来了，“无量寿佛，阿——弥——陀——佛——”

关雪羽停下脚步，恨恨地咬着牙。他知道自己气也是白气。老和尚不想说的，就是用刀架在他脖子上，也休想让他吐出一个字来。怒气既去，叹息一声，他无可奈何地在一张竹椅上坐下来，看着老和尚苦笑笑了笑：“好吧，咱们不谈这些，既然你什么都不说，这一趟我算是白来了……”

“你没有白来，”老和尚一双眸子炯炯有神，“最起码我能给你消灾抵祸！”

“消灾抵祸？”关雪羽晒道，“说来听听！”

出云和尚点点头道：“从现在起，你留在我这里，七天以后就天下太平了。”

“你是要我七天之后再离开？”

“对了……”

“不行，”关雪羽冷笑了一声，“理由刚才我已经说过了……罢了，我原想拖你下山，助我一臂之力，现在看来，希望渺茫。”虽然如此，他仍然还存着万一的希望，眼巴巴地看着和尚，“你是知道的，我的‘铁胎功’功力不足，抵不过他的‘黑手穿墙’……”

“岂止是黑手穿墙？”老和尚冷漠地插了一句。

“所以……如果你肯出手助我，凭着你的那一手‘玉琵琶’，加上我燕家绝技，哼哼……就算他再厉害，也不是我们的敌手。”老和尚冷冷一晒道：

“阿弥陀佛，老衲是早已跳出红尘之人，这件事你莫要把我算上！”

关雪羽愣了一下，点点头道：“很好，我总算认识了你这个人了！”

老和尚又宣了一声佛号，才道：“你我今日处境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论……小燕儿，你莫要扰乱了我老和尚的心境。无量寿佛——”念时手捻念珠，眉头轻耸，竟自闭上了眼睛！关雪羽呆了一会儿，想到即将遭劫的麦家大小，不禁一时心情紊乱，面前忽然现出了麦小乔的影子……她那双深邃却不失天真的眸子，正自向自己注视着，白皙的脸上，竟失去了笑容——敢情竟是一张待死的脸。一刹那，他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论交往，不过是数面之缘，不到什么深的感情。即使与麦老爷麦玉阶，也不过是一次谈话的交情，犯得上管这个事么？况乎是这等以性命相搏之事。然而，偏偏就是压不住在心理上这股子激动的情绪，除非自己是个不思不想的木头人。否则，有血有肉的一条汉子，这口气是忍不下去的！更遑论甚么仁义侠情了。

即使在日光的正射之下，他那张脸也过于苍白了。

心里的激动，热血沸腾着，几乎像是要喷了出来！越是这样，看着老和尚的那种事不关心的神情，就越加可恨，真恨不能跳起来狠狠地踢他一脚——“燕字门”在武林中独树一格，向以“性功”见长，这种“性”实在是“性命之性”，升华了也就是佛道界所标榜的“无性”之性。那是“苦修”之后才能常见的成果，一旦成功，七情六欲难犯其身，殊不容易。燕雪（关雪羽）在这一门家传功力上，自信已有几分火候，素日受益颇多，然而今天……

老和尚其实没有入定！炯炯目神，透过细开的两道眼缝，直直地打量着对方这个年轻人，对方的一举一动，包括肚子里想的，也逃不过他的这双“法眼”。“阿——弥——陀——佛——”平白无故地又再宣了一声佛号，“这件事看来你是管定了？”

关雪羽用坚毅的目光代表了回答。

出云和尚喃喃道：“汝负我命，我还汝债，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，以是因缘，经千百劫，常在缠缚。”睁开眼睛，直直地逼视向对方。

关雪羽不禁为他凌锐的眼神，惊得一惊，下意识地为之目逃，少顷，他才又把目光回到了老和尚脸上。

“小燕儿，听我说，这件事不要去管吧！”他竟是一片“苦口婆心”，奈何少年人不为之所动！

“让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吧！”老和尚几乎在哀求他了，“你可知你大伯父燕子青老侠客，那只左臂是怎么断的？”

“那又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与这件事固然无关，只是却似给你一个告诫！”

关雪羽沉沉地出了一口气，老实说这当口，他实在是没心情再听这些了。

老和尚却偏偏装作不知，兀自不厌其烦地继续说下去：“四十一年前，不……四十二年了吧！”他点点头，“四十二年前，一个落雪的夜晚，你伯父管了一件闲事，为了救一个不愿出家的小尼姑……”

“那是我的大祖母，女飞卫石明玉！”

“不错，是石……明玉！”老和尚冷冷地说，“对方是出了名难惹的青竹塘主无耳老尼，她好不容易收了你伯母这个得意弟子，欲将她一身武学，尽数传授，偏偏你伯母竟无意出家……整天哭哭啼啼，你伯父燕子青为此抱不平，竟自轻易地向老尼下了战书，那一日我正与你祖父在堂上对弈，你伯

父来了，他们父子的几句对话，我如今还记得！”

关雪羽默默地注视着，要领略他的弦外之音！

出云和尚轻轻哼了一声道：“他父子一番对答之后，你祖父说无耳老尼不易招惹，你伯父竟然不予理睬。你祖父问他燕家绝技‘七十二式燕子飞’会了多少？你伯父答说全都会了，你祖父遂命他当堂演来！”

关雪羽怔了一怔，这倒是他以前像听说过的，却也有几分置疑：“且慢，难道你亲眼看见？”

老和尚莞尔一笑，点点头道：“问得好！你燕家绝技自是不容外人窥视的，即使我这个出家人也不例外，我知趣地避开了。”

关雪羽点点头，这才有几分道理。

“我回来的时候，你伯父显然已表演过了！”老和尚说，“你祖父竟然让他去了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大伯父果然已精通了我家绝技？”

“不然，”老和尚冷冷地说，“你祖父当时告诉我说，你大伯却连一半的火候都没有。”

“那——为甚……么又……”

老和尚的手势，止住了他的发问——

“你祖父继续与我下棋，”和尚接下去说，“下了一半，他老人家停子不发，待看他时，竟自落下了泪来！”

“这又为甚么？”

“唉！”和尚道，“我当时佛门功业不深，也自迷离，见你祖父伤心落泪，不免问故，你那祖父乃告我道，你伯父此一去，凶多吉少，苟能不死，也必将落得‘断臂’而归的奇惨下场。”

“啊——”关雪羽不禁呆住了。

老和尚叹息一声，赞叹道：“你祖父真不愧是一代剑客，料事如神，当然，这全与他知彼知己的精湛武功造诣有关。”微微顿了一下，老和尚接下去道，“在我追问之下，你祖父才说你伯父七十二手燕子飞绝技之中，有十二手欠熟，十一手方自入门。这还不说，其中有一手最重要的，竟与他往日传授完全背道而驰，你明白我的意思——那是‘走火入魔’——练左啦！”

关雪羽发出了幽幽一声叹息！

出云和尚道：“就因为如此，你祖父乃断定他必将落败在这一招上，而且他更推算出无耳老尼将以何种剑术来对敌，并且其中何一手招式来取胜——于是判断的结果，你伯父即使躲过了咽喉，也难逃失臂的下场。真正为他说中了，老和尚生平从来也没佩服过人，你祖父算是唯一令我佩服的一个人，到如今，我仍是自愧不如！”

关雪羽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这么说，我祖父就错了！”

“为何？”和尚一本正经的样子！

关雪羽道：“既然他老人家早知道如此，就不该让我伯父前去冒险！”

“嘿嘿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阿——弥——陀——佛——”

关雪羽言出，立刻即有所警，心里大为震荡，敢情“姜是老的辣”，想不到老和尚还有这么一手，以古谏今，当下垂头深思不语。

老和尚讷讷地道：“事后你那祖父说，他果真要强留你伯父，并非不可，只是日后必将为你伯父所不谅，他亦难逃清议……而且也破坏了你伯父日后与你伯母的一段良缘。当然，这其中还有更深一层的理由，包括你祖父为什

么不亲自出手……然而，这些都是题外之言，与今日之事显然不相干了！”

关雪羽看了老和尚一眼，这一霎，他心情乱极了。

老和尚点点头道：“你大伯的一生，就因为失了一臂，整个的毁了，日后虽然蒙你祖父破格造就，最终学成了绝技，但是较之你父亲独得燕家门真传的盖世身手，可就差得远了！”微微一笑，老和尚那对精华内蕴的眼睛深深注视过去：“我与你们家称得上是三代论交了……小燕儿，就算我托个大吧，你燕门绝技不现江湖已近十年了，你父亲何以‘青燕峰’闭门深居，永世不出，你母亲又为何长伴青灯，看破红尘，晚年向佛……这些你可明白？是否与波谲诡异凶险的江湖生涯有关？你父亲是错了，不该要你来投奔我的！”

关雪羽冷笑道：“这又为甚么？”

老和尚摇摇头，“为甚么？我也得管得了你呀！”“好了……你不要再说了！”关雪羽站起来，又走向窗前。虽然阳光正灿烂，这里却“高处不胜寒”，飕飕的寒风吹过来，脸上就像是被针扎那般的疼痛滋味！他强自压抑着那颗激动的心，一言不发！

“小燕儿，让我再来问你一句话，好吗？”背后传过来老和尚的声音。

关雪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气忿，一想到麦家全家大小，他真的在这里挨不下去了。“你就问吧！”

老和尚冷森森地一笑：“你自信较之当年你大伯父身手如何？”

关雪羽缓缓地回过身来：“要亲眼一看么？”

老和尚摇摇头含笑道：“那倒不必，你是在笑我看不懂是吧？”

关雪羽哼了一声道：“你素知我父亲的为人，他如果认为我武功不足，是不会让我下山的！”

老和尚点点头，相信这确是真的。“那么令堂那边呢？”

“家母那一边却是更为严格，但是我总算勉强也通过了！”

“嗯——你母亲可有什么关照？”

“没有！”关雪羽接下去道，“她老人家确是爱子情深，竟然偷偷把燕家家传之宝‘金燕护心宝甲’交给了我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，”老和尚低低的宣了一声佛，“这么说，你们燕家的‘铁胎神功’，你还没有练熟罗？”

关雪羽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……如果我有十成的火候，今天也就不来看你了！”

“无量寿佛，小燕儿，你可知那只长白金鸡的厉害？你知道……么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！”

“你显然还不太清楚！”老和尚目光湛湛地看着他，“此人六岁从师，练洗骨易髓之功，全身上下兵刃不进，更不怕拳脚肉掌加害！如果你的铁胎功练成了，也许还可与其一较长短，但如今，你显然已非其敌！”

关雪羽呆了一呆，他只知那只老金鸡“黑手穿墙”功十分了得，却不知对方还有这一门功夫。然而，不知怎地，他心里却是一直燃烧着与他一见高下的火焰——这大概就是所谓的“强者”心胸了，更何况这其中还包藏有“侠义”二字！

“你也许还不十分清楚！”老和尚习惯性地又宣了一声佛，“阿弥陀佛，我再多告诉你一些吧，这人姓过名叫龙江，出身黑龙江畔，六岁从师，他师父是个埋名隐姓的异人，出没白山黑水，以采参为生，当地人都叫他‘老人

参’。这个过龙江从他习技，除了练成洗骨易髓刀枪不入的一身能耐之外，由于每日随师翻山越岭，食尽灵药，是以也练成了凡人难望其项背的一身轻功，其成就据我所知，也只有你父亲燕追云与另一个人才可与其较高低。你的轻功极好，是否能如他可就知道了！”接着他叹了一口气道，“……这些都是他早年的出身，至于以后如何又打入黑道，显然是另有一番奇特的遭遇了，这些你父母亲就又比我清楚得多了……他们难道没有告诉过你么？”

关雪羽摇摇头，心里不禁有些怯虚！父母亲岂能真的没有告诫！母亲甚至于再三的嘱咐，要躲着这个人，千嘱万嘱，要自己足迹不可涉及辽东，看来确实对此人大存戒心，却是怎么也没有想到，鬼使神差的，这只老金鸡，竟然飞出了辽东，来到了中原内陆，偏偏来到了临淮，眼前就几乎要与自己见面了——这可真是冥冥中的安排！

“这就是你父母的不是了……”老和尚耸了一下长眉，像是有话要说，却又吞进了肚子里！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又道，“……也许这正是你父母的苦心……无论如何，我可以断定，你父母是不希望你与这个人见面的……”

关雪羽点了点头，不能否认！忍不住地问道：“这又为了什么？老和尚你知道么？”

出云和尚摇了摇头道：“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你应该相信你双亲之言……不见的好！”

关雪羽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老和尚，你的意思，莫非要我见死不救？”

“非不为也，乃不能也。”老和尚讷讷地宣了声佛号，“阿弥陀佛，明知不能而偏为之，愚夫也，小燕儿，你要知道，‘燕字门’如今只有你这一脉单传了。你父母既把你托付于老衲，显然有让我就近管教之意……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让你离开！”

关雪羽冷冷一笑，正要说话，却见老和尚已自站起，微微含笑道：“从现在算起，二十四个时辰之内，你暂息在我这禅房之内，前殿还有事情，老衲我这就失陪了！”

关雪羽怔了一下，来不及说话，老和尚已转身步出。

禅房里顿时只剩下了他一个人。

关雪羽一时大为气闷，但却又不能发作。他并非凡事任性的人。老和尚方才一番劝诲，未尝没有道理。当日来时，父母一再关照，凡事要与这和尚商量，对他推崇十分，自非没有道理。父亲常批评自己秉性刚毅，刚愎自用，何以又令自己千里投奔，从这老和尚研习佛门经典，每日唱“大悲咒”百二十遍，以及抄写经文等不着边际之事，莫非这其中含有深意不成？或是看出自己眼前有什么不祥之灾，要出云和尚为自己布施消灾？可真是让人糊涂了。偏偏老和尚行事与他说话一般，常常是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，令人捉摸不定，真正气闷。

食肆遇娇凤 路途受袭击

禅房已经是大亮了，石案上那盏油灯，噗地一声忽然冒了个火花，随即为之熄灭！他心里像是压着石块那般的不开朗。他无可奈何地由位子上站起来，步向窗前，阵阵晨风袭过来，意外的，他发觉到，两行水仙开得异常灿烂，却有一个白首秃顶的和尚，正蹲在那里整理，不由心里动了一动！

水仙花在这一个时令里盛开，似乎是早了一点，或是山上寒冷，连花儿也乱了规矩，妙在这片景致那么好，自己方才来时，竟然是没有发现。

那个秃顶老和尚也不知是谁，从背影上看，像是这里的佛渊阁管理师父，法号大昌，自己与他不过前此留寺时见过一面不甚熟悉，也就不必打什么招呼了。

勉强耐着性子，在屋里呆了半个时辰，老和尚竟是还没有转回，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一向本来很沉得住气的性情，今天竟像是说不出的急躁，想一想也是不解，为恐出云和尚转来发现了，又出言奚落，便耐下性子来，在蒲团上趺坐运功一回。

也许是方才吃了那株粉头乌，又喝了些轻身益气宁神的药汁补物，这一运功坐息，先是思潮起伏，渐渐镇定下来，他原意不过是略作调息，使得精力恢复即可，哪里知道竟自入定了！

——或许是那些食物的特殊功能渐渐引发生效，关雪羽只觉得通体上下一气相通，暖洋洋，温酥酥地，一气贯穿奇经八脉，继而三十六重楼，正所谓“三花盖顶，五气朝元”，整个感触完全浸之于“坎离相交”之中，此时此刻，自是人我两忘矣。

说是“一觉醒转”也未尝不可，像关雪羽这类深精异功的奇人，原本把内功调息“入定”功夫，当作睡眠，时间可长可短。平常关雪羽运功入定，至多不过个把时辰，即可自行醒转，今天却不知怎地把例行的功课时间延长了。促使他醒过来的直接原因，是映在眼前的刺目红光。待到他睁开双眼，才猝然发觉到敢情已是日暮黄昏时分！

几只白羽山禽，低飞在出云寺顶，发出“呱呱”刺耳的鸣叫之声，显然“倦鸟思归”正是一日将尽。关雪羽由蒲团上站起来，只觉得一派神清智爽，等到他确定了眼前时刻，由不住心头一惊！

出云和尚分明还没有转回，另一个和尚，显然却已经等候着他了。秃头、白眉、清癯、瘦小——就是方才在院中弄水仙花的那个佛渊阁的师父大昌和尚。“阿弥陀佛，少施主醒了？该是晚膳时间了！”一面说，这个和尚缓缓由椅子上站起来。

关雪羽怔了一下，打量着他道：“是大昌师父么？我竟然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的！出云老方丈呢？”一面说，随即四下张望一眼，却不见老方丈的踪影。

大昌和尚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方丈暂转前殿，要少施主在此静居三日才可下山……老僧奉命服侍，待与少施主讲上一卷经文，阿——张——一陀——佛！”

“哼哼……”关雪羽冷笑了一声，暗忖着好个狡猾的出云和尚，自己不现身，却要这个大昌师父来应付我，想要我在此居留三天，莫非做梦？当下直视向大昌师父道，“多谢大师父，在下此刻无意听什么经文，请领我与贵方丈一见，我这就要走了。”

大昌和尚微微一笑：“少施主大概还不明白，老方丈在前殿坐禅，嘱咐老僧说，要三日之后才能醒转，少施主三天之后再见他吧！”

关雪羽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好吧！既然他无意见我，我也就不见他了，就烦大师三日之后，代向他转告一声，我这就下山去了！”说着向对方大昌和尚深深一揖，迈步向外就走。

不意他这里脚下方一迈动，却只见眼前人影一闪，一片微风扫过，大昌和尚已是当门而立，好快的身法，敢情身手不弱！观其站立之处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拦在门道之中，挡住了关雪羽的去路！

关雪羽心头一惊，后退一步道：“咦，大师父这是为何？”

“阿——弥——陀——佛，少施主万请海涵！”大昌和尚深深地弯了一下腰，手打问讯道，“老衲奉命侍候施主左右，三日内请施主暂不离开！”

关雪羽这才明白过来，一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老和尚是要大师父你监视我的进出，可是？”

“施主言重了！”大昌和尚双手合十道，“施主请先用晚膳吧，吃完了，老衲有一段‘大佛顶首伽蓝经’要与施主研究呢！”

“谢了！”关雪羽霍然之间怒火由心起。只是无论如何，出云和尚对自己总是一番善意，却是莽撞失礼不得！“大和尚，请你让开些，在下不便开罪！”一面说，右手一沉，用肘臂之间的力道，向着对方和尚腰间搪去。因不知对方到底功力如何，关雪羽只不过用了三成力道，哪里知道这个大昌和尚却是个十分强悍的练家子。关雪羽这只膀臂方自搪出，和尚忽似凹腹吸胸的向后收了一收，足下不移，却硬硬地把腰腹收进了半尺有余。关雪羽的这式搪手，想不到竟会落了个空。

“阿弥陀佛，少施主还是稍安勿躁的好！老衲失礼了！”嘴里说着，两只枯瘦的手掌，左右齐开，蓦地直向着关雪羽的双肩上抓去。这么一来，关雪羽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。他“燕”家身法，果真是虚实莫测。大昌和尚双手方自向下一按，倏然间，眼前清风一阵，人影乍飘，手上一松，已自落空。大昌和尚心头一惊，脚下一个抢步，拧身现掌，正待向对方身上击出，关雪羽却远较他要快上了许多。一股奇热气息，随着凌厉的掌风，已向他身后“志堂穴”上攻来。掌出如电，简直不容大昌和尚少缓须臾，再想抽身已是不及，顿时只觉得后肩上一阵奇热，却已为对方凌厉的掌力逼了上去，足下闪了一闪，向前一连踉跄了三步，才得掌桩站稳。

关雪羽当然无意伤他，是以临时存了仔细，这一掌如果真的打实了，大昌和尚非受伤不可，此刻却只是把对方身子逼开去而已。“失礼了！”随着他的话声出口，身形一闪，已夺门而出。

原来这个大昌和尚受了出云老方丈的嘱咐，表面上来此与关雪羽讲授佛经，实则却也有看守他不令外出的任务，现在乍见对方少年，已将夺门而出，职司所在，如何依得！“少施主你走不得！”嘴里嚷着，情急之下，这个和尚足尖力点之下，施了一个虎扑之式，两只瘦掌交错着，用“白猿献掌”的一招，直向关雪羽两掌上拿去！和尚用心，只待着这一双手掌搭上了对方肩头，则可施展佛门“分骨术”手法，先将对方一双手臂拿脱节再说，这么一来，对方想必就老实了。哪里想到对方这个年轻人竟是这般扎手。他这里双手方递出，即见关雪羽身子向下一收，紧接着一个急旋，有如飞云一片的已闪了出去。大昌和尚“嗯！”了一声。他既为出云和尚看重，当然不是无能之辈。眼前一见关雪羽要走，更是情急，一声叱道：“哪里走！”灰衣翻扬

之处，即由其肥大的袖口内，蛇也似的飞出了一根杏黄色的丝绦。

原来在这根丝绦上，大昌和尚有几手绝活儿。他早年有个外号，人称飞索僧，出身少林，为少林寺内习此素技仅有之二僧之一。如今这门索技，也早已经失传武林，出云和尚深知他有此一技，很可能便由于如此，才令他看守关雪羽。

关雪羽身形方自纵出，在空中将下未下之间，只觉得足下生风，一根软绦已临足下。

和尚这一手功夫，堪称巧妙至极。这根丝绦一经抛出，在空中成了一个“之”字形，由下而上直向关雪羽全身上下套来。

也是关雪羽一时大意。由于方才一试之下，虽知和尚武功不弱，可也绝难是自己对手，因而并不曾把他放在心上。这时见状，却也并不十分在意，左足一挑，脚尖上暗用力道，直向着这根丝绦上挑去。待到他足尖方自与绦端一接触，才知不妙。敢情那长有十丈的软索，其上竟似丝毫不着力道，出奇的软。关雪羽一惊之下，不容他抽招换势，足下软索已如同怪蛇也似的乘势而上，力道运用之巧妙，堪称一绝。只觉得“唰！”地一声，已将关雪羽全身上下套了个紧，紧接着在空中打了个螺丝旋儿，直栽了下来。

关雪羽一时大意，为对方拿住。毕竟他“燕字门”出身之人，功力大是可观，即使如此，却也丝毫不着败象，身子一溜烟的坠落地面，兀自直立未倒！

大昌和尚一声叱道：“倒！”只见他单手运劲，霍地向外一带，这一带之力，其力至剧，谁知对方年轻人直直站立的身躯，竟是丝毫不曾摇动。

大和尚第二次运劲，足下跨马单裆，右手用“左铜锤”巨力，第二次力带之下，决计要把对方这个年轻人扳倒了。这一带之力，何止千斤？即使是一座石碑，也能为他扳折了。

关雪羽偏偏是直立不倒，大和尚的千斤力道，看上去有如蜻蜓撼石柱，显然是又白施了。

两个人——一僧一俗遥遥对立着，有如石头人一般，介乎两者之间的这根丝绦，像是钢索一般绷得那么紧，大昌和尚可是施出了全身力道。他单腕缠索，身形半偏，一次又一次地把全身内力贯注进入丝绦之上，一霎间面红如血，额头上青筋直跳，浮起了一片汗珠！

两个人可就较上了劲儿了。

关雪羽显然被对方这个和尚逼恼了。“大昌和尚你是扳不倒我的，就让你见识见识吧！”一面说，他自丹田内徐徐提起了一股劲道，曲径通幽地灌输于一双手指之间，随即向着那根被拉扯笔直，形同钢索一样的丝绦上落下去！

大昌和尚那张脸已成了猪肝颜色，这时见状，只吓得瞪大了双睛。他不敢相信对方这双手指竟能把贯注有无限内力的这根丝绦剪断。

事实确是这样。

就在关雪羽这双手指落下之处，耳听得“崩！”的一声轻响，这根较拇指还要粗上一倍的丝绦竟自从中折为两段。

由于力道过剧，大昌和尚整个身子霍地向后直仰了下去，一骨碌，翻出了丈许开外。站起身来的大昌和尚，一面气喘着，先时通红的脸这一霎却显然又过白了。“阿——弥——陀——佛——”双手合十，大昌和尚那么惊悸地打量着对方，“少施主好俊的功夫——老衲自愧不如，拜服之至……”

关雪羽却已将身上绳索脱下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么说，我可是得走了？”
大昌和尚叹息一声道：“老衲无力阻拦，也只有悉听尊便了。阿——弥陀——佛——”

关雪羽冷笑道：“那就请和尚你转告老方丈一声，说我走了。”话声才出，立刻就觉出身后有异。关雪羽身形向前一压，捷如怪蟒一般地已把身子转了过来，却是一片三菱红叶，直向他头顶上飞来！观诸这片红叶的飞落之势，称得上至为巧妙。关雪羽一经发觉，这片小小红叶已取垂直落势，直向其顶门上直穿落下来！劲道之猛，大出常态。关雪羽心头一惊，观诸眼前情势，如果用寻常闪躲或是接收暗器之手法，都不适合。总算他的“燕字门”手法特别，一式“反摘金钩”，被公推为燕门不传绝技之一。眼前情形，对方所发之暗器，虽只是小小一片红叶，一经杰出的内家功力注入，其上力道，较之金铁毫无少让。尤其像是眼前这般直角折落之势，更是武林罕见，为关雪羽平生仅见。“哧——”一股尖锐风力，透过那片小小红叶尖端，直向关雪羽顶门之上力投直下。

情势之险急，局外人实难想象，却也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有数。关雪羽似乎已无能躲闪，偏偏他那只反撑过来的手掌竟有摘星拿月之妙！只一下已将将来物兜入指掌之间，看来固是险到万分，却连关雪羽的发梢也没有沾着。

关雪羽原以为那片红叶有破石穿革之力，待到人手之后才觉出其上敢情并未曾着有丝毫力道，轻若鸿羽，心内暗吃一惊，领会到对方这种“力道中抽”的手法，的确高明。

武林中具有这等手法的，他自忖除了父亲之外，至少这还是第一次遇见，当然，立刻他也就知道发放暗器的这个人是谁了。除了“出云”老和尚之外，似乎没有别人有这般功力。

当前竹影里传出了一声轻叹，一个人轻声道：“还有这个！”

关雪羽一听声音，就知道自己并没有猜错，发暗器者正是出云和尚本人，却是没有时间容得他打一声招呼。紧接着老和尚话声之后，只听得竹丛中一阵乱响，随着摇动的竹梢，千百片竹叶有如飞蝗万点般，更似乱箭齐发，一股脑地全数直向着关雪羽全身簇拥了过来。

暗器手法有所谓的“满天花雨”打法，观之眼前的一天竹叶，却是较诸前者要高明多了。千百片竹叶乍观之下，形若一片碧海，呼啸狂涌而来，似乎每片竹叶上都灌注有充沛的劲道，只闻着凌厉的呼啸声，已有惊心动魄之势。

关雪羽猝然一惊之下，发觉无论攻守走防，都已无能为力。很明显的，老和尚这是逼着自己要见真章了。

关雪羽虽不情愿上来现出他燕家不传绝技，可是情势所逼，却又似乎非施展不可。虽然说这门功力自己并未练就十分火候，却也大可一用。

蓦地，他长吸一口气，右手飞抡处，一件长衣已凌风抖出。空气里像是摔碎了一个瓶儿那般地脆响了一声，却只是一出即收。随着他抖动的长衣，大股疾风，怒涛排空般地炸了出去。风卷、叶落、衣出、衣收——四股不同变化，看起来形同一式，这种“猝发即止”的出手，俨然是一派宗祖的大家之式了。

风飘衣影，其势如鹰。

出云老和尚已来到了眼前。

四只眼睛对视之下，老和尚清癯的脸上，洋溢着无限欣慰之情——却又

似几分凄凉。“阿弥陀佛——老和尚总算老眼不花，燕家门终将有后……我已无能阻你……且由你走吧！”不知是过分欣慰，或是别有感触，随着话声一顿，一串清泪，竟簌簌夺眶而出，点点滴滴跌落尘下。

关雪羽原已激起的一腔怒火，目睹及此，竟是发作不得！事属昭然，老和尚这是在测验自己的功力，显然他已经放弃了再阻拦自己的决心。关雪羽这一霎，内心真是矛盾极了。

片刻心神交战，他才向对方这个深爱自己的老和尚抱了一下拳，一言不发地转身自去！

山顶上原已聚满了雾气，敢情暮色已沉！

关雪羽去势又疾，很快便已消失在暮色之间。

两个老和尚，四只眼睛那么怅望着！

“阿弥陀佛，”良久，大昌和尚才宣了一声佛号，转向出云和尚喃喃地道，“这位少施主，原来是‘燕家门’的出身，怪道有这般身手……”

出云和尚点点头，叹息道：“他的确身手惊人，只是却未必能逃脱眼前一步大难……”说着，他随即发出了一声浩叹。

“这……”大昌和尚显然怔住了。

“老衲已是无能为力……”出云和尚口中喃喃，合十道，“我佛慈悲……保佑燕家这个仅有的根苗吧！”

八月十五日。

凌晨。

凤阳城西，长淮卫近郊，薛家老坊。

天不过才约约的有些儿明意，薛家老坊已开门应早市了。

早市。烧饼，麻花儿，油条果子，江米粽子，红米粥，糯米糕，油饼，豆腐脑儿，豆浆……大概就是这些了。薛家老坊顾名思义，当知是一块老字号了。老字号必然有老顾客，薛家老坊可就是全靠这些老顾客捧场，才得生意鼎盛，远近驰名！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，店不在小，有客则昌。别瞧薛家老坊的店面儿不大，说到早市生意，整个长淮卫地方，可就数他这一家最盛了，就连凤阳府也算上，胜过它的可也不多！吃过的客人都知道虽然是普通的几样早点，薛家老坊做出来的味道，就是与旁人不一样，莫怪亦有人大老远的由凤阳府赶来，为的是一快朵颐！

年头固然不对，地方奇旱，长淮卫竟是托老天爷的福，居然与临淮关一样，尚能勉强维持。因薛家四口老井，已干了两口，剩下的两口出水也不多，为了他们这块多年的老字号，不得不勉力地苦撑着。

小伙计李昆才一撤下门板，一条长长的人龙，已经排在外面了。都是些老街坊了，大姑娘、小媳妇、老奶奶拉着小孙孙……油条麻花，豆浆烧饼，你嚷我喊的，薛家祖孙三代都出动了，还是忙得团团打转。

他这里也有十来张桌子，开门应市，门一开启，众人一拥而上，马上可都坐满了。

关雪羽晚了一步，轮不到他上桌子，买了两套烧饼油条，一张油饼，待将离开，却被好心的薛家爷爷一只旱烟袋杆子拦住了。

“客人你老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“嗯——”嘴里迟疑了一下，关雪羽点点头，“不错，我是……外地来的……你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老爷爷咧着嘴笑道，“赶了夜路？瞧瞧这一身的土！来来

来……弄个座儿坐下歇歇……”人可真够热心，一只手拉着关雪羽，旱烟袋分拨着前面的人，“劳驾，借光——”这可就把关雪羽带到了座头儿上。

座头并不空着，早有一个人大马金刀似的坐在了那里。嘿！好小子，一个人占着整张八仙桌子！”

“对不起，爷儿们！”薛老爷爷一面拉出一张椅子让关雪羽坐下，一面向那位客人打着招呼，“人多，委屈您啦，挤一挤吧！”

“混——”下面一个“蛋”字没出口，算是给对方留了些面子，这位客人呼拉一下由位子站了起来，敢情是不乐意！

不要说薛老爷爷，就连关雪羽也给怔住了。咦？老爷爷脸上可有些挂不住了，一面打量着这个不通情理的主儿。灰白灰白的一张尖脸蛋子，吊梢眉，高个头，腰弯下来活像个大虾米，一身皮包骨头，全身上下加起来，大概没有四两肉！好不讲理的一张脸！

背上背着马连草的一顶大草帽，一身夏布短长裤，足下是一双多耳芒鞋，桌面上红绫子包着个长方的窄细匣子。这汉子怒睁着一双三角眼，打量着薛老爷爷：“老东西，没瞧着这座儿上有人么，干什么还往这里挤人？要不是看你一把岁数，我这就剥了你的皮——”好家伙，这么横的客人，还真不多见呢！

一听见要剥皮，薛老爷爷可捺不住了，早年练过几年拳脚，虽然七十多了，身手可也不含糊，再说在地方上混了这么些年，晚年生意发财，谁见面不笑着哈腰，先给他老人家打上一声招呼，请安问好，这小子算是老几？居然给脸不要脸，上来就要剥皮。“你……这个混……小子……”心里一气，老头子赤着脸，红着脖子，连身子骨都抖颤了，一根旱烟袋杆子，几乎都要指在那汉子的脸上！

一看要生事，关雪羽第一个皱起了眉头。他可不愿意惹是生非，尤其是这当口儿。“算了，算了……老爷爷，你坐下来吧……”嘴里说着，就把薛爷爷按坐下来，一面打量着对方那个不讲理的客人，“老兄这是怎么说的？何必出口伤人？”

“你又算老几？给我起来！”这么一叫嚷，自然语惊四座，顿时举座无声。一看要闹事，薛家几口子，可都聚集了过来。当家掌柜的薛托，四十来岁，膀大腰圆，一张黑里透红的脸，胡子根根见肉，就看这副长相，岂是好欺侮的。他这里一现身，先向着关雪羽赔笑拱手说道：“客人，没有您的事，您坐，您坐……”

“好好……你来得正好！”老爷爷气得直翻着白眼，一面指着那个瘦子，“这位客人是属螃蟹的，横行霸道，他要剥我的皮呢，你倒是给我说说看，有这个理字没有？”

薛托冷眼上下一打量对方这个客人，心里可就有了数，在江湖上跑的人，讲究的是“识相”二字，一看对方这张阴阳怪气的脸，就知道不是好相与！做生意，讲究的是八面光，又谓之“和气生财”，别看薛托一副膀大腰圆的架子，说到做生意可比他老子要灵活得多了：“客人有话好说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？……您这么一嚷嚷……咱们这生意可就不好做了……有话好说嘛，来来……坐坐……”回头叱喝一声，“来！给二位客官看茶！”

关雪羽固是见怪不怪，坐看不动，那个瘦汉子，倒像是触及了什么，一时也不想发作了。冷笑了一声，瘦客人坐是坐下了，两只眼睛里，可是怒火未熄。“凡事有个规矩，我先来的，再说，我们还有人来，我也不是不给钱！”

说到钱字，瘦子一只手已摸出了老大个儿的一个元宝——足足有十两重的一锭官银！“哼！够不够？这张桌子我是买下来了！”手按，银落，跟着拿开了手，嘿嘿——大家伙眼睛可都直了。

八仙桌子上多了一个大窟窿，却与那锭银子一般平齐，元宝可是齐边儿的嵌进去了。在场各人，目睹如此，可都傻了脸啦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！

先是瘦汉子的出手，已够惊人。这年头儿，十两重的大元宝，吃一餐早点？简直是斜门儿，敢情是财神爷上门来了。继而，接下来的那一手功夫，更是骇然，练过几年拳脚的薛托父子，看在眼里，吓在心里，尤其是薛老爷爷，先时的一肚子邪火儿，早就飞得没了影儿，剩下的只是害怕的份儿了。

“这……客人你这么一说，倒是小老儿冒犯了……失敬……失敬……”一面转向关雪羽，抱拳怪不得劲儿地道，“这位相公没得说的……您请这边挤挤吧！”邻座的好心怕事的客人，赶忙让了个空位，起身相邀，关雪羽端起茶喝了一口，摇头一笑，这当口儿，他倒是不想动了。

“这位相公，您老就委屈委屈吧，人家还有朋友，您就挪个座儿吧！”掌柜的话锋一转，显然站在瘦客人这边了。

瘦客人两只眼里厉光夺人，那样子恨不能一口把关雪羽吞进了肚里。

偏偏关雪羽坐在板凳上的身子，稳如泰山，一杯热茶下肚，就更不想动了。

瘦子冷冷一笑，正待发作，只听得门前蹄声得得，继以传过来一阵极为悦耳的小小串铃声。

对于久处北地的朋友来说，这种声音，固是一闻即知，那是拴在牲口脖子上的铃铛声音，只是耳边上这串声音，却显得小巧细致多了，听在耳朵里分外悦耳可人！

瘦客人原本发作的脸，在忽然听见了这阵子铃、蹄之声，不禁微微一变，慌不迭地离座而起，闪身直直地侍立一边。

这个奇异的动作自然引起了各人的好奇，全都情不自禁地向着门外注视过去。

一匹油光水亮的红鬃大马，驮着个长身细腰的大姑娘，就在众人闻声注目的一霎眼之前，来到店前。

马俊，人娇，可都是好样的。百十双眼睛，俱都呆住了！

不过是十八九的年岁，长长的一头黑发，斜着梢儿，自一边搭落下来，扎着金丝带子，上面缀着光华夺目、老大的一颗明珠，红缎子对襟单衫，配着碧海天青的八幅风裙，只瞧瞧这身衣着，已知不是寻常人家之所能及，更别说模样儿多么逗人了。一人一马，猝然的来临，对于薛家老坊上百的客人来说，岂止是眼前一亮？张着嘴的闭不上，闭着的嘴张不开，小地方嘛，见过多少世面？

打量着这般众生相，马上少女先就不乐，眉毛微微皱着，自顾自地嘀咕了一句“讨厌”，腮帮子可就拧向一边去了。

大家伙这一会儿才像是喘过了一口气儿。

小伙计李昆，像是惊了风地打了个哆嗦，这才想到了应对之方，往前赶了一步，险些儿还摔了个大马趴。等到他来到了人家跟前，想接过马缰，却有人比他快了一步。马缰固然是到了人家身上，李昆身上还被人拐了一肘子，“闪开！”声音出奇的刺耳，可不比刚才那声娇滴滴的“讨厌”叫人听着舒坦。这一肘子可是够李昆受的了，嘴里唉哟一声，死人似的往下直躺了下去。

“哧！”一紧接着又是一鞭子。李昆闻声先来了一声怪叫，怪叫的是，鞭子抽在脖颈子上，倒不怎么痛，一勾一带，随着对方那个拉的劲头儿，李昆想赖在地上不起来都不行，硬是活活地给拔了起来——“我的妈！”心里嘀咕着，这个傻小子简直还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儿！

站在他面前的可是两个人。一个长身玉立的标致姑娘。一个尖脸猴腮的瘦汉子。

这位主儿李昆可认得，正是刚才店里闹事的那一位！不用说，方才那一肘子，就是他赏给自己的，至于后来的那一马鞭子，却是出自对方那个标致姑娘的纤纤玉手了，这一点却无须置疑，因为马鞭子还在对方手上。小伙计李昆可就摸着脖子发起了傻来，怎么也想不通，鞭子抽在脖子上还会不痛？人家姑娘瞧着他的眼神儿，可是够狠的，李昆哪敢正眼看，低着头就一边去了，却忍不住在边上偷偷打量！别瞧尖脸汉子刚才在店里耍银子骂人，像那么一回事似的，这会子在眼前这个长身玉立的姑娘面前，却显得毕恭毕敬，一副顺从的模样！

在小伙计李昆的眼里，眼前这一个人姑娘可真是太美了，比年画上面的五色仙女还美。她的脸、手……凡是露出来的地方，其白如玉，再着上一点儿红晕……就是那个颜色。他听过说书的先生，说过杨贵妃的脸：“新剥了皮的鸡蛋子儿，在胭脂盒儿里打上三转，说白不白，说红不红。”对了——就是这个颜色。早先他还不信人的脸会有这个颜色，可是在这一刻，目睹对方姑娘的这一霎，他算是死心塌地的信了，真信了！

然而，美固是美极矣，却叫人看着害怕，尤其是对方冰冷的那双大眼睛里所露出的眼神儿，哪怕是被她瞟上这么一眼，也叫你心里打颤！“他娘的！女仙——不……妖妇，狐狸精……”心里嘀咕着，凡是他知道用来形容漂亮女人的字眼，都想遍了，总觉得还是不恰当！却非得狠狠地咒上这么几句才能解馋！

人家姑娘可不是老站着，让他尽自地打量。这一会儿的工夫，尖脸汉子已把姑娘那匹上好的红鬃大马拉到了槽里，仔细地拴着，这才转回去头前带路，领着姑娘进了薛家老坊。

百十张脸子，都成了斜眼的公鸡，莫怪乎大姑娘面罩寒霜，哪有这么盯着人家看的？

尖脸汉子就像是跟在皇妃娘娘跟前的太监，一路引着红衣少女来到了早先他占住的那个座头儿，忽然怔了一下。

你道为何？敢情关雪羽还坐在那里，这么久的工夫，他老人家连屁股都没有挪一下！他倒真沉得住气……你们来归来，我吃归吃，两套烧饼果子已经下肚了，正自安详地喝着豆浆！

红衣少女站住了身子，面色轻嗔，拿眼神睨了尖脸汉子一眼，那意思像是在说：你这差事是怎么当的？

尖脸汉子那张吊客脸，可有些挂不住了。“你——怎么还没走？”声音却气抖了，再也顾不得身后主子平日怎么关照他的，脚下一上步，五指皆分，如鹰拿兔，直向着关雪羽的背上抓下来。

天下事，可真有这么巧的。这位关相公，早不移身子，晚也不移身子，单单就在这个时候，身子往前挪了一下。尖脸汉子的“爪子”，居然抓了个空，擦着对方身边落了下去！

事情似乎再自然不过，雷霆万钧，冰雪一片，竟是丝毫不着痕迹！谁也

看不出一些儿破绽。

尖脸儿真傻了脸，一咬牙，第二次运掌，指尖一挑，暗施真力。这一手叫“鱼跃鹰飞”，倒是武林中不常见的厉害招法。忖度着，一派斯文的关雪羽，如何当受得住？一经着上，怕不立刻来上五个血窟窿！

眼看着关雪羽万难躲闪，就在这危机一瞬的当儿，半截鞭穗儿，忽然搭在尖脸汉子的手腕上，力道儿够劲的，硬硬地止住了他的下落之势。

尖脸汉子半声不吭地收回了手，停立一边。一旁掌柜的薛托，慌不迭上前几步，拉出了板凳，陪着笑道：“大小姐……你是贵人光临……我们这里太寒俭了！”

大姑娘抬起眸子，扫了他一眼，也没答理他，微微偏过一些身子坐了下来。

眼神儿，可就无巧不巧地与正面坐着的关雪羽对在了一块儿。

一个是仙姿相貌，幽步窈窕，一个神蕴清澈，质朴沉着。四只眼睛对视之下，关雪羽倒不便失礼了：“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姑娘，我占了你的座儿——”还想再客套一句，对方姑娘似笑又嗔的眼神儿却移到了别处，眉梢眼角，不啻风情万种，却是剔透玲珑，冷艳独绝。这还是关雪羽第一眼瞧她，接着忍不住又看了一眼，以他之自恃，亦不禁为之心头一震。平心而论，他所见过年轻漂亮的姑娘多了，而面前的这一位，却别具冷艳夺人之势，乍看之下，竟与麦家那位姑娘十分相似。尤其是一头秀发，居然是一般的黑，一般的细，那么乌光黑亮，就连披下来的发式，也几乎并无二致。同样的高鼻梁，大眼睛，身材的高矮胖瘦，都几乎一样，只是这一位明明偏瘦了一点，肤色既白，便显出了一派不落凡俗的清艳神姿了。

关雪羽总算看出了两者之间的不同，由不住心内暗暗称奇。

他很想再多瞧上对方几眼，只是两者之间的距离太近了，第二眼已属多余，再看下去，可就失态了。

尖脸汉子虽然侍立一边，脸上神色却十分怪异，在他想来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什么情形下，能够允许一个陌生人与主子共桌而食？简直是不可思议。怪的是，姑娘竟默默地忍受了。非但如此，大姑娘眉梢眼角的神态，似乎并没有几多怪罪对方的意思，尤其是刚才眼前这个人那么直直地看着她，虽然并无急色之态，照过去往例便已经触犯了她的私律心规，一旦发作起来，也够人瞧的。偏偏对于眼前这个人，竟然也忍下来了，这可是透着稀罕！

这一切看在尖脸汉子眼里，心里固然奇怪，可却也不敢现诸表面，只是频频眨动着一双大三角眼，连连在关雪羽身上转动不已。

“凤姑娘，”他越前一步，弯下身子来，小声地道，“吃些什么呢？”

被称为凤姑娘的少女，略略点了一下头：“你看着办吧！”

尖脸汉子应了一声，这才向掌柜的薛托点了一下头。薛掌柜连忙趋前躬身聆教。

“小笼汤包十五个，一律用新鲜荷叶包着蒸，另鸡汤雪菇细面一碗——快侍候去吧！”

掌柜的一听可真傻了脸啦，盖因为对方所点的这两样，固然平常之物，却并非自己店里所卖之物！无奈，一来不能回绝，再者更舍不得桌子上那一锭白花花的十两纹银，好在特为备做，也并非难事，当下应了一声，匆匆退下。

薛家的人也都退了下去，紧张的局面这才暂时冷了下来。于是，上座的

上座，吃喝继续。

只是吃归吃，人们却再也无能约束住自己那不听话的一双眼睛，一个个虽非上来时的“斜眼公鸡”，却也由不住频频往红衣少女座上顾盼！

关雪羽原本是要离开的，只是对方姑娘的来头，显然不小，尤其是今天——八月十五日的忽然出现，是否有什么不寻常的涵义？再者刚才那尖脸汉子上前请示时，低低的一声“凤姑娘”，已落在了他的耳中——这凤姑娘三个字，像是在哪里听过，却也一时想不起来。总之，这一切的一切，使得关雪羽不能不对“凤姑娘”这个人存下了好奇。

关雪羽自离开出云寺，一夜紧赶速行，虽说施展杰出轻功——陆地飞腾身法，到底耗力非小，好在此去临淮关已并不甚远，在他看来不过两个时辰的脚程，倒也不必急在一时，先待机会，暗自观察一下对方什么路数，再作决定。好在，他虽吃喝完毕，面前却有热茶一盅，大可从容品饮，消耗时间。

有两次，他与对面座的凤姑娘目光几乎相对，对方却巧妙地遁开了。一位老婆婆好奇地瞪大了眼睛，在邻座上，上下不停地打量着凤姑娘，却在后者回敬的凌厉目光里退却了，凤姑娘用这个方法，使得那些窥伺者——目逃——最后她才把那双无限天真却活泼凌厉的眼睛，注视向关雪羽脸上！

关雪羽几乎可以断定，这位凤姑娘，绝非等闲人物——这一点，只需透过对方那双澄波双目即可判知。要知道，一个身怀绝学，尤其是具有惊人内功的人，无论如何巧妙地掩饰，也难以掩饰散诸于瞳孔之内的目神。自然，也只有身怀绝等内功之人，本身才能有如此微妙的鉴察之力。

眼前这位凤姑娘，一双美目固是黑白分明，难能的是散诸在她瞳孔内的一种隐隐蓝光——这便是内功中所谓的“目有蓝星”了。关雪羽这一突然的察觉，着实令他暗暗吃了一惊。正因为如此，他反倒要回避对方姑娘的注视了。

也许这位凤姑娘也同他一样，发觉到了关雪羽的有异，那双澄波瞳子里充满了惊异。

正当关雪羽被她看得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她的目光却适当地转向一旁。

两个人依然保持着沉默。

关雪羽虽有一肚子好奇，无如刚才有过一次经验，生怕对方再不与答理，平白自讨无趣，干脆也就暂作哑巴，倒看看谁沉得住气！

所幸，这一段尴尬的时间，并不太长，紧接着便由这里掌柜的薛托亲自侍候着，把刚才那个尖脸汉子，为凤姑娘所点的“荷叶小笼汤包”以及“鸡汤雪菇细面”送了上来。

显然因为对方的来势不小，得罪不起，或许是那锭十两纹银发生的魔力，总之，这两样点心准备得既快又好，而且是用上好的瓷器盛着，连筷子也是全新的镶边牙筷，很可能是主人收藏的心爱器皿都动用了。

凤姑娘微微点了一下头，杏目微转，浅浅一笑道：“你是这里的掌柜的？”

薛托面承仙姿，尤其是对方这一笑，简直令他全身上下透着舒服——连腿都酥了，不知是过于兴奋，还是紧张所致，只觉得全身打颤：“是……不敢劳小姐动问……在……在下正是！”薛托一面打躬笑着，“在下姓薛……叫托……小姐多多指教！”

凤姑娘可没心情听这么多，黛眉微蹙，一旁的她那个跟班儿尖脸汉子，却已怒声叱道：“混蛋，这么罗嗦，问你什么你说什么，没问的不许多说！”别瞧薛掌柜的站起来半截铁塔一样的身材，这会子看起来却像是豆腐做的！

由于这个尖脸汉子刚才现了那么一手，他可是打心眼儿里害怕，还是真不敢惹他，这时被他这么一喝叱，吓得连连打躬，嘴里连连称是，一双眼睛却瞧着凤姑娘，生怕对方有所降罪。

凤姑娘向着他，微微咳道：“干什么吓成这个样子？我也不会吃人。”薛掌柜的连声称是。

凤姑娘才道：“我们座儿上明明是坐两个人，你拿一份碗筷，算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让人家干看着吗？”说到人家时，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情不自禁地瞟向关雪羽，微微一笑，现出了既白又密的一嘴玉齿！

关雪羽想不到她会有此一说，待将分说，对方凤姑娘那双美目，又瞟向了薛掌柜的。后者显然呆了一呆，一时想不通是什么意思。在他的印象里，一直认为关雪羽与对方姑娘是敌对的，想不到这么一会儿的工夫，双方敢情交好成了朋友。

自然，侍立一旁的那个尖脸汉子，聆听及此，也似吃了一惊，只限于主仆之分，心里尽管大为不忿，却也没有他说话的份儿，只是频频地眨动着她的一双三角眼，连连在关雪羽身上转个不休。

薛掌柜的总算明白了对方姑娘的意思，嘴里答应了一声，匆匆退下。

关雪羽正要开口推辞，不意这位凤姑娘的一双眸子，却瞟向一旁望着她的跟班儿。

“大四儿，你也别怔在这里了，一会咱们还得赶路呢！自己找吃的去吧！”

尖脸汉子又怔了一下，想说什么，但一接触到凤姑娘那双深邃的眼睛，便不再多说了，退后一步，应了一声：“是，凤姑娘！”即转身步出，在靠门前的一个座头儿坐了下来。

这会儿，薛掌柜的又端了一碗“鸡汤雪菇面”，另碗筷一份上来，恭敬地送到了关雪羽面前，匆匆退下。

关雪羽拿起筷子来，才见那位凤姑娘似笑又嗔地正看着自己，他便干脆不再客气。微微一笑，他目注向对方，说道：“姑娘赏赐，不敢不遵，我也就不客气了！请！”说到“请”字，他便老实不客气地夹过一个包子来送入嘴里。

不意这小笼汤包，内里汤馅儿原已够烫，更何况外包荷叶，正是内外均烫，关雪羽一时不察，正一口咬下去，着实的烫个不轻，凤姑娘一对妙目凝看他，见状不自禁地嚤然一笑，便把头偏过一边！

关雪羽这才见对方碟内，原已置有一个，却先用筷子叉开了馅儿，待将热气微散才放置入口，这番细心，显然较自己聪明多了，想不到一时失态，给对方看了笑话，想想也是好笑。

凤姑娘吃了一个汤包，又用牙筷夹起汤面，放入匙中，微微吹上一口，才再送入嘴里。

关雪羽便学样地吃了几口，敢情薛家存心巴结，两样点心做得均极可口，先莫说那小笼汤包馅儿多么细巧，只这碗汤面，便是汁腴味纯，仓促之间，成此佳肴，倒是费人思索！

凤姑娘美目盼兮，巧笑倩兮，尽管风情万种，却不失大家之风，更不轻佻，至此为止，亦不曾向关雪羽说过一句话！

两个人默默进餐，直到关雪羽放下了碗筷，还不曾交谈一言。

“多谢姑娘！”关雪羽抱拳道，“今日幸会，盛情容当后谢，这便告辞了！”

一面说待将站起，不意凤姑娘冷冷一笑道：“慢着——”

关雪羽道：“姑娘有何差遣？”

凤姑娘莹莹双眸，含笑凝视着他，说道：“萍水相逢，总算有缘，阁下大名是——”

“我姓关！”关雪羽抱拳道，“请教姑娘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”

“姑娘未曾赐告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凤姑娘浅笑道，“你还是糊涂一点的好。关先生是读书人？”她似乎不希望对方知道自己太多，偏偏却不住口地盘问对方。

关雪羽并不介意，一笑道：“算是半个吧！”

“另外一半呢？”

关雪羽点点头：“算是半个佛门的居士吧！”

“噢——”凤姑娘眨动了一下美丽的眼睛，“倒是失敬得很……不瞒关先生，我自幼好佛，家母至今还在习禅打坐，我也读过一些佛门的经典，对于人世深抱怀疑，如果不嫌弃，我倒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一二！”

“那就不敢当了，”关雪羽一笑道，“只是这里好像并不适合……”

“当然，我并不是说今天。”她的眼睛再瞟，注向关雪羽的随身行囊，“你不但读书，而且学剑？”

“只是带来防身，玩玩而已！”

“这就不容易了！”凤姑娘别具慧心地点点头，道，“内实精神，外示安佚，见之如好妇，夺之以猛虎……”微微一笑顿住，看向对方，“恕我冒昧，关先生可知道这几句话出自谁人之口么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这是越王问剑的几句开场！”

凤姑娘一笑道：“我知道考你不住，下面的几句你可知道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知道的！”遂接道，“……布形气候，与神俱往，捷若腾兔，追形还影，纵横往来，目不及瞬，得吾吾地道者，一人当百，百人当万！大概是这么几句话吧。”

凤姑娘樱唇轻启，含笑道：“的确高明……可惜我面前没有酒，要不然一定敬你一杯！”

“以茶代酒吧！”说时，关雪羽举杯喝了一口，已有离去之意。只是对方姑娘，却没有结束的意思。放下茶杯，她摇摇头道，“这茶太涩，不好！我身边有上好的西湖龙井，雨前旗枪，虽不若‘玉掌缘’名贵，却也不差，你可要尝尝？”

“这就不敢当了，再说——”

“有事要走？”凤姑娘目光凄迷地道，“那我也就只好勉强了！”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倒也不是什么急事，好在时间还多！”

凤姑娘一笑道：“这就承请了，”一面说，玉手轻点，那边座头上的尖脸汉子，立刻应召面前。凤姑娘说，“我与这位关先生一见投缘，快把你带来的茶叶，交给他们，好好泡上两杯。快去吧！”

尖脸汉子即时愕了一愕，目光里大是不解，狠狠地盯了关雪羽一眼，这才应诺而去！

关雪羽道：“贵管家颇不为然，似乎对我方才占了此席座位还有余恨！”

凤姑娘道：“别管他，要是他对你有所失礼，我代他道歉也就是了！”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那倒没有什么，应该道歉的是我。反劳姑娘请客，

太不公平了！”

凤姑娘道：“你如有心请客，以后有的是时间，不必急在一时，是不是？”

这声“是不是？”确实说得妩媚之极。双方经过一番对答，关雪羽已由对方含有吴侬软语的口音，约莫猜出她即使不是姑苏人氏，也必然与该处有所渊源：“姑娘是苏州人氏？”

凤姑娘笑着摇了摇头：“你猜错了，不过，我在那里住过很久。你是听我说话的口音……是吧？”接着她微微点头，冷笑道，“你是个很细心的人，我倒要对你留些意了！”

在彼此对答里，关雪羽确实很仔细地在观察着她，颇能“见微知著”——

第一，对方姑娘玉指纤纤，尖尖十指都留有晶莹透剔的指甲，这虽然无足为奇，但在她举杯饮茶时，指尖上似有银光一闪。因此，他猜想对方十指指甲之中，可能藏有一种奇特的暗器，或是“弹指飞针”一类的细小之物。这位姑娘毫无疑问是武林中神秘的高手。由于她十指尖尖，不宜拳脚，当是“剑客”中人。

第二，因此，关雪羽也便推测出，放置在桌面上的那个长方形的锦缎包里，其中所藏的必然也正是对方的随身兵刃——一口不同凡品的长剑了。

第三，直到目前为止，关雪羽所能知道对方的仍然只是“凤姑娘”三字而已！她甚至于连姓氏都不轻易示人，这一点尤其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因此他设想，对方之所以隐瞒姓氏，必然是有相当的原因，可能同自己隐瞒原来之“燕”姓一样——因为那个姓氏，武林罕见，又负有盛名，是以，只要一经出口，便很容易为人所猜出出身来历，所以她干脆连姓氏也不轻易吐示旁人，这样便无虑为人测知了。

一时之间，关雪羽想到了很多，武林之中，成名的女人，正反派兼而论之，亦是屈指可数，像对方这般绮年玉貌，年纪轻轻的人，却是没有听说过。她又是谁呢？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凤姑娘像是看透了他的心事，眼神里透着神秘。

关雪羽点点头，干脆单刀直入地道：“我是在想姑娘你的出身来历！应该不是无名之辈。”

“啊？”凤姑娘微微笑着道，“结果呢？”

“结果是一片茫然……”

凤姑娘说：“因为你一开始把我当成了名人，自然不会有结果的了。”

“难道你是无名之辈？”关雪羽摇摇头，“我却不信！”

“为什么我一定要是名人之后呢？”这句“名人之后”一经出口！凤姑娘忽然警觉到语中有病，盖因为对方只说自己不是“无名之辈”，却并没有说什么“名人之后”。一言之失，几乎已将暴露了身份，真所谓“言多必失”。她立刻停住了嘴，一双妙目瞟向对方，细细观察着关雪羽的神态，看他察觉了没有。

关雪羽似乎没有异样，凤姑娘倒是放心了。

正巧，尖脸汉子大四儿送上了香茗！

两只细瓷盖碗，放在黑漆偏亮的托盘里一并端出，一望即知这不是本店的东西！当是对方凤姑娘自备的茶具了！出门在外的人，还有这么多的讲究，越知这一主一仆大非常人了！

果然是好茶，连关雪羽平素并不讲究喝茶的人，也觉出了好来……他喝

了一口，由不住夸赞，道：“好茶！”

凤姑娘微微点头道：“你原来是北方人！”

关雪羽心内一动，微笑道：“姑娘何以见得？”

凤姑娘笑笑道：“这你就知道了！北方人喝茶时候的姿态与南方人是不一样的！”

“原来如此！但也有例外的情形，”关雪羽道，“譬如说，南方人生长在北方，他的一切习性也就与北方一般无二的了……”

“但你却是道道地地的北方人，不是吗？”她笑得这么甜，白洁的牙齿，闪烁着点点晶光。似乎一个女孩有一双明亮的眼睛，再加上白而整齐的牙齿，必然便是出色的了！

“你很聪明！”关雪羽道，“被你猜对了，我的确是北方人。今天谢谢你的盛情，我现在必须要走了。”说着，他离座站起，向着对方微一抱拳，待将离开！

凤姑娘一笑道：“你太客气了，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吧！我想一定会的！”

关雪羽点点头道：“但愿如此！”即转身步出，掌柜的薛托在门口打躬作揖道：“相公慢走……以后请常来啊！”关雪羽笑应着，一路来到了店外。

来时天方黎明，此刻东方早已日出，阳光刺眼，不用说又是个大晴天，“嗤嗤……”不息的蝉鸣声，四下里响着，落叶萧萧，已有了几许秋的寒意。

关雪羽没有骑马，仍然是琴剑一肩。当他绕过了薛家老坊，踏上一条村道时，忽然正前方树影里人影微晃，现出了一个高瘦的人来。灰白灰白的一张尖脸，吊梢眉，高个头——正是那位凤姑娘身边的跟班儿，大四儿……他竟然绕到了前头，意欲何为？

关雪羽眼中乍见，打量了一下对方的表情，已几乎可以测知他的来意，脚下并不少停，仍然继续前进。

尖脸汉子大四儿老远就怒睁着一双三角眼瞪着他，这时见状干脆横过身子来阻住了他的去路了。这么一来，关雪羽只得停了下来。

“姓关的，你停一停，我有话问一问你！”

“啊？”关雪羽冷冷打量着他，“是你主子凤姑娘叫你来的？”

“是我自己来的！”说这句话时，他频频回顾。就凭着他这一个小动作，关雪羽断定他没有说谎，他的确有所顾虑，生怕他主子凤姑娘会随时出现。

“你找我有什么事么？”

关雪羽好整以暇地打量着他，暗中已作了准备，只要这小子存心不良，胆敢向自己出手，便老实不客气地施以颜色。

“姓关的，”大四儿频频眨动着他的一双三角眼，“我知道你是个练家子……可是……哼哼，你还差得远！”

“你不妨说清楚一点！”

“哼哼……好吧！”大四儿一对眼珠子，闪烁着精光，“不管你是哪一道上的，我劝你走远一点，别让我们再碰上……我没有时间跟你多说……”回头看了一眼，他冷笑着又接了下去，“不许你再接近我家姑娘，你听见了没有？”

关雪羽一笑道：“那要看我是不是高兴，还有你家姑娘是不是也愿意了！”

大四儿怒瞪着两只眼，喋喋怪笑了两声道：“很好，我不过是这么警告你一声罢了，除非你小子是不想活了！”话声一完，即见他双肩一耸，怪鸟也似拔了起来，却是一起即落！天空中噗噜一阵衣袂声，大片阴影里，尖脸

汉子已自空而坠，来到了关雪羽背后。就在他身子将落未下之际，一只右手已突然抖出，五指箕开，活似一把钢钩似的，直向关雪羽背上猛抓了下来。

关雪羽虽不欲过早暴露身手，但是对方凤姑娘主仆二人显然大非常人，眼前这个奴才刚才表演了一手按银入桌的手法，足可证明他功力不弱，是以关雪羽也就不能太过轻视，况乎他这一手“雪中现爪”大异常招，确实诡异莫测，关雪羽尤其不能小觑！他决计硬硬地接他这一掌。

身形前跨，半斜着身子，关雪羽用“玄乌划沙”的式子，陡然间推进了左掌。

两只手掌甫一交接之下，大四儿的身子，有如断了线的风筝般地飘了出去。

关雪羽不欲与他多纠缠，是以这一掌足足用了有七成力道，莫怪乎大四儿吃受不住了。

总算这个对方身手不弱，同时自其主子门中，学会了世所罕见的化解身手。虽然如此，看上去却也够狼狈的了。只见他身子在当空骨碌碌一阵打转，那副样子就像是猝然刮起的龙卷风，“噗通”摔倒地上！紧接着他单手在地面上尽力按了一下，“唰！”一下站了起来，却也由不住一连打了两个跟跄，才拿桩站住。力道虽说是化解了，那阵子遍体奇热，却是一半时消除不尽，只管上上下下在全身血脉里起伏不已！大四儿可是尝着了对方的厉害，只惊得脸上一阵子发青，却是不敢开口出声，心里头比谁都清楚，只要一出声，保不住大口的鲜血，就得喷了出去。他只是远远地怔在那里，再也不敢第二次上前，轻捋虎须了！

关雪羽现了一手绝活儿，原先还有些担心对方只怕吃受不住，难免受伤，这时见状，倒也有些出乎意外，对方一个奴才，竟然有如此身手，倒是不得不令人大存惊异了！

四只眼睛对看之下，关雪羽点头道了一声：“幸会了！”即快速闪身入林而去。

那是一片占地颇大的竹林子，绿阴阴地延续下去，足有数里之遥，关雪羽一经隐入，便顿时无踪！

时间竟然是那般巧法——关雪羽身方入林，面前红影微摇，凤姑娘已现身眼前，似乎是慢了一步，不及看清楚关雪羽的去踪。大四儿脸上立时现出了惊惶之色，慌不迭向着凤姑娘抱拳深深打了一躬，却是仍不敢马上开口说话！

凤姑娘一双剪水瞳子该是何等锐利？眸光轻瞟，已看出了大四儿的尴尬神态。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……”只吐了一个字，已由不住面红心跳，赶忙地就闭上了嘴。

“不要出声！”四字出口，凤姑娘已闪身而前，一伸手已隔衣拿住了大四儿的脉门。大四儿身子晃一晃，表情更见尴尬！

虽然是隔着一层袖子，凤姑娘却能领略到对方血脉里的缓慢湍急，从而就知道了怎么回事儿！

“哼哼，这一回可碰在钉子上了吧？没出息的东西！”

大四儿脸色一阵发紫，忍不住便要开口！

“别张嘴！”凤姑娘凌厉的目光盯着他。

“你想死么？”嘴里虽说是这么狠，手底下却不无恻意。一股暖流透过了她的掌心，直袭向对方血脉之间，顷刻之间，便已将大四儿怒涛澎湃的血

液流湍之势，大大地缓和了下来，大四儿这才喘上了一口长气：“凤姑娘，我我……”

“哼！”凤姑娘仍然凌厉的眼神儿，怒视着他，“叫你备马去，你跑到这儿来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知道瞒不过，也只好实话实说了：“是……刚才的那个……姓关的……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！”凤姑娘缓缓地点着头，“哼，不用说你是去缀着人家了？”

“我……只是想伸量伸量他，瞧瞧他是哪一道上的家数……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结果……”大四儿面如死灰地摇了摇头。

“你这就知道了吧！”凤姑娘冷冷道，“你真算是白活了，瞎眼的东西……要不是看你在一路服侍我的份上，又是老爷子身边的人，我真恨不能眼前就取了你的这双贼眼！”

大四儿吓得身子打了个抖，慌不迭后退一步，颤声道：“姑娘开恩，我再也不敢了！”

凤姑娘冷笑着道：“怎么着，我跟人家一个桌上吃顿饭，你就看不顺眼了？告诉你，不管老爷子怎么交待你，跟着我就得听我的，要不然……哼哼！你可小心着点儿……”

“我……小的是为着姑娘着想，怕……上了人家的当！”

“上你的头！”大姑娘娥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这一发起脾气来，可真够辣的，大四儿服侍她了一路，焉能会不知道她的性情？一时噤若寒蝉，再也不敢吭气儿了。

“姓关的那小子呢？”

“走……了。”

“我知道走了！往哪儿走啦？”

“这……”大四儿竖起手指了一下。

凤姑娘看了当前竹林子一眼，知道是追不上了。

所谓“打狗看主人”，尽管这个性关的在自己心里留下了不错的印象，可是他不该临走以重手法几乎伤了自己跟前的人。想到这里，凤姑娘可就气儿不打一处儿来，狠狠地咬了一下牙，冷峻的目神儿，更叫大四儿在一边瞧着害怕！

“回姑娘的话……”大四儿结结巴巴的道，“这小子，功力不弱，像是擅施九转之功，别是，别是……”

凤姑娘冷冷地瞧着他：“说呀！”

“小的以为……他别就是……”左右看了一眼，他越加小心地道，“别是那只老金鸡吧？”

凤姑娘惊得一惊，摇摇头道：“不像……”接着她哼了一声，挑动着她那一双娥眉道，“就算他真是，我也不怕！”

“姑……娘……”大四儿职责所在，可不能不说，“老爷子临走交待……说是这只金鸡……暂时招不得！”

“我心里有数，你就别多管了！”

“是，姑娘……”嘴里说着，大四儿偷偷地拿眼打量着她。

这一会儿，她更是有些失神儿地发呆了。他真的是传说中的那只‘夺命金鸡’？不像，爹见过他，可不是这个样子！姑娘心里这么嘀咕着。虽然，

她不知道那只传说中的金鸡，与她家门有过一段什么样的渊源，但是一定有瓜葛牵连，要不然父亲不会一谈起来就无限气馁，虽说如此，临行之前，他老人家却取出了他心爱的剑，嘱咐自己“剑不离人，人不离剑”，特别还关照了几句话儿，那是不得已之时对付“夺命金鸡”用的。“哼！”她冷笑了一声，心里盘算着，不管这个姓关的是不是传说中的那只金鸡，自己都要碰一碰他！

“我们的马呢？”

“在……”大四儿答应着道，“我这就牵去，姑娘，我们这是上哪儿去？”

“回临淮关去！”

身形如鬼魅 老金鸡呈威

黄昏时分。

冷飕飕的巷道里没有一个闲人，落叶在地面上沙沙移动打着转儿，天色由一片绚红灿烂而变得渐次昏暗！

这是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夕，距离着“人约黄昏，月上柳梢”那个时候可就不久了。

麦家两扇大铁门，紧紧地闭着。

此时此刻，你无须进门。隔着墙也能够体会出那种严肃的气氛，给人以窒息的感觉。这种感触，随着时光的消逝，越来越甚，直到那一刻的突然来到，然后爆炸开来，然后一切……

谁能知道未来的祸福？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！”该来的总是要来的。在经过长久的惊惧，恐怖，烦躁不安……连串的进逼之后，到了今天这个日子——中秋之夜，人心反倒是踏实了。

死亡的本身也许并不那么可怕，可怕的是死亡的预期……在混沌一阵，空虚一阵之后，你已麻木无知的心情，竟然又听见了脉搏的跳动，血液的流淌，你的口鼻又开始有知觉地在呼息了，如此，恐怖的阴影，便又再一次地向你袭击过来……

往年这个时候，为应佳节，该是麦家最快乐的时候——太阳方一下山，麦家的帐房大管事便指挥着小子们，在院子里搭起了祭祖的神案，三牲俱备，荤素各具一案，应景的菊花、秋海棠，一盆盆整齐地排列着，各方食客，穿戴整齐，等候着主人夫妇祭告天地祖宗之后，欢畅入席。接下来便是“持螯赏菊”了，大个儿的螃蟹，满笼满筐，人人有份，不饱不休！

麦老爷三代为官，讲究排场，中秋夜的灯会、灯谜，使主客尽兴，等到这一连串的应景节目之后，才谈得上“赏月”二字。

那时候，后花园凉亭之内，麦老爷换上宽适的便衣，夫妻家人相偎依，香茗在几，案上摆着各式月饼，苏式的，广式的，翻毛儿的，提浆的。说到馅儿，有豆沙、莲蓉、枣泥、蛋黄、五仁、火腿、八宝……林林总总，可就数不胜数了。几样应节的水果也一定是不能少的，像鸭梨、柿子、沙果、鲜核桃、脆藕、干鲜蜜饯，样样齐全。

就这样，边吃边聊，直到夜深寒重，才在妻妾艳婢的服侍下，入内安息。

曾几何时，今年的风水变了。天灾、人祸已经重重地打消了这番兴头。人心原已经就枯萎了，却是祸不单行，平白无故地又飞来了这只老金鸡！真是“人何以堪”！

是以，今夜尽管是中秋之夜，尽管明月当头，麦家却已不再欢乐如昔了。

在“大祸将临”的眼前，人人头上都悬罩着死亡的阴影，上至麦玉阶，下至看门的阿财，脸上都已经失去了笑容，影响所及，就连麦家的那条老黄狗，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地叫吠了。

阿财悄悄地打开了一扇耳门，探头向着门外张望了一会儿，又收回头来。

门房里，麦家护院苗武，单手压刀，一身劲服地坐在那里。五根手指头，轮流在桌面上敲着小鼓。他很紧张，铁青着脸，眼睛睁得滚圆滚圆的：“他娘的，”心里一火，可就冲着阿财骂了出来，“你他奶奶是犯贱还是怎么回事？小心人家摘了你吃饭的家伙你就不看了！”

阿财挤着一双大眼，陪着苦笑道：“是……苗爷，是里面的五大爷关照

说，有一点风声草动，叫我赶紧往里面，我是怕误了五大爷的大事！”

“五大爷，嘿！屁！”往地上啐了一口。对于由衙门来的那几位捕爷，他可是打心里就瞧不起。这些日子在麦家要酒要肉，一副作威作福的样子，他早就烦了。就连那几个火枪手，一个个那份颐指气使的德性，简直像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。强人老金鸡还没来，麦家倒先是遭了殃，大大小小二十来口子，要烟要茶，顿顿酒肉，提起来，麦家上下，没一个不对这群主子头痛的！

“看看你们还能神气多久！”苗武心里盘算着，下意识里却有股子冲动，恨不能让这些人一上来都死在老金鸡手上，才能一消心头之恨。

麦家大院里，冷清的看不见一个闲人，却不能据此而判定疏于防守，事实上却十分的是外弛内张。顺着青石板铺的笔直甬道，一直通向麦家大厅，当中一共有两处门亭，素日是特为护院、传达而设，今夜，可就显出了特殊的意义了。

第一座亭子里，由名捕神眼杜明，带同四名得力手下负责，五个人刀剑出鞘，弓矢齐备，前面一有动静，互可上前接应，两侧布置的强弓、火枪，更是待机而动，如臂使指，灵活异常。

第二座亭子里，由金刀震九州阮大元亲自坐镇。王子亮、候迁居边策应。这里更是“火器”的交会连击中心，如真有人敢于强行通过，他所遭遇的阻力，必然是近于毁灭性的凌厉，非比等闲。

穿过了这第二道封锁线，来到了大厅。麦家帐房兼大管事，麦七爷本就坐镇在这里，随同他坐镇的，虽然另有麦家四名护院武师，但是也只能给麦七爷壮壮胆。敌人如果连破三关来到这里，麦七爷这一关肯定是挡不住来人的了，然而他却自然有他的主意，必要时与对方讲斤论两，谈条件，他却是有两手，所以他自愿担下重任，坐镇中枢，主持大局。

至于麦家主人麦玉阶，出乎意外的，他倒是表现得异常冷静。读书、为官，给了他从容的气质与修养，多年的养性，虽未必培养成“泰山崩于前而不溃”的气度，但是在过往的经历横逆里，倒也都能应付自如。只是今天所面临的较诸生平所经历的任何一件事都严肃得多！都令人难以抉择！他所感到最大的痛苦是，生死抉择之权，似乎操持在对方，而不是他麦玉阶自己手上，非但如此，大祸一旦降临，所殃及的并非仅仅是他自身一人而已，整个的家族很可能俱将连带毁灭，不存在了。

犹是如此，麦玉阶倒也是没有乱了方寸。在过去的几天里，他已尽可能地对这个家里的所有人，都作了必要的安排。为数众多的食客，一一遣散还乡；奴仆家人，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决心自甘留下来的，都打发他们走了。偌大的一个家，昔日欢乐，已是难觅，更何堪萧索落叶，庭前秋菊，更平增无限惆怅！

今夜的晚餐也太单调了一点！只有四个人：麦玉阶夫妇，女儿小乔，义士黄通。此外，老仆麦贵、江婆婆、丫环碧喜，都是无论如何也遣不走的身边人，只得留了下来。

麦玉阶之妻马氏，一个坚强刚毅的妇人，所谓时穷节乃见，这个时候才显出了她的贤淑刚贞。为丈夫，她向黄通亲手奉上了一杯香茗，她徐徐地退向一隅，坐下来。“老爷，”她和声唤着麦玉阶，一副从容地道，“你不必为我担心，事情也许还没有到这步田地，我们的女儿也许能保护我们，尤其是还有这位黄爷。”一面说，她目光转向黄通，颌首微笑着。

黄通站起来道：“夫人不要这么称呼我！担当不起！”

“黄爷你不要再说了……担当不起的是我们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的眼圈红了，“黄爷对我们麦家的大恩，麦家世代都要记住，永远也不能忘！”眼睛一转，盯向女儿麦小乔，叮嘱道，“你要记住，永远也不能忘！”

麦小乔点了一下头，道：“我不会忘的！娘！”

“好了！时候大概也差不多了！”麦玉阶向妻子马氏说道，“夫人，你也该藏一藏了！”

“藏？”马氏怔了一怔，“这光景你还要我藏？我往哪里藏？你呢？”

麦玉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叫你藏，你就藏吧，自然有地方，来吧，”他随即站起身来，说道，“你们跟我来！”包括老仆麦贵、江婆婆、丫环碧喜在内，都不禁惊得一惊，大是出乎意外！

麦玉阶走了几步，见黄通仍然站在原处，不觉回头：“黄兄弟，你也来。”黄通应了一声，这才跟上来。麦玉阶一路前行，穿过了花厅，一直来到了自己书斋，推门入内，里面一片黑暗。

敢情说话间的工夫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！

“掌灯——”

老奴麦贵应声，随即返身取灯。

麦玉阶看向夫人，感慨地道：“当年这些暗室，只为藏我麦家三代相传的文物书画，想不到到头来，却要赖它救命，也算是……”摇摇头，心情十分黯然。

麦夫人一时喜极而泣，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既然有这个地方，老爷你怎么不早说呀，这就好了……这就好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麦贵已掌灯而至。

麦玉阶当先步入，麦贵持灯亦步亦趋，小乔与碧喜扶持着麦夫人，黄通走在最后！

书房里静悄悄的，门窗齐掩，蚊蝇不惊。

在一橱藏书前，麦玉阶站住了脚步，转向女儿道：“小乔，瞧瞧你的功夫怎么样吧！”

小乔点点头，想笑也笑不出来。这是她生平所经历的一件大事，连日来目睹家人四散，父母忧急，一颗心早就碎了。

麦玉阶起手，指向书柜最高的一层，道：“第七层藏书《文彦集》第八册之后有一块青砖是活动的，移开它！”

小乔不待父亲把话说完，便已贴身柜前，聆听之下，随即施展出“贴掌游墙”的功夫。见她只用两只手掌向柜上一贴，由掌心聚力，即把身子上吸，活像是一只大守宫似的，一路沿墙游了上去。

麦氏夫妇见到女儿如此功力，全都惊得目瞪口呆，一旁的黄通看到这里，亦是由不住连连点头不已。

小乔行到顶上，遵照父亲所言，移开了那本《文彦集》，随即发现了那块活动方砖！

由于整个墙壁，皆以同色式样的方砖所砌，如非事先知道其中有一块是活动的，猝然观望之下根本无从辨识。待到这块方砖移开之后，才见到其中置有一个可供手握的把钮！

麦玉阶点点头道：“左二右七，你下来吧！”

小乔遵言，手握把钮，向左面转动了两下，只听见墙内“叮”的微响了

一声，又向右面转了七转，即听得“叮咚！”两响，她随即从容飘身落下。紧跟着壁面上起了一阵沙沙声息，半扇墙壁，连同贴壁的书架一并移转开来，现出了一个半月形的拱门！

麦玉阶站在门外，轻叹一声向着妻子道：“你这就进去吧——还有麦贵，碧喜，江婆婆……都进去吧！”

马氏一怔道：“老爷你呢？……”眼睛一扫面前的黄通、女儿，“还有你……们……”

麦玉阶冷冷地说道：“你不必多问了，你先进去，如果不死，我与女儿自来会你……”还是那几句老话，要有逃走苟活之意，也不会等在今天了。马氏当然知道丈夫性情，多说也是无益。她虽有与丈夫同生共死的决心，但是却也知道此刻强留下来，于事无益，心里盘算了一下，黯然点了一下头：“好吧！我就在里面等着你们了。”

麦玉阶道：“一切平安，固然不必多说，否则……七天之后，你们再看机会出来……自行逃命去吧！”说到最后，触及数十年夫妻，情不自禁为之热泪簌簌而下。

马氏低下头抽泣了几声，忍不住抱了一下女儿，点头道：“你们会来的……就是死，也让我们死在一块儿……”江婆婆、麦贵、碧喜——噙泪下跪，向老爷小姐辞别。在麦玉阶的再三催促之下，一行人才步入暗室，麦玉阶少不得传授了暗门开闭之法，眼看着妻子等四人步入、暗门合拢之后，这才算松下了一口气！

黄通点头道：“大爷这番安置，再恰当不过。如此一来便可从容应付，而无后顾之忧了，在下之意，如果大爷与姑娘也能……”

麦玉阶挥手阻止道：“我意已决，这件事不要再谈了。黄兄弟，如果我这么怕死贪生，让弟兄们代我受过卖命，也不配老弟你舍生抬爱了……走，我们到前面瞧瞧去吧。”说罢转身向外步出。

麦小乔其实何尝不想让父亲藏躲一时，只是她深知父亲个性，也就不敢多说，好在有黄通与自己二人侍奉左右，再加上外面众多护院官差，那只老金鸡也未见得就能稳操胜算。这么一想，真恨不能马上能见着了这个人，跟他拼个你死我活，才叫干脆。心里这么想着，麦小乔手上端着灯，紧紧跟在父亲身后，不意灯光照处，忽听见身后的黄通，嘴里“嗯”了一声道：“慢着——”

“怎么？”麦小乔连忙站定，回身举灯高照。

黄通却望向侧面的一扇天窗发首怔！

麦玉阶一惊道：“有什么不对么？”

黄通走向窗前，看了一下，转向麦玉阶道：“大爷，这扇窗户，一直是这样开着的？”

“这……我倒是记不起了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黄通已然长身拔起！

他身形灵巧至极，陡然拔起，有如炊烟一缕，单手轻轻向上一探，已攀住了天窗边的横栏。

这时小乔忙即把灯举高了。

灯光照处，黄通这才看见，就在自己手抓的这片横栏上，清清楚楚地现出了上下两点指痕。这种地方，谁也想不到去打扫，长年累月，早已积下了厚厚的一层尘灰，是以一点小小的痕迹也都清晰在眼……然而，除了这一上

一下两点指印之外，便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打量着这番情景，黄通特别分出一只手试了一试，冷笑了一声，飘身直下。

小乔趋前一步：“有人进来过？”

“不错！”黄通一双闪烁的眸子静静地在屋内转过，忽然定住书桌正中部位。

小乔忙即举灯迎过去。

果然不错，洁净的桌面正中心，留有铜钱般大小的一点痕迹。

“噢！”这一次连不经世故的麦小乔也看出来，“是脚尖？”

“进来了。”黄通一面四下的打量着，只是除此之外，再也无所发现了。

“好纯的功夫！”嘴里说着，黄通那一张黄脸上，现出了一抹苦笑。这番苦笑里，却也十分显示了他的自愧不如。

麦小乔也学着黄通方才的样儿，腾身而上，一只手攀着天窗横栏，那手移过灯来，青纱罩里的灯光不停的曳着，把她的人影长长拉向地面。看了好一会儿，她才不吭声地飘身而下。

“姑娘轻功较在下高出十倍……看看这人来去的身手如何？”黄通一面说，深深地皱着眉头。

“高不可测！”麦小乔摇摇头说，“我真有点不敢相信……除非这个人没有骨头，否则他怎么能进来！”

黄通摇头道：“不然，姑娘可曾听说过江湖中传说的‘大八卸’功夫？”

“噢——我知道……黄大哥，难道这个人他……”

麦小乔几乎迷惘了。她虽知道有这门“大八卸”的功夫，也知道这门功力乃是运用人体中极难练就的“一元真气”把全身骨骼上自两肩，下至盆骨，作八处卸落，如此全身形若蜈蚣。凡是头骨能过之处，皆可畅通无阻，武林中虽然亦有所谓的“收肌卸骨”之术，那只是局部收骨，较之这门功夫，实不可同日而语。

由于这门“大八卸”的功夫过于神奇，当时麦小乔不过是由其师父嘴里听过而已，也并未十分放在心上，这时被黄通一提，才似忽然记起，她的惊异，实在不难想知。

“黄大哥……什么人会有这种功夫？……你以为是谁呢？”

麦玉阶亦不禁为之动容，一双眼睛紧紧盯向黄通。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，如果他的暗室秘密被敌人发现，也就是说最后的一点保障余地也没有了。

黄通的脸色十分阴沉，冷冷道：“据我所知，这只老金鸡是有这个能耐的！”

“啊！”麦玉阶一时大惊，“这么说，难道他进来过了？”

“恐怕是的。”

黄通忽然腾身而起，模仿着对方自天窗下来的姿态，也用一只足尖，点向桌面，再次腾身而起扑向对面书柜，这般来去，形若一只大鸟，书房里鼓荡出大片风力。

在麦玉阶眼里，黄通这般身子，实在不啻神人天降，然而黄通本人却显然有力有未达的遗憾与失望。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苦笑道：“这人的轻功，较我高多了……只怕是他本人过来了。”

麦玉阶登时一呆。

麦小乔乃安慰道：“爹，事到如今，你老人家也用不着再担心了，我们

等着他就是了。”

黄通冷冷点头道：“姑娘说得不错，大爷要冷静从事，我以为，这只金鸡即使是进来过，他并无所获……也许只是在察探府上动静。”

麦小乔哼道：“这么看来，他也小脱鼠盗狗偷的行径，我还一直把他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呢！”

说话之间，巷外已传来了初更的梆子声！

“啊”麦玉阶霍然一惊，“已经起更了！”一面说，他挪步窗前，揭开了窗帘，向外窥伺了一眼，目光望处，不偏不倚正好看见了那轮冉冉升起的中秋明月。

一片翩翩下落的枯黄梧桐树叶，无巧不巧地正好落在了阿财的头上……几乎是完全没有声音的。阿财却已经警觉了，身子抽搐了一下，慌不迭地抬起头。立刻他的眼睛睁大了，颤抖的身子僵直地贴着墙，缓缓地站立了起来。他下意识地知道，他所奉命要等待回报的那位主儿到了，然而，到底是否真的呢？

那是一辆双马二辕，黑漆铮亮的漂亮马车，漂亮极了。就连麦夫人来去所乘坐的油碧车都比不上。黑光铮亮的油漆，描着金边儿，那么纯黑而没有一根杂毛的两匹马，怕是一千匹骏马里也难挑选出一匹！

阿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会睡得这么死，事实上不过是等倦了，才打上一个盹儿，就这样，整辆的马车来到眼前，自己竟没有发觉，反倒是一片落叶，把自己给惊醒了。

马车正以缓慢的速度继续向眼前接近着，两匹马八只蹄子，敲打在路面上，不可能有声音，然而显然声音却降到了可能性的最低程度。这样看，设非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良驹，不卒为功。渐渐地，这辆辔驾整洁，望之崭新的马车，越见清楚的来到了面前，赶车的轻扣疆绳，马车不偏不倚地就在麦家大门当中停了下来。

阿财暗自叫了声：“我的老天，别是那话儿来了吧。”

装设精巧，黄光晃动的两盏琉璃马灯，左右摇晃着，每一回晃动，也都使人能够更一次清楚地看见跨坐在车辕上的那个人——车把式，那个穿着月白色长衫的汉子。只见他轻轻在车座上一跃，已如同一只大鸟也似的落在了门前。

阿财吓得“啊！”一声，转身就跑。

“站住！”这一声显然出自对方那个身着月白长衫汉子之口，阿财顿时就怔住了。“是！”他转向对方那个人看着，“你……是谁？”借着门前的灯笼以及天上的明月，他总算把这人的脸看清楚了，由不住怦然一惊！

敢情这张脸，他早已经留有深刻印象，正是那一日麦府开仓赈粥时，大闹现场的那个人。当时如非黄通在场，插手管了这件闲事，简直还不知何以收场。事后由麦七爷嘴里传出，这人姓祝，乃是跟随金翅子手下之人。这一霎的忽然出现，不用说，阿财也就可以想知是怎么回事了。

“小子！这里有份帖子，带进去交给你家麦大爷，就说好朋友问候他来了。”一面说时，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珠子，骨骨碌碌直在眼眶子里打转，随着他平出的手势，“嗤”一张大红拜帖直向着阿财面前飞到。

阿财慌不迭双手一接，托在掌上！“是……我这就去！”

嘴里说着回身就跑，由耳门里窜身而入，还踉了个跟头，不经意一只手把他由地上挽了起来！

阿财抬头一看，认出了是官府来的大捕头神眼杜明，另外六名劲捕，左右齐立，清一色的厚背鬼头刀，闪着白晃晃的刀光。“什么事？”杜明其实已听见了，“是点子来啦？”

阿财结巴地道：“来！来啦！这里有一份帖子，说是要呈给咱们老爷……”

杜明冷笑了一声，接过帖子来，上面是一只展翅金鸡，下面一个“拜”字，除了这个字以外，再也没有第二个，连上下款都没一个！神眼杜明负责看守第一道门户，一上来可不能松了劲儿，怎么也得撑下去，好在里面有得力的接应，不信自己就挺不下来。

看着这张拜帖，杜明心里发冷，点点头说，“送进去给麦七爷，这里没你的事！”

阿财答应了一声，撒腿就往里跑！

神眼杜明哼了一声，关照身边人道：“开开门！咱们不含糊，见见他是哪庙里的神？”两名捕快应了一声，打开门栓，隆隆声中，已将两扇沉重的铁门推了开来！

神眼杜明所以有这个胆子，全在胸有成竹，当然他也知道，要是只凭自己的能耐，是万难阻挡对方来势的，既然各方配合，后面又有接应，可就另当别论！

大门打开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就是对方那个下书人——祝天斗。对于杜明来说，祝天斗这张脸是陌生的！四只眸子一经交接，姓祝的嘿嘿连声冷笑着，双方随即开始了对答。

“原本这里还有六扇门的朋友，失敬，失敬！”

“好说！”杜明一面打量着对方道，“尊驾是——？”

“无名小卒，不值一提！”

“哪位是老金鸡——老当家的？”话声出口，神眼杜明一双锐利的眸子，已经注视向街心那辆油光铮亮的黑漆马车上！

“嘿嘿！”祝天斗那双“三白眼”瞬也不瞬地盯向对方，“你口头小心一点，敝上正确的大号是翠羽金鸡，你也可以称呼他老人家是金鸡太岁，舍此之外，并无别号。第一次初犯，我饶了你，再要不听，哼哼，只怕你吃饭的家伙就保不住了！”

神眼杜明公门里当差，昔日何等威风，眼前尤其是在手下六名捕役面前，被对方一个身份不明的人，口出不逊地教训了一顿，一张脸顿时涨了个通红！这口气要是咽下去，今后这个差事可就别想再混下去了！

“好说。”杜明双手力盘，十指如钩，“朋友口出不逊，显然没有把我杜某人看在眼里……这倒要讨教一二了！”话声一住，杜明左手猝翻，一招“金豺现爪”，直向对方祝天斗前胸上兜去！

按说杜明的一身功夫称得上是满不错了，要不然阮大元也不会单挑上他来当这个差事，无奈今天行市不对，碰上了对方主仆，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。金翅子如此盛名，其手下人物自然也非弱者！

可惜那日黄通与祝天斗较技动手之时，杜明未能目睹，要不然此刻他万万不会如此莽撞！

眼前杜明这一掌即将要接在了对方祝天斗前胸之上，后者忽然后背一拱。这一拱有分寸，杜明那凌厉的一掌，突然差着寸许之间，而致落了空招！

眼看着姓祝的那张不屑的脸，蓦然间为之一沉，一只鸡爪子似的瘦手闪

电般的递了出去：“该死的东西！”

“噗！”地一声，已紧紧地抓在了杜明的右腕子上！

杜明只觉得那只手腕子上，像是着了一把钢钩般的疼痛。这一抓之力，对方五根手指头，几乎都为之陷进了肉里，只痛得杜明嘴里倒抽进一口冷气！

对杜明来说，这一招还算不得是最厉害的。随着祝天斗五指力拧之下，只听得：“咔嚓！”一声脆响，杜明那只手腕骨节生生为之折断！

“啊哟！”杜明只痛得全身打了一个冷颤，随着祝天斗的一声冷哼，上步拧腰，只一下，忽悠悠已把杜明偌大的身躯抡起当空，直向着当前一方高耸叠翠的假山石上撞了过去！

几名捕快目睹之下，可都全傻了眼，忖思着人石相碰，血溅当场的一霎，必将是无比的惨厉！猛可里，一人长啸一声：“大胆！”

一阵衣袂荡风声响自空中，一条人影，飞鹰展翅般现身当空，双手上托，接人，拧腰，飘身，几个式子一气呵成。倒也难为他了，临落地时，不过打了个踉，到底把身子站稳了。

来人偌大一把子年岁，一身蓝绸子紧身衣靠，赤着脸，倒竖着眉，倒也有几分威仪，不失他公门大捕头的威望，尤其是背后那口闪烁着金光的九耳八齿大环刀，显示着他这金刀震九州的外号，颇是大有来头！

神眼杜明虽然没有撞上那块假山石，溅血当场，可是右臂骨折那阵子连心的奇痛，再加上眼前的屈辱，在拜兄阮大元双臂抱持之中，只见他脸如金靛，大吼一声，顿时晕了过去！

金刀震九州阮大元面罩寒霜，一声不哼地把杜明转交给身旁一名捕快，冷冷地说了句：“抬下去——”到底是见过世面，在衙门口当差日久，深深知道眼前这档子买卖不是好相与！

用力地抱着拳，阮大元一双老虎眼骨骨碌碌紧在对方祝天斗脸上转着，那副样子恨不得要把对方给生吞下去。虽然这样，有他拜弟杜明的前车之鉴，他可不敢再贸然出手，不得不耐下性子。拿着对方的斤两：“朋友你好利落的身手！”

“姓阮的你夸奖了！”敢情不待报名，姓祝的已把对方早就摸清楚了！

阮大元倒抽一口气，嘿嘿笑了几声：“我兄弟不识大驾，多有开罪，这下你还要担待一二！”

“什么话？”祝天斗翻着白眼珠，“祝某人在老哥你面前，算得了哪棵大葱？不过，哼哼！今番情势，老哥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了，说一句不怕老哥你泄气的话，今夜之事，哼哼……姓阮的，你管得了么？”

几句话可比针还要锐利，一句句都深深地刺进阮大元的肉里，他顿时就怔住了。

祝天斗往天打了个哈哈：“老哥你是聪明人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不是祝某人吓唬你，这里没你们什么事，带着你的哥儿们这就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，越快越好，要不然，可就迟了……”

一阵寒风吹过来，阮大元机灵灵打了一个寒噤。

他半生江湖打滚，还有什么看不透的？尤其是今夜晚，所遇见的这档子事，明眼人应该心里有数，谁要是装瞎子，硬往里面闯，保不住可就得赔上性命。

一刹那，阮大元身上起了透骨的寒意……透过收缩了的瞳孔，在朦胧的月色里，他远远打量着大门前那辆二马双辕的黑漆马车，不用说那个传说中

的杀人魔王，黑道中最最扎手的传奇人物老金鸡，就在里面了。

姓祝的话虽说是听来刺耳，却也不无几分道理，所谓“明哲保身”，人又有几个是真正不怕死的？阮大元一霎间就像是被风闪了舌头，泥塑木雕也似地呆立在当场，动弹不得了。

却有一只多事的膀子，在后腰眼儿上推了他那么一下子，传过来了王子亮的声音：

“阮老大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阮大元一惊之下，差一点咬了舌头，这才想到了眼前是怎么回事？

可就应上了那句话了——骑虎难下，又道是羞刀难入鞘，当着眼前这么些哥儿们，自己堂堂一个总捕头，居然会被对方一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给吓住了，这可也是怪事儿。

王子亮、侯迁，眼睛瞪得鸡蛋子儿那般大小，脸上那股子不屑剽悍劲儿，简直就容不得他打退堂鼓。

偷眼逡巡一下几处暗卡子，忖思着早已埋伏好了的火药机枪，阮大元不由得心里又自添了几分勇气！

“哼哼……”阮大元半笑半哼地打鼻子里直出气儿，“话倒是两句好话，只可惜姓阮的生就的不知好歹，有点听不进去。贵上既然来了，何不请现身而出？阮某这里恭候他的大驾了！”

祝天斗阴森森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天下竟然会有你这不知死活的人……也罢，你自找死，可也就怨不得姓祝的事先没有给你打上一声招呼。要见敝上却也不难，我这就给你招呼一声。”

姓祝的边说边自转过了身来，遥遥向着那辆黑漆马车，迅速伏在地上，只见他嘴皮微动，发出了一阵奇异的声音，其声有如秋虫振翅，听在耳朵里，说不出的一种别扭劲儿。

这个祝天斗一连叩了三个头，这才站起来！

全场各人眼看着他这番做作，简直不知他是在演什么哑剧，俱不禁面面相视，暗自纳罕。

却听得“胡胡——”狗吠声起自身后，麦家所豢养的一只大黄狗，就像是猝然看见了什么鬼魅也似的，一路夹着尾巴，频频哀吠回顾着，直向着后院快速地奔逃过去。

这番景象看在阮大元以及各人眼睛里，一时都傻了眼，立刻意识到，某种不祥的预兆，可不是么？就在狗影子方自消逝的同时，只见一条颀长的人影子，已经出现眼前！

阮大元看得一惊，只觉得对方这条影子来得好快，在迷茫的门灯混合了惨白的月色里，这个人的出现，真像是鬼魅幽灵一般。

“啊——哟——”

阮大元足下一个踉跄，由不住后退了一步，一任他见多识广，这一霎竟自惊出一身冷汗！

岂止是他一个人？——在场所有的人，在目睹着这个鬼影子出现的一霎，俱都呆住了。

说是鬼影子当然是有原因的，那是因为那个猝然出现的影子，几乎可以说真的就是一个影子，影子是没有实体而仅具形象的，是轻浮飘动的……这一切全都符合！

阮大元惊魂未定，睁大了眸子，再一次向对方注视时，那个形象显然又

一次有了变化。

对于在场所有的人来说，几乎都是不可思议的——

一阵风刮起了庭院里的落叶，也刮起了那个神秘的鬼影。

灯光、月色，两般迷离！

众目睽睽之下，那个颀长的影子，就像是一匹闪光的缎子，极尽柔软迤邐为能事地在空中鼓荡而飘动着。

只有一匹绸缎或是一件长衣，在风势里，才可能显现出如此波动飘忽的姿态，然而，那却是一个人。

一个不折不扣的人。

在众人睁大了的眼光里，这个人显然已站在了眼前，距离着阮大元当前最多不过三尺开外。

如此近的距离，自然使得阮大元无须掌灯也能约莫地认出了对方。

在一阵激烈的心脏跳动之后，这一霎惊魂甫定，总算能勉强镇定了下来。

最起码有一点，他是可以认定的，那就是站在当前的这个形象，是一个确确实实的人，而且还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人物。

散发、修容、高瘦的身材，这一切包裹在黑光油亮的长披里，乍然看去，这个人像是披着整匹缎子，看不出一些裁剪的痕迹！

在随风舞动的散乱发丝里，显现着清癯、阴沉的一张瘦脸，以及光芒灼灼逼人的一双眸子。现在，这一双眼睛，正自直直地向阮大元身上逼视着。

阮大元素来是何等气派？想不到这一霎，在面对着眼前这人的灼灼目神时，竟自显现出由衷的怯虚，心里直发慌，一双膝盖更情不自禁地打起颤来。

这人湛湛目神，瞬也不瞬的盯在阮大元脸上，阴沉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你就是姓阮的那个捕头？”

“不……错。”

“你要见我？”

“是……你是？”

“我就是你要见的人。”

“噢……”阮大元情不自禁往后面退了一步，“这么说……你就是金翅子……金大……当家了？”

“不错，你猜对了。”

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，几乎无需扬声，也能使在场各人清晰在耳，由于来人的自承，聆听者全都为之心头一震，天天防老金鸡，候老金鸡，如今这一霎，这只金鸡就在眼前，倒要看各位如何发落了！

阮大元在聆听到对方自承身份的一霎，或许是紧张之故，一只右手反掌握住了刀把子。

对方这位人称金鸡太岁的黑道煞星，出乎意外地竟自展出了笑容，那双闪烁着精光的眼睛却仍然瞬也不瞬盯在阮大元脸上！

阮大元紧握住刀柄的手又缓缓的松开了！

“你可以用你手中的刀！”金鸡太岁脸上笑容不失地道，“而且我给你三次机会。”

“老当……当家的，我可没有这个意思。”

阮大元情不自禁地又后退了一步，目光逡巡之下，只是这么一会儿的工夫，院子里已聚集了不少人。

“阮大哥，放开手干吧，兄弟们接应着你啦——”

说话的是神机营派来的把总张照——一只手叉着腰，另一只手紧捏着他的兵刃——斩马长刀。

这两句话，平空里给阮大元增添了无穷勇气，很明显的是在告诉阮大元说，他的手下已经都埋伏好了，必要时一声令下，即可乱枪齐发，嘿嘿，老金鸡，就算你身上长了翅膀，也不怕你能飞走了。

阮大元有此一念，此刻心里便踏实多了！

他仍然不能掉以轻心，怕是出刀容易，收刀难，还得要有十分的把握才行。

金鸡太岁兀自不曾移动地站在原地，夜风里乱发纷扬，衣襟飘飘！

一绺白发，现出在他的前额乱发之间，使人恍然的意识到，敢情他已是有了年岁的人，最起码已不是个少年人，似可认定！

短短的一会儿工夫，现场已略有变动，排云翅王子亮，一掌红候迁，已经悄悄掩在了阮大元左右，麦家的五名护院，却在阮大元身后，一个个的钢刀在手，跃跃欲试，作为第三线的接应。

另外来自衙门的三名捕快，却是品字形的看住了对方下书人祝天斗，战斗的形势早已完成，一触即发。

这一切对于现场的金鸡太岁来说，如若无睹，他甚至于连偏一下头都不愿意，那双炯炯双瞳，只是直直地注视着阮大元。“你现在总可以出手了。”

到现在为止，阮大元甚至于还不能十分看清楚对方的脸，至于对方的一双手，自一开始就从来也没有现出来过，始终掩藏在那长可及地的黑缎长披里！

“老当家的……”阮大元出手之前，还有几句话要关照，“得饶人时且饶人，麦大爷——”

“不必多说！”

四字出口，一股凌人的无形刚气，霍地冲体而出！

阮大元猝当之下，身子打了个闪，这才知道厉害，他生平办过多少扎手的案子，会见过多少黑道煞星，却是没有一个人能与眼前这位主儿相提并论，令他感觉到打心眼儿里生出怯意。话是不必再多说了。

更可悲的是，自己不过是个闲客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麦家帮场子的外客而已，想不到对方竟然认定了自己，非要迫着自己出手不可，由于自己在官场上的特殊身份，一上来弓拉得太满了，这会子再想泄劲，打退堂鼓可都来不及了！

四周的气氛是那么的阴森，肃杀……沉闷得怕人！

阮大元所能听见的只是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音——他的手早已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了刀柄。

这第一刀可是真难。

大伙的眼睛，全都注视在他身上，情势所逼，他是非出手不可了。

王子亮、侯迁，左右相切，前者是一双判官笔，后者是一只万字夺，四只眼睛狼也似地瞧着那只老金鸡，暗地里却是照顾着拜兄老龙头阮大元，只要他略现败象，立刻左右齐入，同时出手，制对方于死地。

一阵夜风袭过来，场子里枯叶滴溜溜地直打着转儿！阮大元猛地足下一顿，施了一式“虎扑”，直扑向对方金鸡太岁当前。

对付像金鸡太岁这般可怕的强敌，他可不敢取巧弄险，这一刀便是十足的真功夫。刀锋下处，划出了猛锐的一股刀风，直取对方天灵顶盖。

这一刀如果不能得逞，接下去的一招“风扯大旗”，便具有不可预测的威力，至于第三招“怒卷长虹”，更是阮大元刀中精髓，这一连三刀有个名堂叫夺命三刀，如果说阮大元刀功中或有可取，舍此便无其它了。

月影下的金鸡太岁，身子纹丝也没有移动，就在这口刀的刀锋几乎已将触及他顶门的刹那之间，猛可里这颗头颅却向着一边拧了开来！

身随头转，长披“劈拍！”一声，颀风横起，一起即落，已是七尺开外。

阮大元一声喝叱，刀面上钢环子“哗啦！”一声巨响，第二招“风扯大旗”由下而上狂卷而起，大片刀光里，直取对方前胸。

像是砍中了，又像是为阮大元的刀风所激起。

在空中转了个大圆圈子，黑衣怪客的身子，也几乎与对方刀锋所连接，当得上间不容发，仍然是落了个空。

阮大元向后拉刀收势，对方黑衣人夹着一股凌人的奇大风力，飘然现身面前。

刀势一出即不可收拾，至此阮大元第三刀“怒卷长虹”想不出也不能够了——这一刀他施出了所有的力道，大有毕一役于一刀之势，刀势斜着划出去，在中途“劈啪！”一声，抖出了两片刀影，连同着刀的本身看上去分明是两片刀光，呼啸声中，直向着金鸡太岁身上招呼了过来！

于此同时，两侧的王子亮、侯迁，也不再俟机以待，双双抢身而出。

王子亮的一双判官笔，抖出了两点寒星。

侯迁的万字夺有如银光一线。

前者直取敌人双瞳，后者意在咽喉，若是再加上阮大元的迤迤一刀，金鸡太岁以一挡三，惊险万状当可知了。

三个人的势子都够快的，由于事先早已有过类似的操练，这一中二偏三个走势，算得上势猛力劲，搭配得更是天衣无缝了。

无奈他们的对手，金鸡太岁这个人，确实太过于神奇莫测，功力尤其是惊人。

三个人的感触是一样的。

一刀、双笔、万字夺，三般兵刃，看上去可全都卯上了——事实上却又全都落了空！

现场所有目击者，无不大感纳罕，一时真有点闹不清楚，自己这双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一个人闪躲一件兵刃，不足为奇，若是同时闪避三件兵刃，可就不大简单，尤其是像眼前这人这般的闪避法儿，却是前所未有的稀罕。

像是一个纸人儿那般地轻飘，在猝然间扬起的身势里，只见三般兵刃全都走了个空！

阮大元一刀落空之下，下意识里可就觉出了不妙，面前轻风一阵，对方当面而立，直到他向后收刀之际，才发觉到掌中刀敢情重若万钧，一任自己施展出全身的力道，竟然抽它不动！

王子亮、侯迁一左一右，石头人也似的呆呆站立着——表情至为木讷，由他们睁大却又失神的神态看来，八成儿是被人点了穴了，而阮大元的刀，这一霎却平平地贴在对方金鸡太岁的手掌心上。

只是那么平平地贴在掌心上。

虽然如此，阮大元即使施出了吃奶的力气，也起不动那口惯用的钢刀。

对方掌心里分明像递出了一种奇怪的力道，这种力道便有似磁石引针般

地吸住了钢刀，刀又吸住了阮大元的手掌，一连串的关联，便形成了阮大元眼前的这一尴尬场面。

阮大元一连几次运力，却未能起脱手上钢刀，反倒是透过刀身传过来的阵阵力道震撼得他五内如摧，肝肠寸断，极短的一霎间，已是面红心跳，气喘如牛。

“姓阮的，这是你咎由自取，怪不得我心狠手辣。”

最后这句话一经出口，阮大元只觉得刀上一松，算是脱开了对方手掌，却有一股旋风把他重重甩出了七尺开外！

阮大元固是心胆俱寒，待要逃走，哪里还来得及？眼看着对方五指箕张，向外轻轻一送，阮大元身子猝然打了个闪，紧接着直挺挺地倒了下去！

现场所有人，除了对方那个跟班儿祝天斗以外，几乎没有人能看清那是怎么回事。总之，倒下去的阮大元却是再也爬不起来了！

金鸡太岁似乎施展了一手名扬武林的绝技“铁手穿墙”，看起来不过是在空中虚接了一下，精湛的内力已隔空洞穿了阮大元的肺腑，就此一命呜呼！

紧接着阮大元之后，王子亮、候迁两具直立的身子一左一右也相继倒了下来。

其实，他们两个人早就死了，只不过延迟到现在才倒下来而已，致命之伤俱在喉头，不过是寸许长短的一道小小血口，金鸡太岁如何巧妙的运施长披，以一指轮衣角扫过二人的喉头，这番惊人的身手，现场竟是没有一人看清，莫怪乎众皆瞠目了。

阮大元等三人，虽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，可是在皖省境界，又是公门里第一流身手，设非如此，也不会要他们来办这件扎手的案子了，想不到初次上阵，连对方姓名面貌都还没有弄清，不过是照脸的当儿，竟然全都丧失了性命！

金鸡太岁这一手杀着，不啻产生了“杀鸡儆猴”的作用，以至于现场十数条汉子，全都像木头人儿似的呆住了，继而哄然作鸟犬四散分开。站立在亭子里的那位神机营的把总张照，更是吓直了眼，他所以还没有像其他人那般张皇失措，是因为他还有厉害的杀着。

这当口，他显然也挺不住了，不得不提前施展！枪身一举，张照大吼了一声：“射！”就势一个虎扑之势，抢倒地上。

火绳子一亮而熄，耳听得“轰隆！”一声，大片枪子儿，有似万点飞蝗，呼啸着直向现场发射过去。

现场也只不过剩下两个人罢了。

金鸡太岁和他的那个奴才祝天斗。怪道的是，这两个人丝毫也不见得张皇！

“噗噜噜——”随着金鸡太岁转身拧腰的一刹那，一领黑缎长披已自展现了开来！

先时披在身上，并不显现得如何肥大，此刻一经抡施开来，黑压压有似乌云一片，足足有两丈方圆，天空中蓦地激荡出狂风一阵，形成了极大的一声气波爆炸之声，震得人耳鼓发麻！却是一展即收，戛然而止，空爆声里，那为数千百的火枪散弹子儿，竟是无一命中，一股脑儿的来，一股脑儿的去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倒也干脆！

“轰！轰！”一连又是两声枪响！

枪子儿划过夜空，扫过枝梢，哗啦啦作响。

对方又自直直地伫立着，成了打活靶。可就是一样的邪门儿，随着对方转动的那袭长披影里，大风一阵子狂旋，一转，一旋，其势又何止飞砂走石而已，就这样，来犯的火枪子儿，接二连三地又落了空！

敢是卷到了半天之上！半天后，才像冰豆子也似的，劈劈剥剥散落了下來！

伏在地上的张照简直不相信自己这双眼睛，半天才明白过来，一时吓得魂飞魄散！心里却是清楚得很，一连三声枪响，证明埋伏在侧的三杆枪都开了火，可是全都落了空，接下来上膛燃捻子，可是半天耽搁，对方若是乘着这个空档，向自己发难，那可就糟糕透顶。

一念之兴，张照由不住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哪里还敢逞能发威，抽个冷子，由地上猛地窜起来，一头扎向暗影之中。

大敌当前，岂容他来去如意？

张照一头扎向暗处，但迎接他的却是冷森森的一把钢刀，刀身不大，不过尺把来长短，头尖带翅，是把模样儿奇怪的匕首，噗嗤一声，可就扎进了他的心窝！

刀拔，血涌，张照身子哆嗦了一下，缓缓地倒了下去！

临死以前，他倒也没有忘记打量一下对方，看看杀死自己的是谁？

一心只以为是那只老金鸡！

他猜错了——是祝天斗！

大厅里光同白昼。

麦七爷强打着精神，向老天爷借了一个胆子，正在待客！

客人名目之多，一时说它不完……老金鸡，金翅子，金鸡太岁，夺命金鸡……说来一大串，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人！

现在他端端正正地居中而坐，一派斯文，竟是不带半点儿杀气！

院子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十来具尸身，包括衙门派来的人，麦家的护院，张照以次的几名火枪手等……这些人，竟是无一幸免！

玉兔高悬，金风送爽，郁郁的柚子花香里，间杂着刺鼻的血腥气息，气氛之不协调，一如现场这般。

麦七爷双手抱着精致的江西景德镇青瓷茶碗，向他的客人说了一声“请”，语音含糊，两只手直打哆嗦，碗盖相磕，格格响作一团！

“请……请……请喝……茶……”

客人默默地点了一下头。

虎头燕额山林秀，地阁方平且伏垂——好一副堂堂仪表，这副仪表看在任何人眼睛里，也难以令人相信对方竟会是操干着没有本钱，杀人越货的买卖！

金鸡呈淫威 追风侠受挫

这客人丰神俊秀的一双眸子，敢情是不怒而威，再加上两弯浓黑的剑眉，立刻便显现着无比杀机，一头长发直披而下，深垂腰际，髭髯两络，其色苍白，衬着顶额一束白发，两颊飞星，论年岁，约应在五旬上下，长身壮躯，坐着比常人站着也相差不多！

麦七爷薄通相术，只凭这初初一见，即感觉出对方是个非比等闲的人物！所谓“一发长过腹，满堂金玉”。“髭须秀清，四海扬名”。“法令分明，望而生威”。“自烈而威，万人依归”。“眉角如剑，为人聪俊”……这一切应之于对方，又当何解？

——满堂金玉——富是富了，却是劫来之财。

——四海扬名——名是有了，却是极恶之名。

——望而生威——威当具耳，料是盖世淫威。——万人依归——登高一呼，俱是草莽流寇。

——为人聪俊——想当然耳，否则何得纵横来去？

麦七爷张嘴结舌地打量着对方，手上茶碗咯咯抖成一气，脑子里混沌一片，早先拟好的腹稿对策，一股脑地早到了爪哇国去了，此时此刻，却连一句体面的话儿也说不上来！

贵客眉角微搭，长目下垂，无视于眼前的麦丰存在，却自鼻咽间发出了浊重的呼息声。

麦丰简直傻了，要不是自己听错了，否则又当何解？对方岂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睡着了？

一点也没错，真的是睡着了。

一霎间，鼾若雷鸣，四堂齐应！

“这……”麦七爷嘴里空咽了一下唾沫，眼巴巴地转着向直立于厅门、对方那个当差的祝天斗，“老当家的……他睡着了？”

祝天斗却是见怪不怪地点了一下头，冷冷一笑道：“不错，他老人家累了，不过，有什么话你只管说你的，我家主人可是句句在心！”

“啊？是是是！”

除了说“是是是”之外，麦丰可也实在不知能说些什么别的，虽然如此，他可也不能冷场，麦家大小，生死关头，岂可儿戏？

“老当家的——”麦七爷吃了烟袋油子也似地颤抖着，“有关你老人家早先下的……那张贴……”

鼾声忽止，贵客哼了一声，意思是在要他继续说下去！

“我家主人收到了……收到了……”

麦七爷一连说了两次“收到了”，往下的话可就大费周章，苦着一张脸，半天才讷讷道：“老当家的……你老人家也许还不知道……我家主人他……早年虽干过几任京官，可是不比外官……是以，是以是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的话声不得不暂时为之中止，一来是往下的话益难出口，再者，对方显然又睡着了，起伏的鼾声真够惊人。

麦七爷拳着两只手，频频苦笑：“这这……”

眼神儿可就又瞟向一旁的祝天斗，张口讷讷地道：“祝爷你看，这……老当家的要是困了，咱们就——”

“你不必张罗了，我看你也别说下去了。”祝天斗冷声哼着，“麦老七，

咱们总算见过一面，不能不讲些交情。”麦七爷连连陪着笑脸：“是是是！祝爷你多担待！”“哼！”祝天斗迈着他的八字步，一直走到了麦丰跟前，不悄一顾地瞅着他道，“我家大爷这些年有个行事的规矩，你难道还不知道？”

“这——什……么规矩？”

“哼，这就难怪了！”祝天斗耸动着他那双黄焦焦的眉毛，鄙夷地看着他道，“不是我吓唬你，赶快通知你们主子，叫他准备后事去吧！”

“啊？”

这后事的一句话，对麦丰来说，简直就像是脑瓜上打了一个雷，才刚站了起来一半的身子，突地直挺挺地又坐了下来。半天，他才又像是从梦中醒了过来，一条口涎粉条似的拖了下来：“祝……大爷……”

“你不必再多说了！”祝天斗狞笑着，“这就去给你家主人报信去吧……”

“祝爷……这件事不知还能不能取个商……商量！”话声才住，只听得熟睡中的金鸡太岁，忽然间中止住如雷的鼾声。

祝天斗冷冷地道：“方才我曾跟你谈到我家大爷有个多年不易的行事规矩……这个规矩可想要知道是什么？”

“祝……爷赐告——”

“哼……那就是睡后杀人！”

“睡……后杀人？”

人字出口，麦七爷的舌头都好像少了一截儿似的！

“你还不明白？”祝天斗瞪着他那一双白多黑少的杏仁眼珠子，“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家大爷总喜欢在杀人之前小睡片刻……”

“啊，原来这样？”

“不错！”祝天斗直直地瞪着他，“我不妨再透露点消息给你，那就是我家大爷这会子可就要醒了，麦七爷，你是要留下来还是赶快去通知麦玉阶？那可就悉听尊便了！”

“啊哟——这……我走……我走……”

麦七爷可是再也坐不住了，一下子由椅子上窜起来：“我这就去……禀报。”

没留神，脚下绊着了门坎儿，着实摔了个大马趴，紧接着爬起来，哪里还敢片刻逗留？一溜烟也似的跑了。

“没出息的东西！起来说话！”

麦大爷重重地跺了一下脚，看着地上缩抖成一团的麦丰，似乎已想到了什么事了。

“大……爷……不得了啦……他来了……”

“谁来了？”

“那只老金鸡……他……他来了……”

麦丰简直像是没有了骨头，几次扶着茶几想站起来，都力不从心！

黄通看不过去，走上来搀住了他一只胳膊，算是把他给硬架了起来，让他坐下了。

“七爷不必惊骇，有什么事情慢慢说吧！”

“是……多谢黄爷……”麦丰这才像喘上了气儿，“大爷……姑娘……事不宜迟……你们快逃命……吧！”

几个字出口，眼泪成串地淌了下来！

麦玉阶脸色一阵子发青，紧紧咬着牙，半天才哼了一声道：“老七……你是看见了什么吧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干么像个娘儿们？我早先听见了枪响……敢是前面开了火？阮大元他们呢？”“大……爷……快别指望他们了！”

麦丰两片嘴唇抖成一气：“阮爷，王……爷……还有候爷……他们几位……可都……完了！”

“完了？”麦玉阶呆了一下，“死……了？”

“死了……都死了！”麦丰打摆子也似的颤着；还有神机营的……张……把总，和他手下的弟兄……也都……完了！”“你是说，他们全部死光了？”

“是……死……死光了！”

麦玉阶脸上一阵子苍白，两片嘴唇微微颤动着：“我们家的那些护院师……傅们呢？”

“大爷……你就别再问了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麦丰可就呜呜有声地哭了起来。

麦玉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，苦笑了一下道：“这都是我害了……他们……”

站在他身边的麦小乔聆听至此，女孩儿家的心地慈善，忍不住低头饮泣出声。

“好孩子，你不要伤心了，爹心里乱得很……”

一面说，麦玉阶站起来，他的脸白中透青，心情正如他所说乱极了。

“自古艰难惟一死”——这个世界上真能够看穿、看淡这一层的人，毕竟是为数较少，麦玉阶亦非超人，死到临头，敢情才知道平常养气修身功力之不足。

只见他来来回回地只在花厅里踱着步子。

麦丰眼巴巴地看着他：“大……爷……大……”

麦玉阶摆了一下手，制止了他的发言——他两眉深皱，显然遇见了极难决定的大事。

倒是麦姑娘悲极怒起，霍地抬起头来：“七叔，他人在哪里？”“在……在前面大厅……”麦丰怔了一下，“姑娘你想……干什么？”

“哼，我这就瞧瞧他去！”

一伸手就去几上找剑，却被黄通一只手按住。

四只眼睛对看之下，黄通微微摇着头：“大姑娘，你不能——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……斗不过他！”黄通紧咬着一嘴牙，“再说，令堂那边……也得有人……看……”

麦小乔挑着眉毛，正想回嘴，听到后来，一时也无话可说，一言不发地垂下头来。

“大爷……呀……时候已是不多了，快拿个主意吧……”麦玉阶终于下了决心，重重叹息了一声道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老七，你同着小乔进去吧！”

“进……去？”麦丰吓傻了，“去……去哪里？”

“你就别问了！”麦玉阶转向小乔道，“记着，不能离开你娘……你们去吧！”

“爹……”麦小乔只叹了一口气，两行泪水由不住夺眶而出！“大爷你……想怎么样？”

麦丰抖成了一气，结巴着道：“大……爷……你可不能作糊涂事……你老人家是……”

麦玉阶挥挥手不答理他，却转向黄通道：“黄爷，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？”

黄通凄然一笑，点点头道：“大爷总算定下了心，这样才好说话。”

原来他不发一言，是不欲扰乱了麦玉阶起伏的思潮，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尽管他已有效死的慷慨雄心，却不愿事在临危，陷主于不义，这件事除了麦玉阶本人之外，谁也不能妄置一词，麦某人是不能置身事外的！

“黄……爷……”麦玉阶一只手在他肩上拍着，“我惭愧得很……”

“大爷何愧之有？”

“黄……兄弟……”麦玉阶微微颤抖着道，“我妄自为官多年，读圣贤书……事到临头，才看出……我不够镇定，比起老弟台你……”

“大爷说哪里话？”黄通冷森森地道，“你的胆识不止为此！大爷，生死事小，义不可失，否则尊府数十条人命，岂非死得不值？”

这几句话一句句有似锋锐钢针，深深刺进了麦玉阶心肺之中，一时间由不住地机灵的打了个寒颤。

“兄弟你说得好……”麦玉阶频频点着头，苦笑道，“愚兄差一点竟作了无义之人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黄通朗笑了一声。

时穷节见，这时才看出了他的胆识！

“大爷你过谦了，黄通这双眼睛不瞎，要不然俺千里投奔？有什么话你只管关照吧。”

麦玉阶目睹对方神态，心头一震，暗道了一声惭愧，这才想到对方久不置言，实则是在考验自己为人，方才如果一时惜命，听了麦丰之言，自顾逃命，只怕不待那只老金鸡下手，只这个黄通，也必是饶不了自己，想到这里真是不寒而栗，由此证明这个黄通真乃顶天立地奇男子；较之自己私心所计，犹要高出不知凡几，心里既感又惧，更有无限钦佩！

“好兄弟！”麦玉阶转向一旁未去的小乔道，“黄爷义薄云天，不愧男儿本色……时候不多了，你就代我老夫妇，感谢黄爷舍身相从大恩，快快磕个头吧！”

麦小乔叫了声黄大哥，躬身拜倒，涕泪交流着连连叩头不已。

麦丰似乎不能尽然明白这番道理，却也体会到此情可感，跪下来也向黄通磕头，却被后者一把搀住。

“七爷，姑娘，这就不敢当了！”

两只手分别把小乔与麦丰双双扶了起来。

“姑娘万安，愚兄受之有愧，”他面色极为凄苦，却强作欢笑，道，“令尊的安危，就交给俺吧！”

麦玉阶看看小乔，唇角动了动，原是有几句父母死别之言想要交待，一来不忍出口，再者语涉不祥，话到嘴边又复吞向肚里！

长叹了一口气，他转向黄通点点头，道：“一切多有仰仗，黄兄弟，我们这就去见见那个老魔头去吧！”

黄通抱拳道：“遵命！”

麦玉阶向着女儿微微点头举步待去！

“大爷！”黄通唤住他道，“在下还有话要明说当面！”麦玉阶苦笑道：“说吧！”

黄通道：“等一会面见了那人，言谈交涉，在下不敢妄置一词，全由大爷作主，只是一旦动上了手，大爷却要听依在下处置，不得异议！”

麦玉阶黯然点头道：“兄弟……这是当然之事……依你就是！”

黄通再微微一笑，只见他脱下身上长衣，又脱下内着紧衣，将身子转向一角！

“兄弟……你做什……么？”

麦小乔脸上一红，随即转过了身子。

那黄通大节不顾细行，也不避在场的小乔，他又自脱下内着紧衣，却自贴肉处褪下了一件护心宝甲——正是当日关雪羽临别相借之物！

——他脱甲在手，匆匆将衣服穿好，双手捧着这件宝甲，送向麦玉阶面前——

“这……是干……什么？”

麦玉阶一时如堕五里雾中。

“大爷不必多问，只请将此衣贴身穿好，以防万一！”“这……”麦玉阶大惑不解地道，“这又为了什么？”黄通摇摇头，却道：“此衣功能防体，大爷穿上自有护身之用。”

麦玉阶心头一喜伸手接过，一想不对，再要还给对方，后者却径自步出厅外。

“兄……弟，使不得……”

待要追送而出，却为小乔拉住——

“爹，穿上吧……”麦小乔垂着眼泪道，“黄大哥既有此忠心……爹爹你还是接受了吧！”

麦玉阶瞠目以对。半晌，才微微颌首，忍不住淌下泪水来。大厅内边一霎间，显得格外的沉静。

偶尔袭起的夜风，轻叩着窗户上银红的棉帘，轻轻地颤抖着，在掀起的湘妃垂帘角落里，泄进来如银的月色，似乎在提醒着厅内的人，莫忘今宵，今夕何夕！

麦玉阶早已经说完了他应说的话，似乎也已好话说尽，然而这一切显然并不能感动对方，当然也就无能挽回眼前的这步浩劫——他的绝望与畏惧可想而知。

那位“万里黄河追风客”的义士黄通，紧紧贴着麦玉阶的身边伫立。

他似乎已领会到静寂中的无限杀机，其实在他踏入厅门之先，早已经有所准备，一股真力始终提自丹田，以备随时而来的出手一搏，生死存亡早已置之度外，倒也心胸坦然！

在灯下，他凌厉的目光，早已把对方这只老金鸡打量清楚了。

正因为这样，他便更加地内里发急，惴惴难以自安，老实说，像黄通这般身手阅历之人，临阵对敌之先，只凭着一双眸子，也能把对方看透八九，俗谓：“行家一伸手，就知有没有？”正是这个道理。

——他的忧惧不安，显然因此而起，他甚至于已经揣摩出一旦动手之时的出手方式，部位，所谓“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”，“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忧”，在即将来到的出手之前，他不得不为自己预留“生机”，对敌人却预布“杀机”。

万里黄河追风客黄通一向对敌，都是以此而稳操胜券，今夜在面临着对方这个有生以来，他所面临的最大的强敌之前，更不敢丝毫掉以轻心！

灯下，金鸡太岁大刺刺地坐着。

在聆听过主人麦玉阶一番情深义切的陈述之后，冷峻的脸上，毫无表情，他的阴沉气质，始终令人无从窥测，说句俗话：“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”

沉默的气氛继续着。

沙沙落叶，由庭前扫过。远处的野犬声声长吠，这一类不经意的琐碎，竟然也能构成惊心动魄之势，确乎证明夺人气势的攻心战术，有其使敌不战而屈的存在威力了。

麦玉阶苦笑着抬头看了身边的黄通一眼，内心大起恐慌，凌厉的杀机，便得他有遭致“窒息”的感觉，对方这般应对神态，简直使得他心鼓频催，难以自己！

黄通很能领会出麦玉阶的一番感受，只是却无能理会，事实上他早已感觉到隐在的杀机，对方的出手，很可能已是迫在眉睫！

黄通一直在心里盘算着这个问题，如果等到对方这只老金鸡先行出手，自己二人苟能逃得活命的机会，便是微乎其微，因此，他不得不抢先制敌先机，然而尽管如此，他仍然落得没有获胜的把握与自信。

“麦玉阶！”金鸡太岁总算开了金口，“我很明白你的心意，也很佩服你的胆识，但是我却不能放过你，你就求仁得仁吧！”

最后四字出口，即使连麦玉阶不通武功的人，也能感觉出他那眼睛里的逼人目神。

几乎就在同时，一幢无形的力道，直直地逼体而来。

黄通却在这股力道逼近之先，快速地向左侧面踏出了一步，身子晃了一晃，又复稳住。

“嘿嘿……好见识！”

一抹冷笑，现自金鸡太岁唇边，在斜乜起的眼角里，冷电般地目光，这才注意到了黄通这个人！

“不辞风霜行万里，眼看黄河盖顶来！”紧接着一串冷入骨髓的阴深笑声：“我听说过你——黄天保！”

化名黄通的黄天保微微惊得一惊。

他此刻早已全神贯注于未来出手，无能分心，然而几句场面话却也不能不答。

“——夜来细数坟头鬼，金鸡三唱早看天！”

黄通凌声道：“姓过的，俺也不含糊你！”

金鸡太岁似乎惊得一惊，老金鸡、金翅子、金鸡太岁……等一大串的称呼，都不稀奇，对方竟然能一口道出自己不欲人知的姓氏，不能不令他吃惊，只凭这一点，他就不得不多看上他几眼。

“很好！”金鸡太岁自嘲也似地笑着，“祝天斗跟我提起过你，我还不大相信，今夜一看，足下算得上是有心人了！”

一面说着，金鸡太岁原本抚按在椅把子上的一只右手，这时轻轻抬起，落在了膝头之上。

只是一个极平常普通的动作，黄通竟不敢等闲视之。霎时之间他快速地向侧面踏出了一步，却乘势向前抢进了一步。金鸡太岁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黄天保，是非皆因强出头，麦家这档子事，又岂是你所能担当的？罢了，看在你是一条好汉子的份上，我破例对你容情……”

话声一顿，转向门前伫立的祝天斗道：“让他出去。”祝天斗闻言恭应了声“遵命”，两旁闪开一步道：“黄爷请”

黄通目光仍在注视着大刺刺高坐堂上的金鸡太岁，聆听之下，他双臂合拢，抱拳道：“黄某人不识时务，今夜之事，只争是非，无畏生死，足下如有成全之意，当行自去，黄某人感激不尽！”

话声才歇，即听得对座上的金鸡太岁，发出了一阵子冷笑声：

“姓黄的，你真也不知好歹了！”

只听得那张坐椅上格吱吱传出了一阵子响声，金鸡太岁的一双手，不知何时已经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
黄通乍见之下，吃惊不小，眼前已不容许他再作多虑，如待对方出手，自己二人万无生理。

一念之兴，猝起发难，猛可里身形狂飙而起，“呼——”一片疾风里，已腾身而起，起势虽然不高，可是快如闪电，容得临到了金鸡太岁当头，蓦地向后一收，极其利落地已经落向金鸡太岁的眼前。

这番起落，落在外行人眼中，也许只见其快，并无特殊之上，只是明眼人眼中，那可另见高明了——只当他是袭敌后项，偏偏他却险中迫降，攻敌正面，诚所谓火中取栗了。

好个金鸡太岁，竟而镇定如斯！

事实上，在先前的一番对答里，他早已窥出了对方心意，以他当今身份，如果主动地向对方出手，颇似不当，如果对方先行出手，自己被迫还击，情形自然不同，如此一来，黄通此刻之出手，便正合了他的心意！

黄通一扑，二剪，猝然来到了对方眼前，再不少缓须臾，右手探处，中食二指直向对方一双招子上疾点了过去。并非仅此而已，随着他右脚前跨的势子，左手五指箕开，一掌直向对方前胸上按下去。

这一掌功力疾劲，以他早已蓄备的力道，掌劲惊人，两般出手，同时向着眼前金鸡太岁身上照顾了过去。

金鸡太岁一声冷笑道：“好招！”

陡然间，只见他掌势一竖。那副模样儿，像极了沙门托钵，竖掌为礼的和尚，只是指法上却有所不同。

和尚竖掌是五指直伸，此人却是曲伸俱备，倒像是在结一个佛印那样——再随便不过的一个手势了，却具有难以所思的威力，自然，这种威力是无形的，事实上也只有当事对敌者本人才能有所体会。

金鸡太岁手印方结，黄通其势已如水火！

眼看着这两般出手，俱是招呼向对方身上，即使如此，在黄通乍然看到了对方这个手势，亦不禁大吃了一惊，再也顾不得出手伤人，腰下一个倒折，硬生生地收回双手，向后倒翻出去！

虽然如此，在金鸡太岁这等老辣人物的眼睛里，他已暴露了难以掩饰的弱点！

用出手如电这四个字来形容金鸡太岁的还击，实在并不过分！

黄通翻身而退，金鸡太岁却是乘隙进袭，一退一进，有如怒鹰搏空，呼啦啦，大厅里扇起了巨大的一阵子旋风——如此风势里，那两盏高脚长灯的光焰万难不熄，“呼——”光焰猝暗。

那只是绝快的一霎。

灯芯乍暗复明，大厅里摇曳出怪悞的光影，像是洒下了一天的鬼影，阴

森森煞是怕人！

弹指间事却已决定了胜负强弱之分。

恢复了正常之后的灯光，照见着双方出手搏斗的一双强人——金鸡太岁无事人儿也似的坐在原来座位上，一去一回，竟是那般快速而不着痕迹。

黄通却不不然了！

他虽然兀自直挺挺地伫立一隅，只是却已失去了先前的神武姿态。那张原来就已很黄了的脸，这时看上去更似罩住了一团黑气，片刻间，其上已布满了大颗的汗珠！

“好……姓过……的……俺栽了！”

“岂止是栽了……”

金鸡太岁缓缓地由几上端起了茶碗，徐徐地呷了一口茶，唇角上挂起了一丝不屑：

“黄天保，料理你身后事情去吧，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！”

话声一落，倏地转向麦玉阶道：“姓麦的，该你的了！”

麦玉阶这一霎，可真有些吓糊涂了。

刚才那一幕，他可是亲眼得见，却仍然心里弄不清楚，也难怪他，两个人虽说是出手动招，总不过是灯熄灯亮的这么一会儿工夫，难道他们之间竟然已经分出了胜负？

再也没时间给他多想，金鸡太岁话声一落，一只右手已隔空击出，空中发出了胡哨也似的一声尖啸。

然而，黄通显然早已防到了他有此一手，他立意即使自己一死，也必欲保全麦玉阶活命，是以早在对方转脸麦玉阶的一霎，他已测知了金鸡太岁即将出手的心意，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容许对方得手。

像是一阵风也似的，黄通先已袭向麦玉阶身前，随着他前进的身子，两只手掌更抢先搭在了麦玉阶肩后，吐气开声道：

“走！”

掌力一吐，麦玉阶身子忽悠悠地直飞了起来。

事在危急，黄通再也顾不了出手的轻重，这一推一送，事实上已是尽其全力，恰恰抢先于金鸡太岁之出手毫厘之间！

随着麦玉阶的身势之后，黄通鹰翻兔滚般地紧跟着同时扑出，“哗啦啦”整扇长窗全行破碎，木屑纷飞间，二人已遁身厅外！

就连金鸡太岁也没有想到对方会有这么一手，他倒是小看了黄通，不觉微微一惊，冷峻的脸上顿时罩下了一片怒容！

当然，他是决计放不过对方二人的，他也不相信对方这两个人，能够逃开自己手掌！

像是一片飞云，“呼！”地猝然自坐椅上狂飙而起，紧紧循着黄、麦二人身后，来到了院中。

另一面，祝天斗也快速扑出。由于他一直就站立在门边，距离外面较近，身子一扑过来，嘴里怪叫一声，两只手霍地向外一探“夜叉探海”，直向着方自地面跃起的黄通背上力插了过去！

由于上一次动手，在黄通手上吃过苦头，祝天斗一直引为奇耻大辱，此番对方身负重伤之下，料将难以抵挡，便决计在主子面前，逞逞能耐，如能力毙对方于双掌之下，也算面上有光。

人算不如天算，敢情事有蹊跷，并不能如他之意！就在祝天斗两只手几

乎已经接触到黄通背上的一刹那，陡然间，扬起了一阵狂风，风势之强，虽不足拔树倒屋，然而推动祝天斗的身子却是足足有余。

祝天斗身子一阵大摇，通通通一连后退了三步，兀自未能拿桩站稳！

面前人影猝闪，有如平沙雁落般飘飘然落下一人——好俊的身法！

随着这人落下的势子，右臂前伸，使了一招“龙行乙式”的身法，长躯平伸里，一只右手直向着祝天斗背上直叩了过来，动作之快，有如电光石火！

祝天斗既能在金鸡太岁手下当差，自非易与之辈，然而眼前这一霎，在对方这个陌生人当前，竟然“无能武”，就像眼前，他似乎只能挨打，而无能躲闪，强弱之分，只在一出手之间便已看出了。

祝天斗陡然间觉出来背后热力迫项，劲道之强，为其生平仅见，印象中也只有自家主人才有之这般功力，此时此刻，转身躲闪，俱嫌不及！

眼看着这一掌他万万无能逃开，强劲的内家力道，迫使他发出了一阵子的呛咳，已是危在旦夕了！

偏偏他不该死。

惊险万状里，呼——闪过来一条迤迤影子，在闪耀着光泽的大片衣浪里，这人的一只手，竟然抢先一步抓在了祝天斗背上，一抓一提，“呼噜噜——”衣袂飘风声里，祝天斗已是被甩出了丈许开外。

这人身法显然大有可观，祝天斗身形方起，他随即由空而落，一起一落，迫在眉睫，身子才落，一片衣袂已自旋起，疾如电光地向着对方那个陌生来人手腕上切来！

两个人显然俱是一流身手中的顶尖人物！

似乎是未曾有所接触，却双双地分了开来。

像是两只猝接即分的大鹰，“呼——呼——”疾风声中，双双腾身丈许开外，四只眼睛在甫一接触之始，已自紧紧地对吸着。

金鸡太岁用着异样的眼神，打量着面前的这个陌生来客：布衣，方巾，敢情一副读书人模样！

虽然如此，他可万万也不敢小看了对方这个读书人。

猿臂蜂腰，修身白面。对于麦家主人与黄通来说，来人并不陌生，只是在金鸡太岁眼睛里，显然生硬得很，当然并不只是生硬而已，更多的却是惊异，惊异着对方杰出卓然的身手，显然大非寻常。

地上的落叶有如旋风般地旋转着，奇怪的是并没有起风。

大片落叶有如旋转着的飞蝗，螺丝旋儿般地拔空而起，在金鸡太岁的一声长哼里，忽然蛇也似的直向着对面那个斯文人物身前射到，其势如电。

读书人当然不是易与之辈——

显然地，他也同金鸡太岁那般地回敬了一声。

这种听来像是纯粹发自鼻音的“哼”字一音，其实蕴涵着至高无上内功，在内可成“罡气”，出外无坚不摧，端视练者所达到的火候，可在十步甚而百步内外，取人性命有如探囊取物，是一门鲜为外界所知的内功精体。

金鸡太岁一上来向对方施展出如此功力，当然是看准了对方的非同凡流。

果然，他的判断不差，就在对方那个容貌斯文的读书人回敬的一声长哼里，万千片萧萧落叶，眼看着已迫近到他身上的一霎，忽然间中途顿住，紧接着掉尾而头，一股脑儿箭矢也似地反向着对方长身伫立的金鸡太岁身前射到！

金鸡太岁冷森森地发出一串笑声。笑声显然出自鼻音，听起来益见阴森。万千飞叶，一字长蛇也似的陡然向金鸡太岁射到，只是在对方这串笑声里，中途遇阻，唰啦啦散落庭前。

猛可里，这万千片业已落地的枯叶，“唰啦！”一声，同时由地面飞扬而起，其势绝猛，满天花雨般全数向着对方读书人身上涌去！

如是——叶落、叶起、叶去、叶回，不知凡几！

当事的两个人却是全神贯注，并不因此而稍有麻痹，他们都知道稍有不慎所带来的下场，很可能便将是一世英名，付于流水，更甚而有性命之忧！

这般对招，不啻别开生面，前所未见！冷眼旁观的双方，目睹及此，都不禁心旌频荡，无限的惊惶！

麦玉阶固是暗自纳罕，黄通、祝天斗亦不能全知，只是毫无疑问地，他们却能体会出这是一场殊死之战！

黄通虽是伫立如挺，却是面现痛苦，他的伤势一直都在发作之中，只是却不愿人前示弱，表现出来。他兀自在想，能有机会，助己方这个人一臂之力！

麦玉阶就在他身边。

“黄兄弟——我看不太清……这位相公……莫非是关先……生？会……是……他？”

黄通默默点了一下头，一双眼睛瞬也不瞬的注视着现场的大片枯叶！

只是这么一会儿的工夫，那万千落叶分明又有了变化，像是一条怒转的游龙，陡地直向着金鸡太岁身后旋绕过去。只是金鸡太岁环绕在身侧的那股无形力道，实在过强，无懈可击，万千黄叶一时如绕树巨蟒，唰啦啦将他四周盘住，却是不能攻进他的贴身内侧。

“哼哼……”老金鸡灼灼的目光向他的对手注视着，显然怒在心里，“阁下虽具罕世身手，只可惜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……眼前只怕你还不是我的对手！大名是——”

“关雪羽！”

报出了自己的名字，关雪羽倏地转脸一侧，目注黄通道，“黄兄，麦大爷，你们暂退一步，这里事交给我吧！”一言惊醒梦中人。

黄通恍然一惊，抱拳道：“谨遵台命！”一转身，伏下身来，“大爷请——”

那个意思是要背负麦大爷离开。

麦玉阶先见他受伤不轻，却想不到此刻兀自余勇可贾，倒有些出乎意外！

“这……你承受得了吗？”

“唉！大爷不必多说，快吧！”

麦玉阶身子方自向前一伏，黄通已背着他站了起来，猛可里人影一闪，祝天斗当面而立：

“相好的，咱们还有梁子。”

话声出口，一对短刃陡地自袖内抖出，双锋疾下，直向着对方一双眼睛上猛扎了过来。

黄通早就防着了他有此一手，他虽然负伤颇重，但人到了不顾生死、拼命的时刻，常会有超乎寻常的能力，况乎他有备在先。

祝天斗一双短刃方自由空而落，忽然间就只见黄通上半截身子向后一收——这种练位气功的运用，事先却是没有一些儿痕迹，待到祝天斗陡然觉出

不妙时，招式已经用老了，再想撤回哪里还来得及。

“勒”尖锐的风声里，一双匕首已再双双落空。

祝天斗大惊之下，霍地向后抽身，敢情已经慢了一步，黄通的一双铁掌，蓦地由腹下翻飞而起，施出了一式漂亮的“蝴蝶杀手”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双双击中在祝天斗颈项之间。

若在平常，以黄通蓄势已久的情况，双掌下处就是一根青石柱，也能击成碎粉，但是此刻他毕竟内伤过重，虽说是全力一击，亦难能达到如此效果！

虽然这样，祝天斗也是吃受不起，随着黄通双掌下处，前者发出了一声闷吼，两肩收缩之间，一口鲜血，箭矢也似的喷了出来，整个身子也就向后直挺挺的倒了下去，当场昏了过去。由于双方距离过近，黄通背上又背负一个人，根本就没有想到对方会有此一手，这一口鲜血来得既是如此突然，竟然无从闪躲，一时被喷了满头满脸都是。

耳边上响起了一声阴沉的冷笑，紧接着“呼！”一片人影闪向眼前，带着金鸡太岁颀长疾快的身形猝然来到眼前。

“姓黄的你还没有死么？”

嘴里说着，右掌轻晃，天空中“波！”地响起了一声轻震，仿佛闪出了一片掌影，疾如电光石火般直向黄通身后飞去。

眼前形势，真个是不可思议。

金鸡太岁扑向黄通，关雪羽却扑向金鸡太岁，典型的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事实上关雪羽一下场子之初，即对前者采取紧迫盯人的裹身战策。

双方虽是别开生面的以气机力敌，但是其中险象环生，总非局外人所能了解，任何一方略有疏忽，即难脱杀身之危，虽然这样，金鸡太岁却能兼及其它，向黄通击出一掌，不能不钦佩他身手之离奇万端了。

关雪羽以全力迫向金鸡太岁，其势绝快，足下向前急跨一步，情急之下，右手真力贯注，一掌拍出。

这一掌大异寻常，以金鸡太岁之功力，也不敢丝毫掉以轻心，不得不回转头迎接。

虽然如此，他却也无意撤回前发的掌力，“啪！”——“啪！”一连爆发出两声脆响。

第一声是击中黄通背后，第二声是同时接住了关雪羽的一掌。

由于黄通背负着麦玉阶，那第一掌便由麦玉阶代为接受了。

像是一阵风也似的，麦玉阶连同着黄通的身子，在对方的掌势里，蓦地腾飞了出去，身边更自响起了麦玉阶发出的一声惨嚎。

金鸡太岁眉头微微皱了一皱，略略觉出先前击中麦玉阶背后的一掌，情形有异，只是迫于大敌当前，已不容他再多思索，一腔怒火随即转向于关雪羽头上。

“足下是成心要管这件闲事了？”

“我已经管了！”

“我方才已经说过了，你不是我的敌手。”金鸡太岁显然鼓动着他的下腹，只是黑暗里，这个动作并不显著。

虽然如此，却也逃不过关雪羽的一双眼睛。

关雪羽这一霎诚然是痛心极了，他亲眼看见麦玉阶中掌摔出，料想着麦氏已万无生理，一时痛彻心肺。

果真这样，此行任务已彻底失败，尤其愧对命在垂危中的义士黄通，以及麦小乔姑娘，这么一想，不禁热血怒张，决计放手与对方一拼，为死者复仇。

听了对方的话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过龙江，你未免过于自信了吧？”

说话的当儿，他身躯缓缓地向后退了两步。

金鸡太岁陡然为之一惊，继而朗笑一声——

“我这个名字早已经多年不用，想不到尊驾竟然还记在心里，诚然真的是有心人了，尊驾的大名是”

“我方才已经说过了！”

“关雪羽！”摇摇头，过龙江寒声道，“那不是你的真实名字，能有你这般身手的，绝非无名之辈。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！”关雪羽双手结盘前腹，已然作好了还手之前的准备。

过龙江哼了一声，点头道：“看来这一趟，你是冲着我来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让你失望。”

冷笑一声，他随即又道，“你我对招，倒也干脆，三招之内，必有胜负。”

关雪羽早先已经领略过对方的无形内功，深深知道对方的厉害，不禁想到临来之前，出云寺的出云老和尚苦苦要留住自己，言下之意，自己此行大有不祥之兆，莫非自己真的就会丧生在对方之手上？

这么一想，顿时由心底生出了一片寒意。

大敌当前，他当然不敢丝毫疏忽，腹中内炁，早已三度滚翻，很快地已遍布全身，以他功力而论，经过此一番准备之后，已是刀枪难犯！

——他伫立的身子，在每一次提聚运力时，都像是有所胀缩。这一番情景一经落入金鸡太岁过龙江眼里，不由心头一凛，他敢情是大行家！

“这就难怪了！”过龙江冷冷地道，“原来你练过‘万蚁功’——哼哼……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能耐？”

老金鸡说话的当儿，他的一只右手，已经缓缓探出长披之外。

尽管是黑夜，关雪羽也能看出这只手上的颜色有异，竟然是黑若墨染，显然功力内聚，正是其仗以成名的“黑手功”出手前兆。

双方都已精力内聚，到了非出手不可地步，似乎只差在一点出手的良机。

来去不过三五句话，却已无话可说，剩下的只是凌厉无比的杀招。

黑指逞杀功 金羽能却敌

虫声唧唧，落叶在地面上移动的沙沙之声……这一切先时容或毫无意义，而这一霎，却都有惊心动魄之势。猛可里，院墙外传来一连两响的清脆锣声。

尽管这声音来自远处的报更，静夜里听来却异常刺耳。由于来得正是时候，无形中形成出手的兆头，像是当头一声棒喝，提醒了当事者双方。

“呼！”“呼！”两条人影几乎是同时之间穿空直起。

虽然如此，却有高下之分，关雪羽的起势较高，过龙江起势略低，两者间距不及半尺。双方的势子俱疾，恍惚中，交晃而过，却已交换了一招。这一招太过微妙，除却当事者本人心里有数之外，第三者万难看穿。黑色的长衣，遮住了皎洁的月光，荡起了大股旋风，像是春雨呢喃声中的一双燕子，两个人已快速地分了开来。一南一北，不过是蜻蜓点水般地那么略一沾足，紧接着二度腾身跃起。一个摔身倒扑，一个折腰反剪。

势子是一般的疾，双方乍扑的势子里，激荡起一天狂风，风势未已，两个人已二度交合，四只手掌乍合的一霎，显然有惊天动地之势，“呼——呼——呼——”双股麻花儿似的一连三度拧转，“唰！”一声再度分开。紧接着关雪羽一个疾扑，有如出云之龙，直向对方头顶袭过去，其势之快，有如电掣。只是一闪，已来到了过龙江顶头之上。

过龙江鼻中冷哼一声，抱膝一屈，向外穿出，虽然如此，他却并没有忘了施展他的杀手。

这一霎真是惊心动魄。

关雪羽施了一招他燕字门不传绝技“出云爪”，原是向过龙江头顶上招呼下去，无如为过龙江事先看破，这一手“铁雨藏龟”施展得险中又险，只听得“唻！”一声，随着关雪羽指尖过处，金鸡太岁过龙江背上长披，已被划开了尺许来长的一道口子。

这一抓如果再下一些，姓过的可就难保不为所伤了，当真是险到了极点。

关雪羽原以为这一手燕门绝技当可奏效，却没有想到依然为对方险逃了过去。

一击不中，他知道情势不妙，猛可里在空中一个倒折，设非是有他这般灵活身手，万万不能如此施展。事实上当今武林，能够全凭运息腾身的人，只怕也是屈指可数。

无如这一次关雪羽所遭遇的敌手，实在是太过厉害，既狠又狡，再加上功力盖世，关雪羽一击不中，再想全身而退，已是妄想。那只是极快的一霎。

金鸡太岁也似施出了他难得一现的独家身手。那双乍然分开的手，像极了一只展翅雄鸡，上撩的指锋，既快又准地，直向关雪羽的心窝上扎了过去。

这是他每遇强敌，动手不变的诀窍，“出手穿心”堪称一绝，并世无双。

关雪羽心中不禁一凛，自忖着必死无疑。

偏偏就在此一刻，好生生地扬起了一阵疾风。

这阵风来得好，至于风势之中凑杂得还有什么别的物什，可就弄不清楚了。

总之，当它猝然袭向金鸡太岁过龙江时，过龙江不得不把运出的手掌，强行收回。

虽然如此，他老练的出手，在临回的一霎，兀自运用内功中“透点”的

隔空指力，点中了关雪羽右肋上下的“桑门”一穴。

关雪羽只觉得身上微微一麻，情知不妙。

要是—般常人，只怕当此一霎，早已横死当场，或是动弹不得，关雪羽何许人也，自不能同提并论。

虽然如此，这一霎，他也感到冷汗淋漓。

性命攸关之际，不得不全力出击，乘着真力还未曾散开之前，在空中一式鹰翻，右手分处，施展出他燕家救命绝招之一的“断魂掌”法，—掌劈出，其力道足有拔树倒屋之势。

过龙江想不到对方在身中了自己“黑指”之后，兀自余勇如斯，确实令人惊异不置。

这一霎，他心情十分紊乱，既惊于关雪羽身手了得，又复觉出先时那—阵风，来得可疑，尤其是风中掺杂着的一些细小沙粒，其力道大悖常情。

眼前当然不是他细想的时候，首先，关雪羽这救命—击“断魂掌”就不得不令他腾身回避。

过龙江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之下，腾身而退，“唰——”退开三丈开外。

关雪羽把握着这—刻良机，奋身—跃，没身于黑暗之中。

这—跃，已尽其全力，足足纵出四五丈开外，再加上过龙江后退之势，无形中已是十丈开外。

那是一片月亮照不到的地方！

关雪羽身子—经落下，就地—滚，翻出丈外，才觉出全身麻软不堪，几乎走动皆难，以他所练的内炁功力，虽然是可以打通各处关隘穴窍，无如这阵子麻痹之感，来得大异常情，如非他强自镇压，几乎有攻心之势。

这—来，他才知道其势果然厉害，身子—缩，局促于—堵亭角之下。

却有一只细若柔荑的手，猛可里自暗中探出，扣住了他的右手穴脉。

关雪羽心头—震，正待出声，耳边上传过来细柔的女子口音道：“嘘，不要出声！”

知道了对方并无恶意，关雪羽也就不再吭声。

紧接着一股暖流，发自对方那只纤纤玉手。

关雪羽心头—暖，原先的寒意，顿时去了一半，只是那阵子麻痹之感，并未退却。无论如何，较之先前之—霎，却是舒坦多了。

黑暗里，难以打量这位姑娘的娇容月貌。

关雪羽似乎已经认定她是谁了。

“谢谢你，麦姑娘！”

说了这—句，他颇似力不从心地闭上了眼睛。

那位姑娘鼻子里娇哼了—声，没有说什么。

她那袭高身子，自—开始就掩饰在眼前的石柱子后面，这地方，借助着高大的厅堂屏障，原本就够黑的，再—掩遮，神仙也难以察觉。

关雪羽自然心里明白，大敌当前，可不敢丝毫大意，细小如呼息之声，亦不敢带出。

那位姑娘比他还仔细，睁着—双伶俐的眼睛，全神向暗中注视着，不时还适当地调整着她站立的角度。由于她那只纤纤细手—直紧扣着关雪羽的腕子，无形中关雪羽也只能跟着她移动。

当然，这番动作是含有作用的。

紧接着，当空—阵衣袂荡风之声，像是夜幅经空般地，飘过来—条人影。

落地之后现出了过龙江高颀的身影。

黑得紧！所能看得见的，也只有那一双精华毕现的眼睛，闪闪有神。

风势时起又歇，地上的枯黄落叶，沙沙作响！

过龙江，关雪羽，以及那个倚向亭柱的高挑长身姑娘，谁也没有出声。

静静观察了一番，过龙江一声不吭地这才去了，临去之前，他脸上所显示的鄙夷、忿恨表情，却在关雪羽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关雪羽既愧又恨，自从出道以来，这还是他第一次遇见敌手，无可否认，对方过龙江之功力，要较他胜上一筹，今夜如能侥幸不死，全系身后麦姑娘的临时抢救，这番恩谊是难得的。他此来原是为解救麦家之危，想不到临到头来，反倒要人家姑娘临危援手，实在是不大好意思。

令他惊异的是，这位麦姑娘功力之高，似乎已与自己不相上下。

这一点只凭她握着自己那只手上所传来的气机，即可证实。如果没有极深的内功造诣，何堪臻此？关雪羽心中暗自钦佩。“多谢姑娘搭救，我好多了！”

“是么？”身后姑娘俏皮地道，“我看不见得吧？”声音很低，关雪羽也只能模糊听见。

他有说不出的倦怠感觉，全身麻软不堪，但是一想到麦家上下安危，有如万蚁钻心，实在静不下来。

“姑娘，你父亲伤势如何？他……”一想到麦玉阶很可能已死，大为内疚，叹了一口气，下面的话也就说不下去。

“你放心吧，我父亲好好的，一点事也没有！”轻轻哼了一声，她淡淡地道，“别光顾人家，还是看看你自己吧！我看你倒是有性命之忧呢！”

这几句话一经传入关雪羽耳中，由不住吃了一惊。方才一来对方说话的声音太低，再者大敌当前，只顾敌人还来不及，未及分辨。这时才陡然警觉到对方口音有异，虽然十分耳熟，但绝非是麦小乔，这一点似可认定。

心念微动，情不自禁地偏过头来，向对方打量一眼。

夜色虽暗，却亦难逃关雪羽观察之微，一望之下，由不住令他心头一震，半晌作声不得。

面前站立的这位姑娘，哪里是麦小乔？由其俏立的轮廓，以及她特赋的气质风华，立刻使关雪羽恍然警觉到，对方敢情就是今晨小店所邂逅的那位凤姑娘。

这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事情，呆了一呆，苦笑道：“原来是你，凤姑娘！”

对方少女微微一笑，半嗔地道：“难得关先生还记得我的名字呢，我还以为你心眼儿里就只有一个……”

那麦姑娘三字，总算没有说出来，大眼睛滴溜一转，向外面瞟了一眼。

“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先出去再说！”凤姑娘打量着他，眉头微皱道，“你本事不是大得很么？怎么这会子成了这副德性了？”

说到这里，她忍不住笑了一声，瞧着他：“怎么样，能不能走？”

关雪羽平生何曾为人奚落过？想不到此刻为对方一个姑娘揶揄打趣，一张脸实在有些挂不住，无如对方救助之恩，不容抹煞，听其语气亦不过玩笑性质，自然不便为此发作。

当时听在耳中，冷冷哼了一声，倔强地道：“不碍事，我自己能走！”

一面说，霍地用力站了起来。

凤姑娘颇似惊讶地道：“啊？”

一声未毕，关雪羽只觉得两膝一酸，身子一闪，情不自禁地又坐了下来。

凤姑娘眼明手快，轻舒玉腕架住了关雪羽一只胳膊，总算没有让他摔倒地上。

“你呀，这就别逞能了吧！”凤姑娘又气又怜地望着他，“亏你还有这么一身好本事呢，却是一点儿见识也没有，难道你不知道，金鸡太岁的‘断魂指’毒入骨髓么？”

关雪羽原本心中就有几分疑惑，听她这么一说，只觉得心头一凉，一时万念俱灰，轻轻一叹，未置一词。

凤姑娘看着他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：“得了，我背着你吧，不瞒你说，那只老金鸡要是再找回来，我跟你也差不多，一样打不过他，没办法的事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来吧，少爷，你也就别拿架子了！”

一面说，转过身子真的蹲了下来，却侧过脸，似羞又笑地瞧着关雪羽，自己也怪害臊的样子。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多谢姑娘一番好意，只是，我不能现在就走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凤姑娘缓缓站起来，疑惑的看着他道：“难道你还不死心，还要找他拼命？”

“那倒不是……”

关雪羽很是伤感地摇摇头，道：“我此行发过重誓，只要我关雪羽有一口气在，绝对不令姓过的得逞。”

说到此，他黯然苦笑道，“此事固是万难，但我却别无选择，这里杀机四伏，姑娘方才援手之恩，在下永铭于肺腑，姓过的不是傻子，说不定过一会儿又会转回，姑娘为万全之计，还是早点离开的好。”

凤姑娘看着他，似嗔又怜，无可奈何地道：“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像是怕死贪生的人了，那好吧，谁叫我们两个有缘呢……老实告诉你吧，姓过的那个跟班的，已经被我点了穴，制住了，麦老头跟那个姓黄的，目前也都没事，已经藏起来了。这一下，你总可以放心走了……”

一面说，杏目流转，打量着附近动态，显示着十足的机警伶俐。

关雪羽听她这么一说，不禁略放宽心，却又有几分迷惑，灼灼双瞳，直向对方注视不语。

凤姑娘轻轻哼了一声道：“你莫非还不相信么？好吧，我就陪你去一趟，你看见了他们，大概也就放心了，总可跟我走了！”

关雪羽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
凤姑娘立刻面现笑靥道：“来，我背着你！”

关雪羽怔了一怔，轻叹道：“在下与姑娘不过萍水相逢，何蒙姑娘如此恩待……却是关某受之有愧！”

凤姑娘原是一张笑脸，被他这么一说，似乎微微一怔，继而竟呆住了。

好一会儿，她才又现出了笑脸。

“老实说你这句话，还真的把我问住了……”凤姑娘面上讪讪地道，“我要想一想才能告诉你……喂，你倒是走不走呀！”

关雪羽原以为她阅历既深，行为必然亦甚老道，此刻看来，对方分明真情未开，不失冥顽，倒是自己方才那一问，有失孟浪，似乎多此一问。

轻轻一咳，关雪羽道：“不能劳累姑娘，只请助我一臂之力就行了！”

凤姑娘一笑道：“好吧，真要是不行，你可得先招呼一声，待会摔着了可不是好玩儿的。”

关雪羽在彼此对答之际，早已聚集本身内力，把蔓延身上的阵阵麻痹，自强置于丹田一处，以他功力自可办到，一生要强，所向无敌，更不愿在对方姑娘家面前示弱，聆听之下，一鼓作气，真的挺身站起来。

凤姑娘拍了一下手笑道：“好！真有你的！”

话声方落，就见关雪羽忽地又坐了下来。一面轻声道：“小心！”

凤姑娘赶忙向下一蹲，缩向柱后。

二人方自藏好，只听见当前树帽子上一阵沙沙声响，紧接着人影飘动，面前已闪出一人——正是金鸡太岁过龙江。

由于在暗中处了一段甚长时间，关雪羽与凤姑娘均已经习惯黑暗中视物，是以把对方看得十分清晰。

过龙江似乎因为找寻关雪羽不着，更兼以自己手下跟班祝天斗为人点了独门穴道，以他之功力见识，居然解他不开，因以想到很可能另有高手在场，是以越加忿怒无名，偏偏对方杳如黄鹤，竟是找他不着。

这时只见他满面怒容，圆睁着两只眸子，频频向四下打量着，一面频频冷笑不已。

“姓关的，你跑不了的，我知道你藏在哪里。”

嘴里虽这么说，两只眼睛兀自左右频频逡巡不已，风引树动，一排翠竹“咯吱吱——”摇曳不已。明月当空，却驱不走令人心悸的眼前阴森气氛。

过龙江如电双瞳，继续静静地在眼前搜索着。

关雪羽察其来势，几乎已接近自己不远，不由暗自心存戒备。

他即以传音入秘的功力，鼓足下腹，把一丝声音，传向凤姑娘耳边说：“姑娘不要害怕，若然他来到这里，我当以‘大霹雳手’取他性命便了！”

这两句话说得至为凄凉，凤姑娘何许人也，一听也就会意。

他轻轻一叹道：“这么说，你自己也活不成了！”

那是因为“大霹雳手”这门功夫，固是厉害绝顶，惟在于万不得已情况之下最后杀手功力，一施展，敌人固然非死即伤，自身却以全身气血一鼓作气而爆炸必死无疑，是以非到最后拼命关头万不得已之情况下，是不会想到这么施展的。

关雪羽苦笑了笑，没有置答，他何尝又愿意这么施展，只是想到了本身已为对方毒指所伤，以金鸡太岁之狡黠凌厉，所炼之毒，必然独树一帜，除却其本门之外，外人无能解开，横竖是死路一条，也就无所谓一拼了。

二人对答，全是以“传音入秘”互通，外人即使近在咫尺，也难听见。

凤姑娘蕙心兰质，对于关雪羽之伤势，早有所见，正想传音过去唤他稍安勿躁，嘴唇方动，未待出声，却只见眼前黑影略闪，金鸡太岁过龙江已现眼前。

过龙江来得突然，二人俱不禁为之一惊，只道是二人藏身之处，已为其所发现。却是皇天有眼，恰恰就在这一霎，对面竹梢“劈拍”声中，蓦地扬起了一只乌鸦。

金鸡太岁过龙江似乎已将举步前迈，耳闻及此，陡地一个旋身，“刷”地掠身而起，一连两三个起落，直向着那排竹林扑了过去。

这一霎良机难逢，凤姑娘一拉关雪羽道：“快走！”

单手就势向关雪羽腋下一抄，蓦地腾身而起。

关雪羽随着她的身势，也自施出全力，奋身一跃，配合得恰到好处，与金鸡太岁过龙江成了背道而驰，自不会为其发觉。

凤姑娘轻功竟是出奇的好，关雪羽人在伤中，万非所及，本来还怕跟不上，落后太多，待到一经腾起，才知道对方凤姑娘那只搀着自己的手，十分着力，根本无须自己费甚么力气，只须配合着起落姿态，便可如意纵行。

有此一见，关雪羽才忽然警觉到敢情这位凤姑娘身手十足惊人，即使自己未尝负伤之前，也不过与她在伯仲之间。

这个突然发现，使得关雪羽暗自惊心，实在弄不清对方姑娘的来路家数，因为能具有如此身手的人，必须是名震江湖的人物，凭着自己阅历，竟是一时猜她不出。

当然，眼前时机紧迫，根本不容他涉及旁念，这位凤姑娘敢情对麦家并不陌生，夹持着关雪羽一连五六个闪纵已来到侧院。

这里原插着一盏高挑长灯，凤姑娘手势轻起，只听得灯“波”一声光焰立熄。

回头匆匆看了一眼，凤姑娘道了一声“快”，拥着关雪羽只一转，已进入花厅之内。

厅内点有一盏纱罩灯，光华闪烁，影像婆娑。

关雪羽心中正自不解，何以她把自己带来这里？

凤姑娘却先已猜出了他的心意道：“刚才麦老头同着那个姓黄的就进来这里，说是里面有一间暗室。”

“原来如此——”

关雪羽心中想着，二人已迅速来到里间，却只见一人自暗中忽地闪出，倒是吓了一跳。

凤姑娘一声清叱，拳掌待发，关雪羽延臂拦阻道：“且慢，是自己人！”

这个“自己人”好生好奇，圆睁着滴溜溜一双大眼睛，只是在凤姑娘身上转着，细腰丰臀，个头儿高高的，端的是“亭亭玉立”，忽然间的现身出来，与眼前的凤姑娘这么一比，可真有几分相似，难分轩轻。

凤姑娘倏地后退一步，转向关雪羽看了一眼，意思是要他说明来人身份。

“这位是麦家姑娘……麦小乔。”

几个字说得甚似吃力，麦小姐惊得一惊，这才发觉到关雪羽负伤了。

“麦姑娘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关雪羽强打精神道，“令尊与令堂还有黄兄他们呢，可好？”

麦小乔微微点了一下头，眼睛里噙着泪。

“关……先生，你这是受伤了？”

关雪羽回以苦笑。

“是黄大叔说你现身救了他和爹，我这才出来接应你，想不到……”

一面说，她赶忙上前去搀扶，看似受伤颇重的关雪羽，不意却被凤姑娘的一只手给挡了回去。

“这位关兄的安危暂时由我负责，你就不必多事了！”话是够冷的，神色也够冷的。

麦小乔微微一怔，窘笑道：“也好！就请二位随我快进来吧！”身子向后一倚，只听“吱呀”一声，启开了一扇暗门。麦小乔向外一闪，情不自禁地又想去扶关雪羽进去，不意却被凤姑娘的眼神止住，在这些小地方，凤姑娘竟是这般认真，麦小乔觉得很好笑，干脆连关雪羽的衣边都不沾一下，都

由得她服侍去好了。

然而，麦小乔私心却是对关先生关怀的，正所谓“最难风雨故人来”，想想自己冤枉了人家，尤其是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人家来了，救了爹，自己却受了伤，就只是这番心意也值得自己为他感激落泪。

虽只是照面间的匆匆一瞥，麦小乔已发觉出关雪羽的伤势非比等闲——以他那等武功之人，竟然举步维艰，伤势之严重，实可知。

凤姑娘搀着关雪羽进入。

就在这一霎间，身后再进来一声阴森的冷笑，一人用着沉着的口音道：“果然不错，这里还藏有机关。”

话声出口，一条人影箭矢也似的，直射眼前，连同着他前进的身势，带来了冷厉的大股劲风。

麦小乔万万也没有想到事到临头，兀自“百密一疏”，心惊之下，两只手掌上运足了功力，一声清叱，直迎着这人来势，迎头痛击了过去。

无如对方这番来势实在过于强大，麦小乔虽是施展了全身之力，迎头夹击，奈何较之对方的力道，还差得远，两者甫一交接之下，麦小乔只觉得其力万钧，简直难以招架，身子一个踉跄，直向后面倒退了回去。

来者显然正是金鸡太岁过龙江本人，似乎也只有他，才有这等功力。

非但如此，随着他前进的姿态，双手同时向外递出，十指张开，形如幻影般，直向麦小乔双肩上抓来。

麦小乔仿佛看见对方双掌间一片漆黑，陡然间记起了一门失传武林的功夫，大吃一惊，双掌猝然一合，用“玉座观音手”的出手，直向对方脸上击去。

然而金鸡太岁的出手，却是形如幻影，明明看他奔向两肩，其实却不是，容得麦小乔招式递出，这才恍然觉出了不妙——

耳听得“呼——”的一声，一股疾风，带着过龙江庞大的身躯，直由她当头掠了过来。

也就在同时之间，麦小乔只觉得背上一麻，由不住打了一个哆嗦，过龙江却已由其头顶上快速掠人。

一想到暗室内的父母可能受害，麦小乔尖叫了一声，循其势自后扑入，却已有些力不由心，身子方一进入，只觉得腿下一软，一跤坐倒在地。

密室内显然由于来了这么大批不速之客而为之大乱，特别是最后进来的金鸡太岁过龙江，对于在场各人来说更是具有震撼之力。

惊乱的场面不过仅是极为短暂的一霎，瞬息之间，又恢复到了平静。

麦小乔显然在与对方一接触的当儿，已经受了伤，这时生恐父母受害，娇叱一声，奋力扑前，无如两只腿腿是不听使唤，身子方来到父母跟前，脚下一软，晃了一晃，几乎又自跌倒。

却被黄通一只有力的手按架住。

“姑娘……你也受伤了？”

此刻的黄通，看上去满脸通红，大异于昔日，圆睁着两只眼，他早已不止一次的大口吐血，眼前竟然还能保持着不倒，更像是余勇可贾，倒也奇怪。

麦小乔挣开了黄通扶持的手，倚墙而立，右手轻翻，龙吟声中，已把一口长剑掣在了手上！

“姓过的，你敢……”

金鸡太岁过龙江直挺挺的倚门而立，脸上显示着微微的笑，一种胜利的微笑。

他所引为第一强敌的关雪羽，已为他毒指所伤，眼前的麦姑娘亦复如此，黄通更不用说，眼前已是稳操胜券，最难得的是这些人齐聚一堂，自己独据当门，便不愿一人逃脱。

过龙江自满之余，一双闪烁着精光的眸子，徐徐自各人身上掠过。

麦玉阶呆坐一隅，垂首不语。

麦妻紧紧握住女儿一只手，只是流泪，她身子抖颤得那么厉害，想嘱咐女儿句不要她逞强的话，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口，老奴麦贵，江婆婆，丫环碧喜呆若木偶的席地而坐。

黄通、麦小乔左右护侍着麦氏夫妇。前者二人虽然称得上一流身手，但是过龙江却并不十分把他们看在眼里，更何况他们还身负重伤。

过龙江眼光比较注意的是关雪羽，这才是他生平罕见的敌手，然而对方既已为自己毒指所伤，肯定的性命不保，大可不必再加提防。

于是，现场所剩下来的便只有一个人了。

过龙江的眼光随即落在凤姑娘身上。

凤姑娘也在注视着他。

“我明白了！”过龙江冷冷地道，“大概点伤我手下的那个人就是你了？”

凤姑娘默默地点了一下头。事实上，她也是现场唯一还能保持住实力的一个人。

“你可是麦家的人？”

凤姑娘摇了一下头。

“与麦家沾亲？”

凤姑娘又摇摇头。

“好，又是一个多管闲事的。”过龙江冷峻地道，“我本可饶你不死，但是你既然伤了我的手下，情形便又不同，我是不吝惜多杀一个人的！”

凤姑娘一笑道：“是么，我看你就杀不了我，非但杀不了我，这间房子里的每一个人，你都杀不了。”

金鸡太岁过龙江微微一笑，当她是个笑话，或是“童言无忌”。

他的眼光遂落在麦玉阶身上：“麦老头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没有？”

麦玉阶张开眼看了他一眼，轻轻一叹，摇摇头又闭上了。

过龙江徐徐地道：“黄金万两命一条，算算一共有多少？”

目光在室内一转：“这里一共是九个人，你可以自救，也可以救人，只看你要钱还是要命了，记住，我是不会给你太多时间去考虑的！”

黄通冷森森一笑，插口道：“姓过的，我家主人已为你掌力所伤，迟早丧命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莫非连老弱妇人也要下毒手不成？”

过龙江鼻中哼了一声，心中忽然动了一动，忆起方才确曾向麦玉阶发过一掌，当时虽是距离甚远，但以自己功力，也足能使其毙命，当时情形，明明似见麦玉阶中掌飞滚而出，照理说以其平凡老朽之身，此刻应该是早已命丧黄泉，然而此刻看来，对方不过只是一些皮肉擦肿外伤而已，这倒是一件稀罕之事，诚属令人不解。

他心念一动，却是胸有成竹，冷冷一笑道：“麦老头既是要钱不要命，我又何吝于多杀上几个人呢！”

话声一落，陡然间自丹田提升起一股内力，举掌平胸，呼啸一声，直向

麦玉阶当胸推去。

这一掌力道，为释存疑，过龙江特别施展出一门绝功，慢说是一个不曾习武的老夫当受不起，即使是一堵青石，也料必会应掌而摧，击成粉碎。

密室内就在过龙江举掌推出的一霎，激荡出大股旋风，其势猛锐之极。

过龙江五指箕开，内力十足，这一掌非但麦玉阶首当其冲，万难逃过，即使麦老夫人以及黄通与麦小乔等一千人，也全在其照顾之中。

麦小乔与黄通虽说武功高强，无如此刻俱在重伤之中，面对着过龙江如此充沛浩大内力，俱不禁心头吃惊。

一旁默坐调息，始终没有开口说话的关雪羽，蓦地长眉一挑，他虽然亦在毒伤之中，但是当他发觉到过龙江竟然施展如此凌厉杀手，意欲一举而歼来众人时，亦不能保持沉默。

过龙江所施展的这门绝功，其实在武林之中，并非真的绝无仅有，最起码燕字门出身的关雪羽，就是一个行家。

无独有偶，凤姑娘竟然也是行家之一。

事实上这位凤姑娘对于过龙江的一举一动，无不在密切的注意中，她原是不欲多事，直到关雪羽要带伤出手，才不得不挺身而出！

一阵风也似的，带着她窈窕的倩影，陡然间闪身而出，随着她递出的一双纤纤玉手，“排山运掌”！呼一声，发出了大股掌力。

密室内原本空间就不甚大，如何当得起这等劲道？

在轰隆隆一阵声响中，四壁皆摇——

在双方的力道猝然接触之下，过龙江的一身長披陡地凌空向后扬起，但他却能够稳步原处纹丝不动。

凤姑娘功力毕竟略差一筹，身子晃了一晃，约莫向后退了半步，雪白的脸上猝然涌起了一片红潮，随即又再消失，脸上便无任何迹象可资观察。

金鸡太岁过龙江脸上显示着简直难以置信的表情，一双眼睛几乎有所畏惧地盯在凤姑娘的脸上。

“当今天下，擅施无形罡气的门派不过三五，这其中多有牵连，姑娘你报上门派，免有误伤，请教——”

说话时，他气机内沉，一双眸子尤见菁华，足证明他早已作好了第二次出手的准备，果真是二度发掌，当较第一次更具功力，凤姑娘是否再能挺受得住，可就大有疑问。

凤姑娘偏偏却是好涵养，听了他的话，微微点了一下头道：“难得你竟然还会顾及几分故人之情，足见天良未泯，我的名字可不能随便告诉你，至于我从哪里来的你应该可以猜出来，还用得着我么？”

过龙江冷冷一笑道：“今日之势，即使姑娘道出了身份门派，也只怕难以自了，哼，你既练有无形罡气，当非寻常之辈，再请接我一掌便了。”

话声出口，不容分说，举手一掌劈面而来。

一旁的关雪羽看到这里猝然一惊，过龙江功力如何，他方才已有领教，以眼前情形论，这一掌外表看来，虽是不文不火，实际上骨子里，当是大有可观，偏偏自己此刻全身为对方毒息所侵，举动皆难，更无能出手相助了。

眼前这位凤姑娘既练有“无形罡气”，当然大有来头，只是想来却绝非过龙江之诡谲阴沉可比，无如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，自己却是无能助她了。

心念方转，凤姑娘已出掌相迎，看上去与对方一般不文不火，“波”一声，声音不大，却震得每人耳鼓发麻。

两只手掌其实并没有接触，当中间隔至少在尺许左右，只是内气的接触。凤姑娘长长的一双眉毛，往上挑了一挑，白皙的脸上，再一次泛出了红潮，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

金鸡太岁过龙江一声狂笑道：“好！”

只见他高大的身子蓦然之间往下一坐，右手举起，一只手掌黑同墨染，正是其仗以成名的“黑手功”。

关雪羽虽半身麻痹不堪，看到这里却是再也忍耐不住，他深知对方“黑手穿墙”功力，天下无敌，凤姑娘万难接住，自己焉能坐视？

万般艰难里，关雪羽举手发出一掌，这一掌是用“无形罡气”发出去的，虽是最后余力，却也非同小可。

关雪羽一掌发出之后，再也难以保持着原来坐姿，身子一软随即倒了下去。

过龙江一掌发出一半，猛可里感觉到侧面强力劈面，他久经战阵，根本不待与对方掌力接触，一闻其声，已知究里，心中一惊，不敢轻视。

浓眉乍挑，左手侧翻，劈出一股掌力，右手出势不变，照旧直向凤姑娘击出。

凤姑娘敢情是大有来头之人，就在过龙江掌势方自递出的一霎间，只见她双手一合，十指外翻，拧肩错臂，施出了极其诡异的一招。

过龙江乍见之下，神色一变道：“啊——”蓦地腾身，向外掠出了三尺开外。

凤姑娘竟然实实在在地接了他的一掌。

当她收势站好，那张脸看来更见苍白，却挂着一脸微微的冷笑。

现场这一霎，变化多端！

关雪羽自发出了最后一掌，似已余力用尽，原本尚能以内力锁住毒息，此时便无能为力，毒势既发，看来形同废人。麦小乔站在母亲的身边，既感分身乏术，却有无限同情，心里涌上一阵难受，忍不住低头落下泪来。

过龙江此刻的注意力，全在凤姑娘一人身上。

他似有无限的感慨，向着凤姑娘抱了一下拳，道：“姑娘是来自‘七指雪山’的传人，那可失敬了。”

凤姑娘微微点了一下头，缓缓地道：“我以为你早就应该看出来的……”

过龙江凌厉的目光，在各人的面上一转，恨恨地落向凤姑娘道：“这件事原与姑娘无干，你又何必。”

凤姑娘秀眉轻扬，插口道：“既已置身，又何必多言！”过龙江浓眉乍展，杀机重现，一声冷笑道：“过某人生平言出必践，可不能就此坏了规矩，姑娘可以自去，只是这等人却要留下来。”

“太迟了……”凤姑娘摇摇头道，“除非你先杀了我！”过龙江冷冷一笑：“这件事原与你没有关系！”

“不错！”凤姑娘微微一笑，“可是现在我却已置身其间，如果你一定要赶尽杀绝，就得把我也算在里面。”

过龙江呆了一呆，神色有异地道：“贵门不入江湖已有数十年之久，姑娘的出现，不能不令人有所怀疑！”

凤姑娘冷冷地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仍然对我心存疑惑了？”微微一笑，她随即探手翠袖内，蓦地自其间抽出了一根金色的长羽，晃了一晃：“你可认识此物？”

过龙江神色一凝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姑娘竟是金凤堂的传人，失敬之至！”

凤姑娘轻哼了一声，收回了金羽道：“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，莫非连凤七先生的面子，你也不赏么？”

金鸡太岁过龙江恨声一叹，只见他来回踱了几步，忽然站定道：“好吧，当年断魂谷，凤七先生飞索救命之恩，过某不敢稍忘，今夜之后，两不相欠，就算扯平，若下次再见，却是另当别论，过某去了！”

话声一顿，人如狂风卷起，两扇门户一开复合，随即无踪，密室之内冷嗖嗖地，只剩下了满室清风。

凤姑娘这才似松下了一口气，取出绣帕一方，捂在嘴上轻轻咳了几声，就身边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一霎间麦氏夫妇才似大梦初醒，抱头痛泣出声。

麦小乔十分憔悴地坐在椅子上，似是有气无力地吩咐道：“关先生……他受伤了，快……瞧瞧他去……”

不意她自己中毒更深，说了这两句话，机灵一连打了两个寒噤，便似面人儿般，无力地把身子倚向坐椅。

倒是黄通兀自挺立如旧，他早已注意到了关雪羽，只是方才大敌当前，护主有责，无能分身，这时见状抢步来到了关雪羽跟前，伸手搀住他一只胳膊：“关先生你？”

正当他待把关雪羽由地上扶起，却被另一只手阻止了他的动作。

那是一只十分纤细白皙的手。

“你不知道，”是凤姑娘的声音道，“还是交给我吧！”黄通才发觉到，敢情对方已来到了跟前。

“是，”黄通后退一步，“姑娘偏劳。”

凤姑娘另一只手抄向关雪羽身上，竟把他整个托了起来，转向一旁，轻轻地把他的身体放在长案之上。

麦玉阶老泪纵横地偎上来道：“关先生……”

凤姑娘向着他微微摆了一下手，意思是叫他不要多说，麦玉阶心头一惊，顿时住口不言，他此刻心里乱极了，包括这位凤姑娘在内都是他的恩人，满腔感激，却不知向谁吐诉才好，摇头一叹，退向一旁。

却听得一旁麦夫人哭泣道：“老爷，快来看看吧，小乔她……不好了。”

麦玉阶吃了一惊，才注意到自己女儿敢情伤势不轻，但见她粉颈深垂，一头秀发长曳地面，显然已昏了过去。

屋子里一阵大乱，几个人都慌了手脚。

凤姑娘一只手正为关雪羽切脉，见状秀眉轻蹙，道：“你们不要惊慌，她死不了的，还有我呢。”

麦氏夫妇正自伤心，聆听之下，全都止住悲声，大家的眼睛，都向这位凤姑娘望去。

凤姑娘轻轻一叹，在她来说，还不曾遭遇过今天这等尴尬之事，以她昔日之娇宠任性，行事果断，天大的事情，一经插手，快刀斩乱麻！无不干净利落，顺理成章，想不到眼前所遇，竟是这般碍心碍手，既不能狠心一变，便只得一一抚就，拖泥带水，婆婆妈妈的，与她昔日处事为人大相刺谬，却又奈何？

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，面子上可不能不与闻问。

不期然的，落下来的眼神儿，正与关雪羽张开的那双眸子相接触，四只眼睛对望之下，后者眼神里显现着感激与祈求。

凤姑娘原本皱着的眉头，竟为之舒展开了，脸上这才微微显现出一些笑意。

“你醒了？”

关雪羽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嘴皮轻轻动了一下，像是在说“谢谢”两个字。

“你就别客气了。”

满屋子的人都注意她，她却似只注意着关雪羽一个人。

“这我可就放心了！”凤姑娘素手轻扬，把头垂向前胸，金带扎着的大束长发掠向肩后，只是低眉看着他，“你果然内功精湛，要是差一点的人，只怕就醒不过来了。”

一面说，她探手身侧鹿皮革囊，取出了一颗绿光铮亮，十分晶莹可爱的扁扁玉匣，打开匣盖，面色微异，迟疑着由里面取出了一粒丹药。

“这是金凤堂续命金丹，吃下去可以保住你真气不散，也可让你少受点罪。”

关雪羽感谢地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只见他牙关紧咬，似乎连张嘴都无能为力。

凤姑娘怜惜的摇了一下头，伸出纤纤玉指，在他下颏上微一着力，启开唇齿，乃将那扁圆粒的续命金丹放进了他的嘴里。

“很快你就会知道它的灵效了！”凤姑娘打量着他的脸微微一笑，“我发现了你一个秘密，原来你是燕……”

她原想说出“燕字门”三字，忽然感觉到关雪羽眼神里的制止之意，便临时止住没有说出，目光四下里一转，才似霍然警觉到，这屋子里原来还有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双眼睛都在注视着自己的举动。

尤其是麦夫人，眼见爱女毒发，昏死当场，而现场又似乎只有这位活菩萨凤姑娘一人可以救治她，偏偏对方只似关心关雪羽一人，竟不把自己的女儿死活看在眼中，心里之焦虑沮丧便也可想而知。

凤姑娘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，才似忽然想起来，正待站起，却见关雪羽嘴唇蠕动，似有话待说。

“你有什么要关照我么？”

关雪羽自服下对方所赐赠的那粒续命金丹，虽只是片刻之间，却已有了妙用，丹田一暖，便有了无限生机。

“多谢姑娘活命之恩。”他总算能够开口说话了。目光一转，视向一旁的黄通，又扫过毒发昏睡的麦小乔，最后又落向凤姑娘脸上，却是欲言又止。

“我明白了，”凤姑娘点了一下头道，“你可是要我也救治他们？”

关雪羽点点头道：“姑娘高情。”

凤姑娘苦笑了一下道：“好吧！”

杏目一转，看向昏睡不醒的麦小乔，姗姗移步过去。麦夫人老泪纵横地道：“好姑娘，快救救她吧，迟了怕来不及了！”

凤姑娘仔细地在麦小乔脸上看了看，惊道：“她原来伤得这么重！”

随即动手，一连在麦小乔全身点了十数处穴道，仔细再看却是毫无动静。

凤姑娘秀眉微蹙，左右看了在场之人一眼道：“你们之中，哪一个精通气穴之理？可来帮我一下么？”

黄通原在一旁默坐不语，聆听之下，霍地站起来抖擞精神道：“在下听

使。”

凤姑娘这才向他看了一眼，点头道：“是黄兄么？”黄通抱拳躬身应道：“不敢，在下黄通。”

“你的功力确然扎实，很是难得，”凤姑娘含笑说道，“我原以为你受伤甚重，暂时不能行动了呢。”

黄通苦笑了一下，大步踏前。

凤姑娘看了他一眼，才发现他身上长衫尽湿，前胸处留有一大片血渍，不禁微微一惊，道：“你……果然伤势很重，到底伤在哪里？”

黄通一笑道：“不碍事，一时气忿，呛了几口沸血而已，姑娘事不宜迟，还是请先救治我家小姐要紧。”

凤姑娘看着他眉头微皱，颇似有些奇怪，她深精医理，如是真如黄通所言，呛吐几口沸血，在练武之人来说，并无大碍，只须调服几帖补元润肺的灵药，调养些时日定可痊愈，否则，情形可就不妙。

她虽然心生疑惑，但是黄通本人既然如此自承，便不多疑。

黄通站在一旁，再次抖擞振作道：“姑娘请吩咐吧！”

凤姑娘点点头道：“你家姑娘虽是为金鸡太岁毒掌所伤，但亏了她内功底子颇好，看来真气未散，真要是真气散开，便是华佗再世，也没有办法。闲话少说，我现在出手，用九转真力，护住她的丹田，你却要出掌，听我所报出的穴道，一一抚按她全身穴口，将全身穴路全数引通，这是很费力的，我只怕你身子吃受不住，你却要想想，不可勉强自己，否则更伤自己……”

黄通听罢她所言哑然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请放心，在下曾习十年‘碎马’之功，当不致误了姑娘的大事。”

凤姑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，道：“这就很难得了，看来你与西北道的马二先生，是颇有些渊源了！”

她边说边自动手，先是搓动两只手，待到内外功力达到一个定数，才将火热的掌心，贴向麦小乔“气海”穴上，后者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。

黄通这时双腿跨开站立，频频提运着真力。

昔日原来是轻而易举之事，想不到现在行来，竟是这般不易，他屡试屡败，霎时之间已是大汗淋漓。

凤姑娘偶一抬眼，见状惊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黄通总算强自将一口真力运接上，若有所失地笑道：“这就行了……姑娘请招呼吧。”

凤姑娘每见黄通，所行多异，越觉对方情况不妙，只是眼前已不容有所更异。

她冷冷一笑，锋利的目光直射向黄通脸上：“你这是何苦？”

黄通真力既接，一口真气霎时走贯全身，正所谓箭在弦上，不容不发，只涨得面红耳热，双目如火。

“姑娘请。”

一句话说出，直有气冲发梢之势。

凤姑娘见状，轻叹一声，一连报出了“左右玄机”、“海底”、“扶桑”几处穴名。黄通应了一声，举掌待发，容得这只手掌，几乎已接触到麦姑娘胴体之一霎，忽然止住，微怔了一下，想到“大行不顾细节”，也就不再迟疑，随即按掌其上，即行推按起来。

凤姑娘原以为他伤势不轻，尚有些担心他内力不济，难免力不从心，却

没有想到对方功力竟是如此充沛，与自己所发之真力一经会合，立时打开了一条通路。

“很好，就是这样！”

凤姑娘于是接二连三地报出了一连串的穴道名称，黄通果然不负使命，掌到力到，就这样一连百十掌后，眼见着麦小乔苍白的脸上渐次有了血色，忽然长长发出了呻吟之声。

凤姑娘这才点点头道：“好了，她总算醒过来了，你也可以喘口气歇歇了。”

黄通闻听收住了掌势，一时气涌不已，似乎连张嘴说话都感困难，一张脸上黄中带青，汗下如雨，却欲让凤姑娘与眼前各人看出他的窘态，自向一边一张椅子坐了下来。麦氏夫妇爱女心切，眼见爱女有了生机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，只管暗自庆幸，竟然未曾注意到功成身退的黄通。

那黄通果然是一条顶天立地铁汉子，只见他默默独坐一隅，褪下长衫，频频用以擦汗，万般痛苦，竟自隐忍不发，却是一声不语。

凤姑娘细察了一下麦小乔的脉搏，微似吃惊，是时麦小乔已睁开了双眼。

她眼见父母家人围在四边，心里一阵难受，竟自落下泪来。

麦夫人爱女心切，见状不免又是一番悲切，麦玉阶好言相劝，半天才止住了她的伤心。

凤姑娘细察了一下小乔的眼睛，微微摇头不语。

麦玉阶关心地说：“敢问姑娘，小女的伤势……”

凤姑娘道：“你女儿中毒很深，这是一门很奇特的毒，这个天底下，除了老金鸡本人之外，也许只有二三人能够化解，除此之外，家父的‘续命金丹’亦不过只能收一半的功效，却已是难能可贵了！”

麦玉阶抱拳道：“姑娘请告其详！”

凤姑娘点点头道：“这些话一时也说不清，眼前自然先保住令媛活命要紧……不过，这件事还有一个难处。”一面说着，她已探手革囊之中，取出了前见的扁玉药盒，打开盒盖，以之示麦家二老。

麦氏夫妇注意看时，才见那药盒敢情是空的，其中仅仅剩下一粒所见之丹药，凤姑娘苦笑了一下道：“这就是我为难的地方了，只怪我离山时，没有留意到此，半路上遇见了一位父执前辈，又问我要去了两粒，现在竟然不敷应用……”

说时，她取药在手，面色迟疑的道：“药只有一颗，如果给了令媛，便不能给这位黄兄，如果给了黄兄，令媛这边也有性命之危，这可怎么是好？”

麦氏夫妇这么一听，都不由傻了眼，他二人自是爱女心切，只是如果事关黄通之生死，只为救了女儿性命，便弃黄通性命于不顾，麦玉阶尽管怀有私心，大义当前，也不忍偏执一方了。

凤姑娘一双妙目，十分注意地观察着麦玉阶，倒要看看他如何决断。

良久，麦玉阶仰天一叹，点头道：“黄义士对麦家恩重如山，麦玉阶纵死九泉，也难报答其大恩于万一，看来小女命当如此，姑娘请不必迟疑，快将此续命金丹，为他服下吧！”

话声未歇，麦夫人忍不住先自发出了泣声，频频道：“老爷……老爷……你就忍心看着我们女儿死了么？”

麦玉阶顿足道：“住口，你就不要哭了。”

乍一转身，才发觉到黄通敢情已来到了面前，只见他深深向着凤姑娘打

了一躬道：“在下方才已经说过，只是伤了些肺气而已……麦姑娘中毒太深，略有迟缓，便有性命之危，姑娘自然是以解救我家姑娘性命为重……千万，千万……”一面说，一面频频打躬恳求不已。

凤姑娘轻轻一叹，道：“既然你也这么说，我也就无话可说了，好吧。”

转过身来，向着麦小乔微微点头道：“我虽赠药与你，你的性命却是这位黄兄所救，以后却不可忘怀呢！”

随即将手上续命金丹，效先前关雪羽一样，放入她嘴里，道：“好了，无论如何，你这条命总算保住了。”

麦小乔嘴虽不能说，心里却是明白，一双含泪的大眼睛，只是在凤姑娘与一旁伫立的黄通身上转动着，千恩万谢俱在不言之中，不觉清泪两行，顺腮淌下。

黄通伫立一旁，眼看着麦小乔把一粒续命金丹吞下腹中，才似松下了口气，无如他伤中要害，早已是强弩之末，一鼓作气，拼死不倒，到底也已到了尽头，此刻心里一松，中气不接，正是灯干油净，哪里还能再强自支持？身子一歪，直直地向后倒了下去。

大家只顾注意着麦小乔服药之后的变化，竟是没有注意着他。

这一切却似乎只看在了嘴不能言的麦小乔眼中，她的身子猛然间为之一阵颤抖，眼睛里的神采显示着极度的惊讶。各人才似有所警觉，发觉到黄通的有异！

事实上黄通倒后的身子，并没有真的摔倒地上，却有一只有力的手，在他倒地之前，先已经托住了他的身子。对于关雪羽这么快速的复元，大家均表惊异，幸亏他的及时伸手，已托住了黄通直直下倒的身子。

然而，这样并不能便使得事情变得更为乐观。

凤姑娘吃了一惊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关雪羽虽然已能行动，那是仗恃他早已具有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的内功根底，要是谈到功力的复元，距离尚远。“黄兄……他不好了。”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对于饱受惊吓的麦家各人来说，心情之所能承受，几乎已到了极限。

麦玉阶“啊”了一声，率先抢步过去，紧紧地捉住了黄通的一只手。

一只冰凉的手。

一阵心惊，麦玉阶几乎要昏了过去，眼巴巴地看着关雪羽，道：“他……怎么了？”

关雪羽神色黯然地摇摇头，轻轻地把黄通身子，放在了长案上，转脸看向凤姑娘。

“姑娘，劳驾。”

凤姑娘默默地点点头，向前靠近一步，缓缓伸出手，切住了黄通脉道。

其实，无须切闻其脉，凭着她敏锐的观察力，只在黄通脸上扫上一眼，已知其大概。

“太迟了。”

缓缓地松开了切住黄通腕脉的手，凤姑娘摇摇头，一双眼睛盯向关雪羽，苦笑笑了笑：“真气已散，六脉俱开，我是无能为力了。”

各人聆听之下，无不神色黯然，尤其是麦玉阶，忍不住落下泪来。

关雪羽轻叹一声道：“士为知己者死，看来这位黄兄确是如此了。”

说话时，只见长案上黄通的身子，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抖，一双原本深锁

的浓眉，忽然往两下里一分，倏地睁开了双眼，却把一双昏浊泛黄的眼睛，盯向麦玉阶，嘴唇蠕动了一下，未闻其声。

关雪羽神色颓然地道：“黄兄像是有话要说——”

一言甫出，麦玉阶已痛泣出声，道：“兄弟……我害了你……你是我麦家生生世世的恩人，我对不住你！”紧握住黄通的一只手，麦玉阶声泪俱下，闻者无不动容。

凤姑娘一霎间也似为之心酸，垂下头，紧紧地咬了一下牙，却把噙在眼睛里的泪水，硬生生的忍了回去，长久以来，在她出生的那个神秘地方——“七指雪山”，那里长年难见日月，所见皆是冰雪，再加上幼承的严厉调教，冷酷的武功淬练，琢磨出她看似无情的偏激个性，生为女儿身，却像比男人更要强好胜，她是不轻易流泪的……

看着黄通待死挣扎的脸，她冷冷地道：“他像是有话要说，我就助他一臂之力吧。”

右腕轻启，一只素手，已经贴在了黄通右胸心腔之上。

像是触了电也似的，黄通身子一震，乃自大口呼吸起来，一丝惨笑，挂在他黄蜡也似的脸上。

对着凤姑娘他微微点头，表示了他由衷的感激，这才把迟滞的目光，转向麦玉阶。

“有件事，在下要告诉大爷……”

“兄弟……你可别这么称呼我……我愧死了……”麦玉阶老泪纵横，声音沙哑地道，“有什么话说，你就只管说吧……老哥哥今生不能回报，来生变狗变马，也得为兄弟你办到，黄……兄……弟……”

末后三字出口，麦玉阶大声抽搐不已，一张脸白中透青，显然悲伤到了极点。

“大爷不必伤心。”黄通讷讷道，“在下此来原就存有必死之心……有件事，大爷还不知道，当年横行京畿的大盗黄虎，就是在下的先父。”

麦玉阶不由为之一愣，勾起了三十年前的往事，一件一件的却有些记忆不清，只管愣愣地看向对方。

“大爷莫非忘怀了，”黄通长长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地接着道，“先父被擒之后，论罪当斩，各方会审皆道先父罪有应得，惟独大爷独排众议，声言先父之义行三件，以之功罪相抵，乃是免其一死，发配西疆。那年，在下年方稚龄，于襁褓之中，随父流落边荒，父子相依，备尝人世辛酸，先父在有生岁月中，无日无时不念及大爷赐生之恩，要在下刻刻谨记，不可稍忘……到先父去世之后，在下苦练武技，重入中原，曾三度察访大爷踪迹，不得要领，直到去年，才探知大爷原来归隐此乡……这才不辞千里……前来投奔，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……得能……拜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话声中止，只见他上胸频频起伏，一双眸子怒凸如珠。

凤姑娘心中一惊，忙自把俯按在对方胸上的那只手向后快速收回，却已难止其势，即见黄通背脊向上一挺，一口血箭，直喷而出。

由于力道至猛，这口血足足喷出了丈许来高，砰然作响直击于顶壁之上，怒血四溅，洒下了一天血雨。

各人触目惊心，无不骇然。

黄通这口血一经喷出，诚所谓“灯枯油尽”，双腿一伸，便自去了。

却只见麦玉阶一声狂呼，紧接着也倒了下去。

凤姑娘眼明手快，举高手一抚，麦玉阶猝呛一声，才苏醒过来。

她虽冷漠成性，眼见了这一切之后，亦不禁为之动容，叹息一声，转身步出室外。

关雪羽乃自张罗着，吩咐眼前各人，将小乔、麦氏夫妇搀扶内室休息。

各人离去之后，他重来到黄通尸身之前，注目片刻，心中难以释怀，有件事他不大明白，想到了自己传家至宝“护身宝甲”，便伸手向死者胸间探去，一摸之下，竟是空无所有。

这件事其实也不难理解，深精武技内功的黄通，若真的穿有燕字门至宝护身宝甲，即使是金鸡太岁过龙江掌力惊人，也不致便为此送命，反观之，并不谙武功又复年迈的麦玉阶，却能在身中过龙江掌力之后，并无大碍，岂非有些于理不合？

如此看来，答案便似乎只有一途，便是，关雪羽虽有惜爱黄通之心，将传家至宝护身宝甲，私相借与，无如黄通报主心切，却暗里又将宝甲转借与麦玉阶，如此一来，麦玉阶幸运地得以保全了活命，黄通却自丧其命，生死有命，端是关雪羽始料不及了。

伫立在黄通灵前，想到了此人之大义节烈，不愧顶天立地一条汉子，他既是早已有报主捐躯心意，求仁得仁，命有所归，外人便难以左右其间了。

关雪羽这么想着，一时遍遍嗖嗖，直有置身冰炭之感，他随即脱下外着长衣，将之覆盖在黄通灵体之上。

秘室内的热闹厮杀景状，一变而为眼前的冷清如斯，瞬息万变里藏匿着人生的生离死别，悲欢离合，从而像似悟出了什么，却又是那般飘渺不着边际，关雪羽侥幸地逃过了一场大难，想到了出云和尚的行前忠告，竟然含蓄有几许天机，设非是凤姑娘的及时现身相救，自己眼前只怕也已作了古人，从而对于那位凤姑娘，生出了无限感激之意。

一想到凤姑娘，才使他警觉到对方的不在眼前。

关雪羽转身踱出密室，正逢着麦家的管事麦丰张皇而来。他手上掌着一盏灯，身后紧跟着老奴麦贵。

双方乍见，麦丰哆嗦着道：“那不是关先生……么？那位凤……姑娘呢？”

原来麦丰原本跟小乔在一起，眼见金鸡太岁现身，一时心胆俱寒，不待进入密室，就地先掩藏了起来，事后才自现身，兀自一副失魂落魄模样，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我也正在找她，七爷仔细料理黄兄的后事去吧。”

麦丰听到了黄通之死，忍不住唏嘘出声，一面用衣袖拭着脸上的泪，频频点头道：“关老师你放心吧……我家老爷已有交待……我这就不能耽搁了。”

说着拱拱手，随即同着麦贵匆匆赶向里面密室。

义士埋黄土 仁侠闯江湖

冷月下，所见凄凉。

几片桐叶，由于枯了的枝丫上凋零落下，嗤嗤作响地在地面上移动着。这里……那里……月光泻处，照见着横七竖八无数的倒地尸体，偶尔拂面的夜风里，夹杂着浓重的血腥气息。

麦家的那只老黄狗，独自周旋于死尸之间，不时发出胡胡的哀吠声，十足的“丧家犬”模样，景象悲惨，赚人热泪。关雪羽在麦家四下里踏行一周，一面运功活血，一面留意着四下里的形势，金鸡太岁暂时去了，下一步究竟是如何，谁也难以预料，此时此刻，不要说强敌金鸡太岁的再度出现，任何一个黑道二流人物的乘火打劫，麦家也只怕吃受不住。

凤姑娘芳踪无迹，自非无因，想不到小店邂逅，一点前因，种下了此刻的缘分，设非是这位姑娘的及时插手，不用说关雪羽的这条命以及麦家上上下下，都将难以保全。

关雪羽生平最不轻易承人盛情，哪怕是点水之恩，也极力避免，武林之中最重信义，所谓“受人点水之恩，当报以涌泉”，更遑论这是救命大恩，若是图报无门，便为终身憾事，试观眼前之凤姑娘，老实说，关雪羽除了仅仅知道她来自“七指雪山”之外，全无所知，这就够他不安的了。

使他不安的原因，与这位凤姑娘出身门户“七指雪山”有关，自然在事情未能进一步澄清之前他不便妄下判断，只是江湖上对于这个神秘的门派——“七指雪山”，传说得实在太可怕了。

凤姑娘既是来自这个传说中极为可怕的门派，是否在执行一项可怕的任务，关雪羽暂时不得而知，然而，他先已欠了凤姑娘的救命之恩，却使他在今后执行正义一面，是否会遇到若干阻力，不无可能。是以，对于凤姑娘的一切，他不得不留意观察，思维常常是微妙不易理解的。

就像这一霎，关雪羽脑子里方自想到了凤姑娘，凤姑娘的影子，便忽然出现眼前。

像是一阵风，飘动着凤姑娘美丽的倩影，先是在对面院墙匆匆一现，起落之间，已来到了庭墀当前，身法之轻灵，确实极流境界，即使关雪羽未受伤之前，也不见得就能胜过了她！

凤姑娘已经换过了一套衣裳，淡衫罗裙，更见秀丽，月下现身，有如出殿的嫦娥。

“原来你在这里？”凤姑娘略似惊愕地看着他，“你的伤势难道已经完全好了吗？”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那是不可能的……你也知道，只是暂时它也莫奈我何！”

凤姑娘十分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似乎有些难以置信，接着她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几乎忘了你是燕字门的出身了！”关雪羽顿了一下，道：“我们进去说话。”一面说，转身向房中步入。

这间房子正是当日黄通所住，关雪羽特别挑选住在这里，似乎含有对于这位仁义可风的朋友，保持着一份沉默的哀悼与追思。房门开处，进来一片月光。

关雪羽由几上拿起了火折子，刚亮着了，却由凤姑娘坐处，袭过来一股劲风，把火吹熄。

“我喜欢今天晚上的月亮，”凤姑娘笑着说，“如果你不反对，我们就这么谈谈好么？”

关雪羽点点头道：“也好，姑娘居然还有如此雅兴，倒也难得。”

凤姑娘道：“为什么没有，我是一个不轻易向谁认败服输的人，而且，你信不信？这个天底下，只要我想要去做的事，很少办不到的……”

关雪羽点点头道：“姑娘壮志可嘉，我也希望你万事如意。”

凤姑娘道：“我刚才已派人四下去察访，倒要看看这只老金鸡他藏在哪儿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姑娘你以为他会藏在哪儿？”

凤姑娘道：“这个很难说，他的狡猾狠毒，我是知道的。”

关雪羽微微地闭上了眼睛，随即又张开来道：“他确是十分狡猾，我猜想，他并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了麦家……当然，还有我。”

凤姑娘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这件事从一开始，就该明了他的用心。我一直在奇怪过龙江如果真正想要钱，他大可不必挑上麦玉阶这个告老还乡、宦囊并不丰满的人来下手。”

凤姑娘点点头道：“你以为呢？”

关雪羽苦笑道：“麦家在临淮关，虽然号称首富，但是他的钱并不多，倒是他在地方上的善名远比他的财富更有名得多！”凤姑娘没有出声，只是静静地向他注视着。

关雪羽冷冷地接下去道：“黄金万两命一条。姑娘请想，这个数目，勿说麦玉阶拿不出来，只怕当今天下，真能拿出这个数目的人并不多，明知其不能而强为之，姓过的岂非别有用心？”

凤姑娘微微在笑，月色里分外可人。

“你说得很有道理……那么，你以为过龙江他的真正用心是……”

关雪羽轻叹一声道：“这正是我眼前苦思而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，但愿我能解开来就好了。”

凤姑娘一笑道：“我在小店初一见你之时，就知道你是一个大有来头的人，你不但本事高，人又聪明，文武全才，确是难得。”

关雪羽摆摆手道：“姑娘夸奖了，比起姑娘的兰心蕙质我自愧不如。”

凤姑娘道：“我？”

“姑娘能够在一照面的当儿，看出来我出身的门派，确令我敬佩莫名。”

“原来你说的是这个，”凤姑娘眨一下大而明亮的眼睛：“那只怪你们燕家‘无形罡气’，尤其不同于旁门，是不是？”关雪羽不得不佩服对方的观察敏锐，见识过人。

事实上确是如此，燕家家传的无形罡气，着重于“气血”之功，劲道随血流而布全身，其微妙处在于“力随意转”，心到意到，意到力到，妙不可言。

自然，这是燕家家传的绝技，局外人知之者鲜，知之不察，亦不能断其当然。眼前这位凤姑娘竟然有此认识，实在大不简单，关雪羽立刻察觉到，对方必然是方才在手触自己身体时，用她本身的内气真气，探测出来的。

自然，凤姑娘本身之功力，亦是足以惊人的了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凤姑娘静静地注视着他，“难道我说的不对？”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姑娘所说确是实言，我只是在想，姑娘既能有此见

识，必然有极为精湛的内功，不用说又精深贵门之‘二指传灯’的极上功力了，令人敬佩折服！”

凤姑娘一笑道：“听你这么一说，也就知道你是有心人了，好像对我出身之处，了如指掌，我倒想要听听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我还知道，‘七指雪山’山高积雪，虽盛夏不融，那里长年不见天日，气候恶劣至极！”

凤姑娘扬了一下眉，道：“真的？”

关雪羽显然还有下文，接下去道：“但是，据所知，姑娘来处金凤堂所在之地，却是大有不同，被称为‘雪里阳春’，风光宜人。”

凤姑娘一笑道：“这些是你亲眼所见，还是道听途说？”

关雪羽哼了一声，摇摇头道：“我还没有这个荣幸，能够一睹这雪山盛景，如果我果曾去过，只怕今夜也不会在此与姑娘谈笑对答了。”

凤姑娘脸上显示着明显的笑意，但是那一双深邃的眼睛所交织的目光却是深沉而复杂的。

“那又为什么呢？”

说时，她十指并列，目光又转为温和，不经意的转向纤纤十指尖头，即使在夜色里，那宛若春葱的尖尖十指，仍具有十足的诱惑性。

在过去，不知道多少双风流的眼睛，曾为她这双别具诱惑的纤指所吸引，竟而深深钟情不克自拔，自然，结局下场却并非完美。

风流贾祸，古有明训，这里也不例外。

女人的美所给人的印象，往往是片碎的，一双明媚眼睛、一张并不十分小的嘴、洁白而整齐的牙齿、细黑而柔长的秀发、一双美丽的手，只要具有其中之一，给你一上来强烈的感受，便能达到令男士不威而降的效果。

聪明而美丽的女人，只要懂得如何展示而适当地表现她们身上极美丽的这一小部分，便能使猛汉勇士自甘拜倒石榴裙下，而任其差遣，其至于死而后已。

关雪羽冷冷地道：“姑娘这么说，便是明知而故问了。因为贵门昭示天下武林的戒条之一，便说明了绝不容许任何一个不得贵门恩允的人，生离雪山，如果我的记忆不差，江湖上已有为数不少的知名访客，枉作了七指雪山的冤魂孽鬼！”

凤姑娘的一双剪水双瞳，兀自没离开她并列眼前的纤纤十指，特别是那一抹偏照的如银月光，不偏不倚地正好照在她的小指上，那双均匀适度，修长纤柔的指掌，更加上了几许梦幻的神秘，明珠美玉那般的醒眼而诱人了。

“好美的手，”关雪羽忍不住赞赏起来，“如果这双手不是生在姑娘的身上，要是换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上，也许便是美中不足！”

凤姑娘终于把注视着手指的眼光，移到了关雪羽的脸上。

也许这两句话，是她今夜听起来最动听的，女人哪一个不喜受被人夸赞，特别是那些在她们心目中，被认为是有分量的人。

她脸上的笑意，已代表了她的询问。关雪羽似乎暂时变得很会说话，而懂得如何讨好女人了。

“牡丹虽好，绿叶扶之！”关雪羽款款地说，“特别是一个美的女人，全身上下一举一动，都不能容许有任何瑕疵存在，缺其一，便为不足。”

“谢谢你的赞美。”凤姑娘报以甜甜的一笑，“你忽然变得顺眼多了，而且很会说话了，只是……这与我的一双手，有关系么？”

“这便是我接下去要说的了！”

“竖耳恭听。”

说到“竖耳”这两个字时，她特意撩开了秀发一边，美丽的一只耳朵微微耸动了一下，半倾香腮，更增媚姿无限。

敢情她并非一直是“冷若冰霜”，竟然冷中有艳，如雪中红梅，给人的感受，便为超视觉而不同凡响了。

关雪羽设非“郎心如铁”，便为“不解风情”，最起码他所表现的冷静，显示出他的丰富的内涵与修养。

面对着眼前这个冷艳逼人的美人儿，月夜对守，特别是对方对自己的恩情并重，他竟然不为所动，这份执著便是常人之不易为。

“刚才说到了姑娘美丽的一双手，如果换在另一个女人的腕上，便是美中不足！”关雪羽微微一笑，徐徐接道，“那是因为贵门‘金凤堂’的武功精华有很多细纤小巧之功，就蕴藏在你美丽的十指之间，换在另一个女人，既无所习，便无从所知，自然就大为失色。”

凤姑娘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，眼珠子转过来，大大地白了他一眼。

“原来如此，”凤姑娘浅浅笑了笑，微微嗔着：“你知道的可真不少。”

话声方落，玉手轻起，只听见“丝”一声，一缕极细的尖风飞过。

紧接着便听得关雪羽头顶上空，“吱”的一声尖鸣，一件细小物件，直直地当空坠落。

关雪羽几乎瞄都不瞄一眼，就能判断出落下来的是一只蝙蝠。

“我说的不错吧，”他说，“姑娘这一手‘巧织天星’的手法，当今江湖便无人能出其右。”

凤姑娘道：“说到这一手雕虫小技，我倒要请教这只落地的蝙蝠死了也未？”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大概还没有。”

“伤在哪里？”

关雪羽轻轻叹了一声道：“它本来就是瞎子，姑娘又何必再取它的一双招子，留着半条残命，还不如死了的好，姑娘就成全了它吧！”

凤姑娘沉默了一下，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！”

右手再指，紧接着一丝尖细的破空声起，地面上吱地一声，那只小小蝙蝠便真的死了。

“罪过，罪过！”关雪羽道，“姑娘一向不忌杀生么？”

凤姑娘道：“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很少去想该不该。这个天底下的事情，很难说孰是孰非，每一件事都有它存在的理由，但是换一个立场来说，也许这个理由就难以成立了。”

停了一下，凤姑娘才又接下去道：“生命也是一样的，同样的生命，出家人与一般俗人的看法便不一样，自然一般人与屠夫的看法便又不一样，见仁见智，你便也很难论其是非。”

“所以……”凤姑娘这才为她自己的高见下一注脚，“我们活着的人在活着的时候，便要尽兴而为。你以为呢？”关雪羽微微一笑，暂时止住了这个话题。

凤姑娘缓缓由位子站起来，道：“现在也许是点灯的时候了，让我看看你的伤吧。”

关雪羽道了声谢，右手拿起几上的火折子，迎风一晃，叭达一声亮着了，

就近点着了灯。

凤姑娘显然已来到了眼前。

四只眼睛交接下，凤姑娘微似吃惊！

“你好多了，复元得这么快！”

关雪羽道：“说来全是姑娘灵药妙手之赐，似乎是暂时无妨了！”

凤姑娘伸出了那只美丽的手，关雪羽很自然地便为她拿住了脉门。

关雪羽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
那只美丽细若柔荑的手，只在关雪羽的腕脉上停留了极短的一霎，随即离开。

“你果然大见好了，”凤姑娘道，“续命金丹固然有效，仍然得力于你本人的内气功力，我看现在你已大可放心，你的功力虽然不见得已完全恢复，至少也已经恢复了八成以上！”关雪羽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但是那些未能全解的余毒，仍然留在身上，有一天仍会发作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他脸上情不自禁地带出了一些隐忧。

凤姑娘道：“你真的想要解除身上的余毒，也并不是全无可能，至少这个天底下，还有几个人能够救你。”

“难道姑娘你不是其中之一？”

关雪羽很认真地注视着她，凤姑娘却避开了他的眼睛。“为什么你认为我能？”

“我当然会这么认为！”关雪羽侃侃地道，“七指雪山虽然被江湖上人所深深畏惧，但是凤七先生的超然医术，也是世罕其匹……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，”凤姑娘道，“那是凤七先生而不是我，我只是学到了他老人家一半的功力，也许连一半还不到，只不过三成而已！”

关雪羽轻叹一声道：“这么说，我命休矣，麦姑娘也只怕终久难逃一死！”提到了麦姑娘，凤姑娘的表现略有所异。

“我看这位麦姑娘在你的心里很重要，”微笑了一下，她接道，“她是一个很美的姑娘，你以为呢？”

“能够被你称为美的姑娘，一定是真的美了！”

“哼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！”

“我认为你的看法很正确！”

“那就是她的确很美了！”

关雪羽忽然觉出凤姑娘眼神里有股冷冷的寒意。

他随即用微笑，代替了回答。

一个聪明的人是不应该随便回答问题，尤其是当着一个美丽女人面前，夸赞另一位女人的美丽更是愚蠢之事。凤姑娘道：“其实她美不美丽，也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想知道，她在你心里的地位，是不是很重要！”

关雪羽怔了一怔。

老实说，他的确没有想到对方会向自己问出这个问题，确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，一时竟不知如何置答。

停了一停，他冷冷地道：“我与麦家姑娘，不过是初识，而且，我并不打算让任何一个女人在我心里留下影子，特别是那些美的女人。”

凤姑娘一笑，随道：“这句话我倒要好好记在心里，好吧，咱们暂时不说这些，刚才说到了为你治疗毒伤的事，你曾提到我爸爸凤七先生。”

关雪羽一惊，抱拳道：“原来凤七先生竟是令尊大人，失敬，失敬。”

“看吧！”凤姑娘皱着眉毛道，“我就知道他老人家的名头太响，一直不想说出来，现在还是忍不住说出来了。”

关雪羽道：“令尊名满天下，无论说与不说的人，听见了他的大名，无不畏惧三分，莫怪乎狂傲当世的过龙江，闻其名后亦不得不买个帐了。”

凤姑娘道：“我注意到了你的用词，不用‘敬畏’而用‘畏惧’，这里面就大有疑问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令尊凤七先生的手狠心辣，”他忽然顿住了话头，抬眼向凤姑娘直视过去。

“请说下去，”凤姑娘很平静的样子，“你刚才说到我父亲的手狠心辣——”

关雪羽冷冷一笑道：“岂止手狠心辣？在我看来，他几乎是无所不为。”

凤姑娘挑动了一下眉毛，居然并无发作。

关雪羽轻轻一叹，道：“我也许不该这么批评令尊，其实这些也只不过传闻而已。自然，世事波谲云诡，变幻无常，昨日为非，未必不能今日为是，对于令尊的种种传闻，我也就不便再多说下去了。”

凤姑娘忽然一笑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可见得你对于我父亲恨恶之深……但是我却要提醒你，不要忘了你这条命还是他女儿救的，这一点，你总不能否认吧？”

关雪羽苦笑了一下，确是无言以对。

凤姑娘哼了一声。一双明亮的眼睛，注视着地道：“你所听见的传闻，未必全真，也未必全是假的。无风不起浪，事出必有因。至于我父亲到底为人如何，不要说你，我是他的女儿，也并不能全然清楚。其实不必说他老人家了，就是我，只怕你也并不大清楚，我在你的眼底里，又是哪一种人呢？”

关雪羽只是注视于她，宁可听她自己多说一点。

“我救了你的命，也救了麦家老小，应该是好人了？”凤姑娘脸上的笑靥，忽然转变得十分凄凉，“然而事实上呢，只怕又不尽然。”

她的话音更冷了。

“你应该记住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生存才是真理，”凤姑娘眼睛里交织着几许寒意道，“如果你不想被人杀死，就只有杀死别人。心要狠，手要辣，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。”

关雪羽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贤父女为人真是一脉相传了！”

对他来说，这真是一件伤心的事，一霎间他那双眼睛里竟然失去了先前的光彩。面前的这个长身姑娘，无疑地是那么美，武功那么的高，偏偏竟是来自那个传说中可怕的武林门派，她的忽然出现，当然绝非偶然，又为了什么。

以“七指雪山”金凤堂这等神秘的门户，如果没有特殊的使命，当不会派出像凤姑娘这等重要人物，无疑地，这位凤姑娘当是在执行一项可怕的任务了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凤姑娘的话，像一支冷箭般地射中了他。

关雪羽摇摇头，心情益见低落。

有句话，他要问问她。

“你为什么救我？”

凤姑娘微微一愕，继而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，信不信由你，我真的不知

道！”

麦玉阶把转自黄通手上的“护心宝甲”亲手交还给了关雪羽，说了许多感激复伤心的话，他希望关雪羽在这里住下来。

当然关雪羽这类人物，决计是不会寄人篱下的，只是他却也并没有当面拒绝。

麦玉阶只当是他答应了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。

这一天，他特地备下了一席酒菜，在后院花厅，专为向关雪羽致谢。

他早已表明了心迹，希望也能同时请到凤姑娘，只是凤姑娘自从那晚中秋夜后，始终就没有再现身过。

麦玉阶空有满腔热情，无限热忱，却是无从表达，内心不无怅怅的，适巧“万里黄河追风客”黄通的墓家已经完工，装修得十分气派。饭后，麦玉阶全家，同着关雪羽到了他的冢上祭祀，勾起了无限伤怀。

墓修得很考究，一色的青石打底，大理石的竖碑上雕塑着“义弟奇侠，黄天保之墓”。麦家自麦玉阶以次全体具名敬立。

关雪羽将一杯清酒敬奠坟前，行了大礼，麦小乔奉父命在一旁跪地答谢，气氛严肃。

自从那夜之后，关雪羽虽是人在麦家，但足不出户，与麦小乔不过在花园里见过两面，也只是远远的互看一眼，打个招呼而已。

今天是第三次见面，他才发觉到这位姑娘敢情瘦多了，不过，透过了她那双黑油油的大眼睛，关雪羽察觉出，她的功力已渐次恢复，总算是难能可贵。

重回客厅落座之后，麦小乔双手捧过一碗热茶道：“关大哥请用茶。”

“姑娘不必客气。”

接过了递来的茶，关雪羽打量着面前的小乔，道：“姑娘看来身体像是已有了起色，不知情形如何？”

麦小乔道：“这两天试行师门气血之功，已经见了些效，只是余毒未净，早晚发作，还不知情形怎样，大哥看来像是已痊愈了。”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比你也好不了多少，姑娘只须把剩下毒质，运用丹田之气，封锁于气海穴内，必须每日运功一回，这样才不致复发。只是时间久了，仍是不保还会发作，也只有在未行发作之前，寻找解救之法，才是上上之策。”

麦小乔点点头道：“这一次幸亏凤姑娘搭救，要不是她的续命金丹，现在，只怕，唉，真是不堪设想。”

关雪羽想将凤姑娘父女为人说出，只是他为人厚道，无论如何，凤姑娘对于自己与麦家上下有救命之恩，话到唇边，又复忍住不发。

这时麦丰麦七爷却在一旁道：“这一次托关相公与凤姑娘的福，一场大难总算过去了……希望这里就此太平了，也不枉黄爷屈死一场。”

提起了枉死的黄通，各人无不心感戚然。

关雪羽乃转向麦玉阶道：“这两天我暗中探察，竟不见老金鸡下落。此人阴险成性，谁也保不住他下一步待将如何。为万全计，我以为伯父还是应迁居四川为佳。过两年，这里旱象解除，再回来也还不迟。”

麦玉阶点点头道：“先生说的也是，我原打算此生就在这里养老送终，没有想到，到了这个年岁，竟然还会遇见这等凶险之事……我打算修书一封，派人专程入川，送交小儿，等到他那里回音来了，我们就张罗着动身走一趟

远门吧。”

麦夫人劝了多少回，均不见丈夫转心，想不到关先生三言两语，就使丈夫回心转意，闻听之下不禁高兴得连声念起佛来。

麦玉阶遂向关雪羽道：“小儿虽然仕宦不久，但人缘也甚佳，在蓉城知府任上，也很得地方父老的支持，那里文风也盛。先生这次与咱共去，很可以在那里有所作为。就是无意仕宦，也可大有发展。”

他是决计要将关雪羽留在身边。一来对方有恩于麦家，再者关雪羽文武兼具，品貌皆属一流，难得女儿对他亦甚有好感，正是未来理想之东床快婿。老夫妇两个暗中一商量，便已打定了主意，决意将女儿许配对方。这顿酒饭，其实也含有深意，以麦玉阶现时之身份，自不会贸然出口，这几句话，便大有试探之心。

在他认为，如果关雪羽不反对共同入川，这件事也就顺理成章，不啻成功了一半。

偏偏事与愿违，关雪羽竟然没有这个意思。

“这就不敢当了！”关雪羽摇摇头道，“在下还有未了之事，只怕不能护送伯父入川。好在小乔姑娘已渐康复，以她所学武功，一般匪人是万万也不能伤害，你老人家大可安心。”

麦玉阶只以为继此事故之后，对方当不致再行拒绝，这时聆听之下，微微一愕，一时竟不知如何置答。

“这个……”半天，他才讷讷地道，“先生已经决定了？我看你还是……”

关雪羽点点头道：“在下打算明天一早就走，这里就先向二位老人家与姑娘辞行了。”

“这……这么快？”

说了这句话，麦氏夫妇对看一眼，可都呆住了。

麦夫人摇摇头，气馁地道：“关老师……你可不能走……不能走呀。”

一旁的麦七爷也搭腔道：“是呀，关先生你再想想吧，蓉城府可是个好地方。到了那边，干什么都好，再说我们大爷可有借重之心。”

“谢谢七爷的关照！”关雪羽由位子上站起来，抱了一下拳，“在下一来独行独往惯了，再方面实在有事。人各有志，你就不必再多留了。”

麦丰咂了一下嘴，还想再说，只听得一旁的小乔，娇滴滴地叫了一声“七叔”，麦丰就不再吭声。

他当然了解麦氏夫妇的一番心意，暗地里也曾参与过商量，满以为家有喜事，小乔终身有托，想不到满不是这么一回事，人家敢情说走就走，到头来落得一场空欢喜。麦七爷这份子沮丧，可就别提了。

关雪羽离开麦家的时候，天不过微微才有上那么一丁点儿明意。

麦老两口儿好话说尽，却也无能打消他坚决的去意。但他们还没有死心，当天夜晚，麦丰秉承二老之意，再次往访雪羽，恳陈慰留之意。这一次关雪羽便不再客气，干脆就回绝了。

麦丰忍不住暗示二老有意将小乔终身相托，对方不知是听不懂还是装糊涂，总之，他是一句碴儿也没答上，最后麦七爷实在坐不住了，不得不告辞离开。

当夜麦玉阶得到了回音，心里自然大不是滋味。老两口儿一商量，留既是留不住，大恩却不能不报，特地备下了黄金百两，锦衣数套，打点成一个包裹，预备在明早关雪羽告别之时，亲手相赠，却没有想到最后这一点愿望，

仍然还是落了空。

关雪羽根本没有再来告别，而且起身得竟是如此之早。

像是风中的一片落叶。

关雪羽极其轻飘地落在了院墙之外，看来他的功力似乎已经完全恢复。

东方不过微微现出一些鱼肚白色，才过了中秋，立刻就有了明显的寒意。

天上的大半轮明月，仍是明亮清澈，此时此刻，当是“鸡鸣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那般光景，只为凶年大旱，雨露不沾，连带着在此北地平原，秋日黎明，再也觅不着一些儿霜露芳踪。绕过了眼前竹林，一脚踏上了石桥，关雪羽陡地停住了疾行的身子。

“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”，敢情早有人在桥上候着他了。“我知道你会走这条路，等了你半天啦。”

一面说时，麦小乔缓缓地回过身来，雪白的脸蛋，不见血色，一条大辫子仍是又黑又亮，那么俏丽地拉向前胸。看来，人消瘦多了。

“原来是你，姑娘！早。”

说时，关雪羽抱拳揖了一揖。

麦小乔乌溜溜的一双大眼睛，在他身上转着，表情透着凄凉。

“昨夜晚上一夜没睡，心里头乱极了，想到你便要走，来送送你，更想你一定抄小路走，果然不错。”

微微一笑，笑容里更见凄凉。

“姑娘太客气了，你要保重身子！”

“我，很好！”

“记住，要日行一回气血功夫，不可间断！”

“我记住啦，”麦小乔往前面走了几步，苦笑了一下，“只是那又有什么用？毒还是在身上，说不定哪一天发作了，一了百了，也就……完了！”

“你为什么这么说？”关雪羽道，“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就死不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麦小乔笑笑，“有你这句话，我倒是放心了，起码是死不了啦。”

说了这两句话，她像是忽感落寞地垂下了头，一只脚尖，无聊地在地上划着。

一会儿，她又抬头看向关雪羽道：“我知道，这个家是留不住你……爹妈他们到底是上了年岁的人，想法很旧……你不会怪他们吧！”

“当然，”关雪羽一笑，“他们只要不怪我就是好的了！”

“他们怎么会怪你？”麦小乔说，“对你感激还来不及，还会怪你？”

“姑娘不要这么说。”

“我说的是真的！”

麦小乔在石桥栏杆上偏身坐了下来：“他们希望你一直在我们家留下来。”

“那算什么？”

“那是……”摇摇头，大姑娘那脸蛋儿忽然涌现红潮，“我也不知道……反正他们是一番好心就是了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心领了！”

“你知道？”

麦小乔迷惘地看着他，脸上怪不自在的。

关雪羽上前一步，大方地在另一面石栏上坐下来。与对方姑娘认识也不

算短了，也见过几面，却没有机会好好谈过。现在要走了，难得对方起了个早，赶来为自己送行，这番盛情，不免愧对。

“我是说，你应该知道的是，我志不在此。”

他微微一笑，眯缝着那一双光华闪烁的眸子，望向即将黎明的天……远处的大地平原，眼前干涸了的河床，表情随即转变得沉重——

“有时候想起来，我真的很后悔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想过？”

“想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，如果我一直就没习过武，只是念书，也许现在日子要好过得多！”

“你是说，你现在日子很不好过？”

“你不要想岔了，”关雪羽一笑道，“我并不缺钱花！”

“那又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为了道，为了义。”

“道、义？”

麦小乔点点头，总算明白了对方的意思。

关雪羽道：“如果从来没有习过武，没直接介入武林中事，倒也罢了。恨在武艺在身，宝剑在手，却是道义不伸，侠行不张……如果双眼失明，两耳不聪，也就罢了。恨在耳聪目明，却任鬼魅横行……”说到激昂处，手拍栏杆，真个是“……栏杆拍碎，心中块垒，眼底风光，不禁英雄泪两行。”

麦小乔点点头微笑道：“我总算认识你了……你果然是一个胸怀大志，了不起的奇侠。我爹倒是没有看错了你。”

关雪羽苦笑笑道：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此番出山，父母期以大任，自己也以为很不错了。谁知道，哼哼……一个金翅子，竟自险些儿要了我的命。比起他来，我自愧不如，着实差了一截。”

“那也不见得，”麦小乔道，“只怪你运气不好，上来中了他的毒掌，要不然还难说胜负。”

“不是这样，”关雪羽冷冷地道，“他内力深沛，出手怪异，即使我没有为他毒掌所中，再打下去也不会讨好。你应该知道，他所研习的长白一门武功，对大多武林门派来说都具有奇妙的克制作用。那一天，我们对敌时，他竟然没有轻易施展，证明他确是存有机心，是一个可怕的敌人。”

麦小乔道：“你是说，他故意隐藏他的绝招？”

“正是这样，”关雪羽道，“正因为如此，才更令人防不胜防。姑娘下一次要是再遇见了他，可要特加注意。我在想，前次他或许迫于凤姑娘的介入，不得不放个顺水人情。若是再有机会，必然不会手下留情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麦小乔点点头道，“所以我一直也在劝父母能把家搬到四川哥哥那边去。”

“这个决定很好，”关雪羽道，“姑娘保重，我走了！”

麦小乔怏怏地道：“你这是……去哪里？”

关雪羽站起来，想想道：“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很难说。”

麦小乔脸上微微现出了失望。

关雪羽道：“石头岭出云寺的出云和尚与我渊源很深。如有事找我，他大概会知我的行踪！”

麦小乔点点头，表示明白。关雪羽又道：“有关姑娘身上所中毒伤之事，我以为不妨先去瞧瞧这个老和尚。他虽四大皆空，身在佛中，但却无所不知。

也许他能指引你一条明路，也未可知。”

麦小乔笑道：“好吧，我知道了！”

关雪羽道：“姑娘如果没有什么关照，我这就走了！”

麦小乔看着他，微似伤感地摇了摇头。一群雁影恰巧此刻移向当空，天可是渐渐地亮了。

在麦小乔依依难舍的目光之下，关雪羽施展杰出轻功，陆地飞行之术，飘然远扬而逝。

北帮众乞丐 大斗宁国府

只为了天上有了云，起了一阵风，人就像要乐疯了似的。

瞧瞧吧。

推车的停了下来，走路的不走了。

大人欢，小孩跳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整个县城霎时之间全都乐开了。

指指点点，嚷着，闹着，大姑娘搀着老奶奶，抖颤颤的由房子里急赶出来，万众一心，抬头望向天。

喝！风势还真不小。

扬起来的黄土，像是漫天而起的一天大雾，整个这条大街，全都被罩住了。

刷啦啦，黄土沙子打在了屋脊上，窗户上，人的头上，脸上，身上。

一条小黄狗，像发了疯似地，直在街心里打着圈圈，嘴里汪汪叫唤个不停，拉车的骡子就是不走了，仰着脖子“哼吃，哼吃”，也上了劲儿叫上了。

瞧瞧吧，不过是霎时的工夫，人人都像刚从黄色的大染缸里爬出来的那副德性，咧着嘴，笑着，说着。

原来就够黄的脸，再加上一层土，被汗一浸，左一道沟右一抹黄，都成了戏台上的三花脸儿，再这么一嚷嚷，简直就是山精海怪。

风势持续。

一阵叫嚣里，“刘记竹号”的大堆竹竿呼啦啦地倒了满地，连带着把大片的竹篱笆墙也给砸倒了。

胡瘤子的剃头挑子也被吹倒了，正在剃头的老吴可算是灾情不轻，早先一阵风迷了他的眼还不说，也就是那一霎，胡瘤子下刀不稳，锋利的剃头刀刮在他剃了一半的光头上，留下一道血口子，这会子吃黄土一染，可真好看了，瞧瞧，黄的是土，红的是血，嘴里再哇哇的一叫，真成了鬼了。

黄风卷处，对街“钱来顺”牛肉饭庄的搭棚唏哩哗啦卷起了一大片，白葛布的帐篷顶子，鼓满了风，像是一只涨满了气的大气球，四根棚柱子“咯吱吱”乱响，就像是支持不住，快要连根拔起的样子。

掌柜的钱泰来吓得“哇哇”大叫，连同三个伙计，一人一根，使出了吃奶的力量，把柱子抱在怀里，几个吃饭的大爷也都相继失色站起，有点坐不住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别是龙卷风吧？”

一个头戴瓜皮小帽，身着灰布薄袄的小老头，嘴里这么说着，迈着八字步，赶到了门口。

大风一阵之后，拖着漫天的黄尘呼啸着像是过去了。有风，有云，可就是不见雨。

可恼的是，在万人引颈当空“大旱之望云霓”的当儿，眼看着头顶黑云，竟缓缓向东南方向移动过去，并没有停留在这里的意思。

大家伙可失望极了，一个个直着脖子瞪着眼，有人顿足叹气，也有人破口大骂，无论如何，这场即景的街头闹剧，就像是结束了。

老天爷似乎是太残忍了一点，尤其不该在这般光景，拿人开心。

这里是素称膏腴之乡的皖南名城“宁国府”，在久旱之后的今天，也显然有些“罩不住”了。

宁国府境内山明水秀，一条水阳江虽已干涸得见了河床，总算还剩下

一口气，没有完全干死，靠着这剩下的一口气，真不知养活了多少人。

这里文风极盛，境内以产纸名闻远近，所产的纸洁白匀厚，即是有名的“宣纸”，文人骚客极为珍视，无不乐于选用。

宁国府算是皖南靠近边界的一座大城，隔着一座天目山即是浙江境地，故此南国风味十足，也就因为沾着这么一点关系，宁国府不时得到一些意外而来自江南的接济，在几乎全省苦旱的绝境之下，勉强竟能维持着一个不能算是太糟的局面。

可不是吗？钱泰来的牛肉饭庄子竟然还能维持，就是铁的证明。

上客虽说不多，总还有客。

菜肴品目虽减，也能酒足饭饱。

这就不简单了。

“汉书志——吕后七年，南越平化就曾来过一次怪风……”头戴瓜皮小帽，手持长旱烟管的小老头，重回到了座上，拾起了早先的话题，“你猜怎么着，不出一一年，也就是第二年，她老人家就驾崩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今天这阵子风……”

坐在他对面的一个汉子，才一接口，却被小老头的手势给止住了。

“你听我说，”滋滋吸了两口烟，在举座都向他注目时，他老人家才接下去，“到了先唐武后，大概是‘神龙’那年吧，根据唐史的记载，京城洛阳也起了一阵子怪风，说是什么龙卷风，拔树倒屋，那一次死的人不少，房子塌了有好几百栋，你们猜怎么着？”

咳了几声，啐了一口痰，又喝了一口茶，他老人家才韵味十足地道：“咳，就在那一年上，这个妖后就死了。我还记得，唐史上说她死的时候是八十二岁，第二年，她最宠信的干儿子武三思也教太子给杀了。”

“啊！”

“啊？”

大家都被他这番话给“唬”住了。

语不惊人死不休。

小老头这才喷了一口烟，缓缓接下去道：“你们看看，每一次怪风，当朝朝廷，都有大变故，所以说这是不吉利的，就只怕……”

再说下去，可就难免遭致“危言耸听”之罪，老头已是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，哪会不明白？原本要作“惊人之语”的，临时可就忍到了肚里，嘴里哼哼唧唧，含含糊糊的端起碗，自顾自地喝起茶来了。

大家伙眼巴巴的瞪着他，急于一听下文，他老人家显然就此而终。

“就只怕怎么样啦？”坐在他外面的那个汉子直着两只眼睛问，“难道说本朝的皇帝老子也要驾崩了？”

“啊！别别别……”小老头一个劲儿地摇着头道，“我可没有这么说，你可别瞎咋呼，小心拉到衙门里去打板子，判你一个大不敬之罪，叫你脑袋瓜子搬家。”

那个汉子哈哈大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说你这老狗，怎么话说了一半就不接下去了呢，原来是怕杀头……”

挺了一下胸脯，这汉子大声道：“老子不怕，天高皇帝远，老子谁也不怕！”

“你这话还是少说的好，嘿嘿！”接话的人，矮矮的个子，一张同字脸，四十上下的年岁，留着短发，一身宝蓝缎子长袍，脸上透着世故，手里搓着

一对玉核桃，咕呱乱响，看上去不是公门高差便是一方之尊，显然是“爷”字号的人物。

中年汉子闻声望去，哈哈一笑，推桌站起道：“老子说了，你这厮又能把我如何？”

方自说了这两句，却被先时发表高论的那个小老头摇手止住，一面即见他走下位来，抢前两步向着那个缎袍矮汉拱手长揖，道：“原来鲍三爷也在这里，不知者不罪……都怪小老儿口没遮拦，这位朋友是外乡客，三爷大人不见小人怪，万请不要与他一般见识，我这里与你老人家多多赔不是了！”边说边自连连打躬不已。

蓝袍矮子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正要说话。无如那个看似外乡来的中年大汉，敢情狂傲得很，不但不把对方这个叫“鲍三爷”的人看在眼里，对方打圆场的老者，亦是大大不领情。“你给我滚开一边，老子的事自有老子负责，又要你这老狗多什么事。”

一边说着，这汉子已自跨开座位，站了出来。

端是一条魁梧汉子。

瞧瞧这汉子站起来的个头，没有七尺，也有六尺五六，灰布大褂，早已撩起腰际，腰间扎实得很，此刻瞪眼发威，简直活似画上张飞。

他边说，边自用手搪开了眼前的老人。小老头儿嘴里“啊唷”了一声，身子一个打转，叭喳一声，可就趴在桌子上，手里的旱烟袋杆子“克喳”一声，也折断了，这边就大叫了起来：

“啊唷！你这冒失鬼，老天爷……”

鲍三爷抬了一下手，止住了他的声音，这才转向面前那个半截铁塔，猛张飞也似的汉子。

冷冷一笑：“哧哧……”

鲍三爷矮胖的一只手，抬起来捋着下巴上的短短黑须胡子：

“开口老子，闭口老子，这位朋友大概是四川来的吧！”

紧接着他摇摇头，又道：“不像，不像，四川没有阁下这么高的门神，看样子许是云贵道上的好汉子了！”

中年汉子圆瞪着两只眼，大刺刺地道：“老子就是云南来的，你又怎样？若不服气，起来较量较量。”

这么一来，大家伙不禁都乐了，眼看着要打架，不花钱的好戏，哪一个不愿意看看。

在座各人，凡是本地客，没有不认识那个穿着体面的矮汉鲍三爷的。其实就整个宁国府来说，不认得鲍三爷其人的也是少之又少。

鲍三爷有个外号矮金刚，姓鲍名玉，据说是“六合门”的出身，总之，身手高妙极了，在此宁国府，上通官府，下结草莽，兼营着纸墨生意，开有一家专卖文房四宝的大买卖“杏林坊”，生意兴隆极了。这样的一个人，讲文有文，讲武有武，有钱有势，莫怪乎人人都要退让三分。

鲍三爷有钱有势，除了一房二妾之外，另外还有外室，家里有手艺精巧的厨子，他却独独爱上了这家钱来顺牛肉饭庄的一道“清烹腰脑”。一头牛只有一副腰脑，鲍三爷食量又大，只要他来了，别人可就休想再点这道菜了。

说来说去，可是全怪这一场风，一阵怪风，把这一高一矮两个不相识的冤家凑在了一块儿，眼前是紧锣密鼓，这就要开打了。

中年大汉人高体壮，往那里一站，真好比半截铁塔，鲍三爷坐在那里，

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个孩子。

人家可是划下道儿来了，就看你姓鲍的敢接不敢接了。吃饭的人一个个都睁大了眼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了，都道是鲍三爷有一身好功夫，他老人家可就是没有露过，在皖南一听他矮金刚鲍玉的大名，黑白两道都得闪个交情，想要看他老人家真的动手，可真难比登天。设非是像眼前这位外地来的莽撞汉子，这个架还真难打成，谁说这不是一桩稀罕事儿？鲍三爷仍在慢条斯理地喝他的酒，把一盅烫了七成的竹叶青，一仰脖子干下喉咙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又把竹盖碗里，烹烫得八成熟的大块牛脑，送到了嘴里。

好像是根本就没有旁边这么一个人，连正眼也不看那汉子一眼。

中年大汉说来也并非全无来头的人，手底下也不含糊，一向是往北川走的单帮客，皖南才来了两次，运笔、墨、纸砚，赚了不少钱，尝到了甜头，这是第三次来，腰里藏着一大把银票，正准备大干一场，“钱”就是胆，身上钱一多，天皇老子他也敢骂，所谓“祸从口出”，看着眼前这就闯了大祸。

鲍三爷这是在拿他下酒，他却沉不住气了。

“你是聋子呀，老子跟你说话，你听见了没有？”

鲍三爷一大口牛脑下了肚，两只细长的三角眼这才有工夫转到了对方身上。

“我知道你是想打架，今天不会让你失望就是了，嘿，嘿！”鲍三爷用那种冷森森的口气说，“骂皇帝我姓鲍的管不着，骂到了鲍某人的头上，今天就饶不过你。”

顿了一顿，抬起手来，用手里的筷子，向着对方大汉指了一指，“我告诉你，鲍某人有一手玩艺儿，十年来没玩过了，难得大家伙今天兴致都很高，我就趁着酒兴，今天来耍个狗熊，给各位逗个乐子，来吧，你看怎么个玩法吧，接着你的！”

这几句话看似诙谐，其实阴损，把在座各人都给逗乐了。

有人大声嚷道：“三爷说的对，这小子居然敢到宁国府地头上来惹事，不给他一点颜色瞧瞧那还行么？”

一个人开头，一时七嘴八舌地都嚷开了。

早有人通风报信，不吃饭的人也都进来了，黑压压一大片，把不算太宽敞的饭庄子都站满了。

掌柜的钱泰来一看情形不妙，打架固然好玩，可是在他店里打就不好玩了，生意作不成还不说，碰坏了桌椅盘碗，哪一样都少不了钱买，一看情形不妙，慌不迭上前打躬作揖。

“三爷，你老行行好，就……就饶了他吧！”

中年大汉已是怒火头上，再也忍不住，一声厉叱道：“给我闪开。”

紧跟着脚下一个垫步，“呼！”一声，已到了鲍三爷面前：“去你妈的！”

蒜罐子大小的一个拳头，这就直向着姓鲍的头顶上抡了下来。

如果从外表上来看，可真是以大欺小了。

鲍三爷倒是真沉得住气，容得对方那只拳头，眼看着已砸在了头上的一霎，忽地抬手，架住了对方泰山压顶般下来的一个拳头，紧接着他离座而起，好快的身手，“嗖！”一声，已转回中年大汉背后。

看到这里，食堂里众口同声的一齐叫了声好。

中年大汉一拳落空，眼见矮子这等身手，才知道对方敢情不是易与之辈，

心头一惊。

这汉子本身倒也并非是无能之辈，早年下过场子，练有一身横练功夫，尤其是双腿上的功夫特强，一路“旋风扫堂腿”，足有断桩摧树之威，眼前既已动手，倒要拿这个姓鲍的矮子试试身手。

鲍三爷身手是那般滑溜，讲到快，中年大汉可就望尘莫及。

“叭！”一掌，拍在了那汉子背上。

中年大汉大叫一声，向前抢出了一步，霍地向后转过身来，说来行动不慢了，却是远不及矮金刚鲍玉来得快速。

鲍玉先前一掌，看似玩笑，其实真力内聚，满以为一掌下去，非教对方口吐鲜血不可，却没有料到手触之下，才发现到对方一身肌肤，异常结实，通体火热，立时就觉出了对方原来练有横练的功夫，拳脚上想要伤他，只怕不易。

一念之间，鲍玉便改了战略。

以见他双肩摇处，两只短腿，疾如旋风，忽而向东，忽而向西，一时之间，只是围着中年大汉环身四周频频打转不已。

当然，并不是仅仅打转而已。

说到“耍狗熊”，姓鲍的还是真把对方大汉当成狗熊耍了起来，东一拳，西一拳，再不就在脸上来上一把，只逗得四周观众哄堂大笑不已。

中年大汉只管暴跳如雷，无如身法就是没有对方快，一连吃了十几下，虽说练有横练功夫，疼痛亦是难免，时候一长，也不免鼻青脸肿，全身青紫。

这么一来，那汉子越是暴跳如雷，对方身法越是滑溜，鲍玉下手也就越不留情。一记“直捣黄龙”，打肿了那汉子一只左眼，接下去的一个“飞腿”，直把中年大汉踹得仰面朝天跌倒。

众人少不得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

中年大汉再爬起来，只见鼻血淌了满脸满身，心里一急，禁不住破口大骂了起来，这一骂岂止是三字经，简直把矮子祖宗三代全骂遍了。

矮金刚鲍玉虽说是绝对的占了上风，无如在地面上称得上一方人物，自出娘胎以来，也不曾被人这么骂过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尤其觉得脸上挂不住，嘴里不吭，下手益重。

中年大汉一连吃了几记重拳，只觉得一只眼发黑，有点晕头转向，大吼一声，嘴里尤其骂不绝口，随即施展出他的拿手功夫，“旋风扫堂腿”，无奈人都站不稳了，如何拿得准方向？倒霉的是食堂里的桌椅板凳，随着中年大汉的旋风腿下，一时间形若摧枯拉朽，唏哩哗啦一阵子乱响，碎了满地，其上的杯盘碗碟，更是遭了大殃，像是不要钱似的，跌了个雪花片碎。钱掌柜的只急得眼冒金星，“哇哇”怪叫，无如在对方这般身手之下简直连身子都插不进去，只得干瞪着两只眼，听由对方尽情发泄了。

在场闲人，原本心里对中年大汉这个外乡人，心存歧视，只是时间一长，眼看着在鲍玉如狂风骤雨的拳脚之下，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血流满面，不禁暗中对他滋生出一些同情，渐渐就没有人再叫“好”了。

中年大汉先是破口大骂，怒发如狂，时间一长，可就有些接不上气，别说是再骂人了，即喘气都来不及了，“呼嗤，呼嗤”牛喘了起来。

鲍三爷可还没有住手的意思，非但如此，拳脚更是毫不留情。

这时才似乎显出了他更为快捷的身手，不时的窜高纵矮滑溜得简直像只猴子。

他因为知道了对方大汉练有横练的功夫，就算被打得全身体无完肤，也甚难伤得了内里筋骨，必须要耐下性子，寻着了对方的“练门”，才好一拳成歼，送了对方的性命，这才跟对方泡上了“蘑菇”。

转眼之间，那汉子身上又着了三五十下。

此番动手，不比先前，“矮金刚”鲍玉为试出对方身上所隐藏的练门在哪里，手脚不得不施展全力。

只听得一阵“嘭、嘭”声响，中年大汉被打得天昏地暗，频频跌倒。

他原本老早就被打得淌了鼻血，加上肿了一只眼，现在流血更多，另外的那只好眼，又着了一拳，无疑成了瞎子，紧接着鲍玉跃身奋力的一踢，便“推金山、倒玉柱”般地直挺挺倒了下去。

这一次倒下来，中年大汉力竭精衰，着实地可就爬不起来了。

只见他圆瞪着两只肿大得像是水蜜桃般的眼睛，满脸血汗交流，喘成了一片，心里却还明白。

人到了危急关头，所能想到的只是“护门”而已。

中年大汉全身无碍拳脚，那是因为自幼练就的一身横练功夫，虽说这样，那“练门”一处，最是软弱，一为敌人看破，伺机下手，便是万无活理。

正值“性命交关”的当儿，那汉子所能想到的便只是“护门”之一途了。他早已被打得昏天黑地，神智不清，想到了“护门”要紧；一只蒲扇大手，下意识地便向着“脐”间掩去，无如力不从心，掩住了又再滑落，再掩再落，只是这般做个不休。

这番景象，已经落在了老谋深算的矮金刚鲍玉眼里，自是顿有所悟。

食堂里早已人山人海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围了个水泄不通，独独空出了现场可堪动手的那块地方而已。

前排左边一角，关雪羽无疑地目光雪亮，却一直隐忍着，似乎还没有到出手的时候。

他是最不爱管闲事的人，自然如果到了非管不可地步，也是没法子的事。

现场少说也有上千的人在围观，这么多人当中，难道就没有一个挺身仗义执言，或是抱打不平的？

自然，矮金刚鲍玉在这宁国府地面上的威势，正是阻止了人们有此念头的主要原因，谁也不会想到去插手管这件闲事。

矮金刚鲍玉一经看出了对方中年大汉的“练门”所在，一时杀机顿起。

“大个子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三爷这就成全你，送你上西天去吧！”

话声一顿，随地起身如箭，直向着中年大汉身上抄了过去，自然并非就此进身而已。随着他纵起的身子，微微向下一落，一只脚直向着中年汉子小腹肚脐上点了下去。

看到这里，在场各人俱都由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。盖因为中年大汉已倒地不起，遍体受伤，鲍玉仍然对他拳脚交加，似乎是太过分了一点。

他们哪里又知道，鲍玉这踏下的一脚，力逾千斤，足尖挑处，正是对方暗藏的“练门”所在，根本是存心要他的命。鲍玉的身法不谓不快了，竟然还有比他更快的。

“啊哟！”

似乎有人这么叫了一声。

随着这声“啊哟”之后，一条绳索，刷地飞了出来，长影一闪，其势绝快，直向着鲍玉探出的那只脚上缠过来。

矮金刚鲍玉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此一手，加以这条长索发自背后，等他感觉不妙时，再想收脚已是不及了。

随着对方那条绳索的一个收势，蛇也似的，又把鲍玉那只足踝紧紧缠住。

当然，并不是仅仅缠住就算完事。

这人大概存心也要鲍三爷出一回丑，长索用力地向后一带，鲍玉那副样子可就美了，活像是拴着腿的一只蛤蟆似的，直往下面栽了下去。

在场各人看到这里，俱不禁引发出一声爆笑，倒不是敢对鲍三爷心存奚落，实在是鲍玉这个样子太过滑稽忍不住好笑。

矮金刚鲍玉原本十拿九稳的一脚，偏偏会在临时这一霎，出了纰漏，这时再想收势已是不及，吃对方绳索一拉，一头直向地面上栽来，然而他毕竟不是弱者，眼看着这一头栽下去，可是不轻，总算他身手灵活，危机一瞬之间，左手向后一探，拉住了身后绳索，就势一个倒挺，算是把身子扳了过来。

身后那个人偏偏就是要出他的丑。

“别耍了吧！”这人冷笑着第二次向后抖了一下长索——他这一抖之力，较之前一次可更要强多了！

鲍玉空中施展，原已是强弩之末，如何再经受得住这随后一带之力？身子一个倒仰，第二次脸朝下直翻下来。

“噗通！”摔了个黄狗吃屎。

总算鲍玉眼明手快，在眼看着一头栽地的一霎间，右手用力向下一撑，没有直接伤了脸，只是在对方用力拉扯之下，两只袖子被磨破了。

看到这里，千余现场观众，由不住又自发出了哄笑之声。

这人总算手下留情给对方留些面子。

随着再一次的抖动长索，“啪！”一声，缠绕在鲍玉足踝上的绳索，便自脱落下来。

鲍玉原是不胜狼狈，将出丑的当儿，忽然脚下一松，蓦地挺身跃起，一张脸连气带忿，成了死灰色。

各人只见绳索飞出，却极少有人看见飞索之人，敢情绳索并非出自最前面观者之中，乃是人群之中间。

一阵乱噱之下，站在前面的人，为恐招祸上身，纷纷避让开来！

按索寻人之下，这才看见了飞索之人。

想象里，这个信手飞索，能使鲍三爷为之不敌而出丑的人，必当是如何孔武有力，神采飞扬的一个人物，其实却是大谬不然。

众目所瞩之下，这人竟是一个鹑衣百结的花子。

看来年岁不大，不过是三十上下的，虽说是花子，却较之一般要饭的叫花子看上去体面得多。

乍看之下，由于他身上那件百宝衣，以及头上过长的散发，似乎与一般叫花子并无二致，如果仔细留意之下，就会有許多特殊之处。

第一，这人虽是形销骨立的样子，可是脸上并无贫寒之相。

第二，他身上虽着破衣，却洗得十分洁净，岂止衣服洁净，全身上下，脸面手肤，并不着一些污垢，就是那一头散发，也是光泽细长，不脏不乱。

刚才用来缠套对方的那条长索，敢情是他用以束腰的一根带子，此刻收回来，慢条斯理地重新在腰上扎好，对于当前的混乱，形同未睹。

矮金刚鲍玉早已怒不可遏，一声冷叱，足尖顿处，随地纵身而前。

他恨透了对方这个乞丐，见面二话不说，双手交错着，径自直向对方的

琵琶大肋上直拿了下去。

这一手看似无奇，实在却是够阻险的，凭着鲍玉一双手指上的功力，一旦若为他拿住了对方大肋，对方整个身子可就等于废了。

年轻的花子当然知道厉害，却也不容对方就此得手，身子向后一个快闪，偏得一偏，鲍玉的两只手可就落了个空。那花子双脚未动，只是凹腹收胸地向里面吸气，有限的收缩，即行化解了对方一式险招。

矮金刚鲍玉虽然谈不上具有一流身手，可是也非等闲人物，眼前一招走空之下，越觉出那花子气定神闲，显然是高明人物！

若是没有一番屈辱，若是此刻仍然还没有出手，鲍玉也就忍下了这口气了。

现在似乎已太晚了。

鲍玉身子一拧，第二次出手，较诸前一招更狠。左肘向下一沉，施出一手“打虎掌”，又名“单掌伏虎”，直向那花子背脊之间按了下去。

年轻花子“哧！”了一声，身子一颤，来了一个“大马趴”。

看上去就像是为鲍玉手掌所中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自然这番情景也只有当事者自己心里有数。

围观者只以为那个年轻花子不济事，鲍三爷到底非比等闲，心存讨好鲍玉的人，忍不住叫起了好儿来。

事实上可不是这么回事。

鲍玉的一掌切按下去，情形竟是和先前的一样，竟是擦着了对方脊边落了下去，依然是走了一个空。

年轻花子身子霍地抬起，一声怪笑道：“矮子厉害。”

话出人转，像是戏台上那般旋风打转，忽地一个疾转，已自飘落出丈许开外。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在一张半倾折足的八仙桌上。

至此才看出了这个花子的卓越身手。

一只脚，微弯着，只是用足尖部位，那么轻轻点向桌角，身子如风摆残荷，摆呀摆，可就是不倒下来。

鲍玉不是瞎子，越觉得这个花子不是好相与，众目之下，心里的那口气，越加的捺不住，也不敢像先前那般的冲动。

“相好的，干脆就说明了吧！”鲍玉怒睁着双眼，打量向对方这个花子，“可是冲着姓鲍的来的？”

年轻花子嘻嘻一笑，脸上却并无油滑之气！

“和尚吃四方，花子吃八方，哪里有饭吃，我往哪里跑。你大爷姓什么，我还弄不清楚，干什么冲着你？”接着一笑道，“啊，对了，这么说你大爷一定是这里的大财主了，那倒要请你大老爷行行好事，周济周济我花子几文了！”

鲍玉在对方说话时，全神贯注，想能由对方声态行动，或是语意里揣摸出些什么，套出对方的底细，可是此刻看来，对方花子却是口紧得很。

再者，对方虽然是鹑衣百结，可是长相绝非寒酸之人，并不像是真的街边乞儿。武林之中，虽有“丐帮”组织，鲍玉却从来没有与丐帮中人来往过，也不知来人这个年轻花子，又是否是其中之人？

那个年轻花子见鲍玉虎视着自己，不发一言，即笑道：“怎么了，这个架到底还打不打了？只要你大爷有意思，说上一声，无论如何，我花子是奉陪到底的，怎么样，就等你老爷子一句回话罢了！”

鲍玉冷笑一声，沉着脸道：“光棍眼里揉不进沙子，这里可不是你横行的地方，相好的，你就报上个万儿吧！”

“大老爷这是在跟我要饭的掉文吧，什么万儿八千的，我可是不知道。”他抬了一下两只瘦手，接下去道，“你倒是打不打吧？我这可是得要饭去了！”

矮金刚鲍玉冷森森一笑，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，足下既非要我出丑，这里不是地方，可否随我去一个清静所在，我一定奉陪就是。”

年轻花子摇摇头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刚才你大老爷表演耍狗熊，不是也在这里吗？我花子一时技痒，狗熊我是不会耍，不过早年走码头，玩过猴子，就陪着你大爷玩玩猴子吧！”

话声一歇，这个年轻花子两手微微一伸，有似飞雪一片，极其轻飘地已落在了鲍玉的面前，泰然而立。

就算是再糊涂的人，也听明白了。

年轻花子这一番说话，分明是把对方鲍三爷这个人，当成了猴子，那正是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

矮金刚鲍玉只气得脸色发青。

“哼哼，好得很，阁下你这就赐招吧！”

说了这句话，他可是再也不多迟疑，足尖一点，揉身而上，“呼！”一拳，直向对方花子前胸捣去。

年轻花子说一声好，笑道：“还差一点！”

身子微微向后一坐，施了一招“老子坐洞”式，矮金刚鲍玉的拳头，可不就是差上这么一点儿。

眼看着那年轻花子身形前后不停地只是摇晃不已，险固是险矣，就是没有沾着，奈何！

鲍玉可真是应上了“羞刀难入鞘”那句话来，心里一恼，陡地跃身直起。衣衫荡风“叭！”地响了这么一声。

鲍三爷却在此极快的一霎，施了一手他轻易难得一现的“旋风三脚”：“叭！叭！叭！”一连三脚，分向着对方腹、咽、面，三处要害上踢来。

如果说鲍玉功力果有可取，那么这一连三式“旋风三脚”便是其功力之极限，舍此再无可观。

年轻花子似乎一时大意，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还有此一手，倒是吃了一惊。

只见他身子倏地向后一个倒仰，极快地打了个旋风，虽然逃开了迎面三脚，却不意为鲍玉肥大的裤脚，在脸上挤了一下！

“叭！”一声，像是着了大嘴巴。“呼！”夹着一股劲风，鲍玉的身子自空而坠。

年轻花子一时大意，众目之下，吃了个嘴巴，不啻奇耻大辱，心里一怒，杀机顿起。

随着他疾如旋风般地一个转身之势，两只瘦手，陡地向前一伸，一阵骨节串响声中，直向着甫行落地的鲍玉双肩上搭了下来。

鲍玉还来不及回头，只觉得背后一阵强风袭顶，力道之猛，堪称生平仅见，心中一惊，正不知如何是好。

猛可里，一阵极其细微的尖锐风声，响在头上，恍惚中，似有一点极其细小的黑点一闪而过，擦着自己头顶直向身后的年轻花子正面飞来。

年轻花子敢情是大有来头，这一手“追风流星手”实在猛厉无匹，江湖上简直还不多见，以他精湛的内力，一经搭上了鲍玉双肩，鲍三爷再想有活

命的机会，可就微乎其微。

那点小小之物什，显然来得正是时候，擦着鲍玉头顶滑过去，目的却是对准了那个年轻花子的一双眼睛。

年轻花子陡地一惊，这一霎可是险到了极点，如果说非要伤眼前的鲍玉，这双眼睛可也就别打算要了，自然是先顾自己要紧。

无可奈何里，只得把探出的双手，霍地向后一收，就势晃动双肩，施了一招“浪打金舟”，猛可里往侧面一闪，跃出三尺开外。

矮金刚鲍玉肩上一松，陡地翻了个凌空筋斗，落身一旁。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全都向着人群一隅望去。自然，那个偷施小技的关雪羽，也就无能藏身。

向着他二人微微一笑，关雪羽即把眼睛转向一旁，再也不看他们其中任何人一眼。

除了当事者二人之外，可惜现场竟然没有一个明眼人，居然没有看出眼前微妙的趋势，自然，对于年轻花子与鲍三爷的忽然住手不打了，全都感觉到有些莫名其妙。

矮金刚鲍玉险中脱生，自不会再蹈覆辙，当下冷冷地朝着对方那个年轻花子抱了抱拳道：“阁下身手，鲍某拜领，佩服不尽。姓鲍的在这里跑不了，阁下要是心存不服，请随时来访，姓鲍的绝不含糊！”

年轻花子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那张瘦脸上已自失去了先时的轻松。

“你呀，你还不配！”

说话时，那一双精华内蕴的眸子，狠狠地向着那一隅的关雪羽盯了一跟，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。

大家伙眼看着这花子如此厉害，谁也不敢招惹，纷纷闪身让开，空出一条路来。

年轻花子走到桥边，弯下身，拿起了他讨饭的家伙，一根黑光油亮的七节竹杖，一只鹿皮口袋，袋内鼓膨膨的也不知装着什么家伙。

背上了袋子，拿起了竹杖，这个年轻花子又似乎恢复了笑脸，却由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瓢形的铁碗，微微一笑，自己打趣道：“各位刚才看我花子耍宝，可不能白看，这就赏几个钱吧！”

一面说，随即把手上铁碗伸向四周闲人讨赏。

各人眼见他方才身手了得，虽说是心里不甘愿，却也不敢不给，说不得纷纷破囊，一时间叮当声响不住，眼看着他那只铁碗已满了一半。

年轻花子嘴里连连称着谢，这就来到了关雪羽的身边站定，嘻嘻地笑道：“这位相公，讨个赏吧！”边说，边自把手上铁碗向着关雪羽面前伸来。

关雪羽点点头道：“说的也是，原该有赏。”

一只手已由袖内探出，把一块早已捏在手上的小小银子，送了过去。

虽是一块银子，却也有两把重，在此荒年，打发一个要饭的，这般出手，不能不令人为之眼红，见者俱不禁发出了感羨之声，现场起了一番小小骚动。

年轻花子大大的道了声谢，一只手高托铁碗，接住了对方的赏银。

关雪羽却也没有立刻把那银子掷向铁碗，仍自用两根手指拿着直向对方手中铁碗放落，两者方一接触的当儿，只听见“哗啦”一声巨响，碗中制钱，竟是洒落了满地都是。

年轻花子惊呼一声，那张白脸上微微起了一片红潮。他先不急着捡拾地上散落的铜钱，却向着关雪羽似惊又怨地瞥了一眼，算子里哼了一声，径自转身而去。

好阔气的花子，地上散落的大片铜钱，他干脆就不要了。

钱掌柜的打发了闲人离开，苦着脸来到了鲍王跟前——

“三爷，这——”

“不要紧，都算在我的帐上，多少钱，连同破损的桌椅什物统统算我的。”

鲍三爷苦笑了一下，由身上取出了一锭官银，交在钱掌柜的手下，指了一下一旁躺着的那个中年大汉。

“再麻烦你，把这位朋友送到这里的‘五福’客栈去住着养伤，就是我的话，一切吃喝连带着大夫的钱，都算我的，一并到我‘杏林坊’来收！偏劳，偏劳，掌柜的你就去吧！”

钱掌柜的原本是满腹愁云，听到鲍玉这么一说，心里这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，一时眉开眼笑连声道谢不已，一面赶紧张罗着手下的伙计，这就抬人！

听到了这里，关雪羽随即起身离开。

匆匆走出了饭庄子，不过行了十来步，鲍三爷已自身后追了上来。

“这位朋友请慢走一步！”

关雪羽自然知道是谁，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，当下站定，回过身来。

矮金刚鲍玉已在眼前，抱拳长揖道：“多谢仗义援手，救了鲍玉一命，感谢之至。”

关雪羽想想终究是瞒他不过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不必客气，阁下方才处置倒也不失侠义本色，那汉子虽然莽撞些，到底不是为恶之人，这样处置甚是恰当，你我萍水相逢，谈不到什么情义，这就告辞了！”

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关雪羽倒是后悔插手这件闲事了。

“恩兄这么说，倒使鲍某无地自容了……”鲍玉道，“寒舍就在眼前，敢请移玉少歇，鲍某一来要向恩兄叩谢大恩，再者还要当面讨教，面请教益。”

关雪羽其实对鲍玉其人，多少也已有了个耳闻，心知他并非仗势欺人的恶人，虽然是有些小过，到底也还算上一个仗义疏财的义士，这才对他加以援手。

此刻鲍玉说得恳切，他倒不便拒人于千里之外了。

“好吧，鲍老兄既然这么说，倒要讨扰你清茶一杯了！”鲍玉见他答应，心里大是高兴，招招手唤来侍候在外的一名仆人，吩咐道：“与这位相公看马侍候！”

那仆人答应一声，忙即转身，待要前去雇马，却为关雪羽止住。

“既是不远，何必麻烦，我们信步走一程，岂不是好？”矮金刚鲍玉哈哈笑道：“恩兄倒是快人快语，这样岂不是太不恭敬了？”

“不必客气，”关雪羽道，“实不瞒你，这宁国府我还是初次来到，果然富庶得很，较之皖省各县称得上一枝独秀，难得老兄识途老马，倒要请沿途指点一二，以开茅塞。”

鲍玉自是连口答应，随即吩咐那仆人，叫他骑自己的马回去，并吩咐准备晚筵，这才欢喜地同着关雪羽一路向前行来。“还没请教恩兄贵姓，大名是——”

关雪羽自报了姓名笑道：“举手之事，何敢居功，老哥千万不要这么称呼！”

鲍玉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那我就称呼你一声关先生吧，看足下翩翩风采，一表人材，莫非身上还有一份功名？”

“那倒没有，”关雪羽道，“不过，倒也是念过几天书就是了。”“这就难得了！”鲍玉抱了一下拳道，“这么看来，先生敢情是文武全材，难得，难得！”

前行来至一座大庙。

红墙碧瓦，画栋雕梁，宝相万千。

是时日影偏西，夕阳西落在琉璃瓦上，渲染出一片五彩斑斓，广大的庙前空地上，栽种着许多杨柳，想当日花红柳绿，春秋定多风采。如今大旱，柳树半枯，杂花全萎，望之已有萧条之感，倒是那一片繁嚣的蝉鸣之声，仍是那般热炽地叫个不已，空旷的庙院里，只坐着无数的乞儿在晒着太阳，一片荒年萧索景象。

关雪羽定下脚步，打量着庙前颇有感慨地轻叹一声道：“这里原来就有许多乞丐么？”

鲍玉道：“原来哪有这么多？荒年嘛，各方逃难的多，要饭的也就多了！”

接着他又指着说道：“这是我们宁国府最大的一座庙，叫相国寺，每年庙会热闹极了，如今也不行了，荒年里烧香进佛的人也少了。”

关雪羽似乎并没有十分在意听他说什么，一双眼睛只是留意着那群为数可观的乞儿。

“鲍兄你可注意到，这些乞丐有些异样么？”

鲍玉瞧了一下，立刻注目细瞧，却似乎并没有什么发现异常。

摇摇头，他疑惑地道：“有什么不对么？”

关雪羽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一面说，率先向前面走下去，鲍玉忙自跟上，情知他必有所见。他既不说，定有原因，还是暂时不问的好，由是不免联想到，方才与自己动手过招的那个年轻乞丐，武功端是了得，不知是什么家数，莫非与这些乞丐有什么关联不成？

一念触及，由不住心里为之一动，正待转身，打量一番，身旁的关雪羽却又察觉，止住他道：“不要回头，我们被缀上了！”

鲍玉又是一愕，即冷笑道：“这么说，刚才那个家伙是他们一边的了？”

“大概不错吧！”

“莫非还放不过我？”鲍玉不禁有些动怒，“这就太过分了，难道我还怕了他们不成？”

关雪羽莞尔一笑，道：“这件事有些蹊跷，我看未见得是你，倒像是放不过我，谁叫我多管闲事呢！”

鲍玉聆听至此，忍不住倏地转过头去，果见一个赤足的半老乞丐，远远正自踏进巷口，见状倏地一闪，随即隐身一旁檐下。

关雪羽道：“可看见了什么？”

鲍玉道：“一个老花子，看样子真的缀下来了！”

关雪羽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，一边还道：“这花子武功虽不及方才与你动手的那人高，但是却也不俗。”

鲍玉怔了一下，心里头不禁有些奇怪，思忖道：你又怎会知道？想着，由不住又回头去看了一眼。

“他走了！”

鲍玉如有所释地像是松了一口气。

“ 是么？ ” 关雪羽冷冷地道，“ 我倒认为他改下而上，已经上了房了！ ”

鲍玉心里一动，微微偏头，假装察看身后巷尾，却翻起眼皮，偷偷向房上看了一眼，这一眼果然为他凑巧看出了苗头。

屋檐一角，人影略闪，随即掩饰不见。

“ 足下可真是活神仙，果然不错，这厮竟是上了房了！ ”

嘴里这么说，对于关雪羽的凡事先知，灵敏的听视官感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越觉得自己得能结识这个人，实在莫大福分，万万不可失之交臂。

既然知道房上这人在暗中跟缀，鲍玉倒是不便现出張皇神色，再看看身边的关雪羽更是一派自然，直如未觉，他也就越加地不动声色，怕被对方看轻。

这是一条为两侧高墙所夹峙的胡同，巷道既窄，冷巷无人，加以两侧房阁连接甚密，倒是有利于那暗中跟踪之人。

关雪羽道：“ 府上快到了么？ ”

鲍玉道：“ 还有一程，快了！ ”

关雪羽点点头道：“ 那么，我们就加快一点。 ”

二人随即加快了步法，眼前已来到了长巷尽头。

关雪羽一步跨出巷口，紧跟着把身子往墙角一贴。鲍玉情知有故，立即学样站好。

他二人身子方站妥不久，就听见头顶上“ 呼噜！ ” 衣飘之声，一条人影已高立墙上。

二人虽没有抬头打量，但是那人映在地面上的影子，却十分清楚地说明了，跟踪者正是那个半老乞丐。

地面上的影子，显示着这人有一头蓬松乱发，胡子像刺猬般根根都倒立着，手上拿着打狗杖，背上还背着到处为家的行李卷儿，这个老花子一点失误，跟丢了来人，像是有些着慌，站在墙头上不时地左顾右盼，正当他要纵身下来的一霎，已为关雪羽寻着了空隙，翻身一掌，直向老花子胯骨上击去。

那个老花子简直没有想到，自己所跟的二人，竟然就藏身在脚下，一时大为吃惊。

关雪羽这一掌“ 举手翻天 ”，暗藏着精巧的擒拿手法，那个老花子虽说身手不凡，无奈事出仓促，一时闪避不及，嘴里惊呼一声，纵身就起，仍然是慢了一步，闪过了一掌，却躲不过关雪羽那反手一抓，一下子便被抓住了足踝。

这么一来，顿时便失去了均势，一头直向墙下栽来。

总算关雪羽并无伤人之意，及时松开了手，对方足下一松，乃一个骨碌，由地上翻身跃起。

二人这才看清对方是个什么长相。

五十左右的年岁，朝天鼻，招风耳，加上那一张如同墨染过一般的黑脸，乍看上去真把人吓上一跳，好在原本是出身乞儿丛中，倒也见怪不怪。

这乞丐虽说没有摔着，到底丢人现眼，一时大为光火，怒声叱道：“ 无知小辈，竟敢戏耍你家太爷，看我不要你好看。 ”

嘴里吆喝着，一双赤脚在地上用力上顿，“ 嗖！ ” 一声已来到了二人面前。

他心忿关雪羽出手戏弄，这一扑过来，自然是先向他下手，打狗杖抖处，照准了关雪羽的前胸就扎。

关雪羽声色不动，其实胸有成竹，对方花子那根打狗杖方一接近，他即施展出一式燕家绝技——“分鬃扣马”，这原是对付大阵势的奇妙高招，施之眼前，确是游刃有余。

看在矮金刚鲍王眼里，的确怪异得很，好像关雪羽伸出的那只手一连折曲了数次，观诸在眼前，有如幻术一般地出现了许多只手。

总之，不知怎么一来，那个蓬头花子手上的竹杖，已到了对方手上，而且肩上便着了不重不轻的一掌。

蓬头花子身子一连后退了好几步，噗通！摔倒在地上，这一来，他算是才真的知道了对方的厉害，奇怪复惊讶地瞪着眼，只是看着对方发呆。

他实在有点疑惑，对方这只魔手，如何能在一举手之间，既抢了自己竹杖，又复能击中自己肩头，似乎是太过微妙了。

关雪羽冷冷地一笑，向着这花子道：“谁叫你跟着我的？你想干什么？”

那花子原以为关雪羽会向自己施以杀手，慑于对方身手，真有点不知所从。这时间闻见之下，才知道自己错会了意，这么一想，胆力复壮。

当时挺身站起，翻着一双肿泡眼盯着关雪羽道：“足下果真是好样儿的，老花子有眼无珠，这是自取其辱，哼哼，我看咱们是不打不相识，你就报个万儿吧！”

关雪羽点点头道：“这倒也是两句人话，我姓关，老兄你呢？”

花子嘿嘿一笑道：“败兵不敢言姓，关朋友你就不必多问了。”

一旁的矮金刚鲍玉却是不屑地道：“看你身手不弱，想必是武林丐帮出身，干什么学此鼠辈伎俩，岂不有辱贵门之风？”

花子被说得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忽地一沉，却又嘿嘿笑了几声道：“我认得你，阁下想必就是这里大名鼎鼎的矮金刚鲍玉鲍三爷了？”

鲍玉哼了一声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了，老兄有何指教？”

“不敢当，”那花子耸了一下双肩，冷森森地道：“天逢大旱，人命比狗不如，要饭的无饭可讨，眼看着这就活不成了，闻听你鲍三爷在地面上有钱有势，呼风唤雨，嘿，所以这就要向你老人家求条生路。”

鲍玉冷冷一笑：“这要看鲍某人是不是能力所及了。”“笑话，”那花子仰大打了个哈哈，道，“阁下太客气了，你鲍三爷行行好吧！”

鲍玉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要看姓鲍的愿意不愿意了，愿意一句话，不愿意嘛，哼哼，谁又能勉强？”

“你还是愿意的好！”那花子大刺刺地抱着一双胳膊，不怀好意地笑道，“狗急了跳墙，人急了杀人。”

话还没说完，鲍玉已忍不住怒声道：“住口！”

蓬头花子被他这一叱，顿时他就住了口，只是满脸不屑地斜着一双肿泡眼，打量着鲍玉，一面抖着身子，连声地冷笑不已。

鲍玉原待发作，想想以自己身份，与对方一个来路不明的花子，终无好说。胜之不武，不胜为笑，想了想，终于把这口气吞下肚里。

“姓鲍的家在这里，我走不了，你们就看着办吧！”那花子一笑道：“对了，有你鲍爷这么句话，我老花子总也能回去交差了！”

一面说，遂向着二人拱了一下手，这就要转身离开。关雪羽道：“慢着！”

蓬头花子虽是对鲍玉不屑一顾，格于先前的败北，却是丝毫不敢对关雪羽略有轻视。听见关雪羽这么一呼，忙即停步不动，眨着眼道：“怎么，关朋友还要插一脚么？”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不过有两句话，倒要敬奉贵帮帮主。”

蓬头花子一怔，嘿嘿笑道，这么说关朋友见过我家主子了？”“大概不会错吧！”

“洗耳恭听！”

关雪羽道：“得罢手时且罢手，能饶人时且饶人！”“哈！”那花子道，“我以为什么金玉良言，敢情是两句老话，老花子一定把话带到，至于敝上是不是遵办那可就不知道了！”关雪羽冷冷一笑：“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你也忒心急了。”蓬头花子微微一愕。

“告诉你家帮主！”关雪羽冷冷说道：“这里风云险恶，不是贵帮称能之处，从速迁地为良的好！”

蓬头花子又是一怔：“关朋友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回去好好琢磨去吧！”

话声一顿，随即把手里竹杖，霍地向对方抛去！蓬头花子脚下向前跨出一步，掌中聚力，总算接住，只觉得掌心如焚，虎口发痛，对方不过是随手一抛，自己却施出全力才行接住，只此一端，已看出双方实力，简直判若云泥，对方显然手下留情，再要不知趣离开，耗下去丢脸更大。

“关朋友，你这是看得起我花子！金砖不厚，玉瓦不薄，老花子我心里有数就是了。”

一面说，乃向着二人拱了一下手，就此转身自去。

矮金刚鲍玉看着他的背影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好一个狡黠的东西，下次再要看见他，定要给他一个厉害瞧瞧。”

关雪羽一笑道：“鲍兄可知道这人的底细如何？”

鲍玉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关雪羽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如果你知，就不会无故招惹他们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家业在此，你犯不着得罪他们，比不得我来去一人，他们无可奈何。”

鲍玉微微一惊，转向关雪羽道：“这么说，莫非你已经知道他们的底细了？”

“我原本还有些存疑，现在却几乎可以断定，我们边走边说吧！”

二人随即前行。

“江湖上有南北丐帮之说，老兄可曾听过。”

“听过，听过！”鲍玉道，“莫非这个乞丐真是丐帮来的？”

“哼，”关雪羽道，“真要是正宗的丐帮来人，老兄倒是大可不必提心，因为无论南派丐帮或是北派丐帮，帮规都极其严谨，绝对不容许手下帮徒为恶地方，与百姓争利，像刚这个花子，那种强自勒索行为，尤其是不被允许，可以断定，他们绝非来自丐帮本流。”

鲍玉点点头道：“说得极是，这一点我也知道，只是，难道江湖上除了南北二丐帮之外，还有第三个丐帮不成？”

“那倒也不是。”

说话之间，但见迎面又自走过来两个乞丐。二丐一胖一瘦，远远走过来，看见二人，即行停住脚步，用着十分奇异的目光，向着二人打量不已，容得鲍玉回目望时，他二人却忙自低下头来。

这番情景看在鲍玉眼中，不禁顿起怀疑。

关雪羽却似无所见，话题一转，指点着附近景物，径自闲话起来。

如此走了一程，又绕过了一条大街，才来到了鲍玉住宅。

那是一座颇为讲究的宅子，看其门面，虽不如临淮关麦家气派，却相去不远，是时朱门敞开，正有两个仆人站立门外，想是早已得到了通知，悉知主人结交了贵友，故此敬候。见状双双上前请安问好。

鲍玉道：“家里有什么事：？”

二仆之一，年近六旬的一个老苍头，上前一步道：“回爷的话，听说大爷在饭铺子里遇上了事，朱师傅已带着四名家院赶来接应大爷来了！”

鲍玉冷笑道：“这一定又是蔡七多嘴，还有什么事，我这不是回来了么？”

那老苍头嘴里答应着“是”，却又讷讷地道：“这是老太太的意思……适才大爷的身边又没有带人……”

鲍玉道：“糊涂的东西，有什么事只往上房回一声就是了，干什么要惊动老太太！该死！”

那老仆人只是苦笑着连声应是，却又似有些欲言又止。

“还有什么要说的么？”

“是，”那老仆人上前一步又道，“刚才有两个乞丐在大爷没回来以前，在咱们宅子四周打转，察看了半天，我与李大雄一出来，他们两个才走了！”

鲍玉道：“这两个乞丐是什么长相？可是一胖一瘦？”

二仆人一齐点头称是。

鲍玉心里有数，看了一旁的关雪羽一眼，道：“关先生请进去说话。”

关雪羽被带进了前面正厅，落座之后，自有丫环仆人侍候面汤茶水，十分周到，鲍玉却暂时告辞，匆匆入内，谒见母亲，报告安好，少顷换了衣服，才匆匆赶回大厅，向关雪羽致歉久等。

谈起来，关雪羽这才知道，原来鲍玉府上住有一妻二妾，另有高堂老母，鲍氏事母至孝，家中发生了什么事，总要先向母亲禀明为是。

关雪羽原本对鲍玉并无好感，见他事母甚孝，多少改变了一些对他的看法。半日相处，发觉此人虽不免有些商场习气，却也性情开朗，快人快语，不失豪迈本色，是以一谈下来，对他观念又有所改。

话题由是转到了方才所见胖瘦二丐身上。

鲍玉道：“先生方才说到丐帮之事，中途停住，莫非这些乞丐，并不是来自丐帮不成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方才我正要说明，因为看见他们人来，所以不便多说，鲍兄难道看不出来，这些乞丐，全是来自鲁省，说来正是北丐帮之一支主流。

鲍玉“啊”了一声。怔道：“可我们这皖南一境，要说起来应属南丐帮的地盘呀！”

“正是这样！”关雪羽冷冷地道，“一年前，北丐帮帮主自罹怪疾不治之后，北丐帮名称虽然不变，事实上却流于解体，这件事你难道不知道？”

鲍玉摇摇头，叹息道：“不知道，惭愧！惭愧！”

关雪羽道：“那倒不必，这件事到底还是武林中一件悬案，未经证实，不过，今天一见，我却不禁要宁可信其有了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鲍玉忍不住大为关心。

关雪羽喝了一口茶，缓缓说道：“传说北丐帮帮主独臂插天童大左死后，他身后两个儿子为了争夺帮主之位，各不相让，长子童威势力浩大，根基甚固，坐定本帮；次子童云势力不敌，只带领少许部众，脱帮远走，另打天下。”

微微一顿，他注视向鲍玉，道，“今日在饭铺子与你动手的那个年轻花子，八成儿就是童云他本人！”

鲍玉由不住吃了一惊：“这就难怪了，童氏兄弟的大名我久仰了，怪不得他有这般身手，唉，早知道是他，我也不会这么莽撞与他动手了。”一面频频摇头叹息，追悔不已。

关雪羽道：“当时情况，由不得你，事情既已发生，也就不必自责过深，好在事情并非已到了绝望境地！”

“也只有这么想了。”

鲍玉眼巴巴地看着他道：“那人真是童云少帮主本人么？”

“我想大概是他，”关雪羽回想着先前景况道：“除了他，别人无此气度，你再看看，那个年轻花子是否较别的花子有些异态？”

鲍玉连连点头道：“这倒也是，不过你又怎么会知道他是北丐帮的来人？”

“这一点更不会错！”关雪羽道，“南丐托钵，北丐负囊，这些乞丐人人皆负一具鹿皮革囊，正是其明显标志，一看即知。”

鲍玉因久知北丐帮童氏兄弟，武功了得，想不到自己无心结怨，平白树此大敌，心目中是十分懊丧，只是当着关雪羽面，不便显露罢了。

关雪羽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也只凭自己的猜测，如果那年轻花子真是童云本人，他与我只怕也已结上了梁子，定会来寻找，到时自知究竟。”

鲍玉重重一叹道：“说来全是我惹的祸……连带着也害了恩兄你……”

苦笑着，他又接下去道：“我只当自己一身功夫很不错，谁知今天遇见了高手，才知不行，比起恩兄你来，就更不用说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精神一振：“方才恩兄与那年轻花子暗较手劲儿，分明他是输了，也许就此知难而退，果是这样，我倒也托你的洪福了！”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只怕未必如此，那年轻花子如果真是童云，伎俩何止如此！他功力精湛，非同小可，偶尔失手，未必心服。再说，他身后尚有更厉害的帮手，却是不可不防。”

鲍玉一惊道：“啊！”

关雪羽道：“方才说到童氏兄弟内哄，童云被迫出走，并非他孤身一人，北丐帮最具功力的长老，也是其父当年同门师兄的白长老，便因不忍童威之为人，离帮会向童云而去。”

“这件事，我还不明白！”鲍玉道，“童大左帮主既死，论辈分童威居兄为长，理应由他继位帮主，才是正理，童云既是兄弟，如何能与乃兄争得？这就是他的不是了！”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事情是这样，童大左因知童威为人险恶，所以其身后遗嘱，立明要童云继任，果然他死后童威不服，这才演变成后来的兄弟阋墙之争，就此事而论，童威居心险恶，早在其父死前，先已布置了相当的实力，一场斗争之下，童云虽然有白长老的支持，亦寡众悬殊，被迫远离。”

他思忖了一下，又道：“这件事不过才发生了数月之久，江湖上知者不多，想不到他们一行踪迹，竟自来到了皖南，却不知他们又是作何打算？”

鲍玉道：“这件事确实令人不解，这样吧，这里衙门与我关系甚大，请他们出面——”

关雪羽冷冷一笑，摇摇头道：“这是下下之策，此类人物，对官场上人最是厌恶，如果他们发现你有意借助官面上的人物来对付他们，那可就势不两立，你还是打消这个主意的好。”

“那么，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暂时不动声色！”关雪羽胸有成竹地道，“姓童的绝不不甘心败在我手里，他会来找我的！”

鲍家仆人来禀酒筵备妥，在鲍玉诚挚邀请之下，关雪羽也就不再推辞，扰了他一顿。

品茗论知己 少帮主受教

竟然又是月圆之夜。

张望着当空明月，关雪羽今夜思潮起伏，颇是不能自己。

婉谢了鲍玉的好意，他仍愿独自居住在这所偏僻的客栈里，对他来说，人情常常是一种困扰，接受了人家的招待，即使是出自善良的友谊，也应当思报，所谓“投桃报李”正是这个缘故，一旦无能为报，便构成了内心的一份歉疚，关雪羽生平为人，是绝不愿对任何人形成歉疚，他所向往的是“来去无牵挂，心似皎月明！”

——就像是今夜，天上的那轮明月！

每一回，当他向天空注视着明月时，脑子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思索许多事情……

昔日，在青燕峰，每逢月夜，父亲总是亲自督导着他习武，练剑，燕家那一套七十二手“燕子飞”剑法，便是在月下传授他的。

那是他们燕家当今犹敢夸耀武林的一门绝技，只可惜关雪羽只学会了一半，即使这一半，至今犹未敢论精。

雪羽之父燕追云常常感叹着说：“小羽天资颖悟，确是一块练武的好料子，只可惜命中多劫，心不能宁，历劫之后方能大成，那时成就或能在我之上，却不知道是否我还能眼看着这一天了！”

那七十二手燕子飞绝技，好不奇妙，并非仅仅口传心授就能学会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竟是缺一不可。

天时，应当秋月之夜，特别应在秋雨燕出之时。

地利，应当雨峰爽峙之谷，妙在时有迂回之风。

人和，在于彼此深知，心领神会。所谓“心有灵犀一点通！”

三者缺一不可，最难还在“人和”那一点，如非透剔晶莹，心有灵犀，这一套剑法便是无能习会的！

如此一来，一年之中，难得有十几天合乎情况，还要心无杂念，无尘缘牵挂，七折八扣之下，一年之中，能有七天习技就算不错的了。

这套剑法，关雪羽叫名是学了七年，事实上总结七年全部时间却未能超过七七四十九天。

燕追云常夸奖他说，这么短的时间，竟能习会了一半，设非天才横溢，心有灵犀之人，是决计难以达到，因鉴于未毕全功，生恐此一燕家绝学，就此中断，乃把下余一半，运用其特具智慧，绘于绢册。

现在这本绢册就在关雪羽随身携带行李之中。

每一次当他仰望明月之时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父亲传剑神情，虽隔千里，犹似眼前。每一次他也都由衷的感到惭愧，觉得有辱严父教诲、期盼。

举头望明月的另一感伤，显然正是在不久之前临淮关麦家浴血之战，那是他生平第一次的惨败。

那次惨败，在他心里所留下的痛楚，奇耻大辱，非但至今未褪，反倒与日俱增。

每一回想到这里，便不禁为之热血沸腾，从而提醒着他仇人金鸡太岁过龙江的凶狠猛厉，其心益悲，其志愈增。

老实说，上一次与过龙江的决战过程里，他并未能克尽全力，很多燕门绝技都未能施展，猝然落败，屈居下风，直是教人难以心服，下意识里，他

甚至于渴望着与对方能有再见之机，这正是他为什么至今仍逗留在皖境不走的主要原因。

父母再三地告诫，出云老和尚的谆谆开释，都不能打消他的内心的火焰。

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！

身怀绝技的奇人侠士，是绝不轻易甘心屈居人下，认败服输，这一口气如果也能吞下肚里，则天下无事不能忍，无人不能容了。

仰望着空中明月，悲愤填膺，关雪羽紧紧咬着牙齿，不自禁也握紧了拳，却是最终无以发泄的一腔仇恨，奈何，奈何！

明月在升，照见了庭前那棵参天古松。

乱叶飞枝里，涵盖着几许诗情画意，这便又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。

月如扇——团扇，团扇，美人用来遮面。

麦小乔诚美人矣！

凤姑娘又岂不然？

那一夜，明月当头，夜凉如水，雪羽持灯，小乔依附。风在林梢，落叶飘零，虽只是短短的一程，侠士不欺暗室，淑女默默无言，多情繁星，竞相奔告，彼时彼境，当是星星知我心，尽在不言中了。

说到“情”字，未免言之过早，但有此邂逅，则易生情，倒是真的，自此而后，麦家小姐，便扎实地闯进到了他内心深处……

母亲爱子心切，此番离家前，再三嘱咐，年纪不小啦，该成家啦，东挑西选，倒头来真想当和尚么？

似乎天下的母亲，都是这个样，儿子大了，就想抱孙子，女儿大了，又怕没人要！

在娘跟前，儿子是永远长不大的。

“那可不一定，”做儿子的忝颜看着娘，“谁叫您长得这么漂亮，拿您跟别家姑娘一比，越加的就瞧不上了！”“小油嘴，算你会说话！”

“我说的是真的，要娶也不能比您差太远，娘，您说是吧？”关雪羽还记得在家时对自己母亲说过。

母亲含着笑靥，微微摇头叹息。

儿子的话可是说到娘心坎儿里去了，嘴里不说，心里可不就这么认了！

“也不知哪家姑娘有这个命，能叫我家小羽瞧上，真是前生修来的福……”

结束了风趣的母子对话，像是不着边际的闲话，却未尝不在心里留下了印象。

面对明月，关雪羽颇似有所感伤，站起来走向室外。今夜他思潮起伏，竟自有些坐卧不宁。

恼人的别绪离愁，迫人的壮志怨仇，一股脑地齐集心怀，才刚刚兴起的豪兴壮志，一瞬间又即变成了绕指柔情。檐前燕子低飞掠过，明月、繁星、羁旅、深宵，真正是难以排遣了。

冷栈无客，野宿更残，想到了即将荒废的功课，忽然有些技痒，有心练一回剑。

这就返回，掣出了长剑。

燕家的剑法，以神秘高超见称于武林，即使是在平日，关雪羽练习的时候，亦极为严谨，不欲示人。

关雪羽持剑松下，正当他手掏剑诀，拉开了架式，欲发剑时，一个人影，已映向眼前。说得清楚一点，不是人影，而是真真切切的一个人。

这个人直挺挺地就站立在当门正中，向这边注视着，双方距离约有十丈，但月夜之下，却看得十分清楚。

一袭缀满了各色补丁的百结鹑衣，破格的却在腰上加了一根绦子，右肩一侧露出了尺许长短的一截剑柄，想是金丝缠柄，月色里闪闪有光，明明是一个乞丐，却偏偏没有乞者的寒酸，反之，那炯炯的目神，显示着的却是泱泱大度的武者风范。

关雪羽只看了一眼，几乎已可以确知他是谁了。

微微一惊之后，他缓缓的将手中长剑收入鞘内。

对方似乎颇为惊讶，在略一定神之后，一步步继续踏进，直到距离关雪羽两丈左右之处，才行止住。

“果然是你，”关雪羽微微一笑道，“我算计着你一定会来了！现在你真的来了！”

“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年轻的花子讷讷说着，脸上的神色较诸白天里的突梯滑稽却是严肃多了。

“少帮主此来是客，请入内一叙，如何？”

关雪羽闪身肃客，对方显然反而吃惊不小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阁下不必掩饰了，”关雪羽微微抱拳一哂，“难道阁下不是北丐帮童少帮主？失敬之至！”

年轻花子一声不吭地瞧着他。

良久，他才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叫童云，你似乎对我知道得很清楚？”

“不多不多，”关雪羽改变口气又道，“但却也不少，譬如说有关足下的负气出走，也略知道一些。”

童云挑动了一下长眉，冷冷说道：“这么说，今夜我就更不能放过你了！”

说着，他反手后肩，“唏哩！”一声，掣出了身后长剑，冷森森如秋水一泓，端是一口好剑。

“拔剑吧！”童云脸色寒冷地道，“我知道你剑术必有可观，这里虽非理想之地，但我已察看过，除你之外，并无外客，大可尽情地施展。”

关雪羽道：“你要比剑，我一定奉陪！只是又为了什么？难道只因为我认出你是童云？还是白天之事让你心存芥蒂？”

“对了，这就够了！”

童云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白天人多，我不便当众迫你出手，却发觉阁下手劲大有可观，分明一流身手，客居无聊，想到尊驾亦有同感，这便前来请教。”

关雪羽观他谈吐不俗，虽有凌人盛气，却不失君子之风。再想到方才，对方只须少隐片刻，自己难免在大意失察之下，展开了燕门剑法，以童云之丰富见闻阅历，说不定就会为他看出了门户。这一点倒无所惧，若为他偷学了其中菁华，或是仅有所悟，便为大失策事，武林中以泄露门户不传之技为不可饶恕，关雪羽险些疏忽之下，触犯门规，此时想来，犹自不免自责！

那童云果有私心，只须驻足片刻，便能由关雪羽剑法中窥出堂奥，然而他却显然不此之图，端的是一个不欺暗室君子。

这一点，先自赢得了雪羽内心赞赏。

“童兄有意赐教，不敢不遵，我们这就先武后文，再说其他吧！”

童云只是目不转睛地盯视着他。

聆听之下，他说了个“好”字，右脚侧跨，抱剑于怀，俨然大师风。

关雪羽既然知道对方身份。且知他为人正直，倒颇是有意要交一交这个朋友。正因为这样，此刻便不得不全力以赴，剑上较个高低，让他心服口服。

有此一见，他也就不再多说，当时重新掣出了长剑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你我究无仇恨，犯不着以死相拼，这就向少帮主请教几手高招吧！”

话声方住，童云已忍不住冷笑一声，蓦地向前踏出了一步，道：“废话少说，快看剑！”声出剑到！

这一剑平肩而出，既直且快，寒星一点，直向关雪羽咽喉上疾点过来。

关雪羽左手一招，用燕门空手入白刃的拿剑手法，倏地往对方长剑剑尖上捏去。

童云陡地一振腕力，长剑“刷”地飞起来尺许高下。闪过了关雪羽的手指，反向对方手腕子上削去。

关雪羽胸有成竹，倒也不惊，胳膊肘子向下一沉，霍地用左掌掌沿，向对方剑上封去。

一收一吐，掌上力道惊人。

童云身子向后一收，长剑反撩，随着他快速的一个转身之势，耳听得“叮！”的一声，两口剑首度交锋，却不是实力的交接，仅仅是尖锋相触！

是夜里，即见火星一点。一闪而进！

一个左翻倒卷。

一个斜起似鹰。

剑光交插影里，结束了第一回合。

童云双手握着剑柄，脸上显示着无比惊异。关雪羽也不敢掉以轻心，正是惺惺相惜。

“好剑法！”

随着这声招呼，关雪羽已拧身现肘，第二次发出了剑招，这一剑施展的是燕字门绝妙的高招，一片轻啸里，长剑如电，力劈童云后背。

至此，变轻灵而怒掣，凌厉的剑风立刻使童云大有所警，这般狠厉的剑招，确是他始料非及，这才知道对方果然是罕见的一个劲敌。

猛可里，他身子向前一个快扑，却用脚尖力点地面，快速的一个疾转，身子已然纵出了七八尺开外。

关雪羽压剑后随，一声轻叱，脚下来一个急蹿，拔身而起，就在这一霎间，童云已倏地转过身来。

原来他故意避开，无非是诱敌之计，对方一跟踪而来，正是求之不得。

所谓“兵无常行，以诡诈为道”。

童云一经交手之下，已觉出对方大是可畏，这才拼着弄险，以身为饵，诱使对方接近。

随着他飞快的一个转身势子，左手骈指如电，直向关雪羽剑身上力点过去，同时间，右手长剑大力挥出，一挥一挫，形成了一个“乙”字。

扫咽喉，挂两肩，好厉害一式杀着。

观诸童云所施展的这一剑，真正称得上深领剑中三昧，有凌云驾虹之势，无缕冰剪彩之痕，这才是剑道中的上乘手法。

关雪羽何尝没有料到童云有杀手之招？只是没有料到这般凌厉罢了！

在童云雷霆万钧的剑势里，关雪羽身子霍地向后一坐——含胸、拔背、沉肩、甩肘。

这一剑真可当上惊天之势。

“刷”一缕银霞起自身后。初起时不过飞泉一道，待到将临及对方头顶之上，这道飞泉才蓦地爆喷了开来。

急光电里，幻化出一天剑影，童云全身上下猝然间为之一寒，已为对方弥天剑阵整个涵盖，这才知道，自己图人，对方图己，观诸眼前对方所施展，分明已达剑术中“分光掠影”境界，心里一惊，遍体生寒，此时此刻，抽招换式已是不及，更遑论从容身退了。

关雪羽其实原无意施展这般厉害杀着，只为对方狠毒剑招所逼，情急之下乃出此下策，双方并无深仇大怨，自不必以死相搏。

一念之兴，抽招已是不及，情急之下，左掌猛力向外推出。

这一掌为了解救童云危急情势，关雪羽不惜使出了“无形罡力”。童云只觉得迎面微风袭面，紧接着这袭微风之后的巨大力道，其力万钧，竟是万万难以抵挡。

总算他一时心灵，借助着迎面而来的劲道，猛地向后一倒，足下就势一蹬——“哧！”反纵出一丈五六。

几乎在同时之间，关雪羽已由他当头跃了过去，身后剑芒，有如扫帚星般地闪烁着大片白光，无论如何，总算收住了剑势，解救了对方一时之危。

缓缓将一口长剑收入鞘中，关雪羽向着童云抱了一下拳道：“承教。”

童云呆了一呆，似乎这才意会到是怎么回事，脸上一阵发热，连耳根子都红了。

自然，夜色里看不出他这番窘态。

“我认栽了。”

说了这句话，长剑一挑，“呛”一声，已回插鞘内，摇摇头叹息一声，转身就走。

才不过跨出一步，又自站住，回过身来。

“请教大名上下？”

关雪羽随即报出了名字。

童云嘴里念着“关雪羽”三字，脸上一片迷离，冷冷一笑道：“请恕我冒昧，阁下身手大脱武林窠臼，方才那一手擦臂飞剑，颇似传说中飞燕门的绝技‘霜满天’——不知是也不是？”

关雪羽心中微微一惊，倒不会想到，对方居然还有此阅历，既为对方一语道破，再如矢口否认便似欺人过甚，当时只得点头承认。

“童兄慧眼高见，佩服之至！”

童云立时神情一振，十分诧异地打量着他道：“这么说足下竟是飞燕门的出身了？”

关雪羽尚还未来得及回答，童云又摇摇头道：“这又不对了，飞燕门是向来不收外姓弟子。这便奇了……”

关雪羽哼了一声：“童兄果然无所不知，只是在下却并没有说是飞燕门出身弟子！”

童云窘笑了一下：“只是，燕门绝技却是向来不传授外姓弟子的！”

关雪羽心中一动，一时里有些碍难作答，心里正自盘算着，要如何启口？

童云微微一笑，却先自抱拳道：“阁下似有碍难，不说也罢……你我原是初见，请恕冒昧！”

关雪羽道：“足下大名，心仪已久，如不见外，可否入内一谈？”

童云一双眼睛在他脸上转了片刻，点点头道：“也好，打扰了！”

关雪羽原以为他不会答应，想不到竟是忽然变得十分爽朗，倒是有些意外，一时甚喜。

落座之后，关雪羽由暖壶里为他斟上一碗热茶。

童云欠身道了声谢，双手捧过饮了一口。

放下茶碗，他打量着关雪羽说道：“有一句话，忝在与兄台初识，不知该不该说。”

关雪羽道：“愿聆雅教。”

童云冷冷一笑道：“关兄既然深知我的出身来历，必然也知道我今日之困难处境，本帮一片基业，如今全在家兄把持之中，小弟身败南来，想要在某处安身，不得不打出一个局面……有时候为达目的，手段不免过狠，嘿嘿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”

关雪羽道：“这是贵帮之事，与我本无相干，童兄这么说，显然是有弦外之音，又可否说清楚一些？”

童云微微一笑，而神色之间，颇有窘态。

“足下是聪明人，还用我多说么？”

随即端起面前茶碗，喝了一口，借着饮茶，略遮其不自然神色，“总之，今夜与兄台一会，多少有些见面之情，尚请凡事包涵，童某感激不尽！”

关雪羽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心里微微一动，暗忖着，这个童云非但武功精湛，心思智谋更有过人之处，我如此时口气一松，或是碍于情面，不立刻声明表白，便是事同默认，日后便无所施展，哼哼，我岂能着了你的道儿？

心念转过，当即一笑道：“那也要看什么事情，以童兄为人，当不该倡行不义吧！”

言下之意甚是明白，你如多行不义，我还是要插手阻拦的。

童云脸色一变，长眉挑了一挑，发出了一声朗笑。

“关兄快人快语，兄弟好不敬佩。”

“少帮主抬爱了。”

关雪羽话声微顿，又道：“我也有几句话，要奉告足下，其实在白天，我已经告诉过贵帮一位长老。”

童云点点头道：“兄弟已经知道了，关兄是要我迁地为良？这又为了什么？”

关雪羽微微一笑：“如今皖省一境，天灾人祸并临，早已不是乐土，而且就时间上来说，少帮主你也来得太晚了，显然有人已较足下捷足先登。”

童云冷冷一笑，摇摇头道：“我不信……再说，兄弟我这一行，正是人疲马劣，已不容再另作打算。”

“少帮主之意，是决计要在皖南立足下去了？”

“兄弟已别无选择，”童云微笑着道，“还要请关兄多多支持。”

关雪羽冷冷地道：“我已有言在先，少帮主既是有恃无恐，那我倒不必多事，不过，对方来头不小，童兄你却不可莽撞，还要三思的好。”

童云眉头微皱道：“有这么厉害？是……谁？”

关雪羽讷讷地道：“夜来细数坟头鬼，金鸡三唱早看天。少帮主可曾听过两句诗？”

童云陡然间呆住不语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冷冷地说道：“长白，金鸡？难道是出没辽东的那只

老金鸡么？”

关雪羽微微点了一下头，脸上情不自禁地为之索然。

提起了这只老金鸡，他难免便会触及到方才刚刚经历不久的刻骨仇恨。

重云点点头道：“我知道这个人，他一向是足不出辽东，何以会来到了中原内陆？只怕这个消息不大确实……”

关雪羽冷冷一笑，看了他一眼，不再多说。

童云站起来一揖道：“多谢关兄指点，这件事我自会留心……夜深了，我就不再打扰了。”

关雪羽原想就前些临淮关所发之事，透露与他，以打消他在此立寨的决心，见他如此，也就不再多说，随即起立送客。

童云说道：“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兄弟等一行，此刻暂时落足在南岭的朝天宫内，关兄有空请来坐坐，兄弟也好面请教益。”

关雪羽一笑道：“一定拜访！”

说话之间，即听得客院之中，传出了微微声响，关雪羽前行的影子，向壁间一贴，就势向外面打量，即看见三数条快速人影，正自由四面墙垣处飞身而下，身法虽快，到底算不上一流身手，以至于落下的身子，多少都发出了声音。

一共是四个人。

四个清一色的乞丐。

看到了这里，关雪羽这才明白，敢情来者四丐俱是跟随童云而来的随身近卫人员，想是甚久未见他出来，忍不住便进来察看。

童云也发现了，陡地现身而出，向外挥了挥手，四丐立即消失暗处。他这才向关雪羽抱拳告别，身形轻摇，施展杰出轻功，陡地飘出六七丈外，落脚在院中茅亭之上，不过是沾一下脚尖，紧接着第二次拔身而起，有如轻烟一缕，已消失于黑夜之间。

南岭，朝天宫。

一只蝙蝠低飞着由偏殿掠出，展开了夜的序幕。

白长老盘膝坐在一张红木的座椅上。

从外表上看起来，他大概有七十岁左右，然而，这可不是他真正的年岁。

事实上，在北丐帮老一代的人都知道“黑”“白”二长老，是如今该帮硕果仅存的两名元老，认真地算起来，两个人的年岁应该在九十开外，百岁上下，在北丐帮他们算得上是三朝元老，就连过世的帮主童大左，也是他们的晚辈。

一身素白的长衣，矮小，精悍，满头长发，俱已灰白，两只长而细，微作菱形的眸子，即使在白昼，也常常是闭着的时候比睁开的时候多。

人到了这般年岁，所能期待的似乎只有一个“死”字，然而，白长老好像距离死亡，还有一段距离。

在本帮，虽然他早已不再过问帮事，可是接近他的人却都知道，他可不是一个废物。

白长老精于道家的“服气”之术，即所谓“春食朝霞，秋食沦阴，冬饮沆瀣，夏食正阳。”再加上“天地玄黄之气”，便就是道家门中所谓的“六气”。

朝霞者，日始欲出时赤黄之气，沦阴者，日没以后之赤黄之气，沆瀣者，其实就是所谓的“露水”，为渗有夜露的水气（北方夜半之气）。“玄”与

“黄”根据《楚辞·远游》里面的解释，是接近天与地的空气。

这种长时“食气”的结果，据说可以达到“胎息”的结果，也就是传说中的“迎风自拳”，道家有一个专门的字眼称作“乘0”之术。

白长老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种“乘0”地步，无人得知，可是他的功力毕竟已相当高深，这一点似无可疑，只凭他长日闭食，日仅进水的功力来看，确是成就非同小可，只是他的功力并未能真正达到神仙的“辟谷”之术，间些日子，他仍然还要吃些东西罢了。

在丐帮里，黑白二长老常常被当成不管事的闲人，时间一长，也就被视为是“无足轻重”的角色，除了在必要时候，请出他们二位来说几句话，这些话又会被像“经典”“祖宗家法”一般的尊重，这么看起来，他们的存在，仍然是有相当分量的。

就像眼前的这一件事吧！

帮主独臂插天童大左一死，有关兄弟二人由谁去继承帮主的问题，便告发生，黑白二长老于是相继又被由冷宫请了出来。

这一次两位长老的意见，并不统一。

白长老认为，应该尊重故帮主童大左的身后遗言，那便是册立童云为帮主。

黑长老不以为然，他认为武林一帮，虽不能比国之传位，却是可借镜，废长立幼，前无帮例可援。

双方于是相峙不下，便引起了一场兄弟阅墙之争，兄长势力大，弟弟力量小，结果形成了童云的出走，这期间特别要指出来的是，尽管兄弟二人在这场斗争里，势同水火，两位长老却并没有直接介入，只是各人在幕后说上几句话而已。

童云失败了，连带着白长老不得不为之出走。

好在白长老人虽然一大把子年岁了，却很看得开，对于这一次的出走，他曾对童云说道，在十年以前他就知道今日之变迁，活当如此，还有什么好埋怨的？

……

他果真是相当的老了，以至于当他独自静坐的时候，很难有什么事情，能够使他睁开眼睛。他常说目为四神之首，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便有所消耗，所谓的“闭目养神”便是这个道理吧。

偌大的殿房里，只有白长老一个人。他像是在打盹儿，但却也别想因为这样，就能够瞒过他什么。

人老了，很多地方像是“返璞归真”，说是“返老还童”吧。

在“静极”的情况里，人无非要“自得其乐”才能有所生趣，否则生者为何？

白长老忽然睁开了左面的一只眼睛。

原因是那一面有了动静。

一只大灰老鼠，正由壁洞神案下面钻出来。半蹲着身子，拱着一双前爪，像是在膜拜的样子，这只老鼠正自向白长老端详着。

白长老这只左眼，便是为此而开。

大老鼠玩弄着一双前爪，不时地理着它的长须，对于这个新近迁来的穷老道，它确实感到很陌生。以前没见过，但是还不讨厌，因此，每当它出洞之时，总是要向这人看上一阵子。老道总算是“知心的人”了，每一次总会

睁开一只眼向他的这位异类朋友答谢问好。

一霎间，白长老脸上充满了笑意。

那种充满了儿童的稚气，确是天真无邪，幸亏对方不过是一只老鼠，要是一个人，人家不当他是疯子或是老不正经才怪。瞧瞧老道那份德性吧，挑眉，挤眼，眉飞色舞，连带着嘴都跟着活动起来了。

一人一鼠，就这个样，活像是演一台哑剧，怪道的是大灰鼠却对此极感兴趣，频频鼓着尖腮，“咕咕”一声就此而去。过不了一会儿，它又出来了。

这一次却带来了另一只大灰鼠，于是拱起前爪，又在向白长老说话了。

它说：“这就是我要跟你介绍的，它是我的老伴。”白长老挤了一下眼，传递过去他的心声，他说：“啊，真好，可是看起来，它没有你大啊，看样子你是公的吧？”老鼠说：“你猜对了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”

白长老挤了一下眼，“看你的胡子就知道了，还有你的肚子比较小。”

公鼠说：“你真聪明。”

白长老道：“你太太为什么要这么傻看着我？”

公鼠说：“它害怕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公鼠说，“它以前吃过你们人类的亏，她的父亲和父亲的父亲，就是被人类所害死的。”

“太不幸了，你能说清楚一点么？”

“那是你没来以前，这里的一个瘸腿道人干的好事，”公鼠愤愤地说，“他养了一只猫。”

“啊，那就难怪了，可是猫呢？”

“死了……”公鼠“咕咕”一声，“跟我们为敌的，无论是人是猫，都不会有好结果的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个瘸腿的道人他也……”

“不错，他是害老鼠疮死的。”

“老鼠疮？”

“被我太太在他的脚拇趾上咬了一口，后来就发病死了。”白长老惊讶地两只眼睛都睁开了。

“你也许还不知道，”公鼠说，“我太太牙齿有毒，嘿嘿，也许它偷吃砒霜吃多了。”

白长老点点头：“太可怕了。”

“但是你用不着怕，”公鼠说，“你是好人，我们以后会是朋友的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”白长老专心致志的运用神思，“我们说点别的吧，你太太怀孕了吧？”

“真有你一手……”公鼠说，“已经记不清，她这一次是第几胎了，谈这个干什么？怪不好意思的。”

“谈谈何妨？”

“好吧，子子孙孙不知还有多少了，”公鼠说，“但是都走啦！到头来就只剩下我们两个老的在此。”

忽然，这只大公鼠人立而起：“我得走了，有人来啦。”

公母二鼠顾盼了一下，一溜烟也似的逃之夭夭。

这里白长老也发觉了。

他颇为感叹的思索着，毕竟鼠类的观察官能要较诸人强了，以自己数十

年面壁之功，听觉已极为灵敏，竟然仍是不如。

这座偏殿自从白长老住进来之后，平素除了少帮主童云之外，向无外人擅入。

眼前来人的脚步声，虽说是距离尚远，但是白长老却可以肯定这个人是在往这个方向而来，此处除了这边偏殿之外，别无建筑，那未来人的目标必然舍此无它了。

他仍保持着这个似睡非睡的姿态。

盘膝在座，闭目养神，深深的垂着头，活像弯腰的虾子，皤然白发，云也似的披散下来，摇曳的灯光里，地下的衬影竟是如此凄凉。

他几乎已可以认定来人已在了殿墙之外，何以只是在窥伺，而并不急急进入？这就更为人疑惑。

“呼——”

耳边上似乎响起了一阵轻微的风。

白长老无需睁眼，已可断定来人上了墙。紧接着“呼！”同样的声音，这又可证明对方的飘身而下，虽然这声音发自甚远，白长老却能清晰在耳。

只从脚步的声音来判断，白长老已可断定这人绝不是少帮主童云，甚至于也不是本帮这次南来中的任何一人。

这倒是奇了。

白长老习惯地又睁开了一只眼睛。

他看见了一个瘦削的人影，远远的正自向这边注视着，这人自现身墙内，还不曾向前踏进过一步，确是够谨慎的，不知是顾忌些什么？

已经来了的人，总归是要来的。

这人在顾盼一阵之后，终于忍不住向前踏进。

透过长窗，以及洒落在庭院里的月色，白长老虽说是深深地垂着头，睁着一只眼，可是来入的一切却清晰在望，渐渐的，这人已来到了眼前。

白长老透过微妙的感触，已把对方打量得够清楚，他随即把那只睁开的独眼也干脆闭上，不再向来人注视。

瘦硕的个头儿，背部微微拱起，一身月白色半长不短的大褂，这副相貌可是透着眼熟，再看一看，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珠子，再加上脸上那一道老长的刀疤，嘿嘿！不正是金鸡太岁手下那个跟班儿祝天斗么？

左右一番打量之后，祝天斗一径走向殿前。

窗子既是敞开着，殿房里还点着灯，白长老这副似睡不睡的模样儿，便落在了姓祝的眼中。

他显然吃了一惊。

似乎没有想到，偌大的殿房里，仅仅只有一个老朽的道人在此打盹儿。

略一犹豫之后，祝天斗那张青皮少肉的脸上，随即带出了一番喜悦之色。

他奉命来办一件“极秘”之事，原想到丐帮之内群雄荟萃，自己保不住就许阵前失风，心里还自一个劲地嘀咕不已，无如身后主子交待的事情，却是不容他不来，现在看见了对方这番情景，心里着实是放下了。

整个院落里，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偶尔袭来的微风，拖着着干枯的桔叶，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响声。

祝天斗如何又会把对方这个貌不惊人的老朽道人看在眼里？身子一连几个快速起落，已掩到了窗前。

瞧了一瞧，那个老道仍在灯下打着盹儿。

祝天斗暗地里冷笑了一声，心里忖着，老东西，你还是乖乖睡觉的好，眼睛一睁，老子可就要你的命！

心里盘算着，右手抬起来，向着窗台上轻轻一攀，四指微一着力，“呼”地腾身掠起。

起落之间，有如一只展翅巨鹰，已飘身殿内。

这时他才看清楚，对方这个显然也属于丐帮一员的老道人，竟是如此的老了。

既然是在睡觉，就干脆让你睡个舒服。

祝天斗身形乍腾，这一次捷若鹰隼，呼——地来到了白长老座前，右手疾出，五指轻收，如鸡下啄，直向着看似无知的白长老背上落去。

“噗！”一声，点了个正着。

这地方位当人体二气交接之处，也就是俗称的“昏穴”所在，虽说是听来无关痛痒，却端看下手人的功力而论了，出手重的，照理能够使人致死。

祝天斗与他并无深仇大怨，只是要他乖乖睡着不动，是以并没有施展全力，五指下处，只是觉得对方身子竟是出乎意外的软。

并不仅仅是软而已，而像是一个大气囊，手指触处，微有弹刃之性，祝天斗心里一惊，却只见座椅上的那个老道人，身子一歪，竟倒在椅子上昏了过去。

祝天斗看到这里，一颗心倒是放下来了。

他不再理对方这个老人，一双闪耀着精光的眸子，频频在殿内四下逡巡着。

这座偏殿，不过被用来作为暂时的丹房而已，四下里摆设的无非是些瓶瓶罐罐，祝天斗的目光竟然对这些琐碎物什很感兴趣。

只见他蹑手蹑脚走过去，在这些瓶罐之间大肆搜翻着，找了一阵子，自己似乎也有些糊涂了。

就在这里，忽然觉出左耳间一阵子冰凉，像是有人正向自己脸上吹气。

祝天斗不禁心里吓了一跳，倏地转过脸来。

什么也没看见，却仿佛有一件甚大的物件，就在自己偏头的一霎间，呼地一声，由当头顶上飘了过去，同时间右边脸上，冷嗖嗖地被人摸了这么一把。

祝天斗“嘿！”地叫了一声，抡掌就劈，同时间拧身而起，折出了七八尺开外。

容得他身子站定之后，这才发现到敢情面前什么也没有，自己一个人穷耍了半天，连个鬼影子也没有。

那边座头上，被自己点了昏穴的老道人，仍然跟先前一个样，斜着身子俯在椅子上，好好地在睡他的觉，四周围寸坐不惊，一切都和先前一个样。

祝天斗可就傻了眼啦。

再看看长案上的那盏青灯，噗哧哧地冒着火苗子，显然受惊于风力——这又证明真的是有人过来了。

祝天斗自跟随金鸡太岁以来，由于后者在江湖上的威力，几乎无往不利，所见披靡，想不到最近流年不利，一连串的受辱受惊，尤其是前此麦家一战，差一点丧命在关雪羽之手，设非是托福主子的照顾，这条命早已完蛋大吉，一连受创之后，早已锐气尽失，这一次奉命前来，满以为对方丐帮败兵之将，还有什么能人？却想不到仍自偏多怪异，有过以往的遭遇，他可是不敢再以

恃强，还是三十六策，“走”为上计的好。

转念再想，主子要交待，总不能空手而回，多少也得捞它几样东西，回去交差一下才是。

这么一想，即由身上取出了一方绸巾，抖开来，平铺在地，一双白果眼，东瞧瞧西看看，只把那些丹丸药散的瓶瓶罐罐手到拿来，盛了满满一袋。

那边还摆设着一尊瓷马，拿了再说。

祝天斗飞身而前，取马在手。

当他回过来，待把手上瓷马包进包袱里去时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

包袱不见了。

明明记得刚才这个包袱就放在地上，不过是弹指的当儿，竟然会不见了，岂不是邪门儿？

被点了穴道的老道，仍昏昏睡不醒，甚至于仍然还是刚才的睡姿。

祝天斗心里一阵发毛，偶一抬头，这才发现，嘿！原来悬在梁上了，想是刚刚挂上，还在悠悠不停地来回摇着。

祝天斗禁不住为之倒抽了一口冷气，不用说这是来了能人了，总共是一回身的空档，来人竟能从容进出，这还不说，竟然还能把包袱系好梁上，自己简直成了聋子了。

心里一急，随即把手上瓷马放下，一个腾身，越出窗外，四下一打量，月高风清，并无任何踪迹，再回去，这一次连瓷马带包袱都不见了。

包袱不见了，包包袱的那块绸子，却好生生地铺在地上，只是包袱里的那些瓶瓶罐罐不见了，再一打量，原来物归原处，俱又好生生地摆回到原来地方。

祝天斗只觉得一阵子透心的发凉。

不用说，自己这是被人家给耍了，这个人功夫高不可测，似乎对自己还留有几分厚道，否则凭他这等身手，要是有意取自己的性命，八条命也完了。

待将如何？

走吧，空手而回，回去如何交待？

不走吧，还有什么脸再呆下去？

心里那股子窝囊可就别提了，一转脸，可又看见了睡在椅子上的那个白发老道人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可是一概不知的样子，兀自在昏睡之中。

心里一动，别是这个老东西闹的什么玄虚吧？转念再想，却又不对，因为对方明明已为自己点了穴道，莫非他还能自行解开穴道不成？

据他所知，武林中并非没有那类奇人，可以借助本身气血之功，自行活血打开穴道，就好像他主子金鸡太岁过龙江就有这个能耐，实是难以相信，眼前这个不起眼的老道，也能有这个能耐。

既经动念，无妨就试他一试。

祝天斗冷冷一笑，反手由小腿肚上拔出了尺半牛耳尖刀，那双白多黑少的眸子里凶光四射。

“老小子，你这是翻穿皮袄，在跟我装羊，老子偏就不相信你这个邪。”

脚下一点，“嗖”地已蹿到了对方座位之前，右手向前面一探，已抓住了道人后领衣裳，往上一提，就像拎兔子般把他给提了起来。

就是因为太顺手了，祝天斗才为之打消了先时的一腔杀招。疑心既去，冷笑一声，用力的又把他给掷了回去，“砰”一声，摔在椅子上。

由于力道过猛，大股风力竟使得长案上的那盏灯一下子为之熄灭。

霎时之间，满室黝黑。

就在这一霎间，祝天斗只觉得后领上一阵发紧，连衣带肉被人抓了个紧。这情形竟与刚才施于白长老有几分相似，只是手法略有不同。

祝天斗心里一惊，左手尖刀往后就扎去。

他的刀快，人家的手法更快。

刀身方自递出一半，一股绝大的劲道，已发自对方手上，随着这股力道向外一振之下，祝天斗已被摔了出去。

这一手劲竟是出乎意外的大，祝天斗的身子足足被摔出了五六丈开外，噗通，倒了下来！

总算祝天斗还算灵活，随着倒落下来的身子，一式“兔子滚”，翻跃出去，虽说是没有摔着了筋骨，却也被着实地震了一下，另外却不慎为自己手上的刀，扎了一下，伤在小肚子上，没有扎实了，却也划了一道血槽，疼得他连连打颤。

气人的是，一连串的为人戏耍受辱，最后更叫人给摔了出来，却连对方是谁，他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说起来可真够丢脸泄气。

这么一来，自然是不能再留下去了。

黑暗里，一个人倚着石头，咬牙切齿地发了一阵子恨，瞧瞧还是不见一个人影子。

不用说，暗中这个人八成儿是跟自己泡上了。可惜的是这场哑剧到目前为止，自己是输定了，说得切实一点，对方还是手下留情，要不然这条小命早就完了，再不见好就收，那可真是“耗子舔猫的鼻梁骨——作死”了。没说的，走吧！

长老苦劝谕 静字下功夫

荒山绝顶，耸立着这座延绵百十丈的古堡城池，如今显然是废置了。

据说，此处乃是前朝大宋兵马元帅李庭芝受命援襄樊时，为抗元兵精锐，在此天险筑此为基，以后元军伯颜大将攻陷襄樊城，此处亦不能保，元军以“石炮”、“马雷”破城，乃废置至今不再为用，断壁残垣，战迹犹存，忠魂鹃血，每发古人之思。

城池虽破旧，规格尚在，昔日大军屯驻，来去风云，该是何等气势？而今但见萧萧荒草，垒垒斑石，秋风薄幸，每发悲啸，磷磷鬼火，更添几许悲凄，惟庭前燕子不减多情，频频回顾，景象好不凄凉！不再有人来了。

即使乞儿，也觉着路远，行走不易，处此荒山绝顶，连饭也无处可讨，有钱的大爷，就更不会来此走走！

谁会想来这里。

设非是那别具异图，胸怀不世奇想之人，所谓“鹰游天下，虎啸四野”，此类怪杰之物，当今人生还是有的。

独据长廊，让巨风鼓荡着一袭素袍，自此前瞻，但见白云沧海，怒涛汹涌，世事变迁，人际沧桑，何又不如此？想通了，不值一笑，想不通热血澎湃，此番滋味，便将不了……

石案上，斑斑二十四个手掌印子，竟不能将胸中悲愤发泄干净。

长啸数声，声回大地，依然是故我一人。

奈何，奈何，问天问地，我欲何为？我欲何为？

恁的心比天高，强能伏虎，怎禁得壮志不展，空悲切，空悲切。如果说“杀”能逞雄？出头展志，何在乎血流成渠，白骨盈野？

此时此刻，饶真是“不恨古人吾不见，恨古人不见吾狂耳！知我者二三子！”

“不对，不对……”

这汉子喝醉了似的摇着头，舌头果然已经大了许多：“那是辛稼轩的词，不是我过某人的……一个也没有，知我的人连一个也没有啊……”

于是，折起腰来，带着三分醉态，在此古青石案上，他印下了第二十五个手掌印子。

好精湛的功夫——

掌下之处，但只见石屑如腐，自五指缝间一簇簇涌起，一串串落下，乍看上去，像是和稀了的面条儿，只待清风一吹，便即化灰四散。

好样儿的真功夫！

认得此真功掌力者，当今天下又能有几人？

“有几人！”

盘过手来，拔起了半空了的酒坛子，着实地又自灌了几口，风引血脉，酒兴越发的发作了。

那汉子竖起了一根手指让劲力内聚，坚比精钢，正是他独步天下的“一气破天”指力，就此运指如笔，据石力书起来，写的是：

“二十五掌手掌印，般般功力不相同，我有摇天撼地能，敢夸神州第一人。”

酒力上涌，长呕一气，再书：

“大丈夫当虎行天下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”

末尾的几个字，甚得其心，却又意犹未尽了，于是再写下去：“我歌我乐，我恨我恼。”

酒兴猝起，“噗”喷出了一大口，但即见飞星点点，溅石如雨，真个是化内外功力于一炉，无怪乎他更加狂态万千，却为此打消了文思，几经思索，不得佳句，就此收住：“明将亡矣，昏君残朝，年、月、日，长白金鸡。”

“二十五掌手掌印，般般功力不相同，我有摇天撼地能，敢夸神州第一人。大丈夫当虎行天下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我歌我乐，我恨我恼。

明将亡矣，昏君残朝，年、月、日，长白金鸡。”

几行字迹，连同着二十五个鲜明的掌印，一一都瞧在眼里，关雪羽由不住暗自吃了一惊，一时木然。

古石案上，醉倒了长白金鸡过龙江，只见他下半截长躯倒向案角，一只手还自压着带鞘的长剑。

大风震荡，长衣猎猎作响，一旁满是掷出破碎的空酒坛，数一数，为数可观，竟有十七个之多，此人酒量实是惊人，当真称得上“沧海之量”了。

高处不胜寒，这阵子旋回风，只管来去盘桓在眼下城池古堡间，风过处，激起了阵阵灰沙，古人谓“把酒临风，其喜洋洋者矣！”料想着过龙江必是这般醉倒了的。

关雪羽下意识地咬了一下牙。

连日来的苦思顾虑，直把宁国府远郊近栈都找遍了，总算没有白费心机，到底找到了他，却不料竟是这般的不凑巧，他竟是醉倒了。

机会不再，更待何时？

一念之兴，关雪羽反手抽出了随身长剑，脚下微拧，又欺近到过龙江身侧。

剑出如虹，几乎已挥临到了对方身上，忽地临时止住，长剑轻颤，摇曳出片片银光，也显示着他颇为不宁静的心情。这一剑只消向前递出，以关雪羽的内功劲力，定能在对方身上留下一个透明窟窿，当可为武林除却了这个可怕的大患。然而，这却是极不名誉之事，背后出剑，内疚神明，侠义道上尤其不耻。

轻叹一声，这一口剑遂又回到了鞘内。

“姓过的，你快醒醒，好朋友来看你了！”

嘴里说着，单手已在对方过龙江肩上拍了一掌，掌下之一霎，才觉出透过对方肌肤表层，弹出了一股力道。出云老和尚果然没有说错，此人显然已自练成了“气炁”功力，一般人只怕刀剑在手，也难以伤害得了他。自然以关雪羽的功力，如果暗中出手，情形便另当别论。

关雪羽一掌拍出，身子立即飘出数尺以外。

却只见酣睡中的过龙江翻了一个身子，嘴里发着梦呓，霍地向着正面劈出了一掌。

这一掌功力可观！

耳听得一股疾风，空中有如响了一声急哨，一路呼啸着劈空直出。

这一掌里真为它击中，定将受创不轻，关雪羽显然有见于先，一开始就避开了它的正锋，是以金鸡太岁过龙江下意识劈出的这一掌，便毫无作用，只是显示出他杰出的过人功力而已。

过龙江必然是酩酊大醉了，以至于在击出了这一掌后，翻了个身子又自呼呼大睡了起来。

对于关雪羽来说，这实在是无可能理解的，一个身怀奇技，绝等智慧如他的高人，何以会愚蠢到使自己醉倒的地步？即使是偶然的失算，也难以令人理解，对于一个杰出武技的高人来说，这种错误简直是不能饶恕的。

只有一个理由，才似乎可能促使他如此。

那就是这个人内心蕴藏着极大的痛苦，这种痛苦务必强烈到使他难以忍受的地步，自然一个“怀才不遇”的人，或是有极大野心欲望的人，常常也都会有一分难过的遗憾，这份遗憾的滋生，便是痛苦的根源了。

关雪羽触念及此，倒不急于立刻要与眼前之人决一高下了。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深入了解一个所谓的强敌，是绝对必要的。

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

像眼前这种以客观心情，观察敌人虚实、内心隐私的最佳机会，是不易多见的，关雪羽倒要仔细分析一番。

他停步又走向那座古青石案旁边，瞩目着桌上的二十五个手掌印子，观察着他指写留书，显然是语无伦次的醉语，却十足暴露了此人的勃勃野心。

那二十五个真力内聚化石为腐的手掌印子。望之一致，其实却是不相同，正如同所说“……般般功力不相同！”关雪羽经过一番仔细观察之后，不禁黯然发出了一声叹息！

即使他仍然心存不甘，却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，那就是，自己即或也有此功力，可以燕字门精纯的“金手印”功夫，在此坚逾精钢青石古案上留下掌印，却是不能达到对方的这般功力和境界。

这个认定，不禁使得关雪羽突然自内心潜生出无比寒意，更有无限悲哀。

然而，这却也不会因此而打消了他的敌意。因为一个人的功力深浅，并不是决定强弱的唯一凭借。动手时，神奇的招式，精奥的剑法，每每形成制胜敌人的要素，也是不容否认的。

关雪羽自信在剑术方面，造诣极深，上一次在麦家与金鸡太岁过龙江的一场拼战，并未能尽其所长，势将要找机会，再次与他决一生死胜败不可。

然而今天这般情况之下，显然是不合适的了。

想到这里，不无遗憾地叹息了一声，目注向昏睡中的过龙江道：“大丈夫有所不为，今天且放过了你，姓过的，你知情么？”

话声方落，只见伏案大睡的过龙江，霍地直坐而起，怒睁双睛，嘴里含糊地叱了一声，双掌同施，“哧—哧—哧—哧—”一连劈出四掌。

必然又是他下意识下的杀着，东西南北各出一掌，强劲的掌力呼啸着破空划出，三面临空，一面击实，只听见轰隆声响中，半堵花岗石墙，应势而倒，石屑纷飞四溅，哗啦啦，炒蹦豆般地洒向四方，功力十足惊人。

关雪羽由于有备在先，自是不会为他击中，只是目睹对方这般掌力，着实令人吃惊。

金鸡太岁过龙江想必是对于关雪羽的存在眼前，多少有个印象，只是着实醉得太厉害，已无能顾及，一连劈出了四掌，圆瞪着两只红光闪烁的眼睛，砰一声，又倒向石案。

他沉醉中，已无控制之能，这一倒下来，重心顿失，一颗头结结实实地磕向石案之上，由于没有凝聚内力，这一摔可就伤了鼻子，鲜血立时淌了出来。

过龙江含糊地“哼”了一声，在石案上翻过了半截身子，却只见鼻中的鲜血猛流不止，酒醉之中，血流湍急，染了满身都是。

关雪羽目睹之下，不禁皱了皱眉，对眼前此人，他原本恶其不死，无奈杀机一去，恻隐之心竟油然而生。

眼前这一霎，目睹着对方的自我作贱，却是于心不忍，当下身形轻起，有如巨燕天落。

起落之间，已临向过龙江倒卧之石案之上。

过龙江闷哼了一声，举掌待发，却为关雪羽抓住了腕子，左手骈指如飞，已点中了对方“鼻竅”一穴。

紧接着他身子侧拧，一缕轻烟般地又拔了起来，落向一旁。

就在这一霎间，耳听得一人怪叱一声，“嘶——”一股疾劲的尖锐风力，直袭眼前。

关雪羽心中微微一惊，倒是没有想倒，此时此地，竟然还会有外人闯来。那缕尖锐的风声，方自入耳，即见一道白光直飞面前，竟是一口光华灿烂的薄刃飞刀，刀势奇快，直向关雪羽额头正中飞来。

关雪羽身子偏得一偏，右手轻起，弹指如弓，“当！”地一声，已把这只飞刀弹飞开来，却已看见了来者何人。

一身半长不短的皂色直裰，干瘦的个头儿，正是金翅子过龙江跟前的那个当差的祝天斗。

想是他方自从外面返回，乍然发现到眼前这情景，只以为关雪羽意欲加害主子，哪能不大吃一惊。紧跟着又发觉到过龙江满面鲜血，倒于石案，这一惊，有如五雷轰顶，顿时就愣在了当场动弹不得。

关雪羽看着他冷冷一笑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你家主子喝多了酒，醉倒了，自己撞伤了鼻子，我已为他止住了血。”

祝天斗心里一动，用力的挤了一下他那双三角眼，表情里透着犹豫。

紧接着，他目光再转，可就发现了那些横七竖八，散抛在地上数不清的破酒坛子，顿时心里就明白了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说了这四个字，祝天斗拱了一下那双瘦瘠的手：“这倒是承情了，只是尊驾来此，又是为了什么？”

关雪羽摇了摇头道：“你就不必多问了。”

祝天斗阴森森地笑了一下，那日麦家一战，虽说是黑天半夜，他可也着实领教了对方这个年轻体面人物的厉害，自己不要说跟他动手了，只怕连他的身边也沾不上，还是乖乖地站着，少动歪念的好。

站着可是站着，嘴里面可也不含糊，冷目森森地笑着：“尊驾的事，我固然是管不着，可也得赏下几句，待一会我家主人醒转要是问起来……嘿嘿，关大相公，你又叫我这低下之人拿什么去回答？再说，这件事可是透着稀罕，老当家的酒量，天下无双，怎么会……”

一面说着，他随即走向一边，弯腰由地上捡起了一只喝空了的酒坛子！

关雪羽这才发觉到这些用来盛酒的坛子，形状与时下一般酒坛，竟是有异。

祝天斗拿着空酒坛摇了一下，倒了一些剩下的余酒往嘴里试试，点了点头哼了一声道：“这就对了！”

原来过龙江在此古堡，发现了一座地下酒库，其中藏酒千瓮，乃是当年守将李庭芝所酿，预备用以大胜元军后，酬赏三军，尽谋一醉所需，想不到连战皆败，直至军亡城破，亦不及其用，直到今日，才为过龙江无意发觉。

须知这些酒，酒质原本就已凶烈，深藏地底，将近二百年之久，水分早已蒸发，剩下皆为浓度醇厚的纯菁，常人只消饮下少许，也必醉倒无疑，更别论眼前过龙江这般饮法。任他功力盖世，也是吃受不住了。

关雪羽当时由酒坛的外貌，联想到这座废置的古堡城池，心中立刻也就明白过来。

“你家主人想是饮下了古堡所藏的前朝烈酒，只怕一时半刻还不易醒转。待他醒过之后，只说我来拜访过他就是！”

祝天斗原本还担心对方会向自己猝下毒手，不得不小心提防，相处片刻之后，才自觉出自己纯属多余，聆听之下怔了一怔，才讷讷道：“在下遵命。”

关雪羽冷冷一笑，转身走出。

祝天斗只是愣愣地打量着他。

关雪羽忽然停住脚步，回过身来。

祝天斗倏地向后退了一步，双手拉开了架势。心里嘀咕着：好小子，你到底忍不住了。

在关雪羽湛湛的目神里，祝天斗情不自禁地又恢复了原状。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触，当他接触到关雪羽目神的这一霎，内心竟是充满了惊愕，这种感触当然他并非前无所经，每一次当他与主人目光接触之时，便会生出这种微妙的惊愕，他只当此生只有主人过龙江一人，才有此威力能够驾御自己，想不到现在陡然间又自冒出了第二个人。

所幸关雪羽对他并没有明显的敌意，否则，他只消再向他注目片刻，只怕祝天斗便将露出了怯弱的丑态，说不定会像对待他主人那般屈膝在地，一任对方如何发落自己了。

“告诉你家主人，三天之后此刻，我再来拜访，料想他必定会在此等我！”

说了这句话，便转身向外步出。

祝天斗喉头颤动了一下，有句话想要出口，竟是一时之间没有说出来，眼巴巴地看着对方的身影，一径地消失于沉沉暮色之间。

重重地摔下手上的剑，抬起衣袖，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，童云无限气馁地摇着头。

一旁，白长老远远坐在红木太师椅上打量着他！

对于这位北丐帮少帮主的举动，他感觉到很是诧异，一个习武的人，摔落手上的剑，毕竟不是寻常之事，白长老用着冷静而略带谴责的目光，默默地打量着他。

“这套剑法，我已跟你学了三年，到今天仍然还没有练好，说真的，我可是练不下去了。”

接着他冷笑了一声，反身一直走到了白长老的座前去，“难道你就没有一些新鲜的玩艺儿教我了么？”

“当然有！”白长老扬起脸来打量着他，声音里充满了失望，“只是你如果连这一套剑法都练不好，其他的就用不着再练了！”

“你是说，这套剑法是最浅的了？”

“不错，这套是入门的基本剑法！”白长老摇摇头，“原来是不应该再花时间来练习的，只是谁教你当年的根基没有打好……”

叹了一口气，他喃喃地道，“说起来这件事应该怪你父亲，他应该多花点时间在你的身上……现在——”

“现在难道晚了？”

“是有点晚了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胡说！”

童云大叫一声，闪向白长老跟前，那副样子像是要打人，只是在白长老不愠不怒的眼神之下，他慢慢地又把举起的手放了下来！

“哼……”童云冷冷地笑着，“这都怪你，你要是早教我，今天也就好了！”

“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……”白长老叹息着，那双眼睛，眯成了一道缝，“……看起来，你的成就也只能到此为止了……”

“不行……”

童云慌不迭地由地上拾起了剑，显然有些慌了，他的野心极大，绝不甘心就此为止！

“你得好好教我……你答应过我爹的，你可不能忘了，来来来……咱们再练一练。”

“今天不练了，就到这里为止吧！”

白长老冷漠的表情，抬头看了一下天上的月亮。

“你说的不错，在你爹临终快断气的时候，我是答应过他，要把我这一身本事，传授给你！”

“可是你怎么又变卦了？”

“我没变！”白长老冷冷地摇着头，“变的是你……”

“是我？”

“你的心太浮，不务实！”白长老哼了一声，慢吞吞地道，“虽然你根骨不错，人也聪明，但是不够扎实，这些都是一个练武人的大忌，我已经说过你好几次了，可是你一点也没有改！”

童云恨恨地叹了一口气，在一座石鼓上坐下来。

“你要我怎么改？哼哼……我知道你是不打算教我了，因为答应了我爹，又不好意思赖皮，所以才想了这些搪塞之词，不教就算了，反正我打不过人家，丢人现眼，你脸上也不光荣！”

“你这个孩子，偏偏生着一张利口……真气死人。”

白长老气得直吹气，倒是后面那句话刺痛了他，使得他精神为之一振！

“听你这个口气，像是在外面又吃了什么人的亏了！”

“怎么没有？”

“哦！这就难怪了，”白长老说道，“我是奇怪，你怎么好好地又会想起来找我练剑了……难道说你哥哥那边派人找上来了？”

“不是……不是。”

童云气馁地摇摇头：“真要是老大那边，倒也没什么好气了，而是一个不见经传的人物……哼哼，照我看起来，这个人本事大极了，就是你跟他动手，也未必就见得胜得了他！哼哼！你不是一天到晚说吗，只要能学会了你一半的能耐，就世罕其匹吗？”

白长老听到这里，脸上像是有些挂不住，生气地说：“我没有说错！因为你连我二成功夫都没有学到！不过，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，你倒是说给我听听看。”

童云摇摇头，冷笑道：“你也不要把我看得一点阅历也没有，这个人的出身，我倒是看出了一些，只是他不承认罢了！”

于是，他随即把那日夜访关雪羽，比剑落败一事说了一遍，白长老听完

经过，竟自一言不发地闭起了双眼，像是在思索着什么。

童云说道：“由于他所施展的那一手剑法，很像是燕青峰的飞燕手法，所以，猜他是燕家门的出身，只是他却不承认，你从前告诉过我，燕字门是不收外姓弟子的，只传他燕字门下，可是这个人却姓关。”

白长老说道：“不错，这人有多大岁数？”

“年纪不大，看起来就是比我大，也大不多！”

“口音呢？”

“像是有一点南方口音，但也不一定……拿不准！”

白长老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件事发生多久了？”

“不过两三天！”

“好！”白长老说，“不打不相识，你们既已结识，日后当然会有来往，下一次他来的时候我倒想看看这个人！”

童云道：“你认为他……”

白长老微微闭起的眼睛，又睁开来：“如果他果真是燕家的人，我倒放心了，燕家是武林世家，门规极严，这数十年来，从来也没有听说过闹过什么事。”

说到这里轻轻哼了一声，连连点头道，“这个人我一定要见他一见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应当知道，得道多助这句话。”白长老喃喃地说道，“我一再地告诉你，如果还想重建当年你老子的威望，必须要广交朋友，这样的朋友自是不容错过。”

童云哼了一声道：“那要看他了，如果他要与我们作对呢？”“……”白长老轻轻地哼了一声，“为了本帮的前途着想……也只有……不过，那是最后不得已的下策！”

童云这才脸现微笑道：“说了半天，也只有这句话，才听得顺耳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你知道，我如今势单力弱，如果你不在背后支持我，我们就完了！”

白长老摇摇头说：“这只是万不得已的事情……你知道，我那口剑已封了近三十年了，如今老了，更不会去干这些糊涂的事……”

说到这里又叹息了一声：“说来说去，只怨你父亲去世太早……你们兄弟又不合，能力又弱，连带我这个老朽亦不得不劳心操力……”

看了面前的童云一眼，还是那句老话，童云已不知听了多少遍了：“我只想把这身功夫，和一手盖世无双剑法传授给你，偏偏你们兄弟都不争气……”

童云冷冷一笑道：“又来了……你烦不烦？”

白长老那么无奈，失望地打量着他，确实也把他没有办法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他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多少年，人寿几何？自己又还能活多少年？

每一次想到这里，白长老就有说不出的遗憾，下意识里更会发生强烈的激动、急躁。

他的遗憾与急躁当然绝非无因，然而多少年以来，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人去重视他，领会他，甚至于就连已经过世的前丐帮帮主，以及他的两个儿子童氏兄弟，也都忽略了他的存在，这无疑是一种悲哀。

白长老外表上虽然给人的印象是痴顽、疯癫，事实上他却是个心细如发，心藏“大智”的人，只可惜他给人“疯癫”的印象在先，他的存在便不足为

人重视。

白长老是抱定了那种“锲而不舍”的精神，才像是感化了眼前这个童云，于是他就把满腔的热望，一股脑的都放在了童云的身上。

事实又如何呢？

直到有一天，他忽然发觉出这个童云和旁人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，他的一腔热望随即变成了失望……然而，环绕在他身边四周的人，几乎都无视他的存在，比较起来，这个童云总还是最好的了，他便不能真的狠下心来永远把童云摒出念外。

他用那么近乎于怪罪、绝望的眼神，打量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，宽恕着他的肤浅与无知。

“童云……你依然不相信我过去跟你说过的那些话么？”

童云先是一愣，紧接着，他几乎要笑了出来，然而，他毕竟不大愿意伤害对方过甚。

如果说他这个人还有什么可取之处，那就是他较多数的人多了一分仁慈罢了！

“我相信，我信，总好了吧！”童云似笑不笑地打量着这个由襁褓之中，眼看着自己长大的老人，真有点不忍心去刺伤他。

“你是当今这个世界剑术最高的奇人之一。”

“不不……”白长老纠正他说，“我并没有说‘之一’这两个字。”

“啊——”童云忍着笑，点点头，“对对……这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的剑术能高过你了？”

白长老的答案竟是肯定的。

“我想是吧，”白长老并不自谦地道，“是我第一个把星宿的运转，运用到剑法上去的。”

“对对……”童云大声地道，“你也是第一个能把五行真气，贯入到剑法上同时运用的人。”

“对了！”

白长老精神为之一振，再没有比这个更令他为之振奋的：“你居然还记得？”

“我怎么不记得，多啦，什么人分阴阳啦，当然啦，谁都知道，男人主阳，女人主阴，这还要你说？”

童云越说越气，几乎要站起来走人。

偏偏白长老那种近乎童稚的认真，留住了他。

“我说的阴阳，并非是男女之间的阴阳……老聃说：万物负阴抱阳，男人之中固有阴，女人之中也有阳。这个道理，你难道不懂？”

童云无奈地摇摇头：“我一辈子也不懂，也不想懂，就算懂了，又能如何？这些与武功、剑法又能扯上什么关系？”

“岂止是剑法武功？”白长老道，“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是你能看见的，摸到的，甚至于你所看不见而摸不到的，无不与阴阳五行有关，一旦弄通了这门学问，你便无所不能了！”

“这么说你是无所不能了？”

“我还没有这个道行，不过你一定要相信。这可是千真万确的，如果你——”

童云不待他说完，已站起来走向一边。白长老不得不中止住他的话，无

限气馁地看着他，摇摇头，轻叹了一口气，便不再说下去。

童云回过身来，苦笑道：“老祖宗，我也求求你，请你以后别再给我说这一套了，我相信你有一肚子古怪的学问，但是这些终究与现实无关……虽然我爹不止一次的告诉我，推举你是一个当世的奇人，但是你传授给我的，却是有限得很……难道我一定要听你这些古怪的论调，才能于武功有所进展？”

“那是因为你的内功、剑术底子都还不够扎实，文学秘术的造诣也不够精深。这样一来就大大阻碍你跨身入高深武功的领域。”

白长老微微苦笑着接道，“你应该知道，一个真正武术的强者，是无所不精的，经文纬武，两相贯通，互为应用，自开奇境，才能大放光芒。”

顿了一下，他接下去又说道：“只可惜，这个道理，当今武林中人懂得的并不多……过去，先天无极门的创始人柳无心三年面壁，终于想通了这层道理，首创心神交战，文武合一之功，大放异彩，三百年后，直到今天，还没有能再看见比他更出色杰出的人物……”

童云摇摇头道：“那也不见得吧？”

“哼——你又知道什么？”白长老微微眯起了那细长的眼睛，似乎陷入沉思之中。

“你刚才提到燕字门，当今的掌门人燕追云，承受了他门中‘心相照应’之术，静居十年，才悟出了他燕家不世绝技‘七十二手燕子飞’绝技，哼哼……这并非是偶然的，同样的这套剑术，他兄长燕子青，三十年苦练结果，并不能全通，这又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童云讷讷地道，“想必是他的资质根骨不如他兄弟了？”

“不是……不是……”白长老摇着皓白的头冷冷地道，“悟性……那是他的悟性不够，悟性又从哪里得来？静居之功也，‘静’这个字说来容易，行之可不容易，一个人能练就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，也就是静动合一的境界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文武合一之境，有了这一步内在涵养心境功力，嘿嘿，那才能够踏入第一流武功之堂奥。”

童云叹了口气道：“我知道，我是没希望的了。”

白长老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张三丰首创太极，全在静中所得，这其中该有多大的学问？远的不说，就举几个当今武林中独尊一方的人物吧，哪一个又不是先从文，后习武，才得有成？”

童云翻了一下眼睛，只有听的份儿。

白长老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平日行为任性，好高骛远，习武只见其本不追其源，这都是当年你老子惯坏了你，今天你从了我，切记要从根本上着手，改除陋习才是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二十六了吧？”

“二十七了……”

“晚是晚了些……”白长老说，“却也不算太晚，只看你的造化吧，只怕你中途耐不住寂寞，那就平白受罪，一事无成。”

童云冷笑道：“你就这么看不起我，我就偏要作个样儿给你瞧瞧，从明天起七天足不出户给你看看。”

“哼——”白长老说，“光是足不出户，又能有什么用？这样吧，我这里有七字真诀一纸，你且收下。”

一面说遂由袖中取出了小小的一个纸卷，童云接过来打开一看，上面果然只写着七个字：“花自飘落水自流。”童云在嘴里念了一遍，笑道：“这

算什么？”

白长老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不要当它是一句普遍话，只有在全静之中，才能体会出它的真意。七天静坐之后，你再告诉我吧。”童云点点头，收起了这张纸条道：“好吧，你刚才说到了‘燕字门’的燕追云，除了他以外当今武林之中，可还有什么出色的人物没有？”

白长老道：“怎么没有？我记得过去曾告诉过你，你竟是忘了，像‘七指雪山’金凤堂的凤七先生，出云寺的出云和尚，长白门的金鸡太岁，这几个人，功力都极为杰出……”说到这里顿了一下，轻轻“啊！”了一声。

“我差一点忘了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白长老呆痴的脸上，多少显现着一些激动。

“只是这个人，还活着没有可就知道了……”

“到底是谁？”

能够让这个老道如此重视的人，显然不多，是以童云颇欲一听下文。

白长老冷冷地道：“这人如果还活着，他的岁数不会比我小，很可能还会比我大几岁。”

叹了一口气，他才喃喃地道：“我刚才跟你说到的凤七先生、燕追云、出云和尚、金鸡太岁这几个当今武林最最杰出的人，那是因为一来他们武技确是了不起，再一方面，也是因为他们各人皆为武林一派之宗师，因而声名远播，只要在武林中略有阅闻的人，无不知晓，现在我说到的这个人却是一个声名默默的人，和我一样，除了少数人之外，你提起来，是会有人知道的！”

童云摇摇头，气馁地道：“说了半天，他到底是谁，我还是不知道。”

白长老点点头道：“这人姓姜叫极，一向在昆仑出没，知道他的人都管他叫姜隐君，唉唉……这个姜极，才是我生平最最心仪之人，只可惜我们定交不久，后来就各自散了，至今六十年天各一方，杳无音讯，也不知道他如今下落如何，还在不在人世？”

童云想了想，确信自己没有听过“姜极”这么一个人，倒也不十分把他放在心上。

倒是刚才他提到的一个人，引起了童云的注意。

“老祖宗，你刚才提到长白门的金鸡太岁这个人……”

“嗯！”白长老点点头道，“不错，怎么？”

“哼！”童云哈哈一笑道，“我听说了一个消息，这个人好像来到了皖南。”

“噢……”白长老似乎微微一惊，“真的？”

“详细情形我还不知道，不过已有传闻说是这个人在皖北做了几个案子，杀人无数，现在好像已经转道来到了宁国府地面……”

“哼哼……这么说，你可得十分的小心了！”

白长老一双银眉频频眨动不已，冷冷地接下去道：“这人心黑手辣，武功极高，是个不易招惹的人物，你如遇见了他，千万不可莽撞，否则，可就难免要吃大亏，你要记住！”

童云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我当然是知道，只怕我不犯他，他却是放不过我们，那时候便又将如何？”

“这个……也许还不至于……”白长老微微笑着，十分深沉地道，“你

以为我们这次南来，江湖中人可会知道？”

童云摇摇头道：“大概知者不多。”

“可也不少，”白长老道，“我特意放出风声，要人知道，白长老同你一行，你道这其中岂能无因？”

童云倒是没有想过这些，这时为之愕然。

白长老点点头道：“这就是在向武林同道打上一声招呼，要他们对你破格相待。虽然，我方才说过，江湖上知道我的人并不多，可是如果说像姓过的这等人物，也对我昧于无知，未免是荒唐之事。”

童云道：“谁是姓过的？”

白长老道：“这人姓过名叫龙江，就是方才提到的金鸡太岁……我与他虽然并不相认，只是彼此都应该心里有数。他如果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在你身边，多少应该留些情面，总还不至于故意冒犯，否则就是别有用心，费人思索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却想到了一件事，轻轻摇了一下头道，“这也难说……毕竟人心难测，如果他真的有意图谋本门，或是别具深心，往后自知，那时再谋对策，也还不迟。”

童云听他这么说，心中不无疑问。老实说，虽然他与白长老共处多年，但是对于这位老祖宗，却是知道得那么少，其实何独自己一人？整个帮子里数千兄弟，谈起这位老祖宗来，都算得上是“讳莫如深”，虽然知道他是个奇人异士，但是到底怎么一个奇法，又有多少能耐？却是人言殊异，捧他的人把他说成了神仙，简直高不可测，糟蹋他的人，却又把他说得三分钱不值。正因为如此这位老祖宗尽管是辈高位尊，在此丐帮来说，却如同闲居的废人一个，太多的神秘在他身上，人们到了对他难以猜测的地步，自然而然的也就对他敬鬼神而远之。

然而另外一个与他同样辈分的黑长老可就不同了。

黑长老虽说与白长老同一个辈分，但是年岁却远较白长老要年轻得多，人也活络得多，他武功深湛，能谋擅算，整个丐帮无不对他敬若神明，正因为如此，在这一次权力斗争之中，得势的童威对他倚若长城，黑长老也就自居不逊。

黑长老一向视白长老为眼中钉，但奇怪的是，以他在丐帮的呼风唤雨，却独独不便对后者过于倾迫，非但如此，似乎骨子里对白长老尚存有三分畏惧。二人虽同为长老，辈分相同，性情却大不相合，几乎是没有来往，甚至于有人传话，他二人虽是出身同一门户，但武学的渊源却并不一致，黑长老强于外，白长老蕴于内，天晓得他们孰强孰弱？白长老几乎是毫无作为，黑长老却是锋芒毕露，这么一来，白长老便黯然失色。

白长老真的老朽无为了么？

前帮主独臂插天童大左似乎并不这么认为，因此在他故世之前，才会把他心爱的儿子童云，托孤于他，他深深相信，白长老有能力保护童云的安全，显然在他未死之前，早已看出了二子之间的不宜相处，水火不容。

矮金刚鲍玉诚访关雪羽于旅邸之中，送来了很多客中实用的东西，雪羽推辞不掉，只得收下了。

这个鲍玉显然是慧眼识英雄，一意的倾交，慷慨输诚，虽然有些落俗，倒也不是做作，关雪羽只是以礼相待，静静地观察着他。

君子慎交游，又所谓“智者三友”，一个知心的朋友得来不易，交对了

受益不浅，交错了，也足能毁了你的一生，是以在交友这一道上，关雪羽抱定了宁缺毋滥，这也正是他如今来去一身，看来像那么孤独的原因……

一尊美酒，几盘小菜，客中无聊，勾起了几许离别愁絮，想到了飞燕峰的父母，如今无恙否？他满满地干下了一杯。

这杯酒算是为白发高堂，恭祝遐龄，敬祈安康。

麦玉阶举家迁蜀，小乔几许憔悴，美目盼兮，顾转生姿，佳人怀春，君子却亦非无情，一线柔情，两地相思……

这第二杯酒心许着为小乔而饮，祝她青春长驻，伤体早愈，银河一道，见面有期。

大敌在侧，无巧不巧地又见着了。

金鸡大岁过龙江诚一世之雄也，偏偏是满怀仇恨，放不过此人，第一次关雪羽落败负伤，侥幸未死，谁又能保证第二次的你死我活？眼前即将是约会之日，大敌当前，胜负未卜，关雪羽岂能置若等闲？是以，这第三杯酒，他默默地在期待着自己的胜利。

三杯酒后，他即推杯不再多饮，倒是矮金刚鲍玉好像兴致很好，酒助人兴，即席说了许多肺腑之言，对于关雪羽更是钦佩无极，大是相见恨晚，二人遂由武林各家绝学谈到各派杰出风云人物。

鲍玉原以为自己见多识广，又比对方大上许多，哪知一经论及，才发觉到对方虽说年纪甚轻，却是阅历丰硕，论及各门派武功绝学，人物典故，真是如数家珍，且见识精湛，论断中肯，这些典故人物，有多半竟是鲍玉前所未闻，不曾听说过的，不能不令他大感惊异，赞叹无极。

一席酒饭直吃到月上中天，鲍玉才尽兴告辞，双方定了后会之期，鲍玉这才依依不舍地去了。

关雪羽送走鲍玉之后，伫立院中，观看了一下空中月色，只觉得腹中火热一团，遍体生燥，心中微觉奇怪，他虽平日极少饮酒，但内功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，实可千杯不醉，即使牛饮百觥，少作吐纳之功，亦能将身内酒气发泄干净，因而眼前这番燥热倒是令他有所不解，却也没有记挂于心上。

返回房中，将散置桌上之狼藉杯盘整理干净，夜深了不便再麻烦店家，收拾之后，这才熄灯掩门，却舍不下户外月色，干脆半敞着窗，盘膝榻上，让阵阵凉风直袭脸上，如此练习吐纳功夫，倒是恰当得很。

却不知又是一件反常之事。

在平日，以关雪羽之实力，吐纳十数遍之后，即可以立时静守丹田，抱元守一，今天情形显然有异，吐纳之后，非但没有轻快的感觉，却是觉得遍体燥热，尤其是小腹部位，有如火焚一般，瞬息间已是大汗淋漓。

由于来势凶猛，事先并无征兆，关雪羽先还能勉强镇定，可是越到后来其势越见凌厉，腹中燥热，先还不过只是发热而已，到了后来却变热为疼，那种情况就好像把五脏六腑置诸于鼎镬之中，大火烹煮一般，直疼得关雪羽肝肠寸断，冷汗簌簌直下。

他想站起来运行一番，哪里知道才一转动即发觉到双腿麻软，敢情伸动不得！

这一惊，直把关雪羽吓了个魂飞魄散，想到行李之中带有本门的“驾风急散”，最是奏效，情急之中，不作多思，这便去拿取，只可怜，这一点小小心愿，亦不能从心。

当时咬着牙，忍着全身莫名的奇痛，只靠两手力道，自床上缓缓爬下来。

他这里费了老半天的劲儿，才找到了平日随身携带的革囊，由里面取出了那瓶小小的“驾风急散”，抖着手才自打开，吞下一粒，只觉得一阵头昏目眩，便再也支撑不住，顿时昏倒地上，人事不省。

细诉江湖事 南柯一梦醒

那是一只纤细白皙、修长适度的女人玉手。

那只手此刻正自在关雪羽的脸上缓缓移动着，尖尖的指尖，温柔的滑过他的发边，把那些为汗水所浸湿的散乱发丝一根根地理顺了，拢向耳后，于是那一张颇具男性英飒个性的面颊便自现了出来。

折腾了老半天，这张脸早为汗水所污，左面一块泥，右面一撮子青，这都是刚才昏过去的时候不当心跌倒碰伤和弄脏的。看到这里，她轻轻皱了一下眉，摇摇头发出了一声轻轻叹息——

“真是的，老大不小的了，敢情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，叫人看着心疼。”

姑娘心里这么想着，可没出声几。

接着由对襟小马甲的左岔盘扣处，解下了丝绢，抖开来，轻轻地为他揩着。

揩着、抹着，渐渐地，这张脸就益发的为之清爽了。

那一块小小的碰伤，也为他细心地擦上一些专为治跌打损伤的“千金油”。

于是，不大一会儿的工夫，眼看着那小片青色伤痕，便自为之消失。

凤姑娘美丽的脸上，总算微微现出了一丝笑靥。

打从上半夜开始到现在，天光已微微透明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她一直都守候在他跟前，为他理气、和血、定穴、顺脉，最后把本身所练的无极罡气，缓缓由对方脉门注入，直到与对方本身元气相接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这一连串的救护措施，说来容易，设非是具有凤姑娘这般内功身手，更兼精通医术之人，换在另一个人，或是两者缺一之人，便万难奏功。

关雪羽必然十分的累了，痛楚既失，更兼百脉畅通，不自觉地便沉沉入睡，苦的是凤姑娘静守一侧，眼看着天光渐明，大半夜的折腾，可也有些倦了，想走吧，却又有些放不下，总要等到他醒转之后，问过了是怎么回事，好好告诫他一番，以免下次再犯了，可就麻烦。就这么，她一次次地耐着性子，便自留了下来。

窗外人影一闪，传过了大四儿的声音道：“姑……姑娘在里头么？”

凤姑娘哼了一声道：“当然在，你怎么还没走？”

“我……我侍候姑娘……”

“这里用不着你，你走吧！”

“这……姑娘你是在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只听见“呼啦！”一声，房门敞开，凤姑娘已现身眼前。

大四儿顿时就像闪了舌头，呆了一呆，忙自后退了一步，侍候久了，当然知道主子的脾气，一经发作，那可是不得了，只吓得脸上变颜变色，一双眼珠子，只是骨骨碌碌在对方身上转个不已。

“你说我是在干什么？”凤姑娘单手叉着腰，“我又能干什么？你说！”

“我……小的是为姑娘好，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……你吃了人家的亏！”

“我……真想宰了你！”凤姑娘气极败坏地回头看了一眼，所幸关雪兀自在熟睡中，她的气可就不打一处儿来。“以后你再敢管我的事，看吧，我非要……”

“姑……姑娘……”大四儿吃力地道，“大爷临行关照……说是姑娘若有任何失闪……要剥小的……我的人皮扎……扎灯笼！”

“哼，所以你就怕了？”

一面说，凤姑娘前行一步，厉声道：“我现在就剥你的皮，看你怕不怕？”

话声一落，陡然探出一只手，直向着大四儿当脸抓去，大四儿吓得身子一抖，竟是不及闪躲，顿时被抓了个紧！“姑娘……饶命……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

这一抓手底下可是真不留情，尖尖五指顿时深入大四儿的胸内，只痛得他啊唷叫了一声，却已被凤姑娘紧紧举了起来。“姑娘饶命……”

大四儿吓得魂飞魄散，这才知道对方是真的出手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一叫连声音都抖了！

“哼，”凤姑娘圆瞪着一双杏眼，冷着声音道，“我可是跟你说了好几回了，下次要是再敢偷偷的跟踪我，管我的闲事，我真的要你的命……这一次便宜了你，给我滚回去！”话出，手翻，将手往外一抛，呼啦啦一阵衣袂荡风之声，大四儿偌大的身子足足被抛出了三四丈高下，头下脚上的直栽了下来。

这一头要是实栽在地上，就算他练过铁头功也怕是活不了。

总算他轻功不弱，紧急关头，蓦地在空中挺腹收背，来了一个倒翻，这才改成了头上脚下之势，“噗通！”落地，坐了个“屁股蹲儿”，直痛得龇牙咧嘴，哪里还敢再在这里多待一刻？爬起来向着凤姑娘磕了个头，一拐一瘸地走了出去。

凤姑娘这才转身回房，她这里虚掩上房门，方自转过身来，意外才发觉到，敢情关雪羽早已醒了，正自坐着，用着奇异的目光，向自己这边打量着。

“啊——”像是吓了一跳，凤姑娘含着笑说道：“你醒了？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”

关雪羽由于醒了一些时候，早已把这件事想了个明白，平白无由的可又搭了人家的大情，这已是第二次了，心里好不惭愧。

“谢谢你，”他讷讷地说，“你又救了我！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凤姑娘打量着他道，“大概你喝酒了，是吧？”

关雪羽苦笑了一下：“不能喝么？”

凤姑娘哼了一声，细长的眉毛挑动了一下，道：“如果不是我来得正巧，你这条命，怕是保不住了！”

关雪羽忆及前景，料想她所说必是实话，由不住暗吃一惊。

凤姑娘道：“说来应该怪我，忘了告诉你，你虽然功力深湛，又借助上一次为你服下的‘续命金丹’药力，可以把毒性控制于‘气海穴’内，暂不发作，但是如果喝了酒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也难控制，这一点你可千万要记住！”

关雪羽轻叹一声道：“我竟然忘了这一点，又劳姑娘援手救助，真惭愧……”

“用不着客气……”凤姑娘微微含笑道，“说来说去，还是全在你内功精湛，要是换了另一个人，这一次怕是无救了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恭喜，恭喜！”

关雪羽苦笑道：“这种恭喜，我可是担受不起，姑娘何必取笑，倒是二度救命，恩重如山，却不知怎么回报，更增无限惭愧……”

“算了……我可不愿意听你这些感激话。”凤姑娘那双明澈的眼睛盯着他，“难道我这么做是为了要你心存感激，希望你回报我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”关雪羽道，“可是我却不能不记在心里……”“你大可不必。”

站起来踱向窗前，向着晨曦的天空看了一会儿：“这段日子你可好？”一面说，她缓缓地又回过了身子，大眼睛里透露着神秘的光彩。

“很好，”关雪羽又问道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？”凤姑娘一笑，“我永远是老样子。”

“什么是老样子？”

微微一笑，凤姑娘道：“你问的好！就是一天，一百天，一千天，都没什么不同，这就是老样子。”

关雪羽点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倒是认为你是多彩多姿。”“不，”凤姑娘摇摇头，“我可不是。”

“也许我不该多问，”关雪羽道，“姑娘可以不说。”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只是对你感到好奇，”关雪羽终于忍不住试探地问道，“姑娘离开七指雪山，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难道只是游山玩水？”凤姑娘低头一笑，眨了一下眼睛：“我说过游山玩水这句话么？”

关雪羽这才觉出话中有病，笑了笑略遮窘态。

“那又为了什么？”

“你真的不知道？”

“姑娘不说，我又如何知道？”

“那你还是糊涂点的好。”

停了一下，她回过身来坐下，微微含笑的眼睛盯着关雪羽，一会又把手支起来，托着下巴，妩媚中别有俏皮地望向关雪羽。“你既然已经知道我的出身，当然应该知道，雪山金凤堂的规矩，我此行的任务，是不能透露给任何人知道的，这一点，也得请你原谅。”

关雪羽道：“这也罢了，我知道你是不会轻易透露出来的，不过——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……”关雪羽慢慢地道，“即使你不说，我也应该猜出来。”

凤姑娘一笑，娥眉微挑，那意思是在说：是么？

“姑娘这次出山，我想是奉了凤七先生之命，大有问鼎中原之意。可是？”

凤姑娘笑了一下，未置可否。

关雪羽炯炯目神，逼视着她道：“据我所知，令尊凤七先生早有称雄武林之意，二十年前的那一次‘天地大会’其实已经表明了他问鼎天下的雄心壮志！”

凤姑娘明亮的一双眼睛，在他身上一转，哼了一声，半笑半嗔地道：“倒是看不出来，你知道的还倒不少呢，你才多大呀，二十年前的事情你都都知道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这与年岁无关，而且，我不但知道令尊曾经举办过这次盛会，其中细节也知悉甚清！”

凤姑娘道：“让我长点见识吧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那一次盛会，令尊原意是想夺魁的，结果人算不如天算，想不到却由于其中一位武林前辈的搅局，结果那次盛会，竟然中途拆散，没

有开成，那次对于你父亲来说，诚是大大失望之事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

凤姑娘心里想着一件事，微微点头道：“想来这件事必定是你父亲告诉你的了……你可知道那一位搅乱大会武林前辈的大名么？”

关雪羽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位前辈，便是有名的点苍派前辈元老红衣宫主任飘萍，姑娘大概不会没有听过这个人吧？”

凤姑娘微微惊了一下，若不是关雪羽现在提起来，她还一直蒙在鼓里，父亲似乎不大喜欢提起这件往事，她也就没有敢多问，一直是个谜团在心里闷着，现在被关雪羽一提起来，她才算有些明白过来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凤姑娘心不在焉地思索着什么，缓缓地道，“这位任前辈好像已经死了吧？”

“当然死了，早就死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问得好。”关雪羽道，“姑娘真的不知道？”

“当然，要不然我干什么还问你？”

她表情一派真挚，显然真的不知道这件事。

关雪羽微微一愣，接着他即明白过来，暗忖道：想是当年凤七先生作此事时手段过于毒辣，有欠忠厚，自然不欲让他女儿知道，哼哼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他岂能只手遮天？

想到这里他冷冷笑道：“既然令尊不欲让姑娘知道，姑娘也就不必再问了。”

凤姑娘道：“我偏要问，你说——”

关雪羽哼了一声道：“那么，我就告诉你，任飘萍是被你父亲杀死的。”

凤姑娘呆了一呆，微微笑道：“这也没有什么，试看当今武林中这些成名的人物，哪一个又没杀过人，包括你我在内，谁又能例外呢？”

“这不是一样的，”关雪羽炯炯双瞳，直直逼视着她，“令尊下手杀害任前辈全家上下，手段过于毒辣，非比寻常。”凤姑娘道：“愿听其详！”

关雪羽冷冷一笑道：“如果我所听见的传闻是真的话，情形是这样的，令尊找到了点苍山，和任前辈约定三场比武，任前辈以二负一胜败北，你父亲偏偏不服，约定两年后再行比过。”“不错，我爹爹的脾气确是这样……”凤姑娘笑着说，“他要胜一个人，一定要叫那人打心眼儿里佩服，后来呢？”

关雪羽哼了一声接下去道：“两年后，你父亲再上点苍，却发觉任老前辈不在点苍。”

“难道他们没有约好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”关雪羽道，“只因为任前辈直觉不是你父亲的手，又心知你父亲下手必重，惜命起见，这才特意避过，他原以为这样一来，等于自承不是令尊对手也就算了，哪里知道你父亲盛怒之下，一言不合，竟然将任前辈之红衣宫上上下下十二名弟子全数杀害，就连任前辈一名稚子也没有放过。”凤姑娘原本含有微笑的脸，这时不再笑了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任前辈回家之后，目睹着此一灭门惨象，痛不欲生，偏偏你父仍是放他不过，留有书信，约他一会，定要与他分个高下。凤姑娘看了他一眼，有意地作出一副笑脸。

关雪羽道：“任前辈在忍无可忍之下，按照你父亲约定之日到了七指雪

山，找到了你父亲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是自己来找死了。”

凤姑娘妙目微侧，斜斜地打量着他，这么惨烈令人发指的一件凶杀事件，她却偏偏不重视，希望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。

关雪羽长叹一声道：“你父亲果真杀了他倒也罢了，难道这件事你一点也不知道？”

凤姑娘欲笑又颦地垂下了头，把一头长发深深的垂下来，然后向后面一仰，唰，云也似的飘洒开来，随之，轻起玉腕，轻轻拢向颈后。

这番姿态确是醉人，明眸、皓齿、雪肌、玉项，衬着酡红的脸，朦胧似有情意的目光，激荡起浓重的青春气息。

她这里欲笑还颦地打量着对方，分明不欲关雪羽再说下去，偏偏关雪羽却视若未睹地闪开了眸子。

不知怎么回事，他的脸红了。

当他再次接触到她时，出乎意外的，凤姑娘竟然已经来到了他身边，就站在他面前。

“是怎么回事，到底还有个完没了，嗯？”一面说，轻起柔荑，落在了关雪羽发上，纤纤玉指在他浓黑的发际拨弄着。

“你？”

关雪羽像是触了电般地，陡然抬起脸来。

凤姑娘吓了一跳的样子，忽然收回了手，抱着一双胳膊，欲笑还羞。

两双眼睛接触之下，关雪羽终是无能发作，深深地把头又垂了下来。

“好吧，如果非要说出来才舒服，你就说吧！”凤姑娘笑态可掬地道：“我听着呢。”

关雪羽抬起头，再一次接触到对方那似有情意的一双剪水双瞳，由不住心里摇动，暗忖着不好，便把身子转向一边，却有一股热流直袭上来，这一番感触端的前此未曾有过，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。

“咦，你怎么又不说了？”

凤姑娘耸了一下眉毛，道，“刚才你说到任飘萍到了七指雪山，找我爹爹复仇，他们后来又怎么样了？”

关雪羽所以要把这一段传闻之事说出来，意在试探对方的反应如何，从而测知对方的动向与良知，却没有想到对方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却使得自己讳莫如深，似乎多此一说了。

凤姑娘那双妙目兀自瞧着他。

关雪羽也只好据实而道了。

“任前辈在七指雪山找到了你父亲，痛数其罪，容到二人动手较量时，这位前辈才发觉，敢情后堂观者甚多，俱是在武林中领袖一方的人物，显然令尊已经过一番事先安排，要在众人之前降服任前辈，以震群雄。”

凤姑娘一笑道：“说得神龙活现，好像是你亲眼看见一样。”

“虽不是我亲眼看见，但这一段经过，前后出诸二人之口，料非虚情。”关雪羽苦笑了一下，“这已经是多年前一件往事，你且姑妄听之……”

凤姑娘点点头道：“那你就姑妄言之吧！后来呢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任前辈终于敌不过你父亲雪山绝技，败在了你父亲‘雪花神功’之下。”

凤姑娘“唉！”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么说，他是万万活不成了。”

关雪羽冷冷一笑：“这就是你父亲聪明的地方了。”

他不说“卑鄙”而说“聪明”，显然是为眼前人留了情面。凤姑娘笑而不言，眨了一下眼睛，像是在说后来呢？

“在现场许多武林知名人物面前，你父亲雪花掌胜了任前辈的铁胎功力，并未加以凌辱，却说了许多承让的客套话。”

凤姑娘忽然插口道：“是么，我爹可不是这样的呢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正是如此，才足见令尊手段高明。只可怜任前辈在万般无奈之下，竟自在现场横刀自刎，一了百了，他死得好惨。”

凤姑娘闭了一下眼睛，待心中稍见平静之后，才看向关雪羽道：“多谢你告诉我这件往事……这也是我一直想要知道的，现在总算知道了，只是，我不大明白，你忽然告诉我这件事情，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由这件往事反映，可看出来，你父亲早已有问鼎中原的雄心。”

“你又说对了，”凤姑娘说，“好强要胜的心谁没有？只怕你也不例外吧。”

关雪羽点头道：“你说的不错，好强之心人皆有之，只是各人为达目的，所取的作风与手段却是大有分别。”

凤姑娘一笑说：“这也只不过殊途同归而已，好了，你还要再说下去么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因此，我据以猜想，这一次姑娘亲自出马显然是志在问鼎中原，说不定是为令尊从事开道先锋，不知是也不是？”

凤姑娘微微笑道：“如果我说不是，你未必相信，如果是呢，你又如何？所以我还是什么都不说的好。”

关雪羽轻轻一笑，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我真希望……”摇摇头，终觉不妥，也就没有再说下去。

凤姑娘点点头道：“你的希望我都知道，我们还是各行其事吧，而且，我劝你，最好别管我的闲事，倒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了你自己好，你明白吧？”

依然是春风满脸的美丽笑容，关雪羽却已能体会阴森的一丝寒意。

一霎间，凤姑娘的目光有如两把锋利的剑刃，直向着他逼视过来，竟使他陡地感觉出那凌厉的杀机。

像他们这类内外功力俱臻极境的高人，感触之微妙常常不可思议。

关雪羽一惊之下，情不自禁地生出了敌意。

自然，并非仅仅只有行动才能显示出敌意，一个眼神，或是一种内在的意识的反应，便能让他敏感的敌人有所体会。

两个人四只眼睛对视之下，凤姑娘忍不住笑了。

“不行，我们是朋友，可不能翻脸……再说，我们可没有仇呀。”

边说，她低下头“咕”的笑了一声，再次打量着关雪羽道：“是不是？咦？你在想什么？”

关雪羽讷讷地道：“我在想跟你同样的问题……在想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成为敌人？你曾经救过我……要是上天再安排我们成为敌人，岂不是令人痛心之事？”

“不会的……”凤姑娘摇着头，“除非是你，哼，你以为会么？我们并没有成为敌人的理由，除非是你故意跟我作对，那我可就看错了你……你会么？”

最后这一声“你会么？”恰又像是出自温柔的女子芳唇，与前一霎的冰

冷词锋，显然大相径庭，从而显示出她十足可人的一面。

关雪羽道：“我当然希望不会……好吧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再说下去，有件事你也许很感兴趣，姑娘知不知道金翅子又来了？”

凤姑娘微微一笑：“你也知道了。”

这意思显然表示她已经知道了。

“我已经见过他。”关雪羽讷讷地道，“而且，我们就又要再见面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凤姑娘由不住吃了一惊：“你们又见面了？”

关雪羽点点头，怅怅地道：“这一次我原可轻而易举地结果了他，为人世间除此大害，偏偏我竟然狠不下心。”

凤姑娘皱了一下眉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关雪羽苦笑了一下道：“我知道他武力奇高，只是上一次在麦家败在他手，却令我心中不服，总要再见一次，才能各尽所长。”

于是他随即把昨日在废堡与金鸡太岁过龙江邂逅之一段经过说出。凤姑娘确是吃惊不小。

等到关雪羽说完之后，她才幽幽地发出了一声叹息道：“你真是天下第一个大傻瓜……平白无故地放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。”

关雪羽冷冷地道：“难道说姑娘认为我应该在他酒醉之中，待机下手……”

凤姑娘摇摇头道：“那就在乎你自己了，见仁见智，各人的看法不同。你也可以捉住他，轻而易举地把他制住，就像他用毒恶的‘黑指’功力，伤害你一样。总之，那么一来，他也就非得听你的话不可，然而，现在……你却平白地失去了这个机会……”

关雪羽哈哈笑道：“我也许真的笨，但我此生却绝不愿乘人于危，那样作，只怕良心难安。”

“所以，你便要为他所制了。”凤姑娘掀动了一下眉毛，冷冷地道，“我就跟你不一样，对什么人用什么手段，如果我明明知道你是一个小人，我便当然不会用君子的手段来对付你。”

关雪羽摇摇头，叹道：“大丈夫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过龙江虽说居心狠毒，下手无情，倒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小人，要不然，那一日麦家上下，只怕无一幸免于难了。”

凤姑娘一笑道：“你真的这么认为？我却看他别有用意，如果你再次落在他的手里时，只怕活命的机会便微乎其微，信不信由你，你可曾与他定下了再会之期吗？”

关雪羽点点头：“不错。”

凤姑娘怔了一怔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关雪羽几乎已将说出就是明天，话到口边又再忍住，摇摇头道：“眼前就快要到了。”

他生恐一旦说出，凤姑娘基于义愤，横加插手，只怕这个架就打不成了。

凤姑娘那双明亮的眸子，在他身上转了一转：“为什么呢？我还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还要去……难道你不知道他的手狠心毒？要是你输了呢？”

关雪羽微微一笑，点点头道：“很可能我便命丧于此。”

“你以为只是很可能？”凤姑娘道，“如果你败了，你便是死路一条，他已经饶了你一次，这一次绝不会再对你手下留情。”

“我也不会再放过他，这一场就看我们的命吧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眼睛里陡地暴射出灼灼奇光，显示出他的倔强与好胜心切。凤姑娘原想要说一些什么，就在她触及对方眼神的一霎，心里微微一动。这种眼神她并不陌生，在她印象里，凡是属于那类武技超人的强者，似乎都是有这等神采的眼神，父亲不例外，金鸡太岁也不例外，这类人大抵都有一种共同的习性——绝不服输的性格。

自然，一个人天性里如果潜伏着这种个性，在面临生死选择时，你便很难晓以利害。

凤姑娘微微一笑，笑容里多少涵蓄着一些凄凉之意，她知道现在即使自己再图阻止，也是徒劳无益。

“这么说你已经决定要去了？”

关雪羽微微点了一下头，使他出乎意料的是在凤姑娘美丽的一双瞳子里，竟然包涵着深挚的情意。这倒是他以前所没有注意的，不觉心里动了一动，随即移开了视线。

“既然如此，我就什么也不必再多说了。”

说时，她缓缓地站起来，向着关雪羽点点头道，“我走了……”

关雪羽站起来说：“谢谢你！那就不送你了。”

凤姑娘已经走向门前，聆听之下，回眸道：“明天晚上我会再来看你，有两手剑法，要向你当面请教。”

关雪羽微笑道：“雪山剑法，天下无双，只怕我无能置喙。”

凤姑娘笑道：“如果真如你所说，那倒是好了，明天晚上我们再见吧。”这两句话，倒像是涵有深意，只是却未能为关雪羽所洞悉。

此刻，在他想到了明日午后与过龙江的约会，脑子里便只是与过某人的一番厮杀景象了。

午后的阳光分外灿烂，在此初冬季节里，尤其给人以温暖的感觉。

关雪羽踏上山道时，只见野菊笑脸迎人，野百合一片芳菲，沿途所见，多是秋日肃杀之气，此处却别开幽境，仿佛置身画屏。

前进十丈，来至一岭荒竹当前，惊起了半天鹧鸪，灰褐色的羽翼翩翩着腾起、升高，艳阳下，甚至于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些朱红色的斑点，在它们羽翼下，闪闪生光，奇妙的自然境界，奇妙的一切安排。

然而，这一切美景，对于眼前的关雪羽来说，都徒具虚然，视而未见。

仰视着蔚蓝的天，他长长地吁了一口长气，一只右手不自觉地便握在了剑把子上。

“过龙江呀过龙江，今天，我就要用这一口长剑，刺进你的胸膛内，否则的话，那就请你杀了我吧。”

他这里自己对自己诉说着，不觉热血怒张。

“黄通，黄通！请求你阴灵保佑，这一战我是落败不得的呀！”

一想到黄通临死前的那张脸，麦家上下堆积如山的尸身，他便不自禁地更加为之激动，恨不能眼前一步即跨向古堡，立刻与过龙江展开殊死之战。

偏偏这是急不得的事情。

所谓“神清意安”，上乘的剑道无不取得于“安逸”之中，神以御气，气以施剑，一个心绪不宁、情绪不安的人，休想能登入上乘剑术之堂奥。

关雪羽自然是深深明白这番道理，由是他特意地提前来到这里，在此后山先作一番吐纳调息的定神工作，之后，他一径登上山岭，来到了古堡废墟。

冷落的庭院，敢情是过于萧索了。

风势来去，落叶萧萧。

关雪羽一径来到了堡前，即只见对方过龙江的那个跟班儿祝天斗老远停在大树下，乍见关雪羽来到，清癯的瘦脸上，立时绽开了阴森的笑容。

“关先生，你老可真是信人，说今天来就今天来，我们大爷候着你老可有一会子了……”

“偏劳偏劳，祝管事，烦请你头里带路吧！”

说话之间，关雪羽已来到了近前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祝天斗的身手，前些时在麦家关雪羽已领教过，现在见面也得给他三分颜色瞧瞧，不要叫这奴才门缝里看人，把人给瞧扁了。

是以，就在关雪羽一步踏近之时，冷森森的一股剑气，已自剑匣开缝处透出，直向祝天斗正面袭了过来，后者显然打了一个哆嗦，向后面退了一步。

“关先生你这是？”

一脸的迷惘，打心眼儿里可是透着奇怪，怎么也不会想到对方会向自己出手，当然如果姓关的果真要向自己出手，还真是逃不过，这条命八成儿是活不成。

如非是打心眼儿里对关雪羽折服，他焉能会有这番恭敬神态，此刻被对方冷森森的剑气一逼，陡然间给他“大祸临头”的感觉，着实吃惊不小。

关雪羽自然无意加害对方一个奴才，只是他久仰对方主仆二人鬼计多端，生恐一上来不察，中了对方圈套，是以一上来用剑气把他镇住，一来是向他示威，再者警告他不得心有所图，否则可就怪不得自己剑下无情。

祝天斗自从麦家事故之后，才知道这个天底下除了他主子金鸡太岁之外，敢情强手还多的是，对于眼前的这位关先生以及另一位凤姑娘，他也是打心眼儿里害怕，又哪里还敢自作聪明地弄什么玄虚？

他原以为关雪羽会猝然地向自己出手，容后才知道自己纯属多虑。

关雪羽那只手只是紧紧握着剑把子，并没有拔出来的意思，那显然意在阻吓。

祝天斗望着他耸了一下肩，摊了一下手，表示自己无意侵犯，随即乖乖地回身带路。二人一前一后，向山道间登进。

大风呼啸着由树梢掠过，眼前已是古堡所在。

关雪羽随着前行的祝天斗一径来到了古堡正前方。

祝天斗闪身一旁：“我家大爷就在前厅，关先生请自己进去吧。”

关雪羽料非虚情，即点了一下头。

祝天斗后退一步，伏身地上，向着里面拜了一拜，只见他嘴皮翕动着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，随即又拜了一下，这才返身离开。

关雪羽虽听不见他是在说些什么，料想必是在向过龙江传递消息，也不放在心上。

这地方他日前曾经来过，称得上轻车熟路，此去正厅，不过一箭之地，料想着那过龙江必定仍在厅前等候，随即大步向前踏进。

前文曾说到这座古堡城池占地颇大，虽然多处破损，几乎已是废墟，但却掩不住其庞然气势。迈进了正面的一处隘口，即看见了笔直广阔的长廊前伸。

关雪羽脚下方一踏，耳边上即听见了一声冷笑，紧接着一人用着冰冷的口音道：“可是关朋友么？欢迎，欢迎！”

正是金鸡太岁过龙江的口音。

声音显然发自眼前，只是却不能够确定某个地方，关雪羽站住了脚步，抱拳道：“在下恭诚拜访，即请尊驾赐见。”

过龙江一声朗笑道：“足下倒不失是个信人，说今天来就今天来，我已经敬候多时，请自己进来吧！”

语音铮铮有力，像是来自天上，又像是散发四方，只凭这几句话，已可十足的显现出对方功力之炉火纯青，运吐真力，收发由心，巨细听便。

他似乎有意在测验关雪羽的辨听之力，故有意把话声分散四方。

关雪羽略一定神，已是胸有成竹，应了一声“遵命”，随即左右略一打量，舍弃正前面长廊不行，而向左面一道偏径直走下去。

只听得过龙江的声音，冷冷一哼道：“足下猜对了，眼前一直二偏三道路，各有去处，你又何必非要与我一会？我劝你另走别道的好。”

关雪羽听在耳中并不理他，继续前行，才行数十步，即见正前方岔生出大蓬野竹，竹枝蔓延，形成了半天屏障，他身子一步踏进，立时就感觉出大股劲道霍地向自己袭来，顿时由不住向后退了一步。

即听得过龙江的声音再次冷笑说道：“上天有路你不去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关雪羽，你原本可以暂时活命，你却偏偏要自行送上，这就怪不得我手下无情了。”

话声方歇，即听得“哗啦啦！”一阵子竹叶声响，眼看着乱竹丛间枝叶飞扬，宛若大风力灌，形成了一个大大的空隙，显然是为强猛的风力所冲迫而开。

当然这阵子风力并不是真正的风，而是发自那个人充沛奇妙的内力。

关雪羽首当之下，顿时衣飘襟扬。他却早已有备在先，直立在地面上的身躯，就像是打进地里的一根钢桩，丝毫不为所动。

紧接着，眼前这阵子奇妙的风力便为之缓和下来，四只眼睛也就交接在一块儿。

眼前是一小片竹林。过龙江端正的坐在椅上，身前一几，几上除了一盏香茗之外，还置有一柄形式古雅的长剑，杏黄色的剑穗子深垂地面，在风势里微微摆动不已。

这番情景，果如所言，过龙江在这里真的已等他很久了。他身着一袭雪白缎质长衣，显眼的是长衣之上所绣制的一杆墨竹，秀拔挺俊，望之几有出尘之感。

这个过龙江特意地打扮了自己一下，一头长发归回颈后，却在黑白参差的长发上，加扎着一条白绸子方巾，衬着他两挑剑眉，虎目燕颌，确是神武之极。

关雪羽尝过他的厉害，不得不特意加以防备。于是老远的便定下了脚步。

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

关雪羽一句话也不想多说，一只右手紧紧地握在剑把上，眼睛一瞬不瞬地端详着对方，大敌当前，他当然知道，只要有丝毫大意，就可能予敌人以可乘之机，此番动剑，若一着之失，便有性命之忧。

过龙江仍然是一派从容的样子，尽管他内心奔腾着怒火，外表却并不显著。

“那一天你来过了？”

“不错，来过了。”

“我喝醉了。”过龙江皮笑肉不笑地道，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醉倒。”说着微微摇头叹息一声，表示遗憾。

关雪羽静静地看着他，冷冷一笑，没有答话。

“你知道为什么？”过龙江一晒，接下去道，“像你我这等身手、功力，岂有醉倒之理？”

“但是，你却是真的醉了。”关雪羽缓缓地道，“虽然你所饮下的酒，历经百年，酒性奇烈，但是，你竟然事先没有料到，岂非失策？”

过龙江点点头道：“说得也是。”

紧接着他微微一笑，“人生难得几回醉，一醉解千愁，未尝不是美好之事。”

“只是你醉的却不是时候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恰恰在那个时候来到了你的身边，也看见了你醉后的失态，那天我本可以从容置你于死地。”

“但是你却没有。”

“那是手下留情，不肯乘你之危！”

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！”过龙江浓眉乍挑，脸现杀机地道，“你已经失去了杀死我唯一的机会，以后便永不会再有了。”

接着冷冷一笑，接下去道，“甚至于你很难逃过今日此刻，你可相信？”

关雪羽点点头说：“很有可能，至于是不是真的如此，却要比过才知。”

“不必要的，”过龙江伸出两根修长的手指，指着面前的长剑道，“我这口剑得自先师‘野参人王’所赐，剑名‘长根’，昔年在先师手上，终其一生，也只用过七次，从未落败过，后来落在了我的手上，也只用过两次。”

“第一次，”他微微闭了一下眼睛，“在金沙江，对手是百战百胜的‘长春子’邱迟，你可曾听说过这个人？”

关雪羽好整以暇地点点头，既然对方表示不急，自己也就不必急于一时。

“很好！”过龙江道，“那你当然知道他是剑道中的一流高手了，结果……”微微一笑，他接下去道，“很不幸，他败了！”

这一霎，他的眼睛睁得极大，目神里杀机隐现，他说道，“他死在我这口长根剑下！”

关雪羽点点头说：“啊，这却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，太不幸了！”

过龙江冷笑了一声：“江南奇人毛一山，是与我比剑的第二个人，你应该知道，毛氏曾自夸他的家学‘太公’剑法，举世无双，结果他败了，一样死在了我的剑下。”

关雪羽轻叹一声，点点头道：“由此可见尊驾剑法之出神入化，只是你所说的以上二人，又与今日你我比斗之事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当然有关！”过龙江面色沉着地道，“这是在告诉你，我这口名剑，有着不朽、从来也不曾败北的光荣历史，这一次也不会例外！”

说时，他缓缓地由座位上站了起来，一只手在欠身站起时，已把搁置在矮几上那一口“长根”古剑握到了手上。这个姿态极其微妙，几乎在同时，他的一只脚尖，已把那个先时置剑的矮几挑飞而起。

“呼！”一股疾风，随带着那只矮几腾空直起，在空中猝然疾转，势如旋风，待到落地之一霎却又是轻若无物，转得一转，随即不动，令人吃惊的是，几上原有的一只杯盏，敢情竟似原封不动地钉在桌面上，非但不曾打翻，

甚至于杯中茶水亦不曾溅出少许。

这般功力，关雪羽是省得的，若非具有极其精湛的内功，再辅以混元一气之功，两相运用，万难施为。

过龙江在举腿飞足间，竟能把两股功力混合运用得如此烂熟，端是惊人之至。

战局一经展开，当无和平余地。

金鸡太岁过龙江手握长剑，一双眸子灼灼闪着精光，这一霎已然是满脸杀机。

“关雪羽，你拔剑吧！”

关雪羽微微感觉到有些奇怪，对方居然忽地对自己改了称呼，变得以礼相待，这就显然意味着不是什么好兆头，所谓“先礼后兵”，只看看他脸上进现杀机，就知他内心之恨恶程度。

关雪羽手压剑柄，慢慢地把匣中长剑抽了出来。

他这口剑得自燕门家传，剑名“青桑”，亦是宇内闻名的名剑之一，较之对方那口“长根”并无丝毫逊色。

所谓红粉佳人，宝剑烈士，什么样等次的人，用什么样等次的剑，似乎已是铁的定律。一个武技泛泛的平常人物，绝对不配享用一口上好的名剑，如强而据之，只怕反罹奇祸。

是以，你只须看这人佩带的宝剑，便可知这人的身手甚至于这个人的身份，大致八九不离十。

准乎此，眼前关雪羽的这口青桑剑一经展出，识货的过龙江顿时便有所警惕。

只见他长眉微抛，频频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……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足下所使用的这口剑，便是天下七口名剑之一的‘青桑剑’。”

关雪羽不得不佩服对方的见识过人，聆听之下，他涵蓄地点了一下头，证实不错。

他原本不打算让对方摸清了自己门户，现在既为对方认出了手中长剑，再想隐瞒便是万难。

果然，紧接着过龙江便发出了一声朗笑。

只见他抱剑在手，神情恍然大悟地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足下原是燕青峰燕字门的高士！失敬，失敬！”

关雪羽不便否认，点头道：“我只当你早已看出，这就请赐教吧！”

话声出口，手中剑双手力握之下，缓缓向前伸出，俟到剑锋直伸不能再进之时，才又缓缓收回了，忽地剑尖一翘，向上扬起。

这便是燕字门独门创出的起手之势。

“好！”过龙江一声朗笑，道，“贵门今掌门人燕追云，乃是我久仰之士，久欲一会，惜无良机，想不到今天在此，竟然会见了他的门下高手，也算是机缘难得的了，废话少说，这就请你放剑过来吧！”

话声方顿，右手轻振，已把鞘中长剑执在手中。

他这口剑既名“长根”，显然较常剑为长，连同把手总在三尺五六，只是看来剑身细窄，不过二指来宽，剑上光华银白，有如镜面，略一抖动，势若银蛇，时发轻啸，望之如秋水一泓，不试其锋，已可猜想出其犀利程度，端的好一口宝刃。

过龙江长剑在手，手腕轻振之下，空中一连爆出了三朵剑花，由是大片

光华，随自剑身上纷纷射出，刺得人眼花缭乱。

只见他左手捏着剑诀，当胸一竖，右手长剑随便的向右方一撇，便自拉开了门户。

关雪羽原打算由他起手之势里，看出一些门径，可是对方缜密得很，竟是看不出他一些儿门道儿来。

前此在麦家，双方是施展内气功力格斗，这一次的情形却大为不同。但只见两口长剑上光华闪闪，显然各人俱是把充沛的内力贯之于剑身之上，冷森森的剑气，互为消长的充斥于现场内外。

地上的残枝败叶，在剑气的充斥之下，首先纷纷四散开来，剑气就像是一蓬四散开来的细小钢针，如果本身功力不足以抵挡的话，只在这上来一冲之下，便难以全身而退，所幸敌对的双方，俱当得上剑术的名家，一流内功高手，这一番剑气消长，只不过在彼此探讨虚实，以便接下来时乘虚而入。

关雪羽移动双脚，微微向左面迈开了一个弧度。

过龙江霍地向侧面跨出了一步。动作恰如关雪羽一般快慢，一空一补，仍如原样。紧跟着这个动作之后，过龙江一连向前推出了三步，手上的长剑平执着，缓缓向前推出。

这一剑如果在外行人看来，实在毫不起眼，丝毫没有惊人之处，非但不足以惊人，简直令人匪夷所思，莫测高深。因为如此缓慢的剑势，给人的印象是既不能伤人，更不能自防，因为敌人如果快剑来攻，则又何将自处？岂非手足失措？

然而，实在情形却大非如此。

这一剑敢情功力高奥，大非寻常。

随着过龙江缓缓推出的剑身，大蓬的剑光，有如一天寒芒，纷纷四散开来。

敢情，那森森剑气随着过龙江的剑身之上喷射直出，如寒雾罩身，随着过龙江递出的长剑，直向关雪羽逼近。

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。

如果你是一个木头人，或者是一个石头人，你当然无从体会，然而作为血肉之躯的人，感受可就不同了。

对方这蓬无形剑气，恰似一具无形的枷锁，紧紧压迫着关雪羽贴身四周上下，如果他仅仅直立不动，尚还难以体会，只稍微一移动，便觉出寒气刺体，若是继续移动，对方锋利的剑锋，便会借助于先时的感应，就势刺劈而出，迅于发难，由于感触的微妙，每在动作之先，令人防不胜防。是以如果不能洞悉抢先，在你出手之前，便先已受害于对方凌厉的剑招之下，确实厉害十分。

关雪羽自然明白，是以，就在对方剑气压体之下，暂时保持着镇定神态，一动也不动。

随后，他才缓缓地把本身内功力道逼向剑身，透过剑身，徐徐向外散开来。

过龙江点点头冷着脸道：“燕门剑术，果然有过人之处，哼哼，何以还不放剑过来？”

关雪羽聆听之下，报以冷笑，却未说话。

他知道现在已到了紧要关头，只要一开口出声，很可能真力外泄，对方也就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，以自己的功力，虽然不见得就可使对方得手，但

是又何必让对方称心如意？偏偏就不给他可趁之机。

大风继续呼啸着由竹梢上掠过，唰唰竹声中，散落下满地落叶，天光映照之下，摇荡出一天的碧影。

双方兀自在僵持之中。

凡是施剑的人，越是个中高手越能体会出这第一剑最是难以出手，这一剑的危机也最大，是以剑术之中，对于出手的第一剑特别重视，万万草率不得。

正因为如此，眼前的关雪羽、过龙江才会显得这般慎重，迟迟不与出手。

然而，随着时光的消逝，出手的时机也就愈加显得紧迫，似乎不能够再拖下去了。

关雪羽虽观察良久，却始终也捉不住出手的良机，心情未免有些波动。

过龙江却像是一只沉着的鹰。一只怒鹰翱翔在空中，找寻地面上的猎物时，是特别有耐性而沉得住气的，只是一待他发现到地面上的猎物时，便会毫不犹豫进侵，立刻出击。

眼前的过龙江便是这样，出剑之先，他显得是那么沉着、谨慎，一待剑出之后，便将是疾如暴雨怒涛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，双方已经变换了一个位置。

忽然，过龙江扬起了手中长剑，银虹乍闪，冲天直起，关雪羽也就不再迟疑，把握着这一霎，奋袂直上，手上的青桑剑也由下而上，劈出了一个斜度，这一剑有如长空奔电，又似神龙剪尾，剑光卷处，直向着过龙江整个上半身斩劈过去。

金鸡太岁过龙江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整个身子一个倒翻，倏地拔空而起。

先前那一剑，关雪羽只是一个诱敌的虚式，目的在诱发对方的雷霆万钧一击，从而便可在其中窥出门槛，接下去的一手，才是实力所在。

眼前这一霎，确是惊心动魄。

关雪羽出剑如电，过龙江闪身如波。眼看着关雪羽划出的剑光，在一定的弧度里三起三伏，一径地呼啸着拉了开去，过龙江的身子，竟然能够追随着对方的剑势，一如其状的三度起伏，一人一剑，乍看起来，几乎揉成了一团，直到关雪羽的剑势完全拉开来之后，才知道敢情这一剑走了空招。

邂逅疯华佗 灵药赠少侠

落日余辉里，过龙江身上白衣闪灿出一片刺目白光，整个身躯看上去柔若无骨，随着关雪羽拉开的剑势，成为环状坠了下来。

关雪羽一剑走空之下，大吃一惊。

此时此刻，过龙江的忽然来到，势若狂风怒涛，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。

像是一枚突然滚过来的铁环，过龙江整个身子，其实就是一个圆圈，猝然而临，势若旋风，一俟来到了近侧，其时已走避不及。

一弯长虹，闪自过龙江这个滚动的人球，这一剑看是光华一道，容到眼前的一霎，忽地幻化为三，成了三段剑影，劈一挂二，直向着关雪羽正面猛力劈下来。

关雪羽一招失手，心知不妙，却没有想到对方剑势如此诡异莫测。

眼前情势，躲闪俱感不及，便只有实接硬架之一途。

一念之兴，掌中剑运力一抖，就势向外挥出，只听得“呛啷”一声脆响，双剑交锋之下，关雪羽格开了对方的一剑，紧接着利用后弹的力道，快速地向左面挥出，“当”一声脆响，格开了右侧面的一剑。

双剑交锋的当儿，关雪羽这才感觉出对方沉实惊人的臂力，然而这还不足为患，却有一道阴森森的剑气，蓦地闪出，直向他左心窝处疾刺而来。

以关雪羽之机智身法，对于末后这快速闪出的一剑，竟然无能防范，一惊之下，由不住吓了一身冷汗。

危机一瞬里，忽然想到了燕门绝技“七十二手燕子飞”中救命一招——“燕起秋波”，在紧迫一瞬里，陡地挥出左掌，直向对方来犯的长剑身上按去。

这一手显然出乎过龙江意外，不禁为之一惊。

掌剑接触的一霎，激荡出清脆的一声剑鸣。

似乎就借助着这些微力道，关雪羽已野鹤振空般地腾了起来，在空中一个快速的疾滚，呼噜噜夹带着大片的衣袖带风之声，已闪出了两丈开外。

当真是险到了极点。

落地之后的关雪羽，虽侥幸没有为对方剑势所伤，却也吓得面色苍白，一颗心通通直跳，这才知道对方非但一身内外功力惊人，即以眼前这手剑法而论，显然亦在自己之上。他原来对于本身的剑术自视极高，想不到与对方一经接触之下，才知道自己仍然不是对方的敌手，一腔热念陡地降落冰点，内心之沮丧惊悸，真个到了无以复加地步，一时只管瞠目看向对方，作声不得。

眼前人影轻闪，过龙江已来到眼前。

“我几乎忘了，燕字门的‘七十二手燕子飞’剑法，确是高明之至，有幸既然相见，总要我长长见识。”

话声一顿，掌中长根剑已居中劈下。这一剑看似四平八稳，居中而下，直向关雪羽头顶正中劈下来。

然而关雪羽有了前车之鉴，却不敢再作如是想。

想念之中，他一面再提真力，贯注于剑身之上，并不急于迎架对方的剑身，足下前跨一步，陡地一剑直向着过龙江咽喉上力刺了过去。

这种以进兼防的剑招，确是厉害，况乎剑身之上真力贯注，不要说真的被扎上性命不保，就是为剑上光华沾上一些也不是好玩的。

过龙江何等精明之人，看到这里冷哼了一声，心中不禁暗吃一惊。

所谓“一人拼命，万夫难当”，正是说明了一个人气势逼人。

眼前关雪羽因眼见过龙江剑法了得，自己只怕不是对手，生死攸关，说不得也就存了破釜沉舟的决心，集全身功力于眼前一役，是以剑势一出，大异寻常，过龙江亦不得不及时回避。

两口剑在极端险象里，“叮”的一声互相交接。

那只是微妙的一式交接。

交接之处只是剑尖部位，由于力道沉实，一触之下所生的反弹劲道至为强猛，两个人的身子，乃像风中燕子般忽地腾飞开来。

关雪羽把握住这一刻良机，猛可里在空中一个倒剪。

“呼”一声，反欺而上。

这一式大悖常情，快到了极点。

原来关雪羽目前虽然未能全部习会燕家七十二手飞燕剑法，却也精通过半，眼前这一剑即是剑法之中“风雨燕归来”之一招。

“呼！”随着关雪羽拉出的一只右手，这一剑有如银虹倒卷，却于丈许长虹里，卷起了一天剑雨，猝然而临，使得过龙江全身上下，俱在剑雨覆盖之中。

即使以过龙江如此能耐之人，在骤然面临着这等剑势之下，亦不禁为之大吃一惊。

总算他身手确实有过人之处。

随着关雪羽腾起的剑势就空一个疾流，白衣如云一般霍地张了开来，隐藏在长衣内的肉身，这一霎间，竟像是变得异常的薄小，几乎是薄薄的一片，这等收气御风之功确是武林中极不易见的身手，更难能的是，他竟然施展得如此自然，乍看起来，简直与长衣合为一体，随着关雪羽展出的剑势在空中作一定的波浪移动，那么疾猛的剑势，竟然会走了空招。

随着关雪羽展出的剑势，但只见一片白光闪过，却将对方那雪白长衣的下摆，斩下了巴掌大小的一片。

然而作为动手拼命来说，这一招显然是失败了。

金鸡太岁过龙江一声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纳命来吧！”

话到剑到，快到无以复加，即使以关雪羽那等功力之人，亦无能看清，他这一剑的出势，随着过龙江极为轻灵的一个前跨之势，掌中剑笔也似地直抖了出去。

这真是精妙绝伦的一剑。

随着一缕尖锐的剑风，笔直的直刺而进，虽然是四平八稳的一剑，却令人万难躲闪，妙在他的时间部位准头，三者配合得天衣无缝，简直无懈可乘。

这一剑过龙江手狠心毒，直取对方心脏。其实是他早已处心积虑的一招，终于得逞。

然而，最终的结果，却难免令他大失所望。

锋锐的剑尖，在刺中对方心窝的一霎，想象中原应该是“噗”地一声，事实却并非如此，代之而出的竟是有如拨动琴弦“叮”然一声。

过龙江掌中那口长根剑，非但未能将对方身上刺穿，竟反弹了回来。

显然是在对方身上长衣之内，另外有物件防体。

过龙江不禁为之暗吃一惊，关雪羽绝处逢生，亦由不住为之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当然，关雪羽肚里明白，要不是自己内里穿着那一件“飞燕护心宝甲”，眼前这一剑定当一命呜呼。

饶是这样，由于对方这一剑力道至猛，虽然仗着护甲的反弹之力，将对方剑上力道化解不少，余下的劲道犹有可观。

顿时，随着过龙江长剑力刺之下，关雪羽整个身躯蓦地腾空直飞了起来，这一个后退的势子，一半由于过龙江剑上的力道，一半是借助于关雪羽本身的用力，如此一来才算是把对方猛锐的穿刺之力化解干净。

容得关雪羽的身子落定之后，才意外的感觉到，敢情此身竟然站立在一方峭壁当前。

这座古堡原本就建筑在高山之巅，四面悬空，只是占地甚大，处身堡内，万难体会，落足堡外便自不同，原来环峙古堡四周，种植得有万竿修篁，关雪羽这一奋力腾起，便超越于竹丛之外，一面是强敌在侧，另一面是万丈悬崖，可真是进退维谷，左右两难。

过龙江原本可以一剑结果对方性命，却没有想到对方身上竟穿有护心宝甲，时不我与，一招之误，竟使对方得能逃过而有活命之机。

当然，他是绝不能就此甘心便放过了对方，冷笑一声，紧接着腾身而起，“呼！”一声，一掠数丈，紧循着对方腾起的身势之后，落身于竹林之外。

关雪羽仗宝衣保住一命，内心余悸犹存，这时乍见过龙江如影附形而至，犹自不肯放过自己，既愤又惊，怒啸一声，脚下力点，“嗖”地欺身而近，他掌中剑向外挥处，闪出丈许长短的一道银芒，斩上削下，划出了一个“乙”字，直向过龙江上下齐斩过来。

这一剑由于关雪羽悲愤在心，自是出尽全力，凌厉的剑气之下，迫使过龙江不得不为之暂时后退。他这里方自闪身而避，关雪羽已陡地折过身势，随着凄厉的一声长啸，直向着万丈悬崖下纵身而逝。

随着关雪羽投落的身势之后，过龙江再一次的快速闪身，来到崖边。

目光所及，但只见云霞片片，苍苍茫茫几乎将整个崖口封锁，哪里分辨得出对方一些踪影。

这一手显然又是出乎过龙江意料之外，以他那般杰出的轻功绝技，对于关雪羽投身悬崖之举，也是不可思议，关雪羽必然是只有死路一条。

然而，过龙江却又不能断然判定，作如此想，一时在崖前踱来踱去，苦苦不得良策。

自他出道以来，会见过扎手厉害的人物不知凡几，却没有任何一个像眼前关雪羽这般令他作恼头痛。这一霎，他目注着云霞满遮的涧底，亦不知是悲是喜，抑或是另有伤情别绪？

他武功奇高，目空四海，当今天下除了有限的一二元老人物之外，几乎没有一个人看在他眼睛里，百战百胜，所向披靡，金鸡太岁盛名之下，天下更是无一畏惧之事，无一可怕之人，然而这一霎间，关雪羽这个年轻人的影子，却在他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……

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触，当他俯身向着崖下云雾怅望时，下意识里，总是认定关雪羽这人还没有死，虽然这个可能性是极其微小……

极其微小，并不是等于零。

俗语说得好：人本该死，五行有救。听来像是无稽，其实若非身历其境者，万难体会。

总之，当关雪羽饱受虚惊，不胜狼狈地逃得活命之后，回首方才经历之

事，简直匪夷所思，像是梦幻，其实却又是再真不过的事实。

当时的情形发生得太快，天下事也往往就是这么巧法，关雪羽投身悬崖的一霎，是因为他发现到半岭崖间岔生有一截松枝，以他的轻功造诣，足可用以借足，强敌在侧也就不欲多思，随即纵身投落。

哪里晓得，容到他身子方自纵落，那棵岔生的松枝即刻为波诡的云雾所遮住，是以后来的过龙江虽然仔细注视，却亦看不出一些端倪。

再往后的情况，想来虽是迹近神奇，不大可能，其实却也并不太困难。关雪羽挟持着他杰出的轻功、内功，运用着两手两脚，一路施展出“壁虎游墙”的绝技，在平如刀削的峭壁间沉实前进，约莫大半个时辰，终于攀上了侧面偏峰。

容到他爬上峰头，俯身地面，这才觉出全身像面人儿一般，真的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如果说这座峰头再偏高一点，只消再高出丈许，后果便大堪忧虑。

在地上足足躺了半个时辰，才算恢复了一些气力，看看自己这副样子，真跟要饭的差不多，两只手掌多处都已磨破，身上衣服那就更别说了，再加上湿淋淋的汗水、泥土，就像刚从阴沟里爬出来的那份德性，好在是天已经黑了，荒山野岭间也没人注意，一个人摸着黑往山下行走。

猛可里吹过来一阵透体的寒风，关雪羽由不住打了一个寒颤。

附近草丛间“哗啦”的响了一声，像是什么人藏匿其中，关雪羽一惊之下，陡地拔出了长剑，却只见一条黑影穿出来，敢情竟是一只山狼，一径的落荒而去。

关雪羽由不住怅望着黝黯穹空，发了一阵子呆，叹息一声，这才把那口青桑长剑收入鞘中。

他这里自己唤着自己的名字，感伤着道：“燕雪呀燕雪，你本是不可一世的剑门人物，一向自负极高，想不到遇见了这个过龙江，竟而两度亡魂，险丧性命，今夜落拓至此，诚是丢尽了燕家门的脸，此时此刻连一只小野狼也能吓得我心惊胆颤，传扬出去，只怕江湖四海也无容我燕雪立足之处了！”

说着说着，只觉得一阵心酸，几乎落下泪来。

夜风呼呼，吹得他衣襟飞扬，猎猎作响，先时为汗水所沁湿的薄衫，此刻给冷风一袭，越加的不是滋味，再加以身上多处为锋锐的石面割破，寒风袭下，简直像是刀割的一般。

然而这许多的疼痛，却都不比他内心的创痛来得更厉害，呆呆的停立在一堵山石之前，他的一切感受都仿佛为之停顿而麻木了。

对他来说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所感受的奇耻大辱，想到悲愤之处，真恨不得就着眼前大石一头撞死算了，猛可里他拔出了长剑，向着迎面大石，一阵疾风聚雨般地劈砍，霎时间石屑纷飞，溅了一天，落下的碎石屑，就像是冰雹般落向四野。

他这样像疯子也似的发泄了一阵子，独自个坐在当地喘息不已，经此发泄之后，心里才像是舒坦了一些，再看手中剑，兀自青光灿然，这般猛砍硬磕，却不会想到是否会伤及心爱宝剑？这时冷静下来，好不心疼，当下小心的把剑身拭抹洁净，仔细观察一会，幸无片毫损伤，家传名剑毕竟不同一般。

想到了方才之事，总算万幸，如果自己来前没有穿上那件护心宝甲，此刻料必已死在了对方穿心剑下，再者，奋身投崖之时，如果没有看见岔生崖畔的那棵古松，一脚踏空之下，更是焉能还有命在？该死不死，显然冥冥中

另有安排。

想到这里，他不禁雄心顿起，暗中咬了咬牙，自忖着只要自己此生不死，终必能练成绝技，再一次找过龙江分一胜负。

他心里这么盘算着，便自还剑入鞘，一步步续向山下行去。只是这一霎脑子里，尽自都是过龙江的人影，尤其是方才双方比斗时的那些动作过程，此刻想来，极为清晰，一幕幕由眼前掠过，想到了对方那招狠厉的一剑穿心，兀自由不住心有余悸。

他虽不似过龙江那般自负过人，目空四海，但是凡武功练到了一定境界，确实不易服人倒是真的，但是一想到金鸡太岁过龙江那般身手，却不能不令他暗自折服。

越是这样，便越加的激励起他的雄心壮志，不只一次地为自己许下心愿，此生今世，当以打败这个过龙江，为第一要务，这样发着狠，心里真个便似舒坦多了，不知不觉，回到了落脚的客栈。

华灯初上，栈房里来往客人甚是熙攘，关雪羽自忖着这副样子实在见不得人，便绕到了后街小巷，纵身而入，摸着黑来到了自己的居住的这片院落。

他性喜安静，每一次居住客栈，都煞费周章，特意地要店家安排静室，一来便于自己练功，再者为的是逃避乱器的酬酢，就像眼前他所居住的这个地方，便是闹中取静，小小的院落里，只有三间静室，其中两间是空着的，关雪羽占住一间，独享这满园秋色，倒也有一分恬静。

然而，他似乎就要失去这份恬静了。

当他一步踏上廊道时，意外地发觉到，紧邻着自己的那一间客房，现在竟然有人居住了。

原因是这间房子此刻竟亮着灯。

微微愕了一下，心里不免有气，记得当日来时，他早已与店家说好，这里不再收受外客，自己情愿多付些钱，想不到却是变了卦，原想立刻去找寻店家理论，想一想自身此刻之狼藉模样，实在是见不得人，暂且隐忍不发，明天再说。

想着，他便特意地放轻了脚步，继续前行。

一阵清雅的琴声，随着微风隐送过来，声音里透着凄楚古雅。

先时，当他一脚踏入院墙时，便仿佛听见了这阵子琴瑟之声，事属平常也没有留意。现在，当他再次听见时，情形便自不同。原来琴音发处，正是自己这位新来的邻居。

弹琴弄瑟的人敢情不是凡俗之辈，这乍入耳际的三擘四划，已是大有余韵，声调古雅，正是引人入胜。

“哦，”关雪羽一步站立，不免神驰，“这是什么人？竟有此功力造诣？”

一念之兴，便不禁把先时怨忿之心打消了一半，若非眼前龌龊，真恨不能直趋造访，倒要见识见识对方这是何等人物？

只是现在，他却宁可保持着一副属于自己的寂寞，虽有诧异之心，想过也就罢了。

进屋亮灯，一番清洗之后，换上了一套干净的衣裳，这才像是真的舒畅不少。

“不才愧我非名士，可喜卿能作解人”，那阵子幽雅含有古韵的琴音，自一开始就若即若离的响着，对于此刻的关雪羽来说，实在是一种心灵上最恰当的安抚。

斜倚着倦躯，原应思睡的神情，却意外在此缕缕音韵里，得到了振奋、亢进，敢情是欲睡不能了。

昔蔡中郎得桐木而制琴，乃名“焦尾”，自此而后，这门乐艺便屡有进展，发展至今，堪称洋洋大观，极不简单，良琴择主而适，佳士亦非良琴而不乐，诸此自不比一般巷坊凡俗，大抵而言，擅琴者必得弦外之音而佳，否则便落俗矣。

关雪羽于此道虽然算不上一流之境，却也得窥堂奥，说得上一个知音，正因为如此，这乍然飘临的琴音，才令他格外感觉亲切、惊喜，平心而论，对方于此琴艺之一途，却是较乎自己更高明多了。

眼前这人显然既琴又瑟，尤其难能，所谓“琴传而瑟不传”，是因为擅琴者多，而懂瑟者稀，合琴而瑟者更少矣，这人必将是右手挑琴，左手弹瑟，左右互换，一樽满俯，谓之“珠玉满怀”，寓意于白香山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之典故也。

过去在青燕峰，关雪羽常见父母双合琴瑟，那才是叹为观止。晋朝的杨泉曾说：“琴欲高张，瑟欲下调”，是因为瑟声偏高，不慎便将夺琴声，故只能取其幽，至于所弹之曲，琴如是，瑟亦如是，同声相应，才能配合无间。

有了这番认识，关雪羽此刻再听隔室人所和琴瑟，更不禁大为饮佩。

他所以猜测隔室只是一人独奏，并非二人配合，那是因为由相同无际的指法中听出，一个“小间勾”接下去一个“大间勾”，魂魄相依，听起来真个回肠荡气，接下去的一段大四走弦“大漠风沙”，更不禁把关雪羽听傻了。

正因为这一曲“大漠风沙”也是他父母喜爱的曲子，此时听起来便越加的感到亲切，当日父母双合此曲时，曾使他叹为观止，直认为当今人世，再无人能与之抗衡，而眼前这陌生客人的造诣，更像是较诸父母犹上一层，令他惊异的是只闻曲韵的抑扬曲折，一擘一划都似与父母一般。

他这里正自如痴如醉，弹者更似难能自己，陡然间音歇飞吟，所谓“弦瑟欲断，声声按木”，琴瑟道中得此“奇”境者，实不多见。

关雪羽忍不住脱口而出，轻轻的喝了声彩！

彩声方自出口，隔室的琴瑟声蓦地中止，弹者用了一手轮指，乱音一转就此打住，却听得隔室传来了一声冗长的叹息，就此归于寂静。

关雪羽心中甚是后悔，只道是自己一时孟浪，大意失声，败坏了人家清兴，那一声叹息，多半是为此而发，想要到隔墙说上几句道歉的话，只怕益增唐突。

“算了，今夜晚了，明天再说吧！”

心里这么想着，便过去拨暗了灯光，顺便打开门扉向隔壁看了一眼，却只见银红的窗户纸上映着一个高髻长髯的老人形影，不过是匆匆一窥，紧接着那房里的灯光便自熄了。

关雪羽益发地觉出无趣，方要把门关上，只听得一声女子的口音说道：“慢着！”

暗影里人影一闪，一个高挑的窈窕身影陡地现身眼前，只须瞄上一眼，关雪羽便立刻认出了她是谁来。

“凤姑娘？”

“是我，”一抹笑靥展显在凤姑娘脸上，“抱歉，这么晚来造访，我可以进来么？”

“这……请！”

凤姑娘一笑，进入屋内。

关雪羽走过去，正欲剔亮了灯。

“不用，难道你忘了，我是不太喜欢亮光的……”

关雪羽点点头，回身坐下。脑子里记起那一次在麦家晤谈时，果然是置身于黑暗之中，比较起来，今夜还算是亮的了。

“你的命真大，居然还没有死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恭喜，恭喜！”说时，凤姑娘那一双充满了睿智、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在他身上滴溜溜转了一转，浅笑着点了一下头。

“看来还算好，只不过破了几块皮，有些擦伤罢了。”

关雪羽奇怪地道：“你都知道？”

“嗯，知道的不少。”她唇角带着一丝神秘的微笑，“我知道你见着了过龙江，两个人在竹林子比剑，你败了跌落悬崖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微微闭了一下眼睛，缓缓地又睁开来，颇有怨意地白了他一眼，接下去道：“害得我饱受虚惊，白忙了一场……”

“白忙了一场？”

关雪羽一时被弄糊涂了。

“怎么不是？”凤姑娘说，“我得着了讯儿，特地带着几个人，灯笼火把，在山洼子里一阵子好找，连个影子也没找着，可是我还是不死心。”

大眼睛转了一转，怨叹一声，她才又接下去道：“待他们回去以后，我一个人又施展轻功，登上峭壁找了半天……咳，那可是真吓人，差一点连我也活不成了，山又陡，壁又峭，连个借力站脚的地方都找不着，隐约看见了生在半壁间有几棵松树，我心里就求神说：阿弥陀佛，好歹要他掉在树上就好了……”

关雪羽报以微微一笑，掩不住眼神儿里的感激之情。

凤姑娘那双剪水双瞳，似嗔又娇地扫了他一眼，哼了一声，接下去道：“我心里是这么祷告了，可就是没法子能爬上那几棵树去，设法子就拣了几个小石头子儿往树上乱发一气，丢了半天也没有回音，可见得你不在上面，这才失望地回来。”

顿了一下，她幽幽一叹道：“这样就只有两个可能了，一个是你已经脱险返回客栈，另一个便是凶多吉少了，我心里可是乱极了。”

在关雪羽印象里，这位姑娘还很少说过这么多话，一喜一嗔，跃然脸上，表情真挚，丝毫不带做作。

在说到“心里乱极了”那句话后，忽然觉出了有语病，脸上由不住有些发臊，正巧关雪羽正在注视着她，她便把头转过一边，看也不敢再多看他一眼。

关雪羽苦笑道：“多谢你的关怀，你倒是真的没有猜错，也幸亏那几棵树才救了我，只是这些事你怎么会知道的？”凤姑娘眨了一下眼睛：“因为我要知道……你信不信？只要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，我就一定会知道。”

关雪羽倒也不太惊奇，这句话如果出自一般人嘴里，也许是夸大其词，但是出自这位来自“七指雪山”凤姑娘的嘴里，便不足为怪。

由方才对方所说的话中推测，关雪羽已猜测到凤姑娘现在身边颇不寂寞，似乎已经聚集了不少人，早先在临淮关他曾听过一个传说，说是这位凤姑娘已收服了闻名的皖北大盗“沈邱四老”，据说这四个人甘愿听其驱使做任何事，他虽听知，却并未加以证实，这时由凤姑娘语气里，显然是煞有介

事了。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凤姑娘一双澄波眸子，直直地注视着他。

关雪羽摇摇头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接着他轻轻发出了一声叹息，由衷地看着她道：“姑娘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却愧无所报……每一想起，便增无限遗憾，我只望有一日能为姑娘做些事……免去我心里的歉疚，但愿能达到这个志愿才好！”

“你别……啦！”凤姑娘听到这里，情不自禁地低下头笑了，嚤嚤地笑了两声，又再抬起头来，“求求你以后别再说这些话了好不好？酸不拉吉的，噢，我差一点还忘了，听说你还是个念书的，还中过举子呢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关雪羽摇摇头说：“我不想谈这些，就算是吧！”“啊，那可是好！”

话声里充满了兴奋。

接着她拍了一下手说：“你刚才不是说想要报答我对你的什么恩……吗？现在机会来了……”

也不知道她脑子里转的是什么念头，只见她一副喜不自禁的样子，挑着眉，睁大了眼，满脸喜孜孜的样子。“你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嘛？”

“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事。”

关雪羽无奈的样子，心里却几乎已猜出是什么事了。凤姑娘摇摇头，乐不可支地道：“我一高兴就糊涂了……是这么回事，我爹从小就骂我不喜欢念书……性子太野，说我像个男孩子，只是天知道……可谁又来教我呢？……这一下机会来了，我可找着人了。”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”关雪羽说，“你是想跟我念书？”“对了，”凤姑娘说，“只不知你肯不肯收我这个学生？”

“这，”

“不愿意？”

“不，”

“愿意？”

“不……”关雪羽讷讷道，“不是……这个意思。”“那又是哪个意思？”

圆睁着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，期盼地瞪着他，就怕他说这个“不”字。

“这件事，我得好好想想。”关雪羽微微皱着眉，却也无能拒绝。

四只眼睛对看之下，凤姑娘绷了一下嘴角，哼了一声一道：“就来一句干脆的话吧，行，还是不行？”

这可是难题一件，答应吧，这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拒绝吧，刚才嘴里还在说着要报恩，轮到对方有事相求时，自己可又往后面退，又后悔了，岂非语出无诚，出尔反尔？凤姑娘脚尖一连串的踢着椅子脚，半嗔着：“怎么回事嘛？够久了，答应了吧，告诉你收了我这个学生，包你不吃亏，我一定用功，不调皮捣蛋。怎么样？”

关雪羽终于点了头，凤姑娘脸上这才现了笑靥。

“好！咱们可是说定了，以后我就管你叫老师了。”“那可不要……”关雪羽皱了一下眉道，“这么一来，我岂不是被你拴住了？而且在这里我也不打算住很久……”“你放心，我也不会死缠着你，你不走，我还得走呢，只是看机会就是了。”凤姑娘轻颦黛眉道，“只是，我们念什么书好呢，我只念过四书……”

关雪羽一笑道：“这些你倒是不必费心，书我有的是。”凤姑娘秋波一转，可没看见这些书放在什么地方。关雪羽指了一下头：“都在这里，今天

我累了，改天再上课吧。”

一听他答应了，凤姑娘可是打心眼儿里开心，就道：“这样吧，我们暂定，每逢双号，就是我念书的日子，明天是四号，双日，我晚上来，到时候可不能说了不算哟！”

关雪羽想了想，点头道好。

凤姑娘这才高兴地站起来，忽似又想起一事道：“我差点忘了，我带来一些药，也许你用得着，过来，我瞧瞧你。”关雪羽摇摇头说：“一些皮肉擦伤，不碍事！”

“那可也不一定，小伤治不好，等到化了脓可就麻烦了，你就是这个样，死硬死充的。”

说着她就走过来，攀着关雪羽肩膀，往他脸上、臂上、手上细细地瞧着，嘴里还自一个劲儿地“啧啧！”响着，样子令人发噱。

关雪羽总算认识她了。

记得第一次在小店邂逅她时，这位凤姑娘是绝少说话，缜密沉着。以后在麦家二度见面，已可见其勇敢坚毅、机智伶俐之一面。如今再度交往，才知她亦不失天真，可见得一个人的天性，固可为环境所左右，却不会为环境所掩埋。即以眼前这位凤姑娘来说，想象中的她，到底与真正的她大有出入，所谓“不可尽信传言”便是这个道理。

脑子里只管这么想着，那双眸子情不自禁地便又落在凤姑娘的脸上。

她这时全副精神只是贯注在关雪羽身上的伤痕，手上拿着金凤堂秘制的外伤药，用晶莹的手指甲轻轻挑起来一些，然后轻轻抹在关雪羽的伤处，再用一根纤纤食指，慢慢揉抹。

这些小动作，她竟是十分的认真，那么心细，直到把那些看似油质的药膏，捺抹得不留下一些痕迹，才算完事。

在这个动作里，双方的距离很自然的便接近了。

凤姑娘原来就是直率性情，看来不拘小节的人——凑巧关雪羽颈下有一处擦伤，皮破肉绽，看在伊人眼里，便似格外心疼。

“喂——唷——这里还有啊——”

纤指轻抹，檀口轻吹。她这里娇躯前耸，几乎把身子都偎进到了对方怀里，几根散发挑逗般地在雪羽脸上拂着。那里微微散发着桂子花香和少女芬芳。

关雪羽情不自禁地觉得脸上一阵子发热，落下来的眼神儿，偏偏留在了对方粉搓玉揉的颈项之上——一阵心慌意乱，再想目逃都来不及了。

玉也似白的颈项上，覆盖着大蓬黑细的柔发，而在那一抹浓密的柔发，满生在发根处，正是少女芬芳的泉源，无限童稚天真融汇其间，敢情她还是个小孩子。

凤姑娘轻吹一口气在他新捺了药的伤处，翻过眸子来问道：“还痛不？”

关雪羽已发觉出了自己的尴尬，脸红心跳，傻子般地摇了一下头。

陡然间，他看见了隐藏在浓发遮盖的颈项间的一粒红痣，红红的，亮亮的，像煞一粒南国的红豆。

凤姑娘也发现了。

“你坏死了！”

就势施劲儿地往对方胸上一推，移开了身子。

四只眼睛接触之下，两张脸都红了。

心是通通地跳，情焰如蛇，在血脉里四下窜着。

夜深了，风沙沙，叶儿窸窣，多情灯焰，只是噗突突地冒着，每一朵冒起的灯花，都似两性相爱的多情情结。

缭乱了，眼花了……迷离，迷离，几许意乱情迷！

四只眼睛兀自对吸着，如痴如醉。

孤灯、怅惘、迷离，再加上多情而体贴的今夜，一霎间勾动起来了情焰，如怒火烧天。

足以自持的君子，今宵恁地变了？

情焰来袭时，浓眉乍展，目光如炬，张开的铁腕，敞开的胸，足能把佳人溶化了。

“你……坏死了。”

短短四字，出自佳人的芳唇，一抹媚笑，似羞欲荡。

凤姑娘像是欲图振作，偏偏力不从心，摇散了的头发，云也似的撒了下来。

敢杀、敢打、敢爱、敢恨……无限多的“敢”字，就是姑娘的写照，爱就是爱，她不在乎。

一步一步，她走过来。

伸出来的一双皓腕，枷锁般地落在了雪羽肩上，锁住了这段“情”，锁住了这个“人”。

凤姑娘半边脸，紧紧贴住了他的胸膛，接受了眼前男人有力的一双铁腕。

忽然，关雪羽捧起了她已似迷离的脸。灯下，但已见珠泪簌簌。

“姑娘，我们不能。”

“为……什么？”

“为……”

紧紧地咬着下唇，就像是咬出了血。

“不……为……什么……”

两只手抖得这么厉害，对于一个“君子”来说，便只有良心的不安与罪恶，才能够使其颤抖与战兢。

关雪羽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是犯了罪了，然而，他却已无能扳回。

风势悄悄地越过屋顶时，有几片落叶凋零。

关雪羽几乎已经崩溃了。

怎道是“断琴”的一摧？

那一声琴音来得好突然，好不知趣。

“琤琮！”一响之下，紧接着的一轮乱指，更似万马奔腾地响了起来。

对于几乎痴迷了的两个人来说这阵子突如其来的琴音，简直有似当头棒喝，劈顶的一声焦雷，一惊之下，蓦地分了开来。一念之间，却像是另外转变了一个世界。

在无限羞愧、窘迫的目光对视里，凤姑娘缓缓地坐了下来。关雪羽显然已冷汗淋漓，暗忖了一声：好险。

两个人在醍醐灌顶的琴音万缕中，终于寻回了失去的冷静，对于这阵子突如其来的琴音，不免心存好奇。

琴音来自紧邻隔壁，正是方才双合琴瑟的同一个人，只听他那烂熟的运弦指法，便知是同一人，琴道中杰出高手。关雪羽深深地吁了一口气，对于隔室老人这般断情一摧，竟然使自己二人免于铸成大错，由不住心存感激，

凤姑娘也显然恢复了冷静，是羞？是愧？抑或是百感交集？静坐一隅，深深地垂着头，秀发如云，长长的曳下来，几乎已挨着地面，看在关雪羽眼里，更是无限怜惜。

“你，还好吧？”

鼓足了勇气，关雪羽总算说出了一句话。

“嗯，很好。”

声音很低，紧接着她霍地仰起了头，深垂的长发，“刷”地甩回身后，脸上带着一抹红晕，掩饰在羞涩的笑靥里。“我竟然是忘了，”她讷讷地说，“刚才我来之前，就听见了，好美的声音……还只当是你弹的呢。”

关雪羽摇头：“我哪有这等造诣。”

“是谁呢？”

说时，她站起来打开了房门。

关雪羽跟过去，原想指给她看，却在门开的一霎，那阵子美妙的琴音，竟然忽地又止住了。

灯原本就是熄的，这一次连映在纸窗上的人影都没有看见。微微一笑，凤姑娘掠了一下长发，道：“我走了，不要忘记了明天是上课的日子！”

关雪羽点点头，表示知道。

人影轻晃，带起来一阵衣袂飘风之声，凤姑娘已腾身而起，跃上了正面高墙。

月色里所显示的是那种淡淡的朦胧，凤姑娘便是朦胧中的一只凤，那般轻飘迷离，突振彩翼地去了。

也许是太累了，关雪羽一觉醒来，天已经大亮了。

小二打来了洗脸水，侍候着漱洗，待去之际，关雪羽唤住他道：“隔壁有了客人？”

“嗯！可不是吗？”小二赔着一脸的笑，“你先生说的是八老太爷？”

“谁是八老太爷？”

“啊，”小二这才想起来，摇头笑着说，“我还只当你们认识呢？”

“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位太爷是这里的老主顾了。”店小二说，“每年都来一回，住上些日子，每一回都一定是住在这西跨院里，他老人家喜欢静，指定了要住在先生你这间房里，这一回却让先生你占了先，他气的了不得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”关雪羽一笑道，“凡事有个先来后到，谁叫我比他先来呢？”

“就是这句话呗，”小二说，“所以他老人家也只好将就着住了。”

关雪羽道：“这位八老太爷竟是弹的一手好琴，实在难得！”小二眯着一双眼，笑嘻嘻地道：“那可真是，先生你大概还不知道，这位老太爷是有名的雅人，诗书琴画，无所不精，嘿！

你先生还没有见他老人家写的那一手好字呢，画的那个画儿，真比赵子昂还强呢！”

他居然还知道赵子昂，这位前朝古人，以所画的一幅“八骏图”，饮誉天下，盛名之下，妇孺皆知，就连店小二也不例外。

这倒是又投了关雪羽所好，心实为之向往。

“为什么叫他八太爷，他姓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我可就不知道了。”小二摇着头说，“不单我不知道，连我们

掌柜的也不知道，反正认识他老人家的都这么称呼。”

关雪羽越加的对此人心存好奇。

“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嘿，人家可是做大买卖的，”店小二说，“一年一次到咱们这个地头上来办货，听说是专办纸和墨的生意。”

关雪羽点点头，想起了一个人，问道：“这么说，他应该和鲍玉很熟了。”

小二愣了一下，眨着眼问道：“鲍三爷？”

矮金刚鲍玉是这地头上的大人物，他焉能不知道，对于关雪羽这么直呼鲍三爷其名，不禁有些奇怪。

关雪羽遂发觉自己多此一问，八老太爷认不认识鲍三爷他又怎么会知道？

二人又扯了几句闲话，店小二即自去。

这里关雪羽把自己拾掇了一下，顺手拿了一把折扇，看看自己确实是不带一些江湖味道，这才走向隔壁，专程拜访这位“八老太爷”。

他却是失望得很。

原来这位老人家敢情一大早就出去了，门上加着一面黄铜大锁，倒是两扇轩窗大敞着，由于设有格栅，不愁有人擅自偷入。

隔着窗户可以看见擦得甚是洁净的一面矮几，几上架着七弦焦尾——便是昨夜老人家消遣之物。

关雪羽是行家，一眼就看出那架古琴的身价不凡，正是“面圆底洼，首俯尾杀，左右双飞”，端的是千金不购，不可多得的前古良器。

这等名贵之物，对方老人竟然如此随便置放，也不怕被人家潜入偷窃，诚然是个胆大心粗之至。

关雪羽正待转身回屋，耳边上却听得有人远远地发出了一声咳嗽，转身望时，只见一个锦袍长身老者，正自跨进院子，向这边一路行来。

由于昨晚，隔着一扇纸窗，关雪羽会见过对方一个轮廓，是以一望之下即知道这来人正是这间房子的客人，也正是自己意欲拜访的对象，不觉仔细地对方打量几眼。

初冬的阳光，照射着眼前这片院落，更显得今晨的绚丽可爱，行走在阳光下的老人，看起来长衣飘飘，神采如仙，敢情老头儿，竟是如此一个体面人物。

皓发银髯，长眉细眼，高颀的个头，腰干直直地挺着，却是那种奇异少见的独特行走姿态，长手长脚的，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那副样子像极了行走田陌间的长腿白鹤，样子实在很滑稽，但关雪羽却不敢取笑，往前面赶上了几步，望着对方抱拳一揖，算是执行了后辈之礼。

长身老人手上提着一个网袋，里面装着两个药包，像是刚从中药铺子回来。

关雪羽这一个动作，使得他愣住了，一只手抄着过长的长衣下摆，频频地眨着一双银眉，阳光下，他这样的打量着关雪羽。

“这个不敢当，兄弟这是……”

口音里渗杂很纯的江南味道，听在耳朵里，倒是挺新鲜。

“晚生关雪羽，昨夜拜赏仙音，无限钦佩，特来造访，望能拜谒高颜，还未请教老先生高姓，大名是……”

长身老人呵呵笑了起来。

他却不急于立刻报出名字，探出一只留有长长指甲的手，只向着那一部花白胡须上缓缓捋着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来来来！请屋里谈，屋里谈。”

边说边自前行，来到居室当前，关雪羽自后跟上，只见他探手怀内，摸了半天才找出了钥匙，打开了房门含笑向着关雪羽点头道：“请——”

关雪羽拱拱手，迈步进入。

老人回身关了门，把手里的药包放在桌上，指了一下椅子：“坐坐……”自己随即坐了下来。

关雪羽近看这位八老太爷，大概年岁是不轻了，也许是保养得好，一张脸虽略嫌瘦些，但色泽很好，一只手不停地搓着一对墨玉核桃，叭叭有声。那对核桃看来要较诸一般人所搓玩者显然更大上许多，大概在手上把玩多年，黑光铮亮，光可鉴人，和他手指上的一只同色墨玉扳指，相互映衬得甚是有趣。

这位老人家坐着的身子，似乎不甚安宁，也不时的前后移动着，一双雪白长眉更是频频地眨动不已。

关雪羽正自奇怪，却发觉到老人家所着锦袍前胸部位忽地鼓起一团，又自陷下，里面像是藏着什么物什，遂见他呵呵一笑道：“小畜生，又是要讨吃的了。”

一面说着，随手在桌上一个纸包里拿起了一块麦饼，却将一只肥大的袖子抖了一抖，即见由那只肥大的袖口里，探出了一个小小猴首，紧连着钻出了一只黑色的小猴儿。

那猴儿看上去大小不足一尺，通体黑毛，油光铮亮，却在颈项之间，生有细白的一圈白毛，乍看上去，像是戴有一枚银色项圈，十分逗人。

这类“墨猴”，关雪羽早有所闻，却还是第一次看见，据所知江南地方一般读书世家多豢养此物，擅于调教者，每能驯服为之磨墨抻纸，一待主人书写完毕，即将砚内所剩余之墨汁赏食，由于墨猴性喜食墨，每能将砚内所余舔食得涓滴不剩，为此省事不少，正合了主人心意，由于其长相伶俐可爱，身材娇小，读书的相公戏之于掌肩上，任其在书房随便玩耍不加拘束，倒是像眼前老人这般将猴儿养之衣内，任其在身上四下爬钻，倒是未有所闻。

这只小小墨猴将所赏之麦饼匆匆吃完，呱呱地叫唤一声，随即蹿起，落在老人肩上，尽自玩耍起来。

白发老人随即不再睬它，只把一双甚为慈祥的眸子，视向关雪羽，点点头道：“那一天，这里店主说，一位读书的相公占住了老朽常住的房子，说是阁下喜欢清静，不喜欢为人打扰，倒是老朽不识趣了……呵呵……”

一边说着，由不住又自呵呵地笑了起来。

关雪羽不免客气一番，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老先生如属意晚生所居住的那间房子，晚生这就换过，不要客气。”

“不必，不必。”白发老人挥手道，“这里很好，这里很好，再说，我住不了几天，眼下就要走了。”

关雪羽道：“老人家要去哪里？”

“噢，我是个生意人，这一次除了办一些纸墨杂货之外，如有时间，也许闲中去看望一些朋友……”

“老人家家居哪里？”

“噢——远啦，”老人家含着微笑道，“在昆仑山……可远啦……”

“但是听你老人家的口音，却是江南地方……”

“不错，不错——”老人似有些凄凉的微微一笑，抬起的一只手，习惯地又揉着胡子，“我是个苦命人，很年轻的时候离开家，到了如今这个年岁，还不能落叶归根，客居昆仑，一住就是五六十年……如今反倒成了外乡人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由不住呵呵大笑起来。笑了几声，又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叹息。

“小朋友你这是哪里来的？”老人一双眸子，在他身上缓缓搜索着，“看来你也不像是本地人啊，是南边来的吧？”关雪羽微微一惊，含笑点头。

那老人说：“你的家乡……”

“啊，是——”

“是余姚吧？”

“咦，你老人家怎会知道？”

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？”老人眼睛笑得成了两道缝，“我家就离你们县城不远，你可听过红树岭那个地方？”

“听过，”关雪羽倍感亲切地道，“原来你老人家是红树岭的人，那不也是余姚县吗？”

“是呀！谁说不是？”

说着老人家手拍大腿呵呵地大笑起来：“我们是道地的老乡呀。”

这几声大笑，称得上中气十足，震得屋子里余音回荡，嗡嗡直响。

关雪羽倒是没有想到，问来问去，两个人敢情竟成了同乡，这一攀上了同乡，顿时便显得无限亲切。

“小友今年贵庚？”

“不敢，”关雪羽说，“二十六了，你老人家呢？”

“呵呵……”老人家捋了一下胡子，“老了，老了，不是占小友你的便宜，只怕比你爷爷还要大上一大把子，老了，不谈岁数了！”

这敢情好，名字也不说，岁数也不说，到头来却占了爷爷的辈分。

关雪羽却是好涵养，微微的一笑，并不生气。

虽然是不过片刻相处，关雪羽却已由对方这个老人身上看出了诸多异态，足可证明眼前这个老人，大非常人。

他岁数显然已十分大了，但是除了发须以外，其他地方竟是看不出丝毫老态，尤其是大笑时，所显现出的一嘴牙齿，竟然白洁整齐，看来一个不少，即使保养得体，也难臻此。

老人态度从容，看来体态柔软，一双眸子精华内隐，望之如君子美妇，这一点关雪羽尤其注意。他假设对方如不是一个善养浩然正气的恂恂君子，便为武林中极难邂逅一遇的半仙人物。不管是前者抑或是后者，都足以令人大生敬仰，不可失之交臂。

关雪羽神思的当儿，却只见那只小小墨猴，不时在老人身边跳上跃下，甚是灵活，一人一猴久年相处，看上去热络极了，最后隐身于老人扬起的袖管之内，才算安静了下来。

一片冬阳照在老人红润的脸上，他微微眨动着眉睫，随即闭上了眼睛。

关雪羽当他是歇息，方要告辞，心里方自动念，却见老人忽然睁开了眼睛道：“你先别走，我们再谈谈。”含着微笑，他用手指了一下八仙桌上的茶壶道，“来来来，这里是今天早上我泡的参汁，来上一杯，对你会有好

处的！”

关雪羽讷讷道：“这——”

“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你是读书人，应该知道长者赐，不敢不受，还要我亲手为你倒么？”

“我遵命就是！”

心里既认定了对方老者是个异人，也就不便以俗礼相待，嘴里答应着，当下走近桌前，取壶在手，果然有余温，俟到倒入杯内，才发觉到这杯“参汁”，大异寻常，色泽鲜红，如非关雪羽认定了是“参汁”，简直与鲜血无甚差别。

端在手里，关雪羽一时不敢就口。

老人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只怕此生难逢，还不快喝了它？”一面说时，对方老人眼睛里大有责怪之意。

关雪羽越来越信对方老人绝非凡俗，萍水相逢，无理由要陷害自己。这类异人相交只在一个缘字，缘分一纵即逝，事后再要挽回，便属难为。

心里想着，便不敢再多作迟疑，举杯就唇，大大地喝下了一口。

这杯既红又浓、看似鲜血的汁液，想象之中定然难以下喉，却不知喝在嘴里，却有一股异香满腔，十分受用，汁液微微作涩，亦有些甜，虽不好喝，却也并非不能下咽，倒是有些儿人参汁的味道，当下也就不再多疑，三口两口，把这一杯参汁喝下肚里。

白发老人微微一笑道：“你知道，你喝下去的是些什么？”

“不是什么参汁么？”

“一小部分是参汁，高山野参的参汁，”老人双目注视着他，缓缓地道，“其他的可就万金难求了。”

说话的工夫，关雪羽已感觉出一双脚心隐隐发热，不多时通体上下大见灼热，直觉得就想脱衣裳。

白发老人道：“到底年纪轻，见效快，你此刻一定体热难耐，无妨把长衣先行脱下。”

说话之间，关雪羽已是一身大汗，对方既这么说，他随即脱下了长衣，一时大见松快。

“你刚才所饮用的，乃是一条千年毒蟒的血汁。”

关雪羽听到这里，一时由不住为之大吃一惊。

老人举手制止他的发言：“你且不必惊怕，蟒虽奇毒，但血质纯清，并不含有丝毫毒性，非但如此，一经你饮用之后，对你伤势却有意想不到的裨益。如果我眼力不差，小友你还好像伤势不轻呢！”

关雪羽顿时张大了眼睛，即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老人家怎么会知道？”

老人呵呵一笑道：“问得好，不瞒小友你说，我除了贩卖纸笔之外，还会给人家医病，你可不要误会，以为我是在江湖上悬壶问医的草地郎中，那就错了，我看病有个规矩，专看疑难大症，那就是凡是人家能够看好的病，我绝不看……不对我的脾味的人，我更是见死不救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由不住仰头哈哈又自大笑了两声，又接下去道：“所以在西昆仑一带，有些认识我的人，都管我叫疯华佗。”

关雪羽心里在盘算着，确实不曾听说过疯华佗这么一个外号，越加对眼前这个老人家感到好奇。

由于他身中金鸡太岁毒掌之后，虽赖凤姑娘七指雪山“续命金丹”之药

效，加上他本身功力，勉强将毒性困锁于“气海穴”内，但是却并未能将毒性完全根治，一朝发作起来，仍是足以致命。

眼前这个白发老人，仅仅凭着对面观察，匆匆一见之下，即能看出关雪羽的身上伤势，只此判断功力，已大异寻常。

当下，他即离座趋前请医。

老人点点头道：“你的病情，重在一个毒字，可是？”

关雪羽叹息一声道：“老先生真神人也。”

老人一笑道：“我只从你这双眼里，即能察看出你伤势的轻重，你目色蓝中透青，这就表示你在内功中具有相当不错的境界，似乎已进入上层境界，只可惜还未能达顶峰地步，否则，眼前毒势又岂能奈你何？”

停了一下，他遂又说道：“如今你瞳子黑中带金，就证明，你身上奇毒，眼前虽受制于你，未能发作，但毒性奇烈，一朝发作，便将构成大害……俗语说得好：来好不如来巧，我这一杯麟血倒是恰恰对症下药，成了你的解毒救命恩物了……”

关雪羽听他这么一说，自无可疑之虑，内心之一腔隐忧，顿时为之扫除一空，既惊又喜，一时为之瞠然。

愣了一愣，这才惊觉过来，当下自位子上站起，上前一步，深深向着老人一拜，道：“果真如此，你老人家便是我再世的大恩人，请受我一拜！”

白发老人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一只手捋着飘洒在胸前的长须，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倒是并不谦虚，实实在在地接受了对方的大礼参拜。

“论及我们在余姚的乡礼、辈分，这一拜倒是受得。”白发老人一双眸子，直视着对方道，“老实说吧，你大概不姓关吧……年轻人不可说谎咧。”

关雪羽脸上一红，未及出口。

老人嘿嘿笑道：“你大概姓燕吧？”

关雪羽惊得一惊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在下燕雪，只以在外面行走不便，是以隐瞒，尚请老人家海涵。”

一面说一面自位子上站起，第二次恭恭敬敬地向着老人拜了一拜。

“这个我自然省得，不会怪你，”白发老人道，“怪只怪你们燕字门在江湖上名声太大，树大招风，名高见嫉，打人一拳，防人一脚，连带着你们小一辈的人，在外面行走，也碍手碍脚。”

好大的口气，江湖武林中，哪一个提起燕字门来，不另眼相待，眼前老人竟然这般托大，言词之间，非但把关雪羽视作不足论的小辈，即使整个燕字门，也未曾看在眼里，简直一副教训口吻。

关雪羽听在耳中，未免有些逆耳，只是一来对方与己有恩，二来谊在同乡，说不定细论起来，真个便是位尊的长辈人物，三来对方身份，尚是讳莫如深，他既对自己家门如此清楚，想必也是位风尘中的侠隐人物吧？

想到这里，关雪羽心里不禁又为之一动，由不住直向着对方脸上看来。

这张脸尽管潇洒如仙，关雪羽却依然无丝毫印象，他再一次的肯定自己绝不认识他，妙在他对于自己的身世竟是如此清楚，不禁令人奇怪了。

“在下有一事不明，尚请你老人家释怀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含笑道，“你是奇怪，我怎么会知道你的身世，可是？”

“正是，”关雪羽道，“请教。”

白发老人一笑说：“这一点并不奇怪，我们余姚以文风见长，习武的人称得只是凤毛麟角，比较起来，最出色的，便只有你们燕家一家！”

“第二，”他接下去道，“燕家人，由你祖父那一代的人算起，都长相好，男的英俊，女的清秀，而且你们之间都有一个特征！”

伸出一根手指，指了一下关雪羽的脸上，“那就是你们眉眼之间异常开朗，这一点外人固是不察，我却是一望即知。”

关雪羽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他因而便有所悟地问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老人家与家父、与先祖，是曾相识的了？”

听到这里，白发老人禁不住大声地笑了起来，却又似有些儿感伤的叹息一声道：“令尊大概便是当今燕字门的掌门人燕追云，燕大侠？”

关雪羽点头道：“正是家父！”

“这就是了！”老人微微闭了一下眼睛，又即张开道，“我们见过几面，但是比较起来，我却与你祖父燕南天你祖伯燕浩天就更熟一些！”

微微一笑，他摇摇头，说：“这已是多少多少年前的事了，想来甚是遥远……”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，“不想了……想不到事隔数十年，在这个客栈里，竟会遇见了你，也算是有缘……若非如此，我那杯千年蛇血，岂会舍得送与你喝！”

关雪羽听他这么说，料非虚假，对方既是与自己祖父辈兄弟论交之人，往后多年来又复迁居昆仑，这就难怪自己对他如此陌生了！

当下又复向他道了谢，忍不住再一次向他探问姓名。

白发老人微笑道：“不是我不告诉你，实在无此必要，如今是多事之秋，我可不愿多惹是非，小友，你就别多问了。”

关雪羽料定对方这类奇人异士，多是性情古怪，不愿诉说之事，再多问也无益，倒不如顺其自然地交往下去，日子久了，自然知悉一切。

他心里充满了好奇，只是偏偏不知如何出口，自从方才服下和参的蟒血之后，一阵奇热过后，已渐渐缓和下来。

这时只觉得通体上下，甚是舒坦，仿佛所有汗毛毛孔尽数张开，偏体生温之下，随即兴起了一些睡意。

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啊，我几乎忘了，你方才已服过了灵药，理当有一场大睡的，你这就去吧！”

说话的当儿，关雪羽已自觉出一双眼皮时往下垂，敢情已是睡意太浓，忙即起身告辞，白发老人只是笑脸相送，并未多说。

待到转回房中之后，关雪羽已是步履蹒跚。

他生平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困过，匆匆把房门关上，倒向床头，还未及宽衣，便自沉沉的睡去。

这一觉可真是够长的。

若不是那突如其来的琴声，很可能他还不会醒，这时，当他睁开双眼向外张望时，迎接他的竟然是一窗红日。

关雪羽怔了一下，一个骨碌地坐了起来。

“怎么，莫非已是傍晚，日落时分了么？”

等到他下了床来，想想又觉得不对，因为正面长窗是面对东方，日落应在西方才是，显然有些不对。

一念之兴，不禁令他为之大大吃了一惊，如果眼前红日，并非日落，便为日出，那便是自己这一觉，几乎整整睡了一个对时。

想想确是如此，原来那千年毒蟒血液，竟然会有此功效，端的匪夷所思。

这一觉真是睡足了，只觉得通体上下舒服极了。

目光转处，似乎发觉到屋子里有些异样。

首先他注意到，先时颇为凌乱的那张八仙桌子，现在似乎焕然一新，像是被人整理过了，其上的杯盘，文房四宝排置得井然有序。

一看到这里，他才恍然记起，这个桌子上的一部分东西，以前似乎是没有的，像是那个四四方方的砚台，新的纸、笔，还有厚厚的一叠书。

“啊——”他这才记起来了，竟然把那个新收的女学生凤姑娘忘了。

很显然的情况是，昨天晚上是自己答应凤姑娘，为她上课的日子，自己分明是沉睡不醒，她来了，但是却没有叫醒自己……然后，她闲着也是闲着，随即动手为自己把房子整理一下，整理出一个便于她读书的环境。

隔室的琴声琤琮悦耳，不用说，那个白发老人又在鼓琴了，幽美的琴韵，直如仙乐飘临，很可能是老人故意借助于琴音把自己吵醒。

然而他准定知道，如果他一开门出去，对方便会忽然的停止，倒不如静静地由头到尾，听完一曲的好。

几上有残茶半杯。

这个茶几就安放在自己床侧，就在这里，凤姑娘近近地守候着自己，也许直到寒夜深深时，才自离去，自己竟然没有察觉，沉睡如斯。

一想到这里，情不自己地脸上泛起了一阵热，这种微妙的感触，以前是没有过的，倒是那一日与麦姑娘小桥晤别，心里沉甸甸的，像是有些眼前滋味。

“唉……麦姑娘……”

下意识里，他对麦小乔感觉到一种歉疚，不期然的麦小乔的婷婷倩影便浮上了眼里。

没有山盟海誓。

没有男女之间的暧昧。

甚至于连与她单独相处的机会都少之又少，实在说，的确扯不上男女间事，然而，这类事有时候无需明说的，一个会心的微笑，几次眼神的交流，所谓“澄波暗渡”便心里有数儿了。

如果说，他与麦姑娘之间已有“私情”，那么这份高尚的情操，便是建筑在磊落的侠士风范，与知心的彼此默契之间，那是无需要明说一切。可以说其清如水，其重如山，微妙处便只得自己衡量了。

原以为凤姑娘根本不是一路之人，虽具“沉鱼落雁”的盖世娇容，却与自己扯不上一些儿蛛丝马迹，无如人算不如天算，偏偏阴错阳差，竟然会又有了如此一段邂逅，斗室相处，情愫暗生，乃至至于……

关雪羽想到这里，一时亦为之感动不已，只觉得心绪无比紊乱、沉重，仿佛坐立难安，如此一来，隔室琴韵虽如天乐，亦无能欣赏。以至于在它忽然停止的时候，关雪羽竟是不知，倒是那一声冗长的叹息之声，使得他微吃了一惊。

却听得那位八老太爷的口音道：“自古艳福修非易，一人情关出便难，汝本绝世聪明之人，莫非这一层道理，便想不通么？”

关雪羽不禁为之又是一惊，暗忖道：这些话莫非说给我听的么？

这里除了彼此对方，并无外人，自然是说与自己听的了，只是……自己的心事，他又如何会知道？这老头儿岂非真的成了神仙？

心里正自犯着嘀咕，却听得那位八老太爷一声咳嗽道：“关小友醒了

么？”

敢情已来到了门口，这便不容他再自沉默，慌不迭由位子上站起来，上前匆匆开了房门，对方八老太爷果然含着微笑，站在门口，见面向着关雪羽脸上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，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，这便太好了。”

关雪羽闪身道：“请！”

八老太爷微微一笑，径自走了进来。

关雪羽张罗着要去倒茶，八老太爷摇摇头，道：“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我坐一会儿这就要走的了。”

关雪羽腼腆地道：“昨日饮下你老人家所赐的蛇血，竟然一觉睡到此刻。”

八老太爷点头道：“这是必然的现象，若是换在另一个人，少说也得睡上三天三夜，你因内功深湛，在移精换气这一层上，较诸常人，便大占了便宜，是我算计着你大概也是该醒的时候，才用琴音将你唤起，否则沉睡过久，对你反而不利，你可知道？”

关雪羽原来深通此理，略一思索，随即明白。

他自服下蛇血，一觉醒转后，较之未服之前，在感觉上来说，显然大为不同，试将内力贯注气海，一收一放，所行无阻，通体舒适无比，料想着前番积压在气海穴内之剧毒，必然已自消除，只是此事未免来得过于突然，还有些难以令人相信。

八老太爷一笑，道：“你此番感受如何？”

关雪羽：“全身上下通体松快，莫非我身中之毒——”

八老太爷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大可放心，非但你身中余毒，已全然化解，即使往后，已再没有任何毒质能够伤害于你，岂不是一件大喜之事么？”

关雪羽一些疑念，经对方这么一说，顿时为之化解，心头固是狂喜，惟以此事一来过于突然，再者平白无故，接受了对方如此大恩，不知何以为报，正是受易还难，这便如何是好？

一阵狂喜之下，紧接着便又为之默然，嘴里道了一声谢，便一时反倒不知要怎么才好。

八老太爷一双深邃的眼睛，在他脸上转了一转，摇摇头道：“你的心思我明白，能够思恩图报，不愧是大丈夫，不过你我之间，却大可不必……我此行来皖，主要是会见一位故人，生意倒是其次之事，无意间邂逅到你，倒是有缘，心喜之余，对你略加援手，实在说算不了什么，你如心存不安，反倒是碍了我们的继续交往，以后我反倒不好再跟你见面了！”

关雪羽听他这么说，料非虚假，当时便点点头，将此番恩情，永记心里。

其实他原有意向对方为麦小乔也讨上一杯这类蛇血，只为一来实在难以启齿，再者，只怕这类蛇血，时间一久，灵性即会丧失，况乎小乔所居住处，远在四川，为此走上一程，少说也得二三月之久，至于到了那里，是否能见得着她，仍在未知之数。

有了这许多疑虑处，关雪羽话到唇边，便复吞住。

这位八老太爷似乎今天情致很高，当下与关雪羽又谈了许多别的，忽然站起来，道：“肚子饿了吧？”

关雪羽其实早就饿了，此刻被他这么一提，顿觉饥肠辘辘，不禁点头道：“真的饿了！”

“走，这里有家好地方，我请你吃饭去。”

说着便直向外步出。

关雪羽原想作东请他，反倒又为对方占了先，想想对方诸多异状，分明奇人，便不与他客套。

二人相继步出。

关雪羽道：“你老人家便这样就走么？也不怕房中的东西会遗失么？”

八老太爷抖了一下身上所着的锦袍，一笑道：“你是怕我那具焦尾古琴会遗失么？”

“看来价值不菲。”关雪羽道，“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”

八老太爷摇头笑道：“无妨，无妨，我那房子看似无妨，哼哼，却又有些不便，不必多心，我们走吧。”

听他这么说，关雪羽也就不再多说。

二人一径步出栈外，来至大街上。

这时正当华灯初上，街上行人甚多，二人边谈边行，穿过正前大街，来至一条衢道当前。

关雪羽饿得实在有些受不了，便道：“这附近有卖吃的地方么？”

“不用慌，你跟着我走，保管没错。啾啾，这就快到了。”

边说边自岔进了右面当街，拐了一个弯，来至一处巷道之内。

关雪羽看时，这巷内乃是住家之处，并不像是做生意的地方，也没有开张的买卖，心里暗自奇怪，对方八老太爷不说，也不便尽自多问。

锦袍老人——八老太爷徐徐缓步，直到一家前院搭有席棚的红门宅第之前停下来，一面笑说：“就是这里了。”

说时，伸手在门板上拍了一下道：“老瘸子，开门！”

即听得里面一人嚷的应一声道：“这是哪个？”一面大声道，“来啦——”

关雪羽原以为对方会带自己去一家饭店用饭，想不到竟然是一户住家，倒似有些冒失。

再看眼前这所住宅，虽谈不上什么大家门第，倒也干净雅致，正想问对方主人姓氏，耳边已听见一阵木杖触地声，来自门前。

随即又传出前面人声道：“这是哪一位……口音可这么熟啊！”

接着两扇大门便吱呀地敞了开来。

一个乱发如草，面如锅饼的高大汉子已当门而立。

这人不用说便是那个所谓的老瘸子了，只见他胳肢窝里夹着一根胡桃木的扶杖，一身灰布薄棉袍，一半穿着，一半却虚插在腰带上，脚上虽不怎么得劲儿，腰身却结实得很，尤其是那个头儿，真个活似戏台上汉寿亭侯的跟班儿周仓。

这人眉粗目烈，乱发如蓬，尤其是那双眼睛里血丝密布，整个看来，简直就像是一个鬼，这样的一个人，如果招摇过市，胆小一点的人，不吓上一跳才怪。

此刻，那汉子圆睁着一双红眼，先是认着关雪羽看了半天，再转向锦袍老人，只看了一眼，便自“啊呀！”叫了一声，慌不迭地抢地便拜。

“这不是八老太爷么……这这……”

八老太爷一只手搀住他，不要他拜下，那汉子却硬是要拜，一个不要他拜，一个偏偏要拜，似乎较起了劲儿来，显然是八老爷要强一些，虽然是一只手搀着他，那汉子无论怎么地挣，硬是弯不下腰来。

“唉，罢，罢，不拜便不拜吧，你老这是什么风吹来的？”

八老太爷呵呵笑道：“就算是东南西北风吧！来来来，我为你引见引见。”
一面乃向那高大的瘸子道：“这位小朋友年纪虽轻，手底下可不含糊，老瘸子，比起你那两手也差不到哪去咧！”

这后面一句话，不啻使得关雪羽与老瘸子双方二人都为之一惊。

老瘸子心想：什么路数，一个黄毛方褪的孩子，居然跟我论高低？

关雪羽心想：倒是看不出，这样的一个莽汉子，还是一个瘸子，竟然武功较我还高么？哼哼，八老太爷也未免小看了我燕雪了。

虽然如此，双方都表现得极有风度。

老瘸子说：“幸会了，小伙子。”

关雪羽抱拳道：“前辈多多指教。”

不服气归不服气，冲着八老太爷的面子，俱是不敢对对方心存轻视。只是老瘸子这一句“小伙子”多少有一点“倚老卖老”的味道，听在关雪羽耳朵里，有点不大对味儿。

八老太爷笑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们肚子可都有些饿了，我可是跟这位小朋友夸下了海口，就看你与郭老七怎么招待我们了。”

说到这里“咦”了一声道：“郭老七呢？”

老瘸子笑道：“在后院修墙呢！”随即扯高了喉咙大声道，“七哥，快来瞧瞧，这是谁来啦？”

这一声吆喝，看来较诸当年张飞在当阳桥头上那一声吼也差不了多少，自然后院里的郭老七是听见了。

很快的便由后面来了一号人物。

看见了老瘸子这份尊容，想象里面这位“七哥”必然也相去不多，事实上却是大谬不然。

那是一个看来五十上下，一身蓝绸子裤褂的中年斯文人物，挽着一只袖子，手里还拿着砌墙的家伙。

想是忽然看见了八老太爷，有些意外，长长地“啊”了一声，“当”地丢下了手上的工具，大步走上来，道：“这不是八老太爷么？”

说着也就要往下拜倒。

八老太爷一只手架着他，道：“免了，免了，刚才胡老么都免了，咱位这一次可有两年没见面了吧……”

“敢情是有了……唉唉……八爷，可想死我了。”

一面说兀自频频向着八老太爷打躬不已。

八老太爷哼了一声，点点头道：“咱们回头好好再聊聊，来来来，这位小朋友给你引见引见，关羽，身手很有两下子，你有工夫，倒可以好好的跟他盘桓盘桓，说不定他还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呢。”

这么一说，姓郭的便格外注意关雪羽了。

“关兄弟，里面请，请——”

一行人进入客厅，落座，献茶。

雪羽一打量客厅里的几样摆设，便知主人端非凡俗，一套楠木家具，揩得一尘不染，四壁上的几幅字画，几乎已证明了主人是腹有诗书的，所谓“腹有诗书品自高”，主人显然非同凡俗者流，是可认定。

八老太爷这才为关雪羽介绍两位主人，那个先见貌若猛张飞的高大瘸子姓胡叫胡烈，后来的那个斯文人物姓郭名九如，这两个人都是江湖上不见经传的人物，然而透过八老太爷的推荐，却使得关雪羽不敢轻视。

后来的郭九如在悉知来客还未曾用饭，微微笑道：“巧得很，我们也还没有吃饭，老么，你去厨房瞧瞧，还能加些什么好菜，就快点弄来吧。”

胡烈答应一声，向着八老太爷与关雪羽抱了一下拳道：“失陪，失陪——”

说罢，即行拄着他那根木杖，一拐一瘸地下厨去了。

郭九如谦虚地道：“不知老前辈与这位兄弟驾到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好菜，倒是有新摘的一篮鲜笋和几条活鱼尚可佐餐，八老素以美食见称，要是不合味，还请多多包涵。”

八老太爷大笑道：“这就很难得了，只要是胡老么亲自掌厨，菜便是错不了，我倒是无所谓，这位小兄弟今天特别饿，饭恐怕要多准备一点！”

说时，向着关雪羽会心一笑。

郭九如含笑道：“多的是，多的是，这位关兄弟是哪里来？”

关雪羽不擅说谎，又以眼前的八老太爷对自己的身世知悉甚清，如不实说，显然虚假，如就实说，却又有违门规，更不知对方来路，眼前吃对方这么一问，一时还真个不知道该如何作答，愣了一愣。

一旁的八老太爷却已含笑道：“郭、胡二位，却是性情中人，说起来与令尊多少也有些渊源，你就实话实说吧！”

关雪羽听他这么说，实在也就不便再行隐瞒，当下遂将真实的姓名出身报出。

郭九如聆听之下，一张白皙的长脸上，立即绽开了微笑，一面点头道：“我是说这位小友看来这般面善，原来是追云老哥的令郎，这就难怪了！”

一面含笑向关雪羽拱拱手道：“燕家身法，誉满天下，小哥既是燕门之后，身法自是错不了，赶明几个空下来，倒要好好请教请教！”

关雪羽道：“这就不敢当了，前辈既与家父同辈论文，小可岂敢放肆？”

郭九如一笑道：“关世兄，你这就不知道了……我与令尊早期虽有交往，惟后来道路不同，令尊乃一派武学大师，我呢，说来只是武林中一个叛徒而已，唉，提起来令人可叹，这就不要再提了……”

方自说到这里，只听得一旁的八老太爷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话可也不能这么说，每个人如果都抱着各扫自己门前雪的宗旨，江湖中正道不传，邪恶高炽，这个世界也就不成为世界了！”关雪羽聆听之下，不禁为之一惊，倒想不到这番话，竟会出自如此斯文的一个老人嘴里，听他的口气，大有以天下为己任“替天行道”的抱负，这就不由得他不对他另眼相看。郭九如聆听之下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八老说得好，说得好，为此今夜也要陪你老浮上一白。等喝完了酒，咱们兄弟把年来所为，好好向你老报告报告，还要听候你老的指示才好办事。”

八老太爷点头道：“买卖怎么样？”

“还能应付，不过，也难……等一会再向你老报告吧！”说到这里顿了一下道，“这些年里里外外，倒也亏了云家妹子，替咱们干了不少事，论功行赏，应是少不了她的一份。”

八老太爷呵呵一笑，举杯呷了一口茶，放下茶杯道：“这还用说吗，提起了云四姑娘，就连远在关外的人也都有个耳闻，我知道，她干得很好，不过……这一回只怕她可遇见了比她还要强的人了，这就叫人给比过去了。”

郭九如眉头一皱道：“那可不是，你老说的莫非是——”

八老太爷忽然站起来道：“好香，胡老么真有两下子。”一面站起来走

向里面，可就把郭九如即将出口的话题岔了开去。

一旁聆听的关雪羽固是一头雾水，有些不着边际，只是却有些略自惊心，对方三个人，自己固无所闻，那云四姑娘却是听说过的人——那还是自己很小的时候，由父母嘴里听过这么样的一个人。好像是杀人越货，无所不为……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被人提起，想不到竟然会在这里听到，而且听口气，竟是与他们一伙之人，怎不令他为之怦然心惊？

发现地下室 救出捕快妻

胡瘸子菜烧好了。

短短的时间，竟然弄了七八个菜，烧炒烹炸，荤素俱满，色香味俱佳。

关雪羽饥饿当头，连吃了三碗，其势未已。

这位胡瘸子腿虽然瘸，手艺可是出奇的好，最普通的青菜豆腐经他一炒之后，顿时滋味丰腴，然而比较引起关雪羽兴趣的，却是其中的一味鲈鱼，据主人之一的郭九如说这尾大鲈鱼临锅之前，还是活蹦乱跳的。

皖省大旱，湖川于涸，即便有未完全干涸者，也都是水浅见底，像面前所显示的这条大鲈鱼，那是绝无可能生存。

主人无意之间，露出了口风。原来他日前有事——似乎是生意上的来往，前往杭州去了一趟，昨日转回，此行似乎生意甚顺，携回了不少东西，其中更有新鲜的鲈鱼数尾。

这段话大大地引起了关雪羽的注意，宁国府虽濒临浙境，距离杭州不算太远，但是一般常人往返一次最快也非得十天半月不成，即使最快的马，日夜兼驰，也得四天的工夫，然而这个姓郭的谈话之间说起，好像只是两日夜之间的事，这等脚程，焉能不令人为之大吃一惊，细想起来，便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除了此人具有第一流的轻功，兼具陆地飞腾之术之外，更在沿途有极方便的水陆接应。如此，便又连带着，使关雪羽想到了一点，那就是他们所经管的这个生意买卖，势力必然相当的浩大，人手也着实不少，而且财力丰厚，这就不禁使关雪羽产生了好奇。

他们到底干的是什么生意买卖？纸？墨？

如果仅仅只是纸和墨的买卖，用得着这等气派、声势？

八老太爷指了一下道：“吃鱼。”

接着便送来了老大的一块，他不愧是老吃家，谈到吃鱼便道：“吃鲈鱼最好连鳞一块吃，妙在近鳍尾划水之处，肉质最是丰腴可口。”

这番话不啻打断了雪羽的思潮，接着便见八老太爷往自己嘴里送进了一口，一阵吱吱喳喳声音已把鱼肉吃去，吐出的尽是鱼骨，以及失去脂肪的干鳞。

也许是碍着关雪羽在场吧，他们是绝口不提生意之事，所论皆在吃之一道，三个人俱是算得上吃家，诸如南北水陆干鲜，山珍海味，简直无所不精，尤其是那位八老太爷，对此吃道，算得上别具一格，所谈论者十之八九皆是关雪羽前所未闻，不觉也自听出了味来。

主人是诚心接待，拿出了陈年的元红酒待客，八老太爷豪兴不浅，酒到杯干，郭、胡二位也都有量，比较起来倒是关雪羽有所节制，不敢尽兴，禁不住八老太爷的频频劝饮，也着实是喝了不少。这席酒饭直吃到月上中天才行结束。

郭、胡二位今天的兴致极高，由于今晚月色甚好，一行四人乃自来到了后院凉亭，由一个年迈耳背的老人侍候着，奉上了杭菊四盏。

此时话题乃又转到了各门派的武学，关雪羽才自觉到这位八老太爷的深渊见识，几乎是无所不知，见解之高超，涵盖了武林中各门派之长，非但八老太爷本人如此，即以郭、胡二人而论，亦都学兼各家之长，自然关雪羽亦是道中杰出人物，先还有些藏私，容到非谈不可时，才自透露口风，只是到了后来，谈到精湛处，便自遗兴横飞，也自加入高谈阔论起来。

八老太爷忽然向着关雪羽微微笑道：“你们燕门绝技我早已久仰，当年与你令祖伯在岳阳楼处曾经较量过一阵，那时双方俱是年轻气盛，谁也不肯服谁……”

说着，他微微地笑了：“我记得那日，他以你燕门飞燕剑法，胜了我一招，我却以‘无影掌’击了他一掌，我们就此拉平。”

摇了下头，他颇有感触地道：“第二年，我自创了‘合式三剑’，自信可以敌得过你燕门那一招剑法了，便再去寻你祖伯，他却无论如何，也不肯再与我比过，往后便没有机会领教你们燕家的这套剑法了，想来仍有憾焉。”

关雪羽生怕他要拿自己一试身手，慌不迭道：“只可惜晚辈对本门这套绝技，至今未能得窥门奥，否则亦可在你老人家面前献丑一回。”

八老太爷点点头道：“这句话并非矫情之言，若论及你们燕字门这套剑法，的确是博大精深，足可称得上武林一绝，你年纪轻轻，若想把这套功夫学会，只怕不大可能，如能学会一小半也不容易了！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果真对于燕家门武功知悉甚清，关雪羽心中着实佩服，由此可见，此人之身手当是高不可测，只是他感到困惑的是到目前为止，对于他的身世，出身门派，竟是如此的讳莫如深，简直就想不起武林中有他这等造型的一个人来。

关雪羽这边正自纳闷儿，却只见高大的胡瘸子恍恍惚惚来到了面前。

“来来来……小伙子，今夜月色如此美好，跟我瘸子玩上两手，咱们印证印证一下。”

关雪羽正想婉拒，却不意一旁的八老太爷与那位郭九如已双双抚掌赞好。

八老太爷笑道：“我原有此意，老瘸子，你不要看这位小兄弟年纪轻，好欺侮，那可惜了。”

胡瘸子连声笑：“岂敢，岂敢……”

身形猝然一转，“呼！”地一阵子疾风，已来到了庭院之中。

不要看他一条腿不利落，身法却是快极，一旋一转，有如疾风一阵，站在院子里单脚点地，却把一根木杖高举过顶，那一双猛张飞也似的眼睛，瞬也不瞬的盯向对方，确有气吞山河之势。

关雪羽愣了一下，面含微笑道：“胡前辈这可是强人所难了……”

“无妨……”八老太爷道，“他只是架式吓人，小友，你用不着怕，下去跟他较量较量……”

这几句话他是笑着说的，当然是开玩笑。一旁的郭九如也点点头，笑道：“胡老么是‘青州云门’的正统出身，小兄弟，你可得留意着他的‘云门大八式’厉害得很。”

场子里的胡瘸子听到这里，连连大叫道：“好呀，你这可是把我的底子都给泄了，这个架可是不好打啦。来来来，小伙子，有什么能耐，你只管施展出来就是。”

关雪羽听他左一声小伙子右一声小伙子，心里未免不悦，而且言谈口气，分明不把自己看在眼里，虽知他是“青州云门”出身，这一门派在武林中向以狠毒莫测见称，由于门下传人不多，到目前为止，关雪羽还从来没有遇见过，有之，这胡烈便是第一人了，饶是这样，眼前已无能回避，似乎只有放手与对方一较之一途。

他是在想，要不要施展燕家身手与对方一搏？施展吧，有高人在侧，又怕被看出了本门秘功的关窍所在，不施展吧，又只怕难以取胜。

然而，这些却来不及多考虑了，接着便站起了身子道：“这么说，在下便向胡前辈请教几手高招吧！”身子微晃，已闪身来到胡烈当前。

胡烈道：“好身法。”接着遂把手中木杖平心一指，正当关雪羽前胸，“来，小伙子，你的家伙呢！”

关雪羽一口青桑剑，藏在客栈未曾携出，其势亦不能更不便以空手迎战对方，正自为难，却听得一旁的郭九如道：“这里有长剑一日，小兄弟你对付着用吧！”

话声方歇，一口长剑已忽悠悠地飞了过来。

关雪羽右手一抄，用反刀式手法，只一下子已拿住了剑身——是一口连着青鲨鱼皮鞘的青钢长剑，看来虽非截金断玉的利器，倒也不易多得。

他持剑在手，先向着对方抱了一下拳道：“多谢。”遂转向胡烈道：“胡前辈手下留情，即请赐教。”

接着，他便自掣出长剑，将剑鞘反插地上。

胡瘸子呵呵笑道：“我早年也是施剑的，后来伤了腿，就改用了这个玩艺儿，请吧！”话声出口，足下已自快速地向向前跨进。

随着他前进的身子，一根木杖已当胸点出，直向着关雪羽胸前击来。

这一杖力道劲猛，杖势出处，先自有一股凌人劲道，先杖而至，直向着关雪羽前胸猛冲过来，这便是武林中盛传的内家功力“杖头风”了。

有此一手，关雪羽便着实的不敢轻视，当下身子向后一缩，借着抖剑之势，“嗖”一下已把身子腾了起来，胡烈的杖势便自走空。

“好身法！”

嘴里吆喝着，只见他往前一个快扑的势子，便中一个疾转，这一霎，看来身子像是一条巨蛇，在拧转的身势里，这一杖再一次抖了出去，却分三股疾风，分别向对方身上三处穴道上点了过来。

关雪羽这才知道对方这个瘸子果然厉害，看来今天自己即使想藏拙也是不能的了。

自然，时机一瞬，已不容他再多想，迎着胡瘸子这般凌厉的杖势，关雪羽便不得不施展出他燕家的挪闪身法——身形向后面一塌，双脚在地面猛的一点，借着这一点之力，整个身子“呼！”地一声，已倒翻了起来。

也就在这一霎，胡烈的拐杖已由他身下虚点了过去，“哧！哧！哧！”三杖俱是点了空招。

两条人影交接着，快速地闪了开来。

看到这里，八老太爷禁不住微微点了一下头，转脸向郭九如道：“燕家身手，毕竟不同凡响，这一手‘雏燕翻云’，别家便是望尘莫及。”

郭九如也点头道：“这身法真像煞当年的燕追云，真正是虎父无犬子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”

二人对答之间，现场早已打得难分难解，由于胡瘸子的一柄拐杖，施展得风雨不透，关雪羽便不得不打起精神，全力以赴。

双方一经交手，转眼便已是十来个照面，已自难分难解，只看见一团杖影舞起来两丈见圆的一个大旋涡，将关雪羽所形成的剑光紧紧裹住，巨大的风力形成了向四面八方扩展开来的风浪，听起来呼呼作响，却是吓人得很。

关雪羽原来还打算不以燕门绝传身手抵挡，哪里知道几个照面下来，被

迫得几无招架之力。

胡瘸子这一路疯魔杖，简直有如疾风暴雨，关雪羽虽是施尽了全力，亦被紧紧圈在杖影之中，休想突出。

看到这里一旁的郭九如微微一笑道：“看来这位小兄弟想藏私是不行了！”

果然，话声未完，胡烈一声大吼，一杆拐杖施了一招拨风盘打之势，搂头盖顶的，直向着关雪羽头顶之上猛击了下来。

这一招虽然看来极为普通，只是施展自胡烈手下，便大见不同，关雪羽顿时便觉得大片劲力自当头猛罩下来，偶一抬头，才发觉到，整个丈许方圆当空，全是落下的杖影。这种情形之下，无论你闪向何方，都将难逃迎头的一击。

胡瘸子如非别有居心，便是决计要关雪羽现场出丑，否则万万不会施展这等凌厉手法。

关雪羽身当之下，尤其不敢掉以轻心，眼看着这一天杖影，劈头盖顶已将落下，猛可里关雪羽长剑抖处，身子箭矢也似的直射而起。

情急之下，他已无从选择，乃施展出燕字门的燕字飞剑法绝技。

满天杖影里，只见关雪羽怒起的身势，有如一条蛇也似的灵活，曲伸蜿蜒之间，已自对方密如蛛网的杖影里腾身穿出。

八老太爷笑叱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舞杖的胡烈，满以为对方虽是燕字门出身，无如这般年岁，难成大器，又因为八老太爷口头上一再的对她推赞，看样子实已对他垂青，或将介以重任，心中未免不服，乃要借此机会，在八老太爷面前，将关雪羽败在杖下显显自己的威风。

眼前这一路杖法，胡烈施展得极为诡异莫测，后来这当头一压，实在已是最负盛名“云门大八式”招法之一——“玄天飞雪”，满以为对方万万无能躲过，自己也无须伤他，只待临时收杖，把他制住，也就够了。却不知，这仅仅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。

当下眼看着关雪羽由其杖影里冲天直起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哪里想到接下来关雪羽所施的一式“无情翅”更具有莫测的威力。

随着关雪羽落下的身子，一口长剑陡地向前直探而出，胡瘸子哼了一声，点足就退，拉回的木拐，正想横扫而出，前者的威势，猛然间一个疾回，夹着尖锐的一股风力，已逼向胡瘸子眼前，这一剑以迂回之势，直向胡瘸子咽喉上撩来。

胡瘸子神色一变，敢情已是较上了真。饶是如此，他也未见就能逃开眼前对方凌厉的剑势，却有人先他而前，捷似飘风般飘临现场。

一阵衣袂飘风声响，现出了这人快捷的身影。

落地，递掌，其势奇快。那种反臂拧掌的姿态，无疑极美，只听得“啪”地一声，已将关雪羽掌中冷森森的剑锋合夹于双掌之间。

自然一夹即开，现出了主人之一翩翩潇洒的郭九如来。

胡烈、关雪羽同时双双向前侧闪了开来。

却只见胡瘸子那一张黑脸，涨成了紫茄子一般颜色。他生平极是要强好胜，此番较技，原打算在八老太爷面前显显能耐，却没有料到对方少年竟是如此厉害。

其实关雪羽这一招“无情翅”固是厉害，胡烈也未见得便不能躲闪开来，

而郭九如偏偏过于小心，生怕自己这位拜弟倒下吃亏，才急于突然现身插手，阻止了关雪羽的继续出手，这么一来，胡烈尤其感觉到脸上无光。

嘿嘿怪笑了几声，胡烈圆睁着一双铜铃大眼，怒看着郭九如道：“七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，你也要下来玩玩么？我与这位小兄弟胜负未定，你又何必插手，多管上这么一档子闲事。”

郭九如自然知道这位拜弟的脾气，闻听之下，微微一笑并不作答。

关雪羽终是后辈，上前向着胡烈深深一揖道：“胡前辈请暂息怒，晚辈甘拜下风便是。”

胡烈却是想不到对方竟会有此一说，微微愣了一下，怅惘地叹息一声，重重地把手上木拐向着地上拄了一拄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太客气了，好吧，咱们就到此为止吧。”

“对了，”说话的显然是亭子里的八老太爷，“还是现在结束的好。”

郭九如微微含笑道：“小侠剑法高招，确实不在当年令尊之下，佩服，佩服，来日方长，我们倒要好好请教请教。”

关雪羽由于有了眼前一场对搏，认识到胡烈惊人的武功，实在说与自己已在伯仲之间，而对方郭九如能够在一出手之间，即行拿住了自己的剑锋，看来武功犹是在胡烈之上，很可能亦在自己之上，这便不能不使得他对此二人刮目相看，连带着对于他们所经营的这个企业买卖，尤其感到十分的好奇。

这其实是显而易明的。

如果说这郭、胡二人所经营的生意，是一般正常的生意，如同八老太爷所说的纸墨生意，何以他们每人都身负绝学，练有如此惊人的一身武功？那是根本就无此必要的，似乎只有经营保镖这一行当，才能与武功扯上些关系，然而他们却绝非是干这一行的，这一点，只凭关雪羽客观地观察，便可认定。

返回凉亭之内，八老太爷着实地夸奖了他几句，胡烈便似有些坐不住，借了个故，便暂时离座自去。

八老太爷俟胡烈离开之后，冷冷一笑，脸色颇为不悦地向郭九如道：“自己功力不济，小看了人，还这般盛气，未免让人失笑，想不到胡老么仍然还是当年脾气，一点也没有改。”

郭九如一笑道：“可不是么，这里谁敢说他？也只有八老你能……唉，算了，他也是一大把子年岁的人了，生就来的脾气，哪能改得了？”

八老太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改当然是改不了，只是当着我面前，这般气盛，却是令人泄气，哼哼，方才情形，九如你可是再清楚不过，要不是你及时现身，他的脸丢得更大，自己不细心检讨，还要怨人，也真亏了他……”

郭九如似乎深恐这位八老太爷为此怪罪，见他动怒，不禁赶忙出言遮盖，连打圆场。

关雪羽到底年少，见状好生过意不去，也在旁劝说，自责一番，八老太爷才自不再多说。

郭九如何机入内，唤出了胡烈，想是在里面晓以利害，胡烈重出之后，亲自向八老太爷打拱作揖，赔了不是，这位八老太爷才算消了气。

冷眼旁观的关雪羽把这一切看在眼中之后，心里更有了几分见地，不用说这位八老太爷，虽然长年难得来此一次，却是名高位尊，对于郭、胡等人来说，似乎掌有无上绝对的权力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使得郭、胡二人对他如此毕恭毕敬，俯首贴耳地百般奉承。

眼前的这一切，偏偏主客双方都不避外人，发生在关雪羽这个外人跟前，

却也有些悖于常情，关雪羽直觉得感到有些尴尬，那位八老太爷却并不为逆，竟有意无意之间，像是把他当成了自己人。

正因为这样，关雪羽便不得不特意地小心提防，反倒不敢过于与对方接近，八老太爷倒真是对关雪羽存有破格垂青之意。

“我原以为你还没有学会你们燕门的剑法，但就今日看来，敢情你已有了几分火候，那倒是难得。”

微微停了一下，八老太爷才接下去道：“这些年以来，我在昆仑，悟出了一套专为对付剑招的手法，甚是微妙，等到闲下来，我们印证印证，或可传授给你的。”

郭九如立时面现惊异地道：“关小友，你的福气来了，这么多年以来，还没听说过谁能有福气得到八老太爷的传授，你偏是得蒙垂青！”

关雪羽聆听之下，甚是惊喜，当下忙即上前谢过。

八老太爷一双眼睛，含蓄着隐隐光华，在关雪羽身上转着，微笑道：“我多少也懂一点星相之学，你准高鼻直，这表示你生性高傲，并不轻易服人，也罢，今夜，我就显示几手给你瞧瞧，也叫你知道这个天底下，除了你们燕字门之外，别家路数，犹是大有可观。”

郭九如一听八老太爷有意显露身手，由不住抚掌称快。

胡瘸子也自大声喝起彩来。

关雪羽待将分辩，只见八老太爷已离身而起，将一张太师椅移向亭子中间，随后大马金刀的又坐了下来。

“来来来，关小友，我们来空手玩玩！只是点到为止！”

只见他笑嘻嘻地道：“除了双掌互接之外，我全身上下只要被你的手指头沾着一点，我就算输了，如何？”

关雪羽只当是方才羞辱了胡烈，这个八老太爷乃借故要向自己出手，心里颇感犹豫，聆听之下正不知如何回答。

八老太爷见他不语，微微颌首道：“你为人持重厚道，不肯轻易向我出手，莫非真怕伤了我，可是？”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八老神功盖世，自不会为小可所伤，小可所忧乃在本身学艺不精，只怕在三位前辈面前出丑，有辱门风而已。”

八老太爷哼了一声，微微点头道：“你这两句话未当不是真心之言，别人面前或许如此，对我来说，你大可不必，即使你双亲在座也不会怪罪于你，今夜乘着我三分酒兴，才有这个兴趣，错过今夜之后，只怕我老人家也就很难现丑了。”

一旁的胡瘸子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八老说的有理，这样吧，就由我老瘸子先请教你老人家三拳，可好？”

八老太爷一笑道：“也好，我知你一套‘醉钟馗’拳术，已深入堂奥，只是哼哼，今夜碰见了你，只怕你却是讨不了什么好来！”

胡烈口中嘿嘿笑道：“这还用得着说吗？我原是向你老人家请教来的，你老人家只不要藏私就行啦！”

说着已站了起来，却向一旁的郭九如道：“七哥你难道不试试拳脚，错开了今晚，可就难找到这个机会啦！”

郭九如笑道：“老爷子垂青的是关小兄弟，你我又何必多事？”

胡烈道：“那我可不管，凡事总是讲究一下先来后到，老爷子，你看拳吧！”

话声一停，脚下已自骑马单裆地叉了开来，紧接着四平八稳地直向着八老太爷兜胸一拳直捣了过去。

胡瘸子这一拳必然是劲猛力足，以至于拳发时整个亭子都为之轰然一声作响。

他这一拳是向着八老太爷当胸击去的，其势相当可观。

一股风柱，形成了千钧巨力。

却只见八老太爷一生长衣，以及那股雪白的胡须，齐都向身后倒卷而起，那力道之劲猛，实可知。

八老太爷呵呵一笑道：“好拳！”

话声出口，两只手掌一正一反，霍地向外一分，说也奇怪，那股凌厉猛锐的劲风，在八老太爷这般手势里，竟自被引了开来，戛然声中，已消逝无踪。

这种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手法，端的是巧妙到了极点，一般用于手脚与兵刃的接触，像眼前老人这般“以空引空”的手法，却是前所未见。

胡烈呆了一呆，紧接着道：“老爷子再看这个。”

他身高体大，蓦然打了个旋风腾身而起。有似疾风中乌云一片，好快的来势。

八老太爷仍然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当地，胡烈的身势霍地向下一落，那从未受伤的大腿，蓦地飞弹而出，直向着八老太爷头上飞踢过去。

“叭！叭！”连声，裤管迎风，一连发出了两声脆响，八老太爷左右一双太阳穴，已在对方照顾之中。

关雪羽冷眼旁观，测知胡烈这般施展，果然全力以赴，并无丝毫留情，设非是预知八老太爷足能化解，岂能如此莽撞。

果然，眼看着这一双飞脚，双双已将踢中八老太爷太阳穴的一霎，就只见这位老爷子转动了一下他的头颅，姿势看来再自然不过，不过是摆了一摆，胡烈那般猛厉的一双飞脚，竟自双双的踢了个空。

胡烈双脚一经落空，便知情况不妙，大笑道：“我认输了。”

叫声未歇，陡地在空中一个倒折，想原地下落，却依然逃不过八老太爷的快手，“噗”一声，已贴在了胡烈那用以踢人的小腿之上，紧接着向外轻轻一送，已把胡烈偌大的身子，送出了丈许以外，落身于凉亭之外。

自然，八老太爷这是对他特别留情，双方不过是玩笑而已，要不然，真要讲究临阵对敌的话，胡瘸子这条腿子可也就别想要了。

胡烈惊魂乍定，由亭外走进来，大声道：“老爷子真神人也，我胡烈可真是打从心眼儿里服了你啦。”

八老太爷闪烁着一双眸子，十分惊讶地打量胡烈道：“一年多不见，你的功力竟然大有进步，看来你已有深湛的内功基础，很可以更上一层楼，在气血上下些功夫。”

胡烈赫赫笑道：“那就要请你老爷子破格照顾了！”

八老太爷点点头道：“很好，我随行带有一本当年所习的秘笈‘血漏子’，哪一天你来拿去看看，只要练习不辍，不出三月就能看出它的妙用。”

胡烈不由大喜过望，连声称谢不已。

八老太爷这才把眼睛移向关雪羽道：“怎么，你可要试试么？”

关雪羽冷眼旁观之下，断定这位八老太爷果然具有非常身手，实在是当世罕见的一位异人，果真能蒙他指点一二，必当受益不浅，只是自己为了顾

全家门盛名，不敢贸然出手，他却偏偏再三催促，颇似含有深意，果真如此，自己倒不便坚持而坐失良机了。

一旁的郭、胡二人，心知八老太爷有意破格造就，而他却偏偏迟迟不肯出手，俱是心存不解。

郭九如微微一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还有什么碍难之处么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郭前辈不必多疑，在下实在是我不敢出丑，既然八老太爷有心造就，小辈也只好献丑了。”

说完，他即走向八老太爷正前方站定，抱拳道：“老前辈多多指教，在下放肆了。”

他有见对方八老太爷身手惊人，方才那一手“四两拨千斤”，更称巧妙之至，生怕再蹈覆辙，是以站定之后，一面功力内聚，一面留神观察着对方虚实，却并不急于出手。

八老太爷一如先前模样，空负着双手，一副气定神闲形象，那一双菱形的长长眸子，却是瞬也不瞬地注定了对方。

关雪羽暗警着道：我如直攻他正面，必然遭遇到先前胡烈相同景况，不如先以虚招诱他，再待机出手就是。

心里想着，径自按照燕家“弓步”走法，在亭子里转动起来。

他因知在场三人俱是当今罕世高手，对于燕家多少有些渊源，实在用不着藏拙，是以身法一经展开，全是本门绝学。

八老太爷微微颌首道：“莫怪于燕门身法，武林推重，果然有不同凡响之处，关小友，你就不必藏私了，只管向老夫发招就是。”

关雪羽嘴里应了一声：“遵命！”猛可里身子向后面一坐，左右手同时向外劈出，施展的是燕家成名江湖的“燕门劈挂掌”，两掌一左一右，各自劈出了一股力道，分向着八老太爷双肩上直劈过来。

八老太爷一声喝叱道：“好厉害！”

他原本两只手搁置在椅子把柄之上，随着这声呼叫，整个身子陡地一个倒挣，蜻蜓倒竖也似的直立了起来。

关雪羽那股猛厉的双掌，竟然双双劈了个空。

对关雪羽来说，这却是意料中事，这两式劈空掌原是虚招，不过旨在试探而已，双掌一经出手全身已蓦地飞扑过去。

八老太爷倒竖的身子，几乎也在同一个时候还原落座，正迎着了关雪羽疾扑而前的身子，后者却已第二次发招，用“进步穿身掌”式，一掌直向老人前心罩来。

八老太爷左手向上一封，看似绵软无力，关雪羽却觉出来一种奇大的吸力，吸向自己手臂，再看时，八老太爷那一只白皙纤细的手，已贴着自己臂上。

像是触了电的感觉，关雪羽只觉得身子震了一震，有一种前冲力道的趋势，心里一惊，忙即运力向后一坐，饶是如此，仍然难缓其冲，妙在自己后坐的力量，在对方转动的手势里，竟然神奇地变成了对方的力量，一股脑的却都转加在了自己身上。

这么一来，关雪羽可就无论如何也吃受不住，才知道对这般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手法，敢情无所不能，自己虽是这般仔细，仍难免着了他的道儿。

一念之兴，他左手突翻，于危机一瞬之间，改用燕家救命奇招之一的“转尾龙”手法，手掌甩处，突然向八老太爷的手臂上反贴了过去。

八老太爷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像是有些意外。

他原本十拿九稳的可以把关雪羽身子送出去，经此一来，不得不把已引出的力量强自收回，反手勾掌之间，迎住了关雪羽递出的手掌。

关雪羽劲猛力足，八老太爷又更是讳莫如深。

双方手掌一经接触，八老太爷的座椅“克吱！”响了一声，关雪羽的身子第二次被引了出去。

饶是这样，他仍然还是着了八老太爷的道儿“呼！”一下子飞了出去。

原来关雪羽聪颖过人，适才冷眼旁观之间，多少已看出了八老太爷这类手法的诀窍所在，这时临阵对敌，徒手相接的当儿，更领会不少。

妙在八老太爷这般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施展，几乎都是同一原理，这便暗中给了关雪羽极大的启示作用。

他本有极深的武学造诣，天资又佳，这一细心领会，焉有不通之理？

是以眼前，八老太爷用同样手法，再次把他飞出，却难以收效，原因是关雪羽已经抓住了力道的窍门，只见他飞起于空中的身子，忽地一伸一扭，朝反方向的一个疾转，便轻飘飘地就原地落了下来。

这一手无疑使得一旁观看的郭、胡二人大吃了一惊。八老太爷这种新奇的“引手”，无疑是他独家发明，武林仅见，该是何等微妙，想不到竟似已为关雪羽所识破，不能不令人为之惊叹了。

眼看着关雪羽落下的身子，轻若无物，有如一片羽毛般，轻轻落在了八老太爷跟前。

“老前辈指教，在下钦仰之至！”

说完抱拳一揖，随即退后一旁。

八老太爷那双眼睛里，交织着无比的喜悦，一只手捋着颌下长须，频频点头不已。

“你果然聪明过人，如得我心得造就，不出一年，必将光大武林矣！”

关雪羽侥幸不曾当场出丑，反倒福至心灵地学到了一式奇妙身法。心中甚是欣喜，有此一悟，以他智慧，当可举一反三，变化出许多不同身法，无形中为自己增加了一分实力。

八老太爷之所以有此一段插曲，很可能以此来试探关雪羽，是否可造之材，至于下一步又将如何，却是令人费解。

四个人相继入座之后，八老太爷竟是没有再提武功之事。此时天已不早，对方既是生意上来往共事之人，关雪羽倒不便久留下去了，当下起身告辞，八老太爷倒也没有强留他。

“好吧，我们明天再见吧！”说着，八老太爷转向郭九如看了一眼，“九如，你送他一程，回来我们再谈！”

郭九如应了一声，满面春风地同着关雪羽离开了凉亭。“你与八老爷以前认识么？”郭九如试探地向关雪羽问着。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不，我们是在客栈里才认识的，不过三四天而已。”

郭九如“喔——”了一声，脸色颇感惊异。

“看来老爷子对你颇为垂青！”郭九如边走边道，“这倒是怪事一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这位儒雅风度的郭九如，给他的印象不恶，也许能由他嘴里探出一些八老太爷的底细，哪怕是一言半语也比全部茫然的好。

郭九如看了他一眼，微笑着说：“你也许还不知道，这位老爷子是有了

名的难缠……”

“怎么个难缠？”关雪羽微笑着，不当一回事地道，“我倒以为他对人温和，并没有怪异之处。”

郭九如一笑道：“当然，那是你们投了缘了，小兄弟，你心里可得有个底儿，能够为八老垂青的人，旷世难逢，他老人家可不会轻易传授你功夫的。”

“这——我知道……”“你知道？”郭九如摇摇头，微晒着道，“不，你还不知道！”关雪羽蓦地站住了脚步：“郭前辈话中有话，请说当面……”“不……现在还不能告诉你……”郭九如脸上现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，“有句话，我倒要问一问你，你看我们是干什么的？”“这，”关雪羽摇摇头坦白地道，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以为呢？”郭九如道，“你以为八老太爷又是干什么的？”“据说是干纸墨生意的，是么？”

郭九如神秘地一笑道：“算是对了一半。”

“另一半呢？”

郭九如无视关雪羽满脸的惊讶，继续前行，好像没有听见他这句话。

二人来到了大门口，关雪羽直直地看着他，仍在等候着他的回答。

郭九如顿了一下，脸色一扫先前的轻松，忽然变得很沉重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你以后也就知道了，我不送你，请自回吧！”

关雪羽呆了一呆，郭九如正待转身，却又止住，一双眸子在他脸上转了一转，讷讷地道：“恕我多事，你在此宁国府有多久逗留？”

“我——郭前辈何有此一问？”

“算了……”郭九如摇摇头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径自转身步回。

关雪羽原想唤住他问个清楚，想一想随即中止住这个动作，到底彼此还是初次见面，又凭什么期盼对方能够剖诚吐露，他自是有难言之隐，也就不必强人所难。

往前走了几步，再回过头来，郭九如早已消失，两扇大门也已关上。

心里动了一动，看他们三人鬼鬼祟祟，到底要商谈些什么？

郭九如临行吞吐，欲言又止，又是为了什么？

这么一想，可就越加促使了他的好奇之心，暗中忖道：我何不乘此时偷偷潜回，听听他们说些什么？

然而，这毕竟不是光彩之事，而且八老太爷等三人，无一不是功力精湛之人，一露了马脚，化友为敌，自己这条命可就休想再活着离开……

转念再想，自己只要当时小心一点，距离远一点，事先留好了退路，料还不至于败露形迹吧。

这么一想，顿时为之胆力大壮，左右打量一眼，夜深无人，又何必想上许多！

当下，把身上长衣整理了一下，往前偎近了几步，陡地腾身而起，“呼——”已纵身上院墙之上，紧接着飘身入内，左右打量了几眼，不见丝毫动静。

这所宅子虽然不小，但是除了亭子里的三个人之外，便只有那个又聋又哑的下人，主人三人既在后院凉亭，自己便大可放心，先到房子里看看究竟再说。

想着，他即隐身墙边，先观察了一刻，不见任何动静，心知八老太爷等三人仍是在后面冷亭，不必顾忌，当下闪身而出，试了一试一扇房门，并未

上锁，打开来，闪身而入，屋子里一片漆黑，略定片刻，这才约莫的可以看清一切。

眼前不过是一间穿堂的通道而已，倒还十分宽敞，前后左右皆有通道，必要时无论任何一个方向，皆可从容掩饰退身。

正前面通向一间宽敞的客厅，正是最初主人待客之处，左面一条通道，才是住屋所在。

关雪羽这一霎心情颇为紧张，好像作贼似的，真后悔有此一来，只是既然来了，总不便半途而回，却要看上一个水落石出才是。

他这里正自心里嘀咕，却听得“噗噗”地板声响，一片灯光闪过来，敢情有人来了。

关雪羽心头一惊，慌不迭地把身子向着一面屏风后掩去，身子方自掩好，通道里已现出了一条人影。

光影婆娑里，关雪羽乃自认出来人正是那个又聋又哑的老用人。脚上穿着一双破鞋，平端着一盏灯，正自缓缓走过来。

原来他只是做着每日例行的工作，哪一扇窗户没有关好，他就走过去关上，哪一个门没有上锁，过去加上一把锁。摇颤的灯光，照着这个人斑斑白发，瘦削的一张长脸，由于角度适当，关雪羽正好看见他脸上的一道显著疤痕，不用说，那是一道刀疤，痕迹之下，竟连一边耳垂也被削下了一块，另外，在他咽喉部位，也有一处显著的伤痕，看来深入喉结，很可能他的哑便是因此而致。不用说，这个人当年必然也是江湖人物，聋哑之后，才栖身为奴，不问外事。

关雪羽静静地打量着这个人，看他做着眼前的这些琐碎事，原本已要离开的身子，忽然，又自退了回来，想是又记起了一件事，把灯重新插好，左右打量了一眼，这才走向一张字画处，移开画面，伸手其后，像是摸着了一样东西，“格登”响了一声，墙面上立刻现出了一个暗门来。

暗中窥伺的关雪羽由不住心里为之一动。

即见对方那个哑汉已立身暗门当前，不过是例行公事般地，向着里面打量了几眼，随即退回，就手又把门关上。

原来这片墙，全是整块花岗石所砌成，石与石之间缝隙甚大，加以这扇暗门的形状又是不规则的，简直看它不出。

哑汉例行地观察一遍之后，这才转身而去，接下去是客厅大门的上锁声音，脚步声渐渐远去。

关雪羽看在眼里，心中有数，自然这间暗室是有名堂，否则何需如此？

客厅大门上了锁，反倒可以使他安心在里面观察一切，不虞外人的忽然闯入。

找着了那张字画，移开来，发觉到后面的一个暗把，抓住它用力一拧，“格登”又是一响，前见的那扇暗门便敞了开来。

关雪羽定了定神，这才向门边凑过去。一股迎面而来的臭气，几乎使关雪羽为之作呕，慌不迭地立刻闭住了呼吸。

待到他往这个房子里一打量，由不住为之打了一个寒颤，一时间毛发直立。

原来暗室之中没有灯火，只凭着这道壁间的一盏昏灯，所见自是有限。

目光所见，这间暗室内一片阴森，不知是他视线所看不清抑或是什么幻影作祟，他所看见的，竟是半悬在空中的一颗颗人头，一个个面目狰狞，那

股子中人欲呕的臭气，便是由这间房子里传出来的。

“啊呀！这是什么玩艺儿？”

心里想着，禁不住后退了一步，仔细再看，所见亦同，心里通通一阵子疾跳，着实地为之忧虑起来。

毕竟这个突然的发现，大使人震惊，从而也就引起了关雪羽强烈的好奇。微微镇定了一下，也随即举步向内步入。

暗室内显然密不通风，以至于那阵子中人欲呕的臭气更是无从发泄，四周围黑乎乎地像是排列着大大小小的许多木架，也不知堆着什么东西。

关雪羽决计要看个清楚，既然这个暗室是完全密封的，倒也不愁光线外泄，厅门既锁，亦不愁外面人会突然闯进来，他大可瞧上一个仔细。

心里想着，随即由身侧取出了“千里火”，迎空一晃，噗嗒，一声亮着了。

炯炯火光里，使他看清了一切，却也吓得他目瞪口呆。

目光所见，面前竟是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，男女老少，形形色色不一而足。

这些人头俱是以脑后长发捆结绳索，吊在交插不一的梁柱之上，有些早已干枯萎缩，有些却像是新死不久，地面上斑斑点点，尽是血渍，想是时间过久，血色早已变成了黝黑。

关雪羽看到这里，只觉得阵阵寒气直袭丹田，诚不知置身何处。

甚久之后，他才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，转过身来，就着手上的火折子，把悬挂在壁间的一盏灯点着了，熄了火折子，这才继续观察下去。

这间暗室空间甚大，左右四周陈列着十数座木架子，架子上摆列着大大小小形样相似的红漆木盒，盒子上各有标签，也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。

关雪羽试着走近其一，打量着面前的一个木盒，只见盒面上落积着一层厚厚的尘灰，几乎已将盒子标签全掩，试着手拂拭了一下，这才看清了其上面贴着的黄色字签，上面是用墨笔正楷写的字道：“西宁道卢昆首级”，另起一行书写的是：“罪状，为富不仁。”

关雪羽迟疑了一下，忍不住打开了盒盖，一股臭气扑鼻而起，他偏过脸来等着那阵子恶臭气息少去之后，才向盒中首级看去。

那是一颗既瘦又小的干枯人首，整个人头干瘪瘪地，陈黄蜡颜色，发色花白，显示出这人颇有一大把子年岁了，却是咬牙切齿，圆瞪着一双眼睛，当真是死不瞑目，整个人头置放在红色的缎质软垫上，垫上另有一标签书写着年月日，拿来和今日比照一下，敢情已有十五年之久。

十五年的长久时间，这颗人头竟然还能保持着完整不腐，不用说是经过一番事先加工处理，却是不知道，人既已死，何必还留这颗人头又有何用？

他又转向第二个盒子——一口长方形的漆盒。

盒面的标签之上书写的字迹是：“东川总兵张天左双臂，双珠。”“罪状：攻苗一役，杀人无数。”

打开盒盖，里面共一双手臂，干枯如藤。另有一个小木盒置放一角，打开来，竟是一双早已干枯萎缩了的眼睛珠子，计算一下年代，也有十数年之久。

类似这样陈设放着人头，断臂残肢的盒子，少说也有几十个之多，十几个木架子堆得满满的，关雪羽匆匆一窥之下，其中不乏知名之士。

最令人吃惊的是一具已成人形的肉胎，敢情是连同胎衣，活生生地取自

女体。

看到这里，关雪羽不禁掩盒而叹，内心之激忿，不可言状。有关这个肉胎标书的罪状却亦令人为之忿恨填膺，不寒而栗。

标签上书写的是：“杀我弟兄，封我门户，三刺贼官不成，虏其爱妾，晓令五十万金赎之，过时不赎，取妾腹内之婴，暴其尸于贼官衙前，以为深戒！”

关雪羽细读一遍，犹有余悸，签上所书写实在已很清楚，看来是地方官吏，剿杀彼等过力，乃致于他们结下了深仇大怨，三次寻仇该官，刺杀不成，竟而返怒于其妻妾，可怜这个小妾，腹内已有形成胎儿，他们竟持以为人质肉票，向该官索金五十万，过期未赎，竟然活生生将胎儿挖出，并曝尸衙前，与该官以深戒。

看完这段文字之后，关雪羽直觉得通体生凉，久久不能平息。

一个问号，突地盘旋而起。

“这些人究竟是何人所杀？”

“郭九如、胡烈……难道他们表面上说是生意人，其实，竟是这般狠心辣手，杀人如草芥的江湖巨盗？简直是太可怕了！”

于是由胡、郭二人联想到了那位慈眉善目的八老太爷，如果说，郭、胡等人是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，于的是杀人越货，见不得人的买卖，那么这位八老太爷可能便是总管其事，暗中操纵的首领人物。即使不是亲当其事，也必然与此大有牵连脱不了干系。

这么一想，关雪羽更不禁半身发麻，脑子里一片混沌，几乎呆在了当场。

暗室内灯焰荧荧，照见着这一室凄惨，那些悬挂在当空的颗颗人头，在昏黯的灯光照映之下形成了一天鬼影。自然，每一颗人头之下，都显示着一个凄厉、惨绝人寰的故事。

固然，死者之中，不乏为富不仁，贪赃枉法，为恶多端之辈，只是这等阴森恐怖的杀人手法，毕竟不是侠义道中人之所愿为，况乎其中所涉及的绑票撕票手法，简直无异于江湖悍匪行为，更难以“替天行道”一笔带过而取谅于人。

关雪羽虽非十分明白，却也了解了一个大概，他暗暗地打了一个冷战，忖思着：好险……幸亏发现的早，还没有陷身其内，否则一旦为那位八老太爷所笼络，着了他的道儿，只怕再想脱身，便将大费周章了。

眼睛所见，既是这般阴森可怖，鼻子里嗅的更是一阵阵中人欲呕的尸腐臭气，这个地方多留上一刻也能令人发疯。

关雪羽不打算再看下去了。

就在他刚刚熄灭了灯，打算要离开的一霎，身边上却意外地听见了一声呻吟。

这声呻吟实在低到不能再低，设非是如此夜静更深，再加上关雪羽的听力过人，万万是听它不出。

即使是关雪羽如此胆识之人，却也被这声突如其来的呻吟之声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此时此地，便不是鬼怪作祟，也当它是了。

关雪羽心里一阵发毛，陡地后退一步，背墙而立，无巧不巧的正与一颗长发系梁的人头成了“脸对脸”之势，那死者瞠目结舌，满面发黑，在咫尺之距，骤如其临，真能把关雪羽的胆子给吓破了。

闭上了眼睛，关雪羽强自镇定了一下，此时此刻，身边便又听见了第二声呻吟。

这一次由于听得真切，关雪羽可不再当它是幻觉。

“莫非真的有鬼？还是屈死的冤魂作祟？”

心里一惊，他倏地睁开了眼睛，同时之间，已将功力聚集于双掌之间，只要稍觉有异，必当先发制人，以燕门劈空掌力击出。

只是，这番准备显然多余。

眼前并无丝毫的异状，空中有十个高悬的头颅，一个个都像是生了根也似的，没有一点风吹草动。事实上这些人头，在悬挂之先都经过一番风干防腐的处置，乃能持久不腐，少数处置不当，溃腐生臭自属难免，但大体上说，尚能保持着一个大概的模样。

由于长年久置，不曾移动，有些人头上都结了蜘蛛网，发上积尘怕也有铜钱般厚，名副其实的成了“灰头土脸”。

那一声呻吟声，肯定不是来自其间，倒像是传自外间，或是缥缈的天空。

要是换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关雪羽势将便会出来喝问了，只是眼前处身虎穴，便不能如此放任。

他只是圆睁着一双眼睛，静静地在四下打量着。

显然地，就在这一霎，他耳边上又听到了第三次的呻吟，这一声分外清晰。

甚至于连发声之处也可以判定，就在暗室侧角之处。

关雪羽向那个地方仔细注意看了一眼，并无入迹，然而，他确信自己不会听错，便大着胆子掩身而近。

正当他走向前，足步未定的一霎，耳边上可又听见了连续传来的几声呻吟。

这一次就好像近在眼前，而且那呻吟之声，显然是出自女子，是无可疑。

关雪羽四周看了一眼，轻咳一声道：“谁？”

出声之后，才自觉出了不妥，盖自己眼前也是“黑牌”人物，见不得人的。万一对方是主人之一，自己又将如何自圆其说。是以，话声出口，立即闭嘴不言。

在他以为对方听见了自己声音之后，很可能不会再传出声音，却不知竟是猜错了。

紧接着，耳边上传进来一连串的呻吟之声——一个微弱女子的声音，断断续续传进来道：“我要死……求求你开开恩……让我死了……吧……死了吧……”

关雪羽惊得一惊，镇定道：“你是谁？藏在哪里？我怎么看不见你？”

“我……在这里……”声音里充满了颤抖，微弱到了极点，“大爷求……求你……让我快些死了吧！”

关雪羽这才听清楚了，敢情是一壁之隔的另一间房，只是这期间并无通道，心里一动，这才想到很可能是另一间暗室。

由于有了前次经验，他试着在各处找寻开启暗室的机钮，果然被他找着了。

那个开启暗门的机钮，其实就是壁角的木架，用力一推，房门立现——暗房之中的暗房，设想确是颇见心机。

这是一间形似牢房的囚室。

房间里燃着一盏豆油灯，一个黑衣蔽体的少妇，直直地仰身木榻，手脚上俱都加有锁链，一头长发扯得笔直，悬结在床板上，如此一来，不要说意图逃跑，就连转动一下也是万难，对方妇人很可能已被捆绑多日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真是人间奇惨之境。

房子里另有张八仙桌子，上面置有少许食物，水壶，想是定时有人来此喂食对方，仅仅维持着她不死的生命而已。

两个人初初一见之下，都有些惊诧。

关雪羽没有想到此时此地，竟会藏有这么一个人。

少妇也似乎奇怪来的人并不是日常所见，一双惊骇的眼睛，木然地盯向对方，嘴里竟然也不再呻吟了。

一个念头，电也似的在关雪羽脑中闪过，不用说，这个女人正同方才前室所见一般，诚然是所谓的肉票了。

反过身来，轻轻关上了房门，关雪羽点身而前，来到了妇人近侧。

“小声一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妇人用力咬着牙，面上神色固是微弱极倦，眼睛里的光彩，却现着一种倔强！

“怎么回事？你反倒来问我……求求你作作好事，让我死……了吧！不然，我作鬼也饶不过你们……我……”

一边说，一边泪如雨下，却已是泣不成声。

关雪羽愣了一下，摇头道：“你弄错了，我不是这里的人！”

妇人听他这么说，忽然止住了哭声，却把一双泪汪汪的眼睛盯向他，半天才委屈地道：“那你谁？你别是跟他们串通好了，来诈骗我的吧？”

嘴里虽这么说，到底掩不住内心的惊喜之情。人到了绝望之时，任何一点可能生存的机会都不会放过，果然对方这个少年是外来人，自己显然不可错过眼前逃生的机会。

关雪羽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我不是骗你，你听着，如果现在被这里主人发现，我和你一样都是活不成，你明不明白？”

女人将信还疑地点了一下头：“那么你又是……”

关雪羽摇摇头，苦笑了一下：“现在不是你盘问我的时候，先说说你自己吧，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他们要把你关到这里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不要怕，慢慢地说。”

听着听着，这个年轻妇人，可就又淌下了眼泪。

“看起来你倒不像是他们一伙的人……”年轻妇人泪汪汪的说，“你问我这些……我可又去问谁？天晓得，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弄来这里，已经好几天了，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，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呀，求求你……把我松开一下好不好，我的手都快要断了！”

关雪羽顿了一下，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就先松开了你！”一面说走过去，伸出手来，在她手腕间的绳索上掐了几下，顿时就断脱开来。

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干脆把她全身上下的绳子统统解了开来。

猛可里这个年轻妇人，修地自床板上挺身跃起，两只手飞快地直向着关雪羽脖子上掐了过来。

别看她刚才一副微弱半死不活的样子，一旦动起了手来可还真不含糊，手脚捆久了，自然有欠灵活，只是对于一个妇道人家来说，确也不容易了。

关雪羽倒是没有想到对方会有此一手，一时猛得一惊，但惊归惊，却也

不会乱了方寸。

年轻妇人手来得快，关雪羽闪躲得更快，身形微微一晃，妇人两只手便又落空。

年轻妇人一个扑空之下，眼看着这一头几乎就要撞在了墙上，她惊叫了一声，猛地转过身来，倏地飞起右脚，竟以足尖，直向对方脸上踢来。

关雪羽冷哼一声，当然不允许她得手，左手一翻，用“倒接菩提”的一招，只一探手，已拿住了她踢出的脚尖。

可能是手下重了一点，年轻妇人竟告承受不了，嘴里“哎哟！”地叫了一声。

她这里方自出了一声，已被关雪羽反过来的一只右手，“噗！”地一下按在了唇上。

“不许出声！”关雪羽瞪着她道，“要不然我……宰了你！”

对一个女人说出这么厉害的话，关雪羽倒还是头一回。这句话倒是真管用，那个年轻妇人果然不再吭声了，却把一双不胜惊悸的眼睛，骨碌碌一个劲儿地只是在对方脸上转个不已，另外，她的一只脚还掐在对方手上，收又收不回来，高举在半空中，一时又急又气，臊了个满脸通红。

关雪羽随即也觉出，忙即松开了手。

年轻妇人打了一个踉跄才算倚墙而立。

经此一来，她倒是相信对方果然不是这里的人了。

关雪羽冷声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是真心救你，你反倒向我出手，我可不管你的事了……”

说罢，正待转身离开。

年轻妇人顿时一惊，道：“别……走，别……”

关雪羽回过身来，轻叹一声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总该把话说清了，我才好救你！”

年轻妇人摇摇头眼泪又自汨汨流出。

对方刚才出声惊叫，关雪羽生怕惊动了后院的主人，这里终非久留之处，他随即改变了主意。

“好吧，你不必说了，这里不是说话之处，万一被他们发现了，连我也走不了，我们走吧。”

年轻妇人伸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泪，可怜兮兮地道：“只是，怎么走……呢？”

“来，你跟着我。”

边说，随即转身打开了暗门。

年轻妇人揉揉腿，忙跟上去，不意走了两步，只觉得腿上一麻可又坐了下来。

关雪羽回身，伸手抓住她一只胳膊，把她硬提了起来，不禁皱着眉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……的腿……”

关雪羽哼了一声，想到了刚才她还意图飞足伤人，这一会却是连举步都难。自然，看着她这副可怜模样，他确不能抖手一走。

“看你这个样子，你是走不动了，我背着你吧，时间可是不多了！”

说着他欠下身来。

那妇人忸怩了一下，想到了机会不再，嘴里道了声谢，即把身子伏在了

关雪羽背上。

关雪羽确实不敢逗留，当下匆匆步出，来到了那间满悬人头的暗间。

身后妇人想是前未曾见，乍然看见眼前这番恐怖阴森景象，吓得全身连连打颤起来。

“大……爷……这是什么地方？可吓死……人了……”关雪羽哼了一声，不及多说，三转二转的，极其快速地已来到前面大厅，关好暗门，看一下各处，一如原状，心中略定。身后妇人呻吟道：“现在可以放我下来了……么？”关雪羽道：“还不行，不要说话！”

那妇人便不再吭声。

大门既锁，关雪羽只好走窗户了，所幸窗扇够大，足可进去，并不费事地便自遁出厅外。

远远地向后院那边打量一眼，隐隐的似乎见有灯光透出，可以猜知八老太爷等三人仍在凉亭里论事，这倒是求之不得的良机。

以关雪羽之一身轻功，背负着一个人，实在不算怎么回事，几个起落，已来到了院墙之外。

为慎重计，关雪羽却不敢就此停留，奔驰了老远的一程才放慢了下来，最后在一座荒间野祠前停了下来。

身后那个年轻妇人，眼见着关雪羽如此轻功，好不佩服，想到了对方仗义援手，恩同再造，大是感激，是以足方落地，即向着关雪羽冉冉拜倒，哭成了一团。

关雪羽一时间也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不必这样，起来，起来，现在你已自由了，应该高兴才是，怎么哭起来了？”

年轻妇人磕了个头，反身坐下来，轻轻一叹道：“想不到我李红姑还能活着离开，这条命可全是大爷你所救，恩人你的大名是？”

关雪羽摇摇头道：“你不要这么称呼我，我其实也是无心救你，实在不敢居功，我姓关，你只叫我一声关先生就是了……你刚才说你是……”

年轻妇人苦着脸看了一下天，痴痴地道：“我姓李叫红姑，这是我娘家的名字，我丈夫姓秦叫秦照，不知道恩人你听过没有？”

关雪羽微微怔了一下，点点头道：“秦照？是浙江官府当差的那个秦照？”

红姑点点头说：“就是他，你认识他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”关雪羽说，“我只听说过他罢了，听说他的一身武艺还不错，能够双手发镖，在杭州府衙门里当差，办了很多件案子，他的名声，应该不在金刀震九州阮大元之下，失敬，失敬。”

红姑叹了一口气，讷讷地道：“不就是因为这样，才得罪了人么……也不知道他……现在怎么样了？别是叫人给杀了……吧？”

说着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。

关雪羽一惊问故，红姑才细道原委。

原来红姑之夫秦照，人称千手神捕，乃是杭州地方第一名捕，一身功夫得自异人传授，确非一般寻常公门人物可比。

自他上任后，着实侦破擒获了不少地方上为非作歹的黑道人物，极得官方器重，很可能便是这个原因，乃与当地黑道人物云四姑娘结下了仇恨。

关雪羽听见了云四姑娘四个字，心里已是有数，微微冷笑道：“这么说，是云四姑娘下手把你擒来这里了？”

“不是她亲自下的手！”李红姑恨声道，“她手底下能人多了……哼，在杭州，她的势力大极了……除了她没有别人！”

“又为了什么？”

“是因为秦照奉命抓了他们的人，我好像听秦照说过……抓了他们五个人，第二天就提堂给问了斩。”

“这就难怪了！”关雪羽道，“你丈夫办案过力，抓了云四那边的人又问了斩，她当然放不过你们，只是……既然如此，又为什么要留下你的活命，为什么又把你押到宁国府来？这不是有些奇怪么？”

李红姑痴痴地摇着头说：“说真的，我这可就不大明白了……我被他们抓住，吃了好多苦，还差一点……我真想死了的好。”

说着，把脸埋在张开的两只手里，又悲泣起来。

“你这就别再伤心了，总算还能全身而退……”关雪羽目光炯炯地看着她道，“有几件事，我想知道一下，也就可以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杀死你！”

“杀不杀都不要紧了……他们烧了我的家……杀了我的公婆……只是留下了我……不知道又为什么？”

“这么说你丈夫秦照并不在现场？”

“他不在，出公差去了！”

“你可知道是一趟什么公差？”

“这，”红姑想了一想，点点头道，“我想起来了，听说是去押解赈灾的银子……”

关雪羽微微一惊，说道：“赈灾的银子？”

红姑摇摇头说：“详细的情形我不清楚——只听他说，好像是南方几个省，联合捐助了许多银子，再加上京里解来的灾银，数目很大。各地衙门都出动了，由我丈夫秦照负责，说是要解往皖北各地，发放给那几个受灾最大的府县……”

“这就对了！”关雪羽几乎忍不住内心的忿怒，冷冷地道，“所以他们才会留下来你这一条活命了！”

红姑呆了一呆：“为什……么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因为他们要留下你来，交换那一批赈灾的银子！”

“啊……原来是这样……我真是糊涂……完全没有想起来！”红姑似乎又燃起了一线希望，“这么说，他们并没有杀死我丈夫？”

“当然。”关雪羽冷冷地道，“秦照一死，他们就没有勒索的对象了，真可恨！”

说到这里，他霍地站了起来，倒把一旁的李红姑吓了一跳，问道：“关先生你？”

关雪羽摇摇头，又自坐下来。

这件事冲动不得，事实已几乎证明，云四姑娘这个盘踞杭州的黑道高手，分明就是与胡、郭等为一伙之人，说是一丘之貉亦无不当。

而胡、郭二人显然却又与八老太爷其人脱不了关系，如此一来，这位八老太爷的身份，便不能不令人大存怀疑了。兹事体大，不能因为这个连带的推测，便猝然认定了八老太爷其人是他们一伙，甚或是领导之人，只是这其间的微妙关系，却耐人寻味，仔细思索。

“关先生！”李红姑眼睛里闪烁着泪光，“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又该去哪里呢？”

这句话不禁使得关雪羽为之一愕！

这可倒是一个问题，方才是一股脑的好心救人，可真是，现在人是救出来了，可又往哪里安置她呢？

“你……的家呢？”

“家……”提起了家，小妇人可就由不住热泪涟涟，“我刚才不是说过了么，我已经没有家了……他们杀完了我家里的人，又烧了我的房子……我哪里还有家呀？”

关雪羽想了想道：“你娘家呢？”

李红姑叹息了一声，伤心地闭上眼睛，摇头道：“我娘家远着呢……在南宫府……爹死了，娘还病着，这个时候我可不能回去。”

说的也是，再说一个单身年轻妇人，这么远，你又叫她怎么走，何况道上又不平静，她本身便是个黑道下手的对象，如今躲避尚恐不及，岂能抛头露脸？万一被云四姑娘手下的人发现，焉能还会有命？

这么一想，果然问题多多，可就“进退维谷”。

李红姑想着想着，又把脸埋在手心里呜咽着泣了起来。

关雪羽道：“你不要哭了，暂时不能回去，总得想个法子……只要你丈夫还在就不怕，你可练过武么？”

“练过一点儿！”李红姑说，“我爹早先是干保镖的，小的时候跟着练过花刀，走梅花桩什么的，后来嫁过去，秦照教过我飞镖！”

“那也就很不错了，”关雪羽道，“以你目前情形，确实不宜在外面走动，这样吧，在宁国府这里，我有一个新交的朋友，姓鲍叫鲍玉，有个大宅子，家里房子很大，我跟他打个招呼，你就暂时先住在他那里，一面等你丈夫的消息，一面也养养身子，这样你看可好？”

李红姑听了自然高兴道好，连连称谢不已。

关雪羽想想也确实没有其他法子，只好如此。

李红姑经过片刻休息，精神略振，眼前既没有敌人，大可从容进退，当下就由关雪羽带领着，一径来到了矮金刚鲍玉的住家。

鲍玉确是有些意外，只是既为关雪羽所引介，也就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鲍玉女眷甚多，当时就由鲍妻冯氏陪着红姑到后面沐浴更衣，自有一番安排。

这边屋里，鲍玉却慎重其事地问关雪羽道：“兄弟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老哥哥哪怕把这条命赔上，也没有话说，只是有几句话，要让兄弟你心里明白……”

“你请说吧！”

“刚才你提到了那个云四姑娘！”鲍玉的声音忽然变小了，“兄弟你大概还不大清楚这个娘儿们……可是不好招惹的人呀！”

关雪羽不动声色地道：“怎么个不好招惹？”

鲍玉那等开朗之人，在提到了云四姑娘其人，忽然变得阴沉了，皱着眉，冷着脸，一个劲儿地眨着眼皮。

“这个女人是有名的魔王，杀人放火，绑票抢劫，可是无所不为！而且……她的势力大极了，由浙江到江苏，就连我们皖省也算上，都有她的人……谁要是得罪了她，准是凶多吉少。”

“嘿嘿！”一笑，鲍玉挺了一下胸脯，“当然，兄弟你可不要误会，以为我这么说，便是怕了她，事实上，我们可是没照过面，谈不上恩怨……”

关雪羽一笑道：“但是从今天起，你们之间只怕便结上了梁子。”

鲍玉神色微微一变，哈哈一笑，却端起一杯茶来就口喝着，实在是有些“定了神儿”。

关雪羽看在眼里，自然心里有数，一时看着他道：“这件事你可管也可不管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个女人现在藏在你家里！”

鲍玉轻叹一声，面色汗颜地苦笑道：“关兄弟，你把我鲍玉真看扁了，我真要那么胆小怕事，还配跟兄弟你论交……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你的事便是我的事，只要你关照老哥哥我做的，就是刀山剑林，我也就认了。”

关雪羽笑道：“你果有此心，倒也不枉此番相交一场，这件事我既已插手，便万不能看着你被牵连，李红姑不过一个可怜的女人罢了，你我乔为武林侠义中人，便万不能坐观其死，你不妨暗中差人打探一下秦照的下落，俾使他夫妇早日团聚，也就不必再为此事操心了。”

鲍玉点头道：“这样很好，我明天一早就派人到杭州去打探此事，云四姑娘就算消息再灵，也不会想到秦照的老婆会在我这里……不过，凡事小心一点的好！”

关雪羽因想起八老太爷与郭、胡二人，不免试着向鲍玉出言打听，不意鲍玉对此三人竟是没有一些耳闻，关雪羽却也没有进一步说明。

古怪八老爷 疑是姜隐公

这个鲍玉在宁国府称得上一个人物，财势两雄，难得尚还有些义气，有他庇护秦照的妻子李红姑，当是最为恰当，又因为他与官府保持关系良好，对于秦照以及那批赈灾的解银动态，至时必能先知，一来可使红姑夫妇便于早日团聚，再一方面，亦可借着那批灾银，对于一于匪徒的动态有所了解，以定对策。当日已晚，二人又谈了些别的，关雪羽便起身告辞。

待他转回客栈，发觉到那位八老太爷仍未转回，心里倒是少了一层顾虑。

容他转回自己住处时，禁不住吃了一惊，意外地发觉自己房中竟然亮有灯光，他明明记得与八老太爷离开时，天还未黑，根本无需点灯，这盏灯又是何人点起。

然而，他立刻便解开了这个谜！

那是因为隐约映衬在侧面纸窗上的一个婷婷少女的影子——凤姑娘的婷婷倩影。

关雪羽心里一动，暗忖着今晚并非是与她约好的读书时间，何以她提前来此？

想着上前一步，在门上轻叩了一声。凤姑娘的声音道：“回来了？”

接着房门打开，凤姑娘巧笑倩兮地当门而立。一袭浅紫色的长裙，几乎曳在地上，破格地，却在外面加上了一件碧海天青的斗篷，乌黑的秀发，云也似的披散下来。

使得关雪羽微感惊奇的是，她竟然破格地在背后系上了一口长剑，长长的剑穗子深深垂下来，只凭着露出肩头的那一截长长剑把子，修长的式样，即可判定是一口不可多得的名剑。

“对不起，我自己进来了，不会怪罪吧？”接着她明眸轻轻一转，眨动了一下，“我是向你来辞行的。”

关雪羽道：“你要走？”

关上房门，相继落座，凤姑娘微微点一下头，就手端起了茶碗，喝了一口。

“也许我没有读书的命！”她微笑着，“好容易找着了你这个好老师，便又……不过，也许我很快就会回来，以后还是有机会的。”

“你要去哪里？这么急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微笑着，她俏皮地眨了一下眼，又道：“地方不远，如果顺利，几天也就回来了，你干嘛问？嗯？对啦！你干脆跟我一块走一趟吧。怎么样？”

关雪羽道：“连去哪里我都不知道，怎么跟你去？你也只是说说罢了。”

凤姑娘笑了一下，没有再接下去。关雪羽锐利的目光，在她身上转了一转，缓缓地道：“能够要你亲自出动，必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”

“那倒不一定，”凤姑娘说，“就像我每次来你这里，都是很重要的事么？”

“这是不一样的。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，你大概是发现我带了剑，可是？”

“不错，”关雪羽道，“这就证明，你此行是要动武，而且难免要杀人！”

凤姑娘道：“我是不轻易杀人的。”

“但是一旦想杀，可就绝不留情。”

听到这里，凤姑娘忍不住笑了一声，瞅着他道：“你倒是很了解我，这两天你好像应酬很多的样子，刚才上哪去了？”

关雪羽看了她一眼，暂不置答。凤姑娘说：“我又忘了，不问你就是了，我知道，你最近新交了好几个朋友，有老有少，倒是交游广阔得很呢！”

关雪羽怔了一怔。

凤姑娘忙自解说：“可别误会，我可没有暗中跟着你，只是凭猜测罢了，就好像这一位——”

说到“这一位”时，伸出了一根纤纤玉指向着这八老太爷的房子指了一指。

关雪羽道：“八老太爷？”

凤姑娘轻轻挑了一下眉毛，不屑地道：“谁管他八老太爷还是九老太爷，这个老东西可是古怪得很，我劝你还是少理他的好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关雪羽毋宁想多听一些，“你也认识他？”凤姑娘摇摇头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这个人鬼鬼祟祟，是个神秘人物……你要多留意他一些。表面上说是个生意人，其实我看他却另有所图，说不定他——”

才说到这里，忽然停住。

关雪羽几乎和她同时惊觉到，似乎屋顶上有些异声，似为夜行者足下踏动之声，只是其声过于轻微，如非特别留意倾听，简直难以听出。

凤姑娘反应的确够快的。

就在耳边上方闻有异，不待关雪羽有所表示，先自挥了一下手，灯光倏熄，同时她的一只左手也就势推出，随着掌力击处，窗扇立敞。

就在这一霎，凤姑娘的身子，已似一只大鸟一般“呼”地掠了出去。

关雪羽原本想出去一探，这时见凤姑娘既已出去，倒是不必多此一举，他悉知凤姑娘一身轻功极佳，有她出去，果真若是有人在外面伺探，这个人八成是逃不开她的追踪。

隔着敞开的窗户，眼看着凤姑娘纵出身子，端的是好快的身法。身子方自纵出的同时，便直直地拔了起来，紧接着一式巧妙的滚翻，有似疾风中的落叶，“噗噜”一下衣袂声中，已自上了屋顶。

房子里光线虽暗，院子里却被月光渲染得一派通明，料想着那个夜行人万难逃开。

关雪羽静静地期待着她的转回。

片刻之间，凤姑娘已去而复还，她仍是由窗户掠进来，裙带间激带出大股风力，可以想知她来势之疾猛，却只是一发而收，这等动定来去之功，确令关雪羽惊赞不已。

关雪羽亮起了火种，重新点着了灯，却发觉到凤姑娘脸色十分寒冷，一声不吭地坐下来。

“发现了什么没有？”

“被他溜了，”凤姑娘抬头看了他一眼，“太快了，没有看清楚，只看见他穿着一身宽大的衣服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下意识地向着隔壁拐角处的对窗看了一眼，出乎意外的，竟然发觉到那间屋子竟然亮着灯，不用说那位老客人八老太爷现在回来了。

“哼！准是他！”

说着凤姑娘倏地站了起来：“走，我们瞧瞧他去，倒要看看他是什么变的？”

关雪羽对于八老太爷的突然转回，心中不无怀疑，他当然知道对方一身功夫了得，凤姑娘嗓门又这么大，万一给他听见了，可不大好。

“算了吧，已经这么晚了……”

“哼！没这么好的事！非瞧瞧他去不可！”凤姑娘敢情是气不小，“这么一大把子年岁了，鬼鬼祟祟地偷听人家说话，他安着什么心？”

关雪羽轻叱道：“小声点！”用手指按了一下唇，意思是要她嘴下留情。

凤姑娘何等娇惯个性，又在乎谁来，这就要开门出去，独个儿前往兴师问罪。

哪里知道，事情竟是这般的巧。

凤姑娘这里刚刚一拉开房门，正巧就迎着了对方八老太爷进来的身子。

锦袍大袖，皓发长髯，月色下，简直神仙中人。

一只手提着乖巧的一个提篮，另一只手正作出叩门的姿态，竟是这般巧法子，手指还没有触及门板，房门竟自开了。事出突然，这般景况之下，凤姑娘一时竟无从发作，只管直直地看着他，作声不得。

八老太爷嘴里“唷”了一声，向着关雪羽扬了一下手，连声道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，这里敢情还有贵客，我们明天再聊吧！”“别走！”

说话的是气不打一处来的凤姑娘。

圆睁着两只眼，单手叉着腰，那副样子真像是要把来人给生吞了。

“老头，你给我坐下说话！”

一面说，她伸手指着一旁的座位：“坐下，坐下，别来这一套，姑娘眼睛里可揉不进砂子，在我面前你最好别翻穿皮袄，给我装羊。”

关雪羽不禁暗吃一惊，想不到这位姑娘性子如此火爆，对方八老太爷何等身份，岂能吃她这一套，只怕一个翻了脸，顿成不了之局。

当时聆听之下，正待打上一个圆场，却不意对方八老太爷，敢情是能曲能伸，嘴里嘀咕着：“翻穿什么……皮袄？谁又穿什么皮袄来着？”

一面说，可就真的坐下不走了，却把手里的那个小竹篮，向着关雪羽举了一举道：“这是一笼刚出锅的生煎包子，你趁热吃了吧，倒是巧得很，这里正有贵客，就一块尝尝新吧！”

关雪羽接过来道：“你太客气了！”

手触竹篮，敢情还热腾腾的，试想着由郭、胡住处往返客栈，可有老长的一段路程，由此可知这个八老太爷好快的脚程。

关雪羽微微一笑，向着凤姑娘道：“难得还热着呢？你尝一个吧！”

一面把竹篮子送过去。

凤姑娘哼了一声，把头偏过一旁。

关雪羽自己拈了一个，把篮子又转向八老太爷道：“你老也尝一个吧！”

八老太爷嘿嘿一笑，拍了一下肚子道：“我是酒足饭饱，不要客气，还没请教，这位姑娘贵姓，芳名是……”

虽是在向凤姑娘说话，一双眼睛却直直地瞅着关雪羽，是想要他代为答话。

凤姑娘哼了一声，白了他一眼，再次把头转向一边。

关雪羽微微一笑，向着八老太爷摇摇头道：“这个倒是把我问着了，连我也不知道。”

凤姑娘冷笑一声，一双澄波眸子，直向着八老太爷逼视过来：“你就别问我了，先谈谈你自己吧，人家却管你叫什么八老太爷，你的姓呢？难道姓

八？”

“好说，”八老太爷不以为忤地笑着。伸出一只雪白的手，轻轻捋着嘴上长须，“只要你高兴，小姑娘，你就只管叫我一声八先生也未尝不可。”

凤姑娘道：“好吧，就这么称呼你吧，我只问你，刚才干什么鬼鬼祟祟地上房？是不是你？”

八老太爷摇摇头道：“胡说，胡说，我几曾上了房啦？我又不是飞贼，放着正路不走，专门上房穿窗户？小姑娘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凤姑娘不由脸上一红，几句话，倒像是说她的，因为刚才她来去穿窗掠户，被他这么一说，自己反倒成了贼，一时气往上撞，偏偏对方一副和颜悦色样子，却令自己发作不得。

自然，以凤姑娘之冰雪聪明，自非意气用事之人，想了一想，她反倒安静沉着了下来。

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老人，她早就留下了心，这两天也曾派人仔细地打听，所得结果，却是虚无缥缈，莫衷一是，她还在继续探查这件事，在没有对方确切资料之前，她无妨暂存观望。眼前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倒不容轻易错过。

这么想着，凤姑娘那张冷若冰霜的脸上，终于绽开了一些笑靥，打量了对方一眼，她讷讷地说道：“你这么说，是我看错人了，八先生，我虽然刚才并没有看见你的脸，可是却认得你身上的衣服……”

八老太爷嘿嘿一笑道：“那是你看错了，就好像我老人家刚才回来，黑乎乎的，好像看见一个人，长长的头发，穿房越脊，吓了我一跳，要是我与姑娘一样，岂不把姑娘当成了那个人？”凤姑娘由不住“噗哧”笑了。

“你这个老头儿很有意思，能气人也能逗人，这件事过去也就算了，别再提了，只是你可要仔细着点，下次可别犯在了我的手里，要不然我可是放不过你！”

八老太爷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频频点着头道：“这我可得好好记着了，要不然下次犯在了姑娘手上，这条老命，可是八成儿活不成了！”

凤姑娘在他说话时，一双妙目，仔细地在他脸上注视着，对方的口音，说话的神态，终于使她像是梦幻般地记起了一个人来。

顿时，她脸上失去了笑容。

“八先生——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也许你知道，请你告诉我。”

“那你可找错人了……”八老太爷道，“我认识的人很少，朋友也不多。”

“但是这个人，你也许会知道！”

“什么？”八老太爷道，“是谁？”

凤姑娘缓缓地道：“这人出身昆仑，后来迁向十万大山，人家都叫他是‘姜隐君’，至于他真实的名字却没有人知道，你可听说过这个人吗？”

她嘴里缓缓说着，一双眼睛，却瞬也不瞬盯着八老太爷，留意着他面部表情。

只是她却失望了，八老太爷敢情并无异样，聆听之下，他竟然微微地笑了。

倒是一旁的关雪羽为之吃了一惊，因为凤姑娘所提到的这个姜隐君，也正是自己极感迷惑与好奇的一个人，聆听之下，不觉心里一动，遂向着八老太爷望去。

八老太爷在二人注视之下，微微点头道：“这个人我是听说过的……只

可惜，我无能奉告。”

凤姑娘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八老太爷道：“因为我也只是听说过他，却是没有见过，姑娘怎么好好地会想起了他来？”

凤姑娘神秘地笑了笑：“因为传说中的这个人，和你竟有几分相似。”

八老太爷呵呵地笑了：“小姑娘，那是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——”

说到这里延臂伸了一个懒腰，站起来道：“我困了，有话咱们改天再谈吧。”

关雪羽道：“你老这就休息了？”

八老太爷看向关雪羽道：“明后天，我要去远地方看个朋友，总得两三天才能回来，回来后，我们再好好聚一聚吧。”

说完向二人点了一下头，随即向外步出。

关雪羽直送他转回房中，才自回来。

凤姑娘却尽自看着八老太爷的房门发呆。

关雪羽轻声道：“你以为他就是传说中的姜隐君？为什么？”

凤姑娘脸色费解道：“不知道！我只是这么想而已，传说中的姜隐君也有他这么一撮小胡子，武功极高，你以为呢？”

关雪羽心里着实为之一动，数十年以来，江湖武林中只要稍具分量的人，无不对姜隐君这个传说中的人，存有一种好奇，由于这个人的杳如黄鹤，不落行迹，因而人们对他的传说，俱为捕风捉影，不可征信之词，就连姜隐君这个人的正邪善恶行为，也是一个待解的谜团。

“我实在不知道——”关雪羽这么说着。想到了八老太爷可能即是“姜隐君”其人的化身，一时间脑子里充满了混乱。

老实说，一个金鸡太岁已经令他遭遇到沉重的压力，眼前的凤姑娘亦令人莫测高深，未来的发展，究竟是友是敌，犹是不知，接下来的北丐帮动向，再加上一个落难中的女人李红姑……这么多的一股脑儿都岔集过来，真有些招架不住！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加上了八老太爷等一干人及赈灾银两之事，自然，凡是稍具侠心的武林人士，都不欲这批灾银落入恶人之手。

可以想知，这批灾银即将来皖的消息，必然早已在江湖上传扬开来，黑道人马，蠢蠢欲动，大思染指实在是意料中事。

如果有关这批灾银的消息，确实实在，未来江湖的一场争夺大战，万难避免。可悲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就关雪羽所知，站在正道护银一边的，还没有一人，也许自己便是唯一仅有之人了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若非是凤姑娘突如其来地这么一问，关雪羽兀自陷于沉思之中，这才发觉到，敢情这位姑娘就坐在旁边。

“啊！没什么……”关雪羽只有把八老太爷拿出来挡驾道，“只是在想这位八老太爷的事……他……实在是一个奇怪的人……”

凤姑娘道：“你是说，他有些什么奇怪的行为？”

关雪羽自不会把这两日所见以及各方图谋皖省灾银之事轻易道出，只微笑着摇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他不像是个买卖人。”

“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买卖人。”

凤姑娘接着道，“难道你还没发现他的武艺高极了，很可能在你我之上？”

她回忆着方才的情景道，“尤其是一身轻功，简直是不可思议……我在想，如果这个人存心不善，倒是要小心地防他一防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她微微一笑，摇摇头说道，“算了，不要再谈他了，好好的一个夜晚，被他这么一搅，弄的一点兴致都没有了，我走了！”

关雪羽看着她，点了一下头说：“不送！”

凤姑娘一脚待要跨出，聆听之下又偏过身来，一对眼睛涵蓄着无限迷离，似有情意地在他脸上转了一转，却是欲言又止，微微摇了一下头，便即遁身而出，顷刻之间，便自消逝于黑暗里。

飕飕的风在天空中回荡着，田野里放目四顾，只是秋收之后的凄凉——一片焦黄颜色。

稻子早已割了，只剩下半截枯茎，等待着残年之后，一把无情之火，把它们焚烧干净，化成灰烬，然后在春雨泥泞里，来上一场春耕，才能再显露出久别的“绿”意。

石碑上刻着“石塘湾界”几个字——这里是属于素有鱼米之乡之称，江南产米最大区域这一的无锡县界，顺着眼前这条黄土驿道下去，另一站是苏州，再下去是吴江县，再走可就进了浙江省的地面了。

时间约莫在酉时前后，正当晚饭时光，莫怪乎之一带家家烟囱里都在冒着烟。

池塘里水浅了，却养着不少鸭子，一只只拍扇着翅膀，大家伙都跟着瞎起哄，“呷呷！”鸭鸣声，多半里地外，都能清晰地听见。

一个头扎丫角的小姑娘，正把拌好的鸭食，分向钵子里，那一群扁毛畜生却显得那么躁，敢情是等不及了，喧叫着齐拥了过来，团团把她围住，害得她手忙脚乱，手脚不经意地被鸭子扁嘴啄上，只痒得哇哇叫：“妈，妈——”

她妈正在灶头上忙着哩，却无暇分身管她，小姑娘被鸭子啄得遍体生红，痛得哭了起来，丢下鸭食，拿起竹竿，只顾向面前鸭子身上乱打一气，一时鸡飞狗走，乱作一团。

却有一人伫立塘边，呵呵笑了起来。

那人是一个头戴大笠，眉毛很长的和尚，一身杏黄色袈裟，看来已经很旧了，一手持着光溜溜的一截竹杖，背上还背着行李，像是一个四方行走的化缘和尚。

小姑娘正自哭得伤心，见状更是有气，拾起地上一把泥土，径自向和尚抛去，惹得面前鸭群四下纷飞，呷呷乱叫不已。

和尚笑道：“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来帮你。”

一面说，已来到了鸭寮近前，即见他把手上竹杖平举当空，向着群鸭，作势下压，道：“无量寿佛，尔等扁毛畜生，亦胆敢犯人不成？”

一边说，频频挥动着另外一只大袖，像是风声呼呼。

说也奇怪，这几个不起眼的玩笑动作，却竟然发生了无穷威力，那些原本满天起飞的鸭子，忽然间俱是乖乖落了下来。

那个喂鸭子的小姑娘，原本担心鸭子跑了，正自伤心，见状顿时止住了哭泣，睁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只管奇怪地向和尚看着。

长眉和尚“哈”了一声道：“你这个娃娃，还不把鸭食分好，还想它们再啄你不成？”

一面说，并不停手地挥着袖子，空中风声呼呼，也就是这阵子袖风，把

千百只鸭子镇慑得服服帖帖。

小姑娘被和尚提醒，忙即提起大桶，把鸭食分好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那千百只鸭子慑于和尚的袖风，一只只伏地不动，等到和尚忽然停住了手，这才重复故态，呱呱叫着，纷纷拥前，大家争相吃食起来。

长眉和尚呵呵笑道：“你看，这岂不是好？下一次再喂鸭子时，记着披上一层蓑衣，就不会被它们啄伤了！”

小姑娘原本恨对方取笑自己，想不到却为此帮了自己一个大忙，一时顾不得身上的红痛，尽自向着和尚咧嘴笑了起来。“你这个和尚真好，帮我喂鸭子！嗯，你的眉毛好长啊！”和尚又自呵呵笑了，一面道：“这里可是无锡县境？小姑娘，你可知道？”

“当然是无锡了！”

一面说着，她已提着两个空了的大木桶，迈出鸭寮，却奇怪地打量着和尚道：“咦，你原来不是这里庙里和尚呀？”“不是，不是。”

“那你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和尚嘛，四海为家，你又管他是哪里来的？”

小姑娘总也有十二三岁了，倒是能说善道，一双眼睛既大又活，骨碌碌只是在不停地转着。

“大和尚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和尚没有名字，只有法号，对了，你就叫我一声大和尚吧！”说到这里，即见那一边灶房里，探出了半个妇人身子，老远地嚷道：“银花，你个死鬼，喂鸭子喂到天边去了？”叫“银花”的小姑娘，吓得吐了一下舌头，向着和尚道：“我妈要打我了，我可得走了。”

一面转身向那妇人大声道：“妈，这里有个化缘的和尚哩。”径自提着木桶向妇人走去。

一听说有和尚化缘，那妇人忙即由灶房里走出来，一面整理着身上的衣服。

这时候，那个长眉和尚已缓缓走了过来，一面双手合十向着妇人半揖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女施主请了。”

“啊！”那妇人在围裙上擦着两只手，“大师父不要多礼，我们当家的在前面，要钱你可得找他，我可没有……”

长眉和尚摇摇头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和尚不要钱，只是走了一日，还没有吃饭，女施主如有现成的粥饭，布施一碗，也好解饥。”

妇人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一旁的银花忙道：“有有，今天有贵客，我妈正张罗着做饭呢！”

妇人狠狠地瞪了银花一眼，嗔道：“小孩子少插嘴……”随改笑脸道，“大师父这么说，就请同我来灶房进餐吧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，打扰，打扰！”

一面说，深深向妇人合十一揖，便同着这母女二人向着厨房走过来。

厨房里两三个火灶都占着，红腾腾的火光闪烁着，灶上热腾腾地蒸着东西，一边案板上摆满了鸡鸭鱼肉，看样子这家是要大请客。

“阿弥陀佛，府上来了贵客么？”

大概是怕沾上荤腥，看见一桌子的血气杀生，老和尚的脚便不再进去了。

“可不是吗？”那妇人指着面前的银花道，“她爸爸是这地方的驿官，大官小官来来往往，接待是免不了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这就失敬了！”

和尚双手合十地又自拜了一拜。

“我看里面是不大干净，大师父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在外面吃吧！”

“这敢情是好，我就在院子里吧。”

当地有一方石几，老和尚不客气，两只手在石面上理了一理，便在一座石鼓上坐了下来。

妇人这里便张罗着端出了一碗稀粥，一盘热腾腾的馒头，一小碟当地的酱菜，这就挺不错了。

长眉和尚早就饿了，目睹之下，不禁食指大动，嘴里叨着：“多谢！多谢！”便不客气地吃喝起来。

妇人暗笑道：“师父你自己用吧，我不侍候你了！”

老和尚嘴里不得闲儿，两只手只是频频合十称谢。

妇人正自招呼着银花进去，只听见一阵子脚步声，隐隐传了过来，惹得正在用饭的老和尚，亦不禁停下筷子，抬头向着驿道上张望过去。

驿道上来了一伙子人，可不像是衙门口的公差，也不像是江湖人物，更不像是保镖的镖客，倒像是一伙子庄稼汉子。

渐渐地来近了。

可不是一伙子庄稼汉子么？足足有三十来口子，每人都是一顶破草帽，披着蓑衣，脚下是草鞋一双，多半都肩上挑着一副担子，走起来咯吱咯吱响成一片。

这么一大帮子人远远来到面前，像是走了很远的路，到了这里可就再也走不动了。

二十几个挑子，都在驿站前面停下来，驿站里先已得到了消息，一个身着官衣的小吏慌张地迎了出去，两下子互道了一阵寒暄，出来了几个驿卒，彼此帮忙一阵，便把这伙子庄稼汉子全数迎了进去。

银花小姑娘看得仔细，仰起脸来问她母亲道：“妈，爸爸为什么叫他们都进来……这就是我们的客人呀？”

那妇人可也有些糊涂了，只道是什么了不起的贵客上门，忙了一整天杀鸡宰鸭的，到头来敢情是一大群挑担子的庄稼汉子，说不得还要赶快接应才行，这就顾不了外面吃饭的老和尚，慌不迭地奔进了厨房。

驿官姓任，单名一个迟字。天下最可怜的官，大概就是他这一号子，论官位，七品县令已是小得不能再小了，他这驿官说起来还得下降三级，连俗称的县“四老爷”都还不如，可也算是独当一面的小主管，却也有一个好处，巴结上差，可比县大老爷还要方便，整日鞠躬哈腰，送往迎来的，说是“十个驿差九个驼”一语道出了这门差事的不好干。大官来往固是难侍候，却有规矩可循，怕的就是一班子芝麻小吏，衙门里的解差、捕快，最是很难缠。这号子人，都有一张护身符，八百里紧急文书，海捕公文，各个大小衙门主管的手令，无论亮出哪一张来，他这个驿官都得毕恭毕敬地迎接，一点点风吹草动，可都能令他吃不了兜着走。

早上上面府台衙门就关照下来了，要他特别小心侍候着这趟子差事。

详细情形，任迟可不知道，只知道这趟子差事是杭州府三班大捕头秦照会同各县捕役，一同由省城押解下来的，人还没见之前，各地公文已是纷纷来到，这就令任迟不敢掉以轻心。

任迟干这个小驿官，已有十来年了，大小差官，见的可多了。差不多的

差事不用明说，他只拿眼睛一瞄，拿耳朵一听，可就知道八九。凭着他这点机灵，看差行事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竟然是无往不利。而眼前这趟子差事，他却是打心眼儿里有些纳闷儿，弄不清是档子什么买卖？

秦捕头他们是老朋友了，再加上附近几个邻县的李头儿、蔡头儿、马头儿，都是老交情了，这些个人头，别看论不上官位，说起来亦不过是个身穿号衣的皂隶头儿，可是平日在地方上，可是神气活现啦，一般百姓，商家买卖，谁也都得买帐三分。

这就令任迟想不通了。

什么样的差事，竟然要一府六县的捕头大爷，全数都为之出动了，这可是百思而不得其解。

临到现在，双方见了面，任迟这个闷葫芦仍是没有打开，反倒是更加重了。

二三十条大汉，一一都迎进了驿馆，呼茶要水的忙成了一团。

任迟在侧房里勉强耐着性子，抽了半袋烟，这就来到了大厅。

那位有千手神捕之称的大捕头秦照，已经洗过脸了，正铁青着脸在一边用茶，见了任迟忙站起来，抱拳打躬，强作微笑道：“打扰，打扰，这可是给你添了大麻烦了！”

“什么话？冲着你老哥亲自出马，兄弟还能不尽心招待吗？”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改日差事交了，弟兄们再专程回来给老哥问安。”

接着李、蔡、马、张各诸捕头儿都进来，彼此都含着笑跟任迟打上一声招呼。

各自坐定之后，任迟这才注意到，秦照虽是一身种田的庄稼打扮，却在大笠内层，衬着一片白麻，腰上系着草绳，鞋面上也粘着麻。对一个出外行走，尤其是有官差在身的人来说，这算是很重要的孝丧了。

“这是怎么啦？”任迟直着两只眼，大感诧异地道，“府上哪位……”

不提倒也罢了，这一提起来，秦照两只眼都红了，脸上一片雪白，只是惨笑着频频摇头。

一旁的富阳县捕头——黑豹子蔡扬，忙即向任迟挤了一下眼睛，任迟“啊”了一声，可就没有再接下去。

气氛似乎一下子沉了下来。

看着发愣的任迟，蔡扬不得不略加解说。

“任爷你老大概还不知道，”蔡头儿寒着脸说，“秦大哥这一次出差，家里可出了事了！”

“这……”任迟惊诧着道，“我竟是没听说过……老爷子可好？”

“这就不用提了……”蔡扬摇摇头，脸色亦见深沉。一大屋子人，听到这里，一个个灰头土脸，连一个吭气儿的都没有，自然也就没人回答任老爷的话了。

看看话头不对，任迟忙即改变话题，用力地拍着巴掌，道：“各位赶了一天的路，一定肚子饿了，来来来，到后面吃饭去！”此时此刻，这句话可是最中听了。

千手神捕秦照，第一个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来，兄弟们咱们吃饭去，看看任老爷给我们弄的什么好菜？”到底是在地面上吃得开，拿得起，放得下，秦照这两句话一出口，可又把大家伙给逗乐了，一时皆大欢喜，大家伙闹哄着向后院食堂拥了过去。

在走向食堂的半途，任迟拉住了黑豹子蔡扬，小声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秦照家里出了什么事？”

蔡扬摇头叹了一口气：“这么大的事，你居然不知道？”任迟道：“我又没有千里眼，顺风耳，他家在杭州，这里是无锡。”

蔡扬这才把头凑近了他的耳朵，用极低的声音道：“老公母两个都叫人给活宰了，儿子死了。房子烧了……咳！秦家嫂子也叫人给掳走了。”

一听见这等事，任迟吓呆了。

“这……我的老天……是谁下的毒手呢？”

“这可是难说了……”蔡扬摸着下巴，“八成见，许是那个娘儿们。”

“那个娘儿们”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就成了一个人的代名词，代表在浙省杀人越货，无所不为的那个女强人——云四姑娘。

一听这里，任迟可就不再吭声了。

大家都像是有个忌讳似的，一提到“那个娘儿们”，谁都三缄其口，不欲多说，云四姑娘的淫威厉害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一个人在遭遇到类如秦照这等灭门毁家的血案之后，还能保持着他这般从容镇定的人，实在是不多见，秦照之成为英雄，受人敬重的地方，正在于此。

酒宴之间，豁拳的豁拳，起哄的起哄，完全不像是有那么回事。

千手神捕秦照只不过较其他人多上那么一份沉默罢了。

整个晚餐席上，他没有大声说笑，只大口吃饭，大口喝汤，酒是点滴不沾，非但他自己不沾，与他随行的六县捕快，也是一样，没别的，此行任务太重要，出了差错，谁也担当不起。

大家伙吃喝正欢的当儿，秦照却先已放下了筷子，向着主位的任迟点了一下头，径自离座步离饭桌。

任迟站起来说：“菜还多，我去厨房里看看去，各位慢慢地吃。”

他即步随秦照之后，走出了厅外。

秦照干脆进了厨房，向着火灶上正忙着的任家嫂子抱拳道：

“嫂子辛辛苦苦，这顿饭可也太讲究了。”

任家嫂子细认了一下，嗷哟！一声道：“这不是秦照兄弟吗……你看我这两只眼睛，早先认了半天，还只当是来了一帮子庄稼汉呢，怎知改了衣裳啦？”

秦照笑笑说：“这就叫官差不由己呀。”一面伸手摸摸银花的头：“唷，一年多不见，长得这么大了？”

银花害羞地叫了一声：“秦大叔！”

这会子任迟也进来了，吩咐他家里的道：“都饿坏啦！你忙你的去吧，我跟秦兄弟外面聊聊去！”

于是相继来到了后面院子，可就看见了孤单单坐在石头上的那个和尚。

“咦，”任迟有些意外，“这和尚是？”

银花“咕咕……”笑着道：“是来要吃的，走累了，说是在这里稍稍歇歇腿……爸，我去把他叫过来。”

“别别……”任迟拍拍银花道，“没你的事，一边玩去吧！”银花这才走了。“兄弟，这趟子差事可不好当吧！”任迟这才向秦照搭上了腔。

“还用多说？”秦照苦着一张长脸，摇摇头，“就差着这条命没有赔上啦。”

四十不到的年岁，满脸的精悍，道道地地的北方大汉。却想不到在南方当了差。

任迟问道：“这趟子差事是……”

秦照道：“押着重货！”

这就不便多问了，也不便多说，光棍一点就透，在公门里办事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落门落槛”。

“打算在这里有多久耽搁？”

“总得三四天吧！”

一听有三四天耽搁，任迟可真就乐不起来了，二三十口子人，押着重货，在他这驿馆里，三天下来可保不住闹事，万一要是有了差错，他这驿官第一个可就脱不了干系，是以聆听之下禁不住面现愁容。千手神捕秦照当然看出来，他却也爱莫能助。

“这叫没法子的事！”秦照说，“这两天虽说没出岔子，可是道上来的消息，可不大平静，那个娘儿们既然连我家里都下了手，你想，她还会放得过咱们？”

“那，我的老歪歪，这该怎么才好呢？”心里一急，连他家乡南京话都出了口。

“老弟，”任迟睁大了半醉的大眼，接着道，“要是那个婆娘真找来了这里……兄弟……你的人能对付得了么？”“哼，那可就很难说了。”

“哟，这可得快想法子，免得到时候出了岔子。”“你也别急！”秦照说，“这里府县衙门，我都已经派人知会了，要他们全力护差！”

“可是，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啊？”

“不会吧！我们这就瞧瞧去！”

一前一后，两个人就跨出了后院。

临走之际，秦照着实的向那个和尚打量几眼。

“这和尚常来？”

“那……倒是没有……怎么？”

“没事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”

“要不，我这就要他走路？”

“不必，这样一来，反显得我们情虚，”秦照故意轻松地道，“要留就留，要去就去，这就自然多了，你明白吧，外面人看见有和尚在这里化缘，反倒是一片祥和，我看他留下来反倒顺眼。”

任迟还不明白，不过秦照既如此说，总没错，就没有再去撵那个和尚。

出了宅子，池塘边多了两个钓鱼的。二人对看一眼，心里有数。

任迟上前几步，嘴里招呼道：“有鱼没有？”

钓者之一笑笑道：“水浅不上钩。”

另一个道：“刚才倒是见了两条，老远躲着，还拿不准是什么路数。”

这么一说，就连不太懂“行话”的任迟也懂了，顿时面上变了颜色。

秦照却心里有数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辛苦，辛苦。”拉着任迟迈上了田坎，往另一边走下去。

那边上又见了人，六七个劈竹子的。远远看见了二人便都停下了手来。

任迟在这地方是首屈一指的人物，谁都认识他，于是有人老远的冲着他哈下腰叫了一声：“任老爷！”

不用说，这也是官里布下来的。看到这里，任迟才算是放了心，老远驿

道上又来了两辆车，却有七八个人，愣头愣脑的东西张望着。一个人一个包袱卷儿背在背上，谁都知道里面的“那话儿”。

千手神捕秦照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指望着这些酒囊饭袋的废物来拿贼，那可真稀罕。我们进去吧！”

任迟经过这一看之后，心里倒是踏实了，可是秦照的脸色，却不见松快。

进了后院，就见任迟家家的，正在跟那个老和尚在说话。一眼看见了任迟，前者就大声道：“好了，我们当家的回来了，大师父你自己去跟他说吧！”

任迟定下脚步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他家里的说：“这师父说是要在我们这里借住几晚上，我可不敢答应他。”

任迟愣了一愣道：“要住多久？”

那和尚合十道：“施主方便方便，老和尚只是想住下来歇歇，我可以付钱，只要有个地方睡就行了。”

任迟皱了皱眉道：“这可难了，你没看见我这里忙着吗？人这么多，哪里还有房子给你住？”

老和尚嘻嘻笑道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地方我已经看好了，不用张罗，就这间柴房就很好。”

他说的柴房，就离着不远，虽说是柴房，倒也宽敞，以前原来是住着人，现在空着，这么一说，任迟倒是不好说什么了，总觉得别扭的，看了秦照一眼，希望他表示一下意见。

秦照一直就在注意这个和尚，倒是没有看出什么异态来。本来嘛，老和尚慈眉善目的，一看就是个出家人，出家人借住，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！

信步走到和尚身边，秦照深施一礼，道：

“没请教大师父法号怎么称呼？宝刹哪里？”

“施主太客气了！”老和尚讷讷道，“老衲只是一个游行四方的野僧，早先倒是有个庙来着，在闽南叫大觉寺。”

“那就叫你大觉师父吧！”秦照转过脸向任迟道，“出家人就给他一个方便，任爷你就答应了他吧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，施主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哪……”老和尚连连合十道，“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”

秦照苦笑，也不欲跟他多说，自己独自进向屋里。

这边任迟就关照下人为和尚准备铺盖，随后跟进房中。食堂里大家总算吃完了，正在喝茶聊天。

秦照把六县捕头唤在一块，小心地嘱咐一切，这当口儿，天可就擦黑了。

